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九转箫

(F)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九 转 箫

第二十八章 天囚堂主

戴良江湖阅历何等老到，自然听的出胡管事的口气，这是说，平日押解人犯，都是领队亲自押送来的，但从没两个领队，同时来过，他自然感到有些意外。心念一动，不觉脸色凝重，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面银牌，说道：“兄弟和陆兄是奉堂主之命，到牢中查看来的。”

胡管事陡然动容，惊奇的道：“韩堂主要两位查看天牢？”语气之中，似是深感意外！

戴良点头道：“不错，胡兄可要验看堂主的令牌？”胡管事勉强笑道：“那倒不用了。”

戴良接着解释道：“那是因为堂主得到一项惊人的消息，据说牢中囚犯，可能有变……”

胡管事吃惊道：“有这等事？”

戴良笑了笑：“这是十分机密之事，堂主才命兄弟和陆兄前来查看。”

胡管事道：“此事……”

戴良不待他说完全，起身道：“兄弟奉命行事，不能多有耽隔，就烦胡兄打开牢门，让咱们进去。”

胡管事目中寒芒一闪，立即陪笑道：“孙兄既然如此说了，兄弟这就替两位领路。”

说完，起身走到上首，在壁间轻轻一按。

但听一阵‘轧轧’沉震，中间写着‘丹凤朝阳’的粉壁，徐徐朝两边分开，露出了一道门户。里面是一条坡度平坦的隧道，斜斜向下延伸。

戴良一招手道：“来呀！”

四名卫士立即急步奔上厅来。

戴良吩咐道：“姚能随咱们同去，你们三人，可守在此地。”四名卫士躬身应‘是’，徐荣、张龙、王虎三人，立即手按刀柄，在隧道入口，分左右站定。

胡管事脸色微微一变，但瞬即平复，双手一拱，满堆笑脸说道：“陆兄、孙兄，请随兄弟下去。”

说完，当先朝隧道走去。

范殊、戴良、白少辉三人，跟在他身后，鱼贯而下，但听身后又是一阵阵轧轧之声，两道沉重铁门，已然重又阖起。这条隧道，坡度平坦，两边壁上，每隔一丈，便有白铜磁罩的烛台，灯光柔和明亮，但行经之处，灯火便自动熄去。行约十丈，前面忽然有了三级石阶，拾级而上，左右两边各有一道三尺来高的石栏，栏杆上雕刻着九颗手工精细的狮头。厅上四支青石抱柱，各镌着金字长联，不及细看，行到此处，身后灯光已然全熄！

望去里面像是一座宽广的大殿，殿顶高悬一盏玻璃灯，灯光惨绿，刹那之间，使人如入地狱，阴气森森！

胡管事跨上石阶，忽然停步，举手连弹，打出三颗石子，但听“咚”“咚”“咚”三声鼓响！

原来走廊左边，悬着一个大鼓。

鼓声乍起，只见从殿后两边，缓步走出八个皂衣人。每人手上捧一柄鬼头刀，走近中间一张横案，立时像雁翅般分两边站定，口中同时发出低沉的“喑”声。

这情形宛如大老爷升堂一般，直瞧得范殊、白少辉两人，心头暗暗纳罕，就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飞鼠戴良，也有些莫测高深！

就在此时，忽听殿上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胡其锦进来。”

范殊等三人全都吃一惊，急急凝目瞧去，只见殿上横案后面，不知何时，已经有一个据案而坐。

因相距尚远，灯光又十分幽暗，只看那人身穿红袍，生得一脸络腮胡子，瞧不清他面貌。

三人心头不觉同时一震，暗道：“不知此人是何身份？”胡管事转过身来，低声道：“陆兄，孙兄且请稍待。”不待两人回答，已经急步走了进去。

殿外三人自然全都注意着胡管事的行动，只见他走近案前，朝红袍人鞠躬如也，低低说了一阵。

但听红袍人沙哑的道：“叫他们进来。”

胡管事躬身领命，转身向外，大声说道：“堂主请陆领队、孙领队进殿。”

“堂主”，红袍人果然是天囚堂主了！

戴良低声道：“范老弟和他答话之时，可得小心！”范殊点点头，和戴良并肩朝殿上行去，白少辉紧跟在两人身后而入。

走近案前，范殊、戴良同时朝上躬身道：“神能堂下陆长生、孙一方参见堂主。”

红袍人目光如炬，哑声问道：“韩堂主要你们查看天牢来的么？”

戴良应道：“堂主说的极是，在下奉韩堂主之命，正是查看天牢来的。”

红袍人道：“很好，本座方才曾听胡其锦报告，据说天牢中的囚犯，可能将有变故，可有此事？”

戴良道：“不错，韩堂主就是因为得到这项惊人消息，才命在下和陆领队同来。

红袍人道：“很好，你们可有令牌？”

戴良毫不犹豫的从怀中掏出银牌，双手送上，道：“令牌在此，敬请堂主验看。”

红袍人接过银牌，反复看了一阵，突然放声大笑，声如裂帛！”

范殊心头一凛，暗道：“不好，被他看出破绽来了！”戴良力持镇定，抬脸问道：“堂主何故大笑”

红袍人徐徐说道：“这是神能堂的令牌。”

戴良一颗心已经跳到喉咙口，但依然沉着的道：“堂主莫非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终究没有亲眼看到神能堂令牌，全凭徐荣口述，临时伪造而成，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有数！这句话问是问出来了，神情已然十分紧张。

只听红袍人沙哑的道：“很对，是韩堂主亲手交与你们的？他还说了什么？”

戴良听他口气，一时捉摸不定，只好硬着头皮答道：“韩堂主只吩咐在下和孙领队前来查看囚犯动静，别无吩咐。”红袍人道：“很好，此事韩堂主可曾禀明分宫主？”戴良道：“这个在下就不知道了。”

红袍人突然脸色现怒，猛地一拍长案，怒嘿道：“好个韩奎，胆敢藐视本座！”

白少辉见他气恼之状，心头暗暗一惊，登时想到红袍人既是天囚堂主，和神能堂主该是地位相等，那么准是这面令牌出了差错！心念方动，只见红

袍人目射威凌，徐徐掠过三人，沙哑笑道：“本座也不难为你等，不过暂时要把你等留下，着人通知韩奎，亲来见我。”

话声一落，回头吩咐道：“把他们拿下了。”

八名皂衣人答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朝三人走来。

戴良心头大急，后退一步，急急摇手道：“堂主且慢。”红袍人朝八名皂衣人摆了摆手，目注戴良，问道：“孙一方，本座答应并不为难你们，只不过要把尔等暂时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八名皂衣人随着他手式，一齐停步。

戴良道：“堂主要把在下等人拿下，在下等人自是不敢有违，但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堂主虎威？”

红袍人点头道：“问的好，尔等平时押解人犯前来，神龙堂的人以神龙堂的令牌为凭，自然没错，但要查看本堂囚犯，岂能凭你们神能堂令牌行事？”

白少辉暗暗忖道：“糟糕，果然是令牌出了差错！”戴良目光转动，心头暗暗叫苦：“自己三人退路已断，敌众我寡，看来连放手一搏的机会都没有了！”口中漫应道：“这个……”

红袍人不容他多说，沉笑道：“韩奎不去恭请分宫金令，擅发神能堂令牌，就派尔等前来，分明没把本座放在眼里，本座把尔等留下，要他亲自前来领去，已算是十分客气了。”范殊眼看情势已迫，忍不住伸手摸摸剑柄。

红袍人目光如炬，范殊这一举动，自然瞒不过他，嘿然沉笑道：“陆长生，本座知道你依仗韩奎宠信，但若敢在天囚放肆，那是乱刀分尸之罪。”

白少辉走前两步，接口说道：“此事可怪不得韩奎。”红袍人巨目含威，望了白少辉一眼，回头朝站在案前的胡管事问道：“此人是谁？”

胡管事连忙躬身道：“他叫姚能，是陆领队手下卫士。”接着脸色一沉，喝道：“姚能，堂主面前，那有你说话的份儿？”白少辉并没理他，面向红袍人，悠然道：“堂主不用问我是谁，囚犯有变的消息，是我告诉韩奎的，要他指派陆长生、孙一方前来，也是我的主意。”

戴良、范殊不知白少辉用意何在？一时不禁愕然相顾。红袍人听他口气，更是狐疑，凌凌目光，注视着白少辉，问道：“你……不是姚能？”

白少辉微微一笑道：“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你不用问我是谁么？不过，我可以告诉堂主，我应该有权查看天囚堂囚犯的，不然，韩奎也不会指派他们，领我到天囚堂来了。”红袍人越听越奇，浓眉微拢，忍不住道：“你……”他想说“你竟是谁？”但因白少辉方才说过不用问他是谁，终于又忍了下来，但一双巨目，却只是盯着白少辉，不住的打量。

白少辉笑了笑，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方玉符，又道：“你身为天囚堂主，大概不至于没见过这方符令吧？”

原来他方才听天囚堂主说出韩奎不去恭请分宫金令之言，顿时想到自己身边的百花符令，今天正好用上。

这时摸出符令，右手一摊，缓缓朝红袍人面前送去。红袍人聚视符令，脸色大变，仔细辨认，确是浣花宫最高符令，丝毫没错，一时慌忙离座而起，走到白少辉下首，神色虔敬，躬下身去，口中说道：“属下路兆堂，不知使者驾到，罪该万死。”

一脸惶恐，连头都不敢稍抬。桀傲自大的天囚堂主，居然一变而为罪该万死的属下，当真把戴良、范殊两人，瞧的暗暗称奇不止！

那胡管事更是大吃一惊，噗的跪了下去，连连自打其颊，道：“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白少辉仰脸道：“不知不罪，堂主毋须自责。”

红袍人躬身道：“多谢使者。”

说着神色恭敬的直起腰来。

胡管事也跟着爬起，谄笑道：“使者量大福大，大人不记小人过，属下敬谢不罪之恩。”

白少辉收起符令，肃容道：“兄弟此行，系奉夫人金命而来，乃是极端机密之事，堂主自然知道，若有泄漏……”故意拖长语气，不往下说。

这番做作，果然恰到好处，红袍人连连顿首道：“卑职知道，卑职知道。”一面回头过去，沉喝道：“胡管事，此事若有泄漏，本座唯你是问。”

胡管事喏喏连声，道：“属下不敢。”

白少辉道：“兄弟金命在身，不克久耽，有劳堂主陪同一行。”红袍人道：“卑职遵命。”

白少辉心念疾转，暗暗忖道：“他们囚人之处，特地另设一位堂主，可见这天囚堂规模不小，囚禁的人犯，定然不在少数，那自然是有名册的了”想到这里，一面说道：“堂主请随带名册，以便查核。”

红袍人道：“使者纵不吩咐，卑职自当把名册呈上，以凭核阅。”

说完，朝胡管事点头示意。

胡管事立即送上一本羊皮册子。

红袍人伸手接过，恭敬的送到白少辉前面，说道：“这是敝堂囚禁人犯名册，恭请使者过目。”

白少辉接到手中，点头道：“好，我们可以去了。”红袍人答应一声，大步走近上首壁前，轻轻一按，但见中间墙壁，又缓缓开启，现出了一道门户。

白少辉心中暗道：“这里已是第三道铁门了，天囚堂建造的如此隐秘，不知囚禁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物？”

红袍人躬身道：“使者请进。”

白少辉招手道：“堂主请先。”一面回过头去，朝范殊、戴良两人点点头道：“两位领队，随我进去。”

说完，由天囚堂主陪同，举步朝下行去。

范殊、戴良紧随白少辉身后，拾级而下，胡管事却并没跟着下来。

行到二十级处，石级分作左右两边，回转而下，再行十余级，石级已尽，迎面是一道大铁栅门，锁着一把大铁锁。天囚堂主开启铁锁，四人鱼贯而入。

这栅门里面，共有四条甬道，石壁上写着“元字牢”、“亨字牢”等字样，乃是以“元亨利贞”四字，分为四个字号。白少辉略作沉吟，回头问道：“不知贵堂这四个字号，是如何编的？”

天囚堂主谄笑道：“元字牢是总宫的囚犯，亨字牢则是洞庭分宫寄存的犯人。利字牢，是所有浣花宫辖下，犯了差错的人。至于贞字牢，乃是巫山分宫擒获的人犯。”

白少辉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心中却暗暗忖道：“难怪天囚堂主没把玉扇郎君韩奎放在眼里，看来他这天囚堂职权极大，并不属于巫山分宫管辖。”

思忖之间，天囚堂主已当先朝元字牢定去，行到甬道入口，另有一道铁

栅门，挡住去路。铁栅上挂首一面木牌，上写“擅入者死”四字。

白少辉心中暗道：“这道铁门，算来已是第五道了！”天囚堂主打开铁门，脸色微沉，回头朝范殊、戴良两人冷冷说道：“陆、孙两位领队，当知此牢是总宫禁地，两位还是留在外面的好。”

白少辉听他说的这般郑重，心头不禁泛疑，暗想：“就算他有什么诡计，自己一人也足可应付。”这就点点头道：“路堂主说的极是，两位不用进去了。”

范殊、戴良互望了一眼，躬身应是，站定身子。

天囚堂主欠身让白少辉先入，他跟着跨进铁门，就随手把铁栅门关上，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支特制火筒，走在前面引路。这条甬道并不太长，走到尽头处，便出现了一排十间石室，每间门口，均有一道铁栅门。一望眼去，这十间石室，倒有四间空无人住。

白少辉主要目的，原是为了查探义母下落，但此刻自己乃是“使者”身份，少不得要装个模样。端起那本名册，掀开羊皮封面，作出核对之状，当他目光落到名册之上，禁不住大吃一惊！

原来上面赫然写着：“元字牢永久囚犯六名：“第一号少林大智，第二号少林大通，第三号武当玉虚，第四号武当玉真，第五号衡山南云，第六号形意门邵。”

少林大智，自然是少林寺方丈大智大师，武当玉虚，不用说是武当派掌门人玉虚子。南云是衡山掌门南岳观主的道号，邵元冲是形意门的掌门人。

这六个人中，却有四个是一派掌门之尊，如今都成了元字牢的“永久囚犯”！

白少辉看到名册，登时想到自己在岳麓山，亲眼目睹有人假冒南岳观主和武当玉真子、少林大通大师，相继下山而去。看来江湖四大门派中，少林、武当、衡山三派的掌门人，已经全是浣花宫派去假冒的人了。

就是华山派，已有宣锦堂担任了总香堂护法，内部只怕也早已被浣花宫渗透了！

这是一件震撼天下武林的大事，可惜江湖虽大，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浣花夫人的阴谋！

白少辉力持镇定，缓缓举目瞧去！

但见一号房中的少林大智大师，身穿宽大黑色囚衣，蓬着一头乱发，颌下也长满了胡髭，神情呆滞，坐在一张木榻上，不言不动。那里还像是一派之尊的少林方丈？

再看二号房中的大通大师，也是胡发如猬，面情木然！不，少林方丈，白少辉虽没见过，但大通大师，他是见过的，此刻坐在二号囚房中的那人，生得浓眉粗眼，脸带刀疤，根本就不是大通大师！

白少辉暗暗动疑，忖道：“浣花宫擒来的人，决不会有假。”他不认识武当玉虚子，但四号房的武当玉真子，五号房的衡山南云道人，竟然也全不是从前见过的模样！

心中突然一动，暗哦一声，忖道：“是了，这些人都已有人冒名顶替，前往少林，武当，当上了掌门人，如不将他们面貌予以改变，岂不早已被人识破？不错，从他们神情呆钝上看来，这些人只怕全都被“无忧散”迷失了心神。”

想到这里，但觉武林中危机隐伏，已迫眉睫！

退出元字牢，门外两人早已等的耐，范殊一见大哥走出，立即暗暗投入了一个询问的眼色。

白少辉微微摇了摇头。天囚堂主仔细锁上了铁栅门，才引着白少辉朝亨字牢走去。这亨字牢是洞庭分宫押的人犯，共有十四五名之多，敢情全是武林中人，白少辉仔细核对，并没有义母在内。接着是利字牢，囚禁的都是浣花宫各地分支机构中犯了差错的属下，其中有男有女，不下二三十人。

白少辉当然也不肯放过，按照名册，逐一核对，依然不见义母的下落。现在只剩下贞字牢了，这是巫山分宫的牢房！白少辉想到义父薛神医是巫山分宫神机堂的副堂主，义母被留作人质，那么被幽禁在贞字牢，自然也极有可能。那知到了贞字牢，举目望去，十间石室，倒有九间是空的，只有一号房中，关着矮小个子，敢情就是南北帮的地行孙查贵。只见他头顶微秃，面目黧黑，身穿一件又宽又大的黑色囚衣，足足有一尺来长拖在地上！

此刻一眼瞧到四人从甬道上走来，就大声叫道：“姓路的龟儿子，你们是探望祖宗来了？”

天囚堂主嘿然冷哂道：“查贵，你若敢乱叫乱嚷，本座纵不杀你，也会教你求死不得！”

戴良瞧着查贵一付狼狈模样，暗暗皱了下眉，赶紧别过头去，背着天囚堂主，以“传音入密”说着：“老查，你安静一点！”地行孙查贵听出说话的竟是飞鼠戴良的声音，不觉怔了一怔，两颗豆眼，睁得滚圆，果然不再吭声。

天囚堂主望着他阴森一笑，然后朝白少辉恭身道：“敝堂四座囚房，使者均已查核，卑职认为这些人分囚一室，事实上绝无可能会发生变故，如蒙使者同意卑职的意见，请在名册上赐注查讫字样，以符手续。”

白少辉这一路行来，心头早已暗暗有了盘算，徐徐说道：“兄弟和堂主的看法，恰恰相反。”

天囚堂主身躯一震，惊诧道：“使者那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之处了？”

白少辉微哂道：“难道堂主还没有看出来么？”

天囚堂主脸色发白，怀疑的道：“使者亮察，卑职实在看不出来。”

白少辉一声冷笑道：“兄弟奉夫人金谕，特地赶来，就是查究天囚堂囚犯有不稳的消息，经兄弟详细察看，贵堂主所凭藉的，竟是区区几道铁门，真要一旦发生变故，贵堂主实是难辞其咎……”

倏地住口不言。

范殊听的奇怪，不知大哥这番做作，用意何在？举目朝戴良望去，只见他朝自己微笑点头，心中更觉纳闷。天囚堂主一张虬脸上，已经绽出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用大袖拭了一把，连连拱手道：“使者教训的极是，卑职该死，平日容有疏忽，所幸使者看出来了，此事还望使者多多指点，卑职感激不尽。”

白少辉平静的道：“堂主那是要兄弟透露一些消息给你了？”天囚堂主满脸感激，连连欠身道：“卑职职责攸关，如蒙使者指示，也可防患于未然，此事全仗使者栽培。”白少辉一手托着下巴，点头道：“好，告诉你亦无不可，兄弟调查所得，认为不稳的人，就是贵堂主！”

天囚堂主身躯陡震，骇然变色，道：“使者……”白少辉在他惊惶失措之际，突然冷嘿一声，振腕一指，向他肋下‘期门’穴点了过去。

嘶的一声，一股破空锐啸，应指而出，刺耳慑心，迅如电闪！

天囚堂主路兆堂大惊失色，一时间封架闪避，均已不及，他能当天囚堂主，一身功力，自然极高，危急之中，猛提一口真气，硬将‘期门’穴横移半寸，但听‘噗’的一声，白少辉一缕指风击个正着。

天囚堂主咬牙一哼，一个矮而横的身子，应指跌出丈外，脚下踉跄，连退五步，闷声不响，扭头旋身，猛一拧腰，宛如负创之兽，直向甬道中冲去！

白少辉没想到他一身功力，竟有这股精湛，中了自己一指，居然还能负伤而逃，心头不禁微微一凛，喝道“快截住他！”人随声发，追扑而起，一掌朝他身后击去。

戴良早已看出白少辉发话，已然横闪一步，尖笑道：“路堂主，此路不通。”

挥手一掌，拦着天囚堂主击去。

囚房中的地行孙查贵，两手攀着铁栅，哈哈大笑道：“老戴，果然是你。”

天囚堂主身子一侧，避开白少辉追击掌势，举手一挥，硬接戴良一掌。他负伤夺路，自然拼上了命，这一掌纵无十成功力，也有八成力道，双掌击实，听蓬然一震，戴良双脚移动，连退了四步。

天囚堂主身子摇晃了一下，突然紧咬牙关，上身朝前一仆，脚尖一点，贴地平窜出去。

范殊清叱一声：“你还走得了么？”

一道人影紧随着天囚堂主凌空电射而来，一脚踹在他后心之上。只听‘啪达’一声，天囚堂主平窜出去的身子，立时扑地不起。

范殊飘身落地，冷冷一哼，道：“瞧不出你一身武功，倒是了得！”

戴良苦笑道：“路兆堂昔年有个外号，叫做一殿阎罗，不但武功极高，而且出手歹毒，也手下从无活口，今天要不是两位老弟，只怕谁也制不住他。”

白少辉道：“我们也不能留下活口。”

手起指落，点了天囚堂主死穴，一面探手从他怀中，取出一串钥匙，递给戴良，说道：“戴兄快去把查老哥放出来。”戴良接过钥匙，匆匆开铁栅，笑道：“老查快出来了。”地行孙查贵跨出囚房，呵呵笑道：“老戴，你们如何混进来的？”

戴良朝白少辉一指，笑道：“全是这位白老弟出的主意，来，来，我替你介绍两个朋友，这位是白少辉白老弟，这位是范殊范老弟。”

查贵连忙拱手道：“两位仗义相救，查贵感激不尽。”白少辉、范殊连忙抱拳还礼。

白少辉道：“查老哥好说，只是目前咱们时光不多，而且大白天里，行动不便，兄弟之意，想请老哥暂时改扮天囚堂主……”

戴良没待他说完，就大笑道：“白老弟此计不错，这么一来，咱们堂主、领队全有了。老查，快换上路兆堂的衣服”。查贵多年老江湖了，自然知道把握时间，迅速脱下囚衣，换上了天囚堂主的一身红袍。

白少辉迅速从怀中取出易容药丸，替他化装成天囚堂主的面貌。

这时戴良帮着把囚衣穿到堂主身上，拖进囚房，放到榻上，随手拉过棉被，盖在他尸体之上，才回身退出，锁上了铁栅门。白少辉看的暗暗赞道：“这戴兄果然经验老到，做的干净利落，丝毫不留痕迹。”

收好易容药物，一面朝查贵说道：“兄弟要查兄改扮天囚堂主，固然是为了行动方便，但主要的还是想请查兄协助，救几个人脱险。”

范殊问道：“大哥，这囚房中有你的朋友么？”白少辉道：“我认识的

只是其中的两三个人，但此事关系极大，今后整个武林安危，全在于此。”

戴良听的奇道：“有这么严重？不知白老弟要救的，究是何等人物？”

白少辉道：“少林大智大师、武当玉虚子、衡山南岳观主、和形意门的邵元冲……”

戴良只当自己耳朵听错了，少林方丈、武当掌教、和衡山派、形意门的掌门人，怎会在巫山分宫天牢之中？忍不住问道：“白老弟你说什么？”

白少辉翻开手上羊皮名册，说道：“戴老哥若是不信，请看看这名册上就知道了。”

戴良朝名册上看了一眼，不由得悚然一惊，仔细看了一遍，摇头道：“这不可能……”

当然，若非亲身经历，谁看了都不会相信。

试想少林、武当、衡山、华山四派，和八封、形意两门，在江湖上号称六大门派，任何一派，都有数百年悠久历史，门人子弟，遍布全国。

就是单卑一个门派的掌门人遭人劫持，已足以震撼江湖，轰动遐尔，何况是少林、武当、衡山和形意门三派一门的掌门人，全被掳来？若是确有其事，江湖上岂不早就闹得天翻地覆，那会一无所闻，静谧如恒？

地行孙查贵接口道：“老戴说的不错，这名册上的记载，只怕不实。”

白少辉吹了口气道：“此事不但千真万确，而且是一项极大的阴谋，少林大智大师和武当玉虚子兄弟虽未亲见。但南岳观主和大通大师，玉虚子三人，被贼人所掳，当时就有人冒名顶替而去，乃是兄弟和一笔阴阳张果夫亲眼目睹之事，兄弟当日假装昏迷，和他们关一起，并蒙南岳观主重托，以掌门金剑为凭，要兄弟脱险之后，前往衡山。转告南云道长。”

戴良道：“后来呢？”

白少辉道：“兄弟和张果夫赶上衡山，已是迟了一步，那假冒南灵观主的贼人，已然先到，而且发现那南云道长，也是假的了。”

戴良心头猛震，骇然道：“白老弟，这般说来，那自然是真的了，唉，这等骇人听闻之事，江湖上竟会连一点风声也没有！”

地行孙查贵突然一拍巴掌道：“对了，我想此事只怕军师早就知道了。”

戴良点点头道：“兄弟记得军师说过：‘当今江湖，已是一片妖风，咱们南北帮，除了孤军奋斗，没有一个靠得住的门派，可以合作，’如今想来，这话当真应验了！”说到这里，不觉抬目问道：“眼前咱们全听白老弟的了，不知老弟有何打算？”

白少辉道：“在下兄弟原是为了一个名叫香香的女子，被玉扇郎君韩奎，杀母劫女，一时感于义愤，追踪寻来，但如今既然发现少林、武当四派掌门，全被囚禁于此，此事关系着今后武林大局，自然非把他们救出去不可。如若只有一两个人，此地有查兄改扮天囚堂主，再有戴兄、殊弟两位，以领队身份在外接应，自可瞒过分宫中人耳目，但难却难在被囚的人，又不在少数……”

戴良道：“元字牢一共只有六个人，咱们想想办法，也许可以混得过去。”

白少辉摇头道：“不，亨字牢中，还有十四名囚犯，也都是武林中人，咱们自不能弃之而去。”戴良道：“这就难了，若要把二十个人一齐弄出去，怎么也无法瞒得住人。”

范殊道：“大哥，咱们既要救人，那就放手于他一场，难道区区巫山分宫，还拦得住咱们？”

白少辉道：“硬闯，那是最后一步棋，不到万不得已，还是避免冲突的好。”

戴良道：“白老弟说的极是，咱们能不和他们正面为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范殊道：“除了硬闯，还有什么法子？”

白少辉道：“只要擒住一个人，这问题就不难迎刃而解了。”范殊急急问道：“大哥，这人是谁？”

白少辉道：“玉扇郎君韩奎。”

范殊道：“这有何难？”

白少辉道：“如论武功，要制住他，大概还不成问题，但咱们只可智取，不能力敌。”

范殊眼珠一转道：“大哥一定想到法子了？”

白少辉笑了笑，和二人低低说了两句。

范殊喜道：“大哥不说，我怎会想不到呢？”

戴良笑道：“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白少辉探手入怀，取出一个磁瓶，交给地行孙查贵，说道：“大智大师等人，神情木然，被百花谷‘无忧散’迷失了心神，这是无忧散的解药，查兄收好了。”

查贵接过磁瓶，立即揣入怀中，贴身藏好。

一行四人，离开囚房，回到天囚堂上，胡管事立时迎了上来，躬身行礼。

白少辉朝查贵略一抱拳道：“兄弟金令在身，不克久留，打扰贵堂主了。”查贵连忙欠身道：“使者好说。”

白少辉话声一落，转身朝范殊、戴良两人说道：“兄弟此行，事关机密，便未泄露身份，出了天囚堂，仍由两位领先，知道么？”

范殊、戴良同声应“是”。

白少辉挥了挥手道：“咱们可以出去了。”

查贵神色恭敬，直把三人送到厅前，才躬身道：“使者恕卑职不送了。”

胡管事侧身抢在前面，在甬道上点起琉璃灯，然后开启了铁门。范殊、戴良昂首阔步走在前面，白少辉依然恢复了姚能的身份，即随两人身后而行。走出甬道，只见徐荣、张能、王虎三人，分两边站在那里。戴良挥了挥手，就和范殊朝前走出，早有一名汉子，打开大门。

戴良拱拱手道：“胡兄请留步了。”

胡管事陪笑道：“是，是，两位领队好走。”

范殊、戴良率领四人，一路疾走，回到自己屋中，差不多已是申末西初。

戴良走到阶前，回头朝张能、王虎两人吩咐道：“这里不用伺候了，你们也去休息吧。”

范殊接口道：“徐荣，你去吩咐厨下一声，晚餐要在天黑以前送来。”

徐荣答应一声，领命而去。

白少辉匆匆入房，取出一个纸包，塞到戴良手上，一面低声说道：“那王老儿曾说，这包入口迷，足可用上十次。”原来他递过去的，正是从快嘴老王那里弄来的迷药“入口迷”！戴良点点头，低笑道：“这个不劳吩咐，江湖下五门的玩意，兄弟还懂得一些门道。”

白少辉迅速退到阶前，垂手而立。

不多一回，徐荣回来覆命，他身后跟着一名老婆子，替两位领队送来晚餐，在中间客堂上，摆好碗筷，躬身道：“两位领队请用饭了。”

戴良挥手道：“这里没你的事了”那老婆子躬身退出。戴良朝范殊招呼道：“陆兄，快来吃饭了。”

范殊答应一声，从房中走出，两位领队各据一边，在上首坐下。

戴良下巴一抬，朝外面大声说道：“姚能、徐荣，你们也一起来吃吧。”白少辉躬身应“是”，转身朝阶上走去。

徐荣跟在他身后，走入堂上，朝戴良跪了下去道：“两位领队在，小的不敢，小的但求孙领队赐与一颗解药，小的感恩不尽。”

可怜他一直耽心着肚子里的子午穿肠毒，午不见子，哭丧着脸，连连叩头。

戴良眼珠一瞪，喝道：“该死的东西，你急个屁，本座答应过你，还会不给你解药？这时赶快吃了饭，还有正经事要办，你耽误正事，咱不要你狗命，看你们堂主会饶过你？”白少辉趁机道：“老徐，还不快起来，孙领队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了饭，领队还有吩咐呢！”

徐荣连声应是，站起身来，和白少辉两人，在下首坐下。大家匆匆吃毕，天色业已昏黑。

范殊朝徐荣吩咐道：“今晚还是咱们第一队的班，你传令下去，要弟兄们特别戒备，不准擅离岗位，没有我的命令，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不准妄动。”

徐荣迟疑的道：“领队不亲去检查岗位了么？”

范殊道：“不用了，你传令之后，就在队上代我值班，如有差遣，我自会着姚能传话。”

徐荣答应一声，正待退下，戴良道：“慢点。”

徐荣站停身子，欠身道：“孙领队还有什么吩咐？”戴良道：“你要张龙、王虎传我命令，第二队的弟兄，今晚全体齐集队上，听候差遣，没有我孙一方亲自指挥，谁都不准出来。”

徐荣又应了一声“是”，匆匆走出，传达命令去了。戴良等徐荣一走，立即呼的站起身来，低声道：“该是时候了，咱们走吧！”

白少辉、范殊点点头，跟着站起，三人走出院门，折入甬道，这里和神龙堂只有一墙之隔。

飞鼠戴良四顾无人，身形一弓，嗖的一声，朝风火墙上跳去！他外号“飞鼠”，当真快得像一头会飞的老鼠，在墙头上轻轻一闪，便自不见。

白少辉怕他有失，赶紧朝范殊打了个手式，两人同时飞身跳起，越过墙头，飞落院中，闪身隐入暗处。

举目瞧去，原来这里是神龙堂后进，但见迴廊曲折，雕栏敞轩，看去敢情是一座花厅，此刻院落深沉，不见一点灯火。白少辉暗暗忖道：“堂主和领队，在职位上只差了一级，但起居排场，却有天渊之别！”

心中想着，迴目四顾，这一瞬工夫，飞鼠戴良已然不见踪影，不知他去了那里？

就在此时，忽听右首墙角，发出“吱”“吱”两声尖叫，似有一头地鼠，连跃带跑，朝迴廊上奔去。白少辉微微一笑，心想“这位戴老哥胆子也未免太大了！”范殊抿抿嘴，低笑道：“大哥，那是戴兄在叫我们吧！”白少辉嘘了一声，以“传音入密”说道：“我们快去。”遇廊右边，是一道朱栏，栏外种着一排花木，夜色之中，清香袭人！

两人沿着走廊奔去，脚下丝毫不带声息，堪堪绕过花厅，瞥见前面一排落地长窗上，透出柔和的灯光！

白少辉走在前面，赶忙身形往后退了一步，贴壁站停。这一路行来，始终不见戴良的影子，正待仔细打量，瞥见栏外花影之间，正有一团瘦小黑影，迅速的伏地爬行而来，转眼工夫，已到近前，那不是戴良还有谁来？

飞鼠居然变成了地鼠！

只见他身形一停，朝两人招招手。

白少辉拉了范殊一下衣角，两人翻出栏杆，藉着花影掩蔽，一齐蹲下身去。

白少辉低声问道：“戴兄可曾看到什么？”

戴良笑道：“自然摸到路数了，那边是韩奎的书房，书房右首一间，就是他进餐之处，此刻已经摆好杯筷，大概酒菜也快要送来了。”

范殊问道：“你看到韩奎了么？”

戴良道：“看到了，他书房里还有一个女子，大概就是你们说的香香……”

白少辉急急问道：“戴兄可曾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戴良搔搔头皮，说道：“我看两位老弟不用费心思了，他们一个叫她妹子，一个叫他大哥，口气可着实亲热！”范殊听的不禁脸上一热，忙道：“香香是被姓韩的迷失了神志。”戴良摇头道：“不像，不像，那女子说话的神气，清楚的很。”白少辉道：“不错，这就是韩奎手法高明之处，他用的迷药，只是迷失了她一段记意，戴兄听到他们说些什么？”戴良想了想道：“兄弟只不过听到一两句话，唔，好像韩奎在问她一本什么‘迷经’的下落……”

“迷经？”白少辉突然心中一动，想起快嘴老王曾说闻香教主当年偷走他老主人一册手抄秘笈。由此看来，玉扇郎君劫持香香，又和她兄妹相称，大概就是为了想骗她说出这册秘笈的下落了！

思忖之间，突听戴良低声说道：“快伏下身子，有人来了！”话声方落，果见走廊尽头处，灯光一亮，转出两名青衣使女！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小丫环，手上打着一盏宫灯，后面一个年龄较大，双手托着银盘，自然是酒菜了！

两人一路低声交谈，姗姗行来，只听走在前面的小丫环说道：“丽儿姐姐，咱们堂主已经向分宫请了假，明天又要出门去了呢！”

后面那个道：“你听谁说的？”

前面小环道：“我是听伺候香香小姐的巧儿告诉我的，听说香香小姐要和堂主一起去呢！”

白少辉暗暗忖道：“韩奎要带着香香同去，敢情那册迷经，还在那地底之中了！”

突听戴良“传音入密”说道：“白老弟，快准备了，但必须等前面的人，过了转角，才能出手，而且出手要快，点她昏穴，必须一点之后，立时解开……”

这几句话的工夫，两名使女已然行近，前面一个手提宫灯，堪堪拐过弯去！

白少辉那还怠慢，右手屈指轻弹，一缕指风，应指而生，悄无声息的朝后面那个青衣使女袭去！

飞鼠戴良更是身发如风，身形一晃，从她身边掠，就在闪过她身边之际，已然把“入口迷”撒入酒壶之中。白少辉立即再次屈指轻弹，解开了她穴道。

这真是快的如同电光石火一般，那青衣使女依稀之间，只觉自己眼前一花，脚下略微一停，就继续往前走。范殊蹲着身子，只看到戴良从人家身

边闪过，没看清他如何下的手？心中好生奇怪，忍不住问道：“戴兄，你得手了么？”戴良嘻的笑道：“范老弟没看清楚么”

范殊道：“我真的没看清楚。”

戴良耸耸肩道：“若是让老弟看清楚了那还算得了什么本领？”

范殊由衷的赞道：“戴兄这一手，真是神乎其技！”戴良笑道：“我是和老弟说笑的，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江湖上专吃这一行饭的人，还比兄弟高明的多呢！”范殊奇道：“江湖上专吃这一行饭的人？那是什么人？”戴良道：“除了三只手，谁还去学这种本领？”范殊轻笑道：“原来戴老哥说的是扒手。”

几句话的工夫，那两个使女已经端着酒菜，走进屋去。戴良赶忙打了个手式，说道：“我们快去。”

身形一矮，迅速的沿着花厅暗影，一颠一颠的贴地低奔而去，这手绝活，当真像一头大老鼠，瞧的范殊几乎掩口笑出声来。

两人也立即悄悄掠起，跟了过去。

长廊尽头，是一个小小院落，庭前花木扶疏，有鱼池、小桥，也有石砌假山，四周放着许多盆栽花木，地方不大，布置的却也幽雅。

迎面阶上，是一间小厅，厅上灯火通明，两名使女已在中间一张八仙桌上摆上了酒菜。

右首一排雕花落地长窗，垂着淡黄窗帘，敢情就是玉扇郎君的书房了，这时正有人在说话，但因相隔过远，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

这一瞬之间，飞鼠戴良又已不见，不知他躲到那里去了？范殊艺高胆大，身形飘动，宛如轻烟一般，闪近小厅右侧，在一盆花间隐住身形。

白少辉也在此时，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隐入假山阴暗之处。

只见一名使女走到书房门口，打起湘帘，躬身说道：“公子、小姐，请用饭了。”

原来使女们在香香面前，并不称韩奎“堂主”，那自然是他早有嘱咐，不让香香知道他的身份。

接着只见玉扇郎君手摇摺扇，潇洒的走将出来。香香今晚穿了一件银红衫子，百摺湘裙，莲步细碎，跟在他身后，看去当真楚楚动人。

两人各自在椅上坐下，一名使女立即手捧银壶，替玉扇郎君斟满了酒，另一名使女却装了一碗饭，送到香香面前。香香接过饭碗，抬头道：“大哥，我先吃饭了。”玉扇郎君微微一笑道：“妹子不会喝酒，那就不用客气了。”取起酒杯，喝了一口，忽然停杯不语。

白少辉瞧的暗暗攥了下眉，忖道：“糟糕，玉扇郎君是用迷药的大行家，这入口迷如何瞒得过他？只怕他已经发觉了？”只见玉扇郎君举筷夹起菜肴，送到口中慢慢咀嚼着，一面回头朝香香说道：“干娘下午已经回来，她老人家听说我收了一个妹子，要我晚饭之后，带你进宫去。”

香香听的奇道：“进宫？她老人家住在宫里？”

玉扇郎君道：“不错，这里是浣花宫巫山分宫。”“浣花宫？”香香偏着头道：“我好像听妈说过？”玉扇郎君目注香香，问道：“伯母和你说过什么？”白少辉心中一动，暗叫一声：“不好，他似是对香香起了怀疑！”

香香竭力思索，摇摇头道：“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浣花宫三字听来极熟，娘好像和我提起过。”

玉扇郎君柔声道：“想不起那就不用去想它了，你见了干娘，就会知道。”

香香仰着脸道：“大哥，不知你干娘是怎样一个人？”玉扇郎君接口笑道：“妹子，你不用害怕，干娘是个最慈祥的人，只要她老人家高兴，准有你的好处……”他说到得意之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白少辉暗暗吁了口气，暗想：“只要你喝下这一杯，也就差不多了！”

玉扇郎君放下杯子，身边一名使女又替他斟满了酒，玉扇郎君毫不迟疑的又一饮而尽，干了一杯。

就在此时，瞥见飞鼠戴良“嗖”的一声，从花丛中纵身跳起！指尖搭住书房屋檐，弓身拳腰，轻巧的倒翻而上，双脚勾住檐牙，头下脚上，身形倒挂，使了个“倒挂金钩”之式。上身缓缓仰起，两手按着窗棂，轻轻推开小半扇通风窗，身子一缩，悄无声息的穿了进去。

白少辉瞧的暗暗点头，忖道：“戴老哥这身软功夫，委实不愧他飞鼠的美号，只是这时候就进去，也未免太性急了！”这原是大家议好的行动，要想把天牢中一干人，安然送出去，就得由白少辉假扮神龙堂主，亲自押送。

白少辉要扮神能堂主，就得先把神能堂主制住。但为了避免惊动分宫中人，又不能全凭武功，于是就只好使用“入口迷”。

飞鼠戴良的任务，是负责救香香出险，要救香香，就非先弄到玉扇郎君在她身上所下迷药的独门解药不可，他进入书房，自然是为了找寻解药而去。

要知书房和外间小厅，只隔了一道门帘，飞鼠戴良也艺高胆大，他悄悄跃落地上，目光迅速一转，就蹑手蹑脚的在书房中展开搜索。

但任他经验老到，遍觅全室，那想找得到解药所在？一时站在屋中，一双鼠目，不住闪动，正感无计可施。忽的心中一动，暗暗道：“好小子，原来竟然把解药带在身上，但你也差不多该是时候了！”

心念方动，突听外间响起香香的声音，惊咦一声，叫道：“大哥，你……你喝醉了！”

飞鼠戴良听的大喜，这不是“入口迷”已经发作？急忙飘身闪到门口，伸出一个指头，轻轻拨开门帘，朝外望去，但见玉扇郎君满脸通红，歪着一颗头，伏在桌上，沉沉睡去！只听一个使女说道：“这就奇了，公子平日酒量极洪，今天还只喝了四杯，怎会醉得如此厉害？”

另一个使女道：“丽儿姐姐，你和小姐先扶公子到书房里去，我去绞一把冷面巾来。”

戴良那还容她们罗唆下去，右手一探，从怀中掏出一颗龙眼大小固封的东西。两个指头轻轻一捏，迎风晃了晃，一手掀开门帘，丢了出去。他这一掀开门帘，一名使女眼快，口中惊咦道：“里面有人！啊，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是夜行人的“迷魂弹”！

弹丸落到地上，见风自焚，化作一篷淡淡轻烟，顷刻之间，已是弥漫全室！

香香和两名使女鼻中闻到一股异香，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喷嚏，就迷迷糊糊的昏了过去。

戴良静静的等了半盏热茶光影，自己口中含了一粒解药，一手掀帘，大模大样的走了出去。

瞧着伏案而卧的玉扇郎君，一动不动。沉睡如故，不觉耸耸肩，笑道：“好小子，原来也只有这点道行！”右手一探，朝他怀中掏去！当他右手堪堪伸入玉扇郎君怀中！突然间，但听一声冷笑，已被“入口迷”和“迷魂弹”双重迷翻过去的玉扇郎君韩奎倏地抬起头来，五个手指。闪电般扣住戴良的

脉门！这一下变故仓猝，戴良心头大骇，左掌疾抬，正待朝玉扇郎君劈去！

玉扇郎君冷冷一哼，霍地站起，五指同时一紧，一股真力透穴而入，戴良但觉全身一麻，力道顿失，左掌才举到一半，就沉了下去。

玉扇郎君双目寒光如电，瞪在戴良脸上，冷肃的道：“孙一方，你胆子不小，区区迷药，用到本座身上，岂非班门弄斧？难道你不知道本座是从迷药堆中打滚出来的人？”

戴良被他扣住脉门，功力若废，额上早已绽出黄豆般的汗珠，咬紧牙关，一声不作。

玉扇郎君瘦削脸上，微露晒容，五指稍微一松，又道：“本座念你追随多年，只要说出系受何人支使，可有同党？本座还可从轻发落。”戴良还没开口，两道人影同时飞落阶前！

玉扇郎君脸色一变，沉喝道：“什么人？”

只听范殊应道：“属下陆长生，有紧急之事，禀报堂主。”玉扇郎君脸色阴沉，目光一瞥，已然看到陆长生身后随从姚能，两人垂手站在阶前，神色极为恭敬。但也可以看出他们气息咻咻的模样，似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觉沉声问道：“什么事？”

范殊道：“启禀堂主，属下发现孙领队被刺殒命，倒卧血泊之中。”

玉扇郎君神色又是一变，目注戴良，冷然道：“你不是孙一方？”

范殊目光一抬，故作吃惊，咦了一声，道：“堂主，这人……”

玉扇郎君冷笑一声，手起指落，点了戴良穴道，抬目道：“你们先把他带下去看管，稍待本座要亲自问话。”口气一顿，接着说道：“贼人刺杀领队，还敢乔装潜入此地，必有企图，也许不止一人，你立即发出警号，要全宫戒备，迅速率人搜索。”范殊躬身应“是”，带着白少辉急步奔入厅中。

白少辉抢前一步，从玉扇郎君手中接过戴良，随手一掌，拍开了他穴道。

玉扇郎君自然不疑有他，把戴良交给了白少辉，正待转过身去，先把香香救醒，但听刷的一声，似是有人横跳开去，他久经大敌，耳目何等灵敏，听出声音有异，横目瞧去，戴良穴道已解，往横里闪出。

心头立时明白，自己上了敌人的当，右腕一抬，手上已然多了一柄摺扇，冷森目光缓缓瞥过三人，微晒道：“陆长生，孙一方被刺，那自然也是你捏造的了？”范殊笑道：“堂主说的自然极是。”

玉扇郎君脸色一寒道：“你们背教叛堂，可知该受什么处分么？”

戴良沙哑着声音，尖笑道：“堂主也不想想，咱们若是怕受处分，那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玉扇郎君冷笑道：“你们行藏已露，还想逃的出去么？”范殊仰脸道：“我和孙兄系奉命行事，为什么要逃？”玉扇郎君道：“你们是奉何人之命？”

范殊朝白少辉躬身道：“使者请亮符令。”

玉扇郎君听他说出“使者”“符令”字样，心中方自一怔！白少辉已从怀中取出百花符令，右掌一摊，冷喝道：“韩奎，你见到夫人金令，还不束手就缚？”

玉扇郎君骤睹“百花符令”，不禁脸色微变，突然仰天大笑一声，目中寒芒飞闪，冷冷说道：“你们设想倒是周到的很，但本座岂是容易受人蒙骗的人？”

范殊道：“你敢违抗百花符令？”

玉扇郎君道：“我要把你们擒下，逼问出究竟受了何人支使？”

范殊撇了撇嘴，不屑的道：“韩堂主不觉得太过自信了么？”

第二十九章 剑怨微薄

玉扇郎君摺扇一指，道：“你们只管出手，本座要在二十招内，生擒你们三人。”

范殊轻笑道：“我只要十招之内，就可把你擒下了。”玉扇郎君目注范殊，缓缓说道：“你不是陆长生。”原来范殊这声轻笑，给他听出不是陆长生的口音。范殊道：“我是不是陆长生，似乎并不重要。”玉扇郎君心中暗道：“他说的不错，看来那假扮姚能的，才是三人之首。”

他为人城府极深，心念一动，口中干嘿一声，青衫飘动，一下欺到白少辉面前，冷冷喝道：“尔等究竟是何来的？”白少辉道：“韩堂主若能把我等擒下，严刑逼供，还怕问不出我等来历么？”

玉扇郎君面现愤怒，双目突射精光，冷喝道：“就凭你这句话，我该先把你拿下。”

话声方落，右手一抬，一点扇影，疾向白少辉头上点来，出手之快，直似雷奔电闪！

白少辉举掌一挥，封开玉扇郎君扇势，左手一记“赤手缚龙”，朝他右肩抓去。这一手，正是少林绝技“十二擒龙手”指风飒然，同样的奇快无比。玉扇郎君心中暗暗吃惊，忖道：“此人身手果然了得！身形一侧，玉扇连挥，扇势急骤，有如雨点般攻出！范殊刷的一声，掣剑在手，口中叫道：“大哥，这人交给小弟吧！”

闪身从横里抢出，振腕一剑，幻起两朵剑花，直向玉扇郎君推去。玉扇郎君冷哼一声，扇势疾沉，“叮”“叮”两声，封开范殊长剑，同时扇影挥洒，展开反击，扇出如风，攻势锐利之极！

范殊暗暗忖道：“无怪他自抬身价，端的武功、机智，全都了得。”

转念之间，剑势陡地一紧，一剑快过一剑，全力朝他攻去。这一轮疾攻，剑剑连接，仿佛天河下泻，寒光飞旋，奇招迭出！玉扇郎君心头大震，他虽已看出范殊身负奇学，却未料到他出手这般锋锐，一时竟被逼得反击无力，只有招架之功。勉强应付过五招，口中一声轻啸，足尖点地，猛地旋身一匝，右手玉扇倏然划过，左手一骈食中二指，陡向范殊疾点过去。范殊耳听“嗤”的一声，一缕尖厉刺耳的指风，直往自己“七坎”穴上戳来。

这“七坎”穴位居双乳之间，玉扇郎君危急出手，自然要向敌人要害招呼，但范殊却是暗暗恼怒，身形一偏，右手长剑斜拍而出。

这一剑，快得如同电光石火，玉扇郎君赶快塌肩滑步，已是不及。

但听“拍”的一声轻响，范殊的剑脊，已然拍中他肩头，右臂骤然一麻，登时垂了下去，再也举不起来，手中玉扇跟着下落！

玉扇郎君骇然之下，猛一咬牙，左手闪电抄住扇柄，口中发出一声凄厉长笑，怒喝道：“小子拿命来吧！”欺身直上，刷刷刷，一连三招，玉扇挥洒出一片玄光，急袭而至！这三招连还迸发，快速无匹，但听扇风轻啸，扇影如轮，威力极强。

范殊没料到他右肩被自己拍中穴道，左手使扇，还会有这般凌厉攻势，不由的心头一惊。疾退三步，避开了玉扇郎君一轮快攻。

玉扇郎君冷哼一声，仆身探臂，一点扇影，直向范殊追击过去！他身形一仆之势，跟进寻丈，扇头往前直送，快如掣电，点到范殊胸口。

白少辉在两人动手之际，心知义弟足够对付，早已闪身挡住了厅门，他

主要目的，是怕惊动分宫中人，当然也防玉扇郎君乘隙逃出。

此时骤睹玉扇郎君左手使扇，形同拼命，在义弟后退之际，一点扇影，直射而上，心头不觉吃了一惊，急急喝道：“殊弟小心！”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范殊身形后退，足尖才一沾地，玉扇郎君快同流星的一点扇影，已然追击而至。心头痛怒异常，双眉一挑，口中叱道：“你要找死！”

挥手一剑，迎着玉扇削出！

但听“叮”的一声脆响，剑扇交击，人影乍分，两人各自被震的后退了一步。

范殊那还容他出手，一退即上，右腕连振，剑光电闪，挥起漫天精芒，朝玉扇郎君洒点而出！

玉扇郎君眼看寒芒刺目，扑面洒来，却也毫不退让，左臂疾伸，一柄玉扇，飞旋飘忽，同样舞的风雨不透，避敌还击，有守有攻，招中套招，式中藏式，煞是凌厉！

两人身法招术，俱皆迅捷绝伦，小厅上地方不大，扇来剑往，搏斗虽烈，却局限在两丈方圆之内，交相盘旋，倏分倏合，变幻不已！

激斗了二十余招，依然不分胜负。

白少辉守在门口，看的暗暗皱眉，忖道：“玉扇郎君左手使出来的扇招，竟然比他右手还要凌厉得多！”

戴良已把香香移到小厅右角，心头更是着急，望着白少辉直使眼色，意思是说时间宝贵，催他可以出手了。白少辉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突听范殊清叱一声：“撒手！”

“叮！”剑扇交击，范殊剑光一闪，剑尖顺着玉扇郎君的扇骨直滑而下，朝他握扇五指削去！

这一剑快逾火花一溅，玉扇郎君若不及时撒手，五个指头势非立被削落不可！

玉扇郎君临危不乱，五指霍地一松，狞笑道：“本座就送给你吧！”

手中玉扇疾若流矢，猛然往范殊小腹射去！

范殊眼看玉扇激射而来，两人相距既近，来不及以剑去拨，心头又羞又怒，双足一滑，横飘尺许，避开射来的扇势。玉扇郎君这一缓手，突然长笑一声，左手扬处，一蓬黄色烟雾，从他袖中飞出，迎面打来。

范殊入厅之前，鼻孔中早已塞好了九毒娘子的药浸棉花，气恼之下，快过交电，随身欺上。银虹乍亮，只听一声惨叫，血雨飞洒，玉扇郎君一条左臂，已被齐肩削断。

玉扇郎君踉跄后退了一步，痛的直是咬牙，瘦削脸上，色如喷血，肌肉不住扭动，双目通红，紧盯着范殊，突然厉吼一声，纵身一跃，凌空扑起，双足连环，陡地向范殊当胸踢来。他这一记鸳鸯连环腿，拼着一口真气，奋不顾身的飞袭而起，全力一踢，不但快速绝伦，而来势力道极强。范殊冷笑一声，长剑一转，挽剑朝他胸腹刺去！

白少辉叫道：“殊弟不可再伤他了！”

范殊剑势一偏，改刺为拍，但听“拍”的一声，剑脊拍在他腰背之上，玉扇郎君一个身子，摔落地上，登时昏了过去。范殊长剑一收，余怒未歇，望了地上的玉扇郎君一眼，说道：“大哥，这种微薄小人，还留他作甚？”

言词之间，似是十分激愤！

白少辉道：“香香和他有杀母之仇，而且其中恩怨纠缠，不是我们所宜代劳的。”

飞鼠戴良已经飞快的奔了过来，俯下身去，伸手从玉扇郎君怀中掏摸出六七个白磁小瓶，形式大小，完全一样。不由呆的一呆，搔着头皮，抬头道：“白老弟，这下可把我兄弟难倒了，这些小瓶，看来都是解药，但迷药一道，可得对症下药，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不知道这位香香姑娘是中了他那一种迷药？”白少辉道：“他瓶上有没有字？”

戴良道：“没有，要有字就好办了。”话声未落，范殊站着的人，突然一个踉跄，朝地上坐了下去。

白少辉瞧的大急，慌忙一个箭步，掠到他身边，问道：“殊弟，你怎么了。”

戴良道：“糟糕，范老弟定是方才闻到了这小子的迷药，这怎么办？这小子的迷药，看来果然厉害的很！”

他手上虽然拿着六、七瓶解药，可不敢乱来。

范殊双目微合，说道：“大哥，我不要紧，只是方才不小心，吸入了少许，大概有一盏热茶时光，小弟就可把它逼出体外了。”白少辉道：“这样就好，你快些运功吧！”

范殊不再说话，就在地上盘膝坐定，调气运功。

戴良道：“白老弟，看来咱们只好把香香救出去了再说。”白少辉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说话之时，戴良又从玉扇郎君手腕上，摸出三个白铜圆筒，再一搜索，又从他贴身取出一个玛瑙扁瓶，和一个玉翠葫芦，不觉摇摇头道：“这小子身上的东西，可真不少！”白少辉看的心中一动，暗道：“方才那六、七个磁瓶，虽然全是解药，但香香迷失神志，所需解药，说不定是最后取出来的这两个磁瓶，不然，玉扇郎君决不会藏在贴身之处了。”心念转动，正待开口，只听戴良说道：“白老弟，时间无多，你还不快些改扮，再迟就来不及了。”

白少辉点点头，就在地上坐下，掏怀取出易容药丸，一手执镜，迅快往脸上涂抹。

一会工夫，便已化装成玉扇郎君，白少辉收起易容药丸，朝躺在地上的韩奎望了一眼，只见他左臂已断，身上血迹狼藉，他这一件长衫，自然是无法再穿。

但自己一身打扮，乃是神龙堂武士的装束，若不换上长衫，就不像是个堂主，心下正感为难！

飞鼠戴良道：“白老弟，他这件长衫浑身血污，不能再穿，你在这里稍等，兄弟替你去弄一件来。”

话声一落，转身匆匆朝外走去。

只听一个冷峻的声音，说道：“不用去了！”

戴良堪堪奔近门口，突觉一股如山暗劲，直撞过来，心中猛吃一惊，仓猝之间，慌忙双掌当胸，朝前推出，脚下一滑，急急向旁闪开。但任你为人机警，及时闪避，依然被震的闷哼一声，脚下踉跄后退了五六步，才算站住。

白少辉急忙举目瞧去，只见一个黑衣独臂老妪，当门而立，面色狰狞，双目炯炯，直向自己望来，冷哼道：“你倒装的很像！”白少辉和他目光一对，心中不禁暗暗吃惊，忖道：“这老妪内功修为极深，倒是不可轻敌！”

黑衣老姬身法奇快，就在白少辉心念转动之际，身形一动转到玉扇郎君身前，左手一探，已然连拍了他三处大穴。玉扇郎君经她真气注穴，不觉霍地睁开眼来。

黑衣老姬喝道：“快运功调息。”倏地回过来，脸上突然现出一片杀机，朝戴良冷冷喝道：“你总知道背叛本门，该当如何处置，还不给我退到边上？”

敢情她还把戴良当作三眼神孙一方看待。

话声一落，转脸朝白少辉喝问道：“你是什么人？”白少辉心中暗想：“殊弟运功尚未醒转，自己不如拖延她一些时间才好。”一面随口答道：“在下姚能。”

黑衣老姬道：“你从哪里来的？”

白少辉道：“在下一直就在分宫之中。”

戴良听他自称姚能，已然猜到他的心意，立即接口道：“他是第一队的卫士。”

黑衣老姬嘿然道：“很好，看来你已经潜伏的很久了，系受何人支使，假冒韩奎，意欲何为？”

白少辉笑道：“没有什么？在下只是想过过堂主的瘾而已。”戴良道：“他暗使毒药，胁迫在下两人。”

黑衣老姬冷冷一晒，瞧也没瞧戴良一眼，目注白少辉喝道：“韩奎这条手臂，可是你砍断的么？”

白少辉道：“是又怎样？”

黑衣老姬冷森的道：“你武功不错啊！”

白少辉道：“老婆婆过奖了。”

黑衣老姬道：“很好，你就在老太婆面前自绝了吧！”白少辉道：“在下要是不肯自绝呢？”

黑衣老姬道：“难道你还要等老太婆动手么？”白少辉道：“在下若是自绝，那是死定了，但等老婆婆动手，在下或可不死！”

黑衣老姬嘿然冷笑道：“难道老太婆还会饶你不成？”戴良在旁笑道：“他是说你未必杀得死他。”

黑衣老姬怒嘿一声道：“你自绝而死，和老太婆出手，不过是片刻之差……”

扬手一掌，劈了过来！她劈出的掌势，既无破空掌风，亦无激荡潜力，似是轻描淡写，随手推来。

白少辉面色凝重，横移半步，挡在范殊身前，暗运内力，力蓄掌心，硬接对方的掌势。

“拍”的一声，双掌击实，白少辉但觉对方这一股暗劲如山，势道极其觉重，身上一震，不由自主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那黑衣老姬看他出掌硬接，心中暗暗冷哼！在她想来，这一掌白少辉决难承受，纵不当场重伤倒地，也得被自己内力震伤内腑，后退上七、八步。那知一掌接实，白少辉仅仅后退一步，自己也居然被对方逼的向后退出。

这一下，大出黑衣老姬意料之外，不禁呆的一呆，双目精光暴射，盯注在白少辉脸上，冷厉的道：“瞧不出你果然有点门道。”

白少辉岸然卓立，微笑道：“在下方才说过，老婆婆若是出手，在下或可不死。”

黑衣老妪冷冷一哼，独臂挥动，接连拍出三掌。这三掌一晃而至，快疾无匹！

手掌距身尚有两三尺之远，白少辉已感右肩、左肋、胸臆三处，同时有一股暗劲涌到，心中也不禁暗暗凛骇：“不知这独臂老妪究是何等身份之人，竟有这等深厚功力！”口中朗笑一声，塌肩滑步，身形斜退，左手竖在胸前划起一道圆圈，使的是武当派“太极初动”。

指风嘶然，一招之间，把对方攻出的三股暗劲，悉数摒诸门外，右手食中二指急出，直向黑衣老妪迎面点去。黑衣老妪似是想不到对方年龄不大，竟然身具这等上乘武功，左手指出，人却后退了半步。两人近身相搏，一合即分，虽然看不出什么惊人威势，但在行家眼中看来，却是极为凶险的搏击。生死之分，间不容发，出手之速，变招之快，如同电闪雷奔！

直看的飞鼠戴良暗暗惊凛，忖道：“这老婆子出手奇诡，要是换了我老戴，只怕一招也接不下来。”

黑衣老妪退后半步，嘿然道：“原来你是武当门下，快说，是谁派你卧底来的？”

武当派掌门人玉虚子，师弟玉真子全被囚在天牢之中，也可以说浣花宫已经完全控制了武当派。

如今突然发现这假扮神龙堂卫士的人，竟然会是武当门下前来卧底的，此事重大，她自然非问问清楚不可。

白少辉岸然卓立，朗笑道：“武当派连掌门人都是你们委派的人，那里还会有人前来卧底？”

黑衣老妪神色微变，目中寒光暴闪厉声道：“你听谁说的？”白少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武当派掌门人，被你们浣花宫瞒天过海，以假换真，江湖上已有不少人洞悉阴谋，难道在下说的不对？”

黑衣老妪两鬓白发，突然无风飘动，狞笑道：“就凭这句话，你是死定了！”

陡地晃身欺来，左臂挥动，一掌直劈而下。

白少辉左掌护胸，右掌迎起，硬接对方一掌。但听“砰”的一声，两股潜力，撞在一处，激起了一阵摇曳轻啸，但这一掌硬拼，两人衣袂被无形暗劲，吹得拂拂飘飞，却谁也没有后退。黑衣老妪一掌出手，陡地脚踩“飘花步”，飘忽来去，绕着白少辉一掌快过一掌，劈击而出。

这一轮疾攻，当真风起八步，一片掌影，迅若雷奔，招招不离要害，只要被她掌指扫中，顿有杀身之厄！白少辉也自施展一身所学，双手齐发，忽指忽掌，避敌还击，身形不住的闪动。

片刻工夫，两人已然搏击了二十余合，依然不分胜负。飞鼠戴良站在一旁，愈看愈是焦急，要待出手相助，就是感到自己插不上手去。

打到三十招左右，白少辉渐渐感到对方掌式愈打愈见奇诡，自己一身所学，除了师傅的十八式箫招，那就是义父薛神医从各门各派学来的一鳞半爪，串缀而成。在全力施为之下，仍然无法破解对方绵密而来的掌势。

从自己出道江湖，也遇上过不少顶尖高手，但从无一人有黑衣老妪这样使自己穷于应付，左右支绌的。

白少辉空自有着双手，连对方仅仅一只左手攻出来的掌势，已是接应不暇。

黑衣老妪的攻势，愈来愈见凌厉，白少辉已无还击之力，双掌愈来愈慢，

对方每一招式，都在竭力思索之下，才能勉强化解。但他每一出手，却是潜力潮涌，逼得黑衣老嫗不得不收回掌势。

黑衣老嫗自然不知道白少辉练成“九转玄功”，心头也愈打愈觉惊奇，暗暗忖道：“小子武功虽杂，也并无出奇之处，那来这么深厚的内力？”

飞鼠戴良更是惶急，眼看黑衣老嫗攻势凌厉，白少辉双掌已滞，每一招都是在危机一发，似无挽救之下，才勉强化解开的。

看的人比动手的人还要焦灼，这片刻工夫，他已然急出了一身大汗。回头望望范殊，只盼他早些把迷香逼出，但范殊却一直双目紧闭，坐着不动。

尤其那玉扇郎君此刻也正在运功疗伤，若是他先行醒转，更是不可收拾，心中暗暗骂道：“这老虔婆不知是何来历，竟有这般厉害？”

就在此时，突听厅外上空“嗤”“嗤”两声，两道紫色火花，冲天而起！

飞鼠戴良见多识广，自然知道这是巫山分宫的紧急信号，心头更是惶急，暗暗叫了声：“不好，敢情已经惊动分宫中人，一个老虔婆，已是应付不下，若是再有后援赶来，那是万难脱身了！”心头一急，忍不住喝道：“白老弟，怎不使用兵刃，还和她缠斗则甚？”

他这声大喝。也正是时候。

白少辉在黑衣老嫗单掌抢攻之下，正感左右支绌，情势逼人，此刻除了施展师傅的箫招，实在无法再支撑下去。双掌朝外猛甩，右手疾翻，迅快的从身边抽出竹箫。

黑衣老嫗听到那两声信号，不禁脸色大变，攻势同时一缓，一张鸠脸，更见狰狞，冷声喝道：“好小子，你们原来想里应外合，偷袭巫山分宫而来？”

白少辉先是一楞，接着淡淡笑道：“在下并没和人约好，也许那是你们的对头寻来了。”

黑衣老嫗瞧了白少辉竹箫一眼，冷笑道：“很好，进入巫山分宫的人，反正一个也逃不了，老太婆先收拾了你再说。”

随着话声，突然从身边抽出一柄长约两尺五寸，阔如手掌的奇形短剑，喝道：“小子，你有多少能耐，就使出来吧！”白少辉看她左手使剑，突然间想起紫薇坛主曾经告诉过自己：“还有一位铁姑婆，派在外面，负责考核本谷人员功过，你此番出去，遇上左手使剑的老婆子，要特别留意，不可开罪了她。”

想到紫薇坛主，心头不自禁的升起一丝怅触，怔怔出神，似在想着什么心事一般，她自恃身份，岂肯乘人不备？厉声喝道：“小子，你小心了！”

白少辉蓦然惊觉，不由脱口道：“你是铁姑婆！”黑衣老嫗目露诧异，盯注着白少辉，问道：“你怎会知道老太婆的？”

白少辉道：“在下听人说过。”

铁姑婆冷森的道：“听人说过，就该知道厉害，铁姑婆剑下从无活口，你小心了！”

突然阔剑一振，刷的一声，闪起三朵海碗大的剑花，直向白少辉飞来！

白少辉疾快绝伦的斜退半步，横里移身，竹箫扬起，一记“画龙点睛”，朝铁姑婆脉门点去。

铁姑婆回剑一旋，剑花朵朵，笼罩了五尺方圆，白少辉身形游动，又是一记“神龙抖甲”，竹箫幻起一片箫影，迎击而出。两人再度交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但见剑光电闪，箫影流动，两条人影，盘旋交错，全被一圈光影所缭绕，无法分辨敌我。

这真是一场罕见的恶斗，除了那交错光影，只听不时传出金铁交鸣之声。

铁姑婆虽然只剩了一条左臂，但剑招精绝，挥手之间，剑光如电，愈打愈恶毒凌厉。恶斗到三十招之后，白少辉的箫势，又渐渐相形见绌，被她强劲剑势，压制下去。剑光箫影之中，响起铁姑婆一阵怪笑，喝道：“原来你是黑煞游龙门下，嘿嘿，游龙十八招，也不过如此！”剑势突然一紧，但听强烈剑风，声若裂帛，匹练横飞，席卷而来，刹那之间，已把白少辉圈入一片寒光之中。白少辉出道江湖，可说从没遇到过这等厉害的人物，但觉一阵寒风，直涌过来，自己左右前后，尽力对方剑光笼罩，心头不觉大骇！

突然间，灵光一闪，想起自己还有一记怪招，尚未使出！这一记怪招，还是自己在岳阳之时，重伤被擒，经一位人指点，当时一举就击退了青鸾坛主，此后屡试屡验，可说神妙无比。

但唯一为难的是这一记怪招，必须和敌人在互相抢攻，见招拆招之时，箫头一昂，直点对方“章门”，才能克敌制胜。可是眼下自己已被铁姑婆圈入一片剑影之中，只见剑光流转，不见对方人影，又如何使法？

但此刻形势已急，那还有他考虑的时间？心下一横，突然大喝一声，振腕发箫，也不管对方人在那里？箫头一昂，朝前点去。

那铁姑婆剑势如匹练缭绕，一举把白少辉圈入剑下，眼看他除了不住招架，已无还手之力，正待骤下杀手！瞥见一点箫影，悄无声息的从自己剑光中穿射而出，直向“玄机”穴点来，心头止不住暗暗一凛：“这小子还有这一手！”心念一动，人已向旁移出。那知明明看到了对方箫影点来，就是避让不开，身形才动，“噗”的一声，正好击在“章门”穴上！这一下倒像是她自己送上去的一般，口中闷哼一声身形摇晃了一下，向后连退数步，敢情还伤的不轻！

白少辉真没想到自己糊里糊涂的使了一记怪招，居然会一击奏功，不觉楞了一楞！

就在此时，那正在盘膝运功的玉扇郎君突然长长嘘了口气，站起身来。

也就在此时“嗖”“嗖”两声，两道人影，疾如鹰隼，飞落阶前，朝厅上冲入！

只听其中一人大声喝道：“老妖婆，大势已去，你还不束手就缚？”

这两人一使铁杖，一使摺扇，同时向铁姑婆欺来。只见铁姑婆凝立不动，她似是伤的极重，此刻正在运气行功，根本未听到两人之言。

要知“章门穴在第十一肋骨之端，与背后“精促”家相对，为胁肋要穴，点击较重，立可致命，尤以右穴为甚，位在肝脏之尖端也。白少辉这一箫，任她铁姑婆功力深厚，也是承受不起。两人来势极快，一下行到铁姑婆面前，两件兵刃，同时出手，朝她攻到！

这一下来得突然，谁都没有看清楚。

这时但见人影一闪，玉扇郎君疾快绝伦的闪到铁姑婆的身前，玉扇倏张，硬挡一记。但听“当”“当”两声，玉扇郎君终究伤势初愈，被震得向后连退了三步。

铁姑婆突然双目一睁，冷冷喝道：“唐镇乾，你反了！”唐镇乾，那不是神机堂主么？”

白少辉在这一瞬之间，也已看清了两人面貌，那使杖的是一个五十出头的老者，身穿古铜绸衫，面如重枣，敢情就是神机堂主唐镇乾。

另一个使摺扇的，脸型瘦削，身穿青衫，赫然正是神能堂主玉扇郎君韩

奎！只是玉扇郎君已被范殊砍断左臂，这来人却是两手完好，但神情形态，竟然无不维妙维肖！白少辉暗暗皱了下眉，忖道：“这倒好，自己正要改扮玉扇郎君，如今又冒出一个玉扇郎君来了。”

玉扇郎君纳下一口真气，说道：“乾娘，这两人都是假的。”白少辉听他称铁姑婆“乾娘”，心中不禁暗“哦”一声：原来铁姑婆就是巫山分宫的总监？”

那另一个玉扇郎君哈哈一笑，手中摺扇朝玉扇郎君一指，喝道：“你是什么人？四肢不全，也敢冒充起本座来了！”白少辉不知这两人真正来历，但觉情势复杂，不愿插手其间，只是手持竹箫，岸立不动。

这下连多年老江湖的飞鼠戴良，也深感诧异，一双鼠目骨碌碌的转动，兀自难辨敌友。

范殊却在此时一跃而起，眼珠转动，瞧到眼前情形，心中大奇，忍不住拉着白少辉的手，问道：“大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听唐镇乾沉喝道：“老妖婆，巫山分宫已土崩瓦解，凭你一个人还支撑得住么？”

铁姑婆敢情也发觉情形不对！试想这许多人闯入分宫，但除了方才两支紧急讯号，四外竟会听不到一点声音，平静得和没有发生事故一般，这就显得分宫已经发生了极大变故！她冷厉目光，朝厅中诸人一扫，铁青着脸，冷喝道：“奎儿，随我出去。”

身形一动，左手横剑，疾然朝厅外闯去。

玉扇郎君眼看乾娘朝外闯去，也立即跟踪纵起，飞射而出。唐镇乾望着两人嘿然冷笑一声，朝另一个玉扇郎君道：“韩兄，咱们也该去了。”

另一个玉扇郎君尖笑道：“唐兄说的极是。”

两人随着话声，举步朝厅外走去。白少辉心中暗道：“这玉扇郎君既是假扮的人，那么神机堂主唐镇乾，自然也是西贝货了！”

只见那玉扇郎君走到阶前，忽然转过身来，喝道：“戴良，查贵，还不快到前厅，迎接军师去？”

白少辉微微一笑，心想：“原来他们是南北帮的人！”戴良听的大喜过望，蹦的跳了起来，笑道：“军师果然来了，白老弟，范老弟咱们快到前厅去吧，只要军师来了，香香姑娘也得救了。”

白少辉心中暗道：“南北帮的这位军师，在他们心目中，好像无所不能，无所不晓一般！”一面问道：“戴兄，这两人你认识么？”

戴良道：“兄弟和查贵两人，派在军师手下当差，敝帮不少护法，兄弟都未见过。”

范殊道：“咱们和查兄约好了二更时分，在天囚堂会合，现在也差不多了。”

戴良笑道：“目前咱们行迹已露，情况有了转变，敝帮军师既然赶来，两位老弟不如先去见了军师再说。”

白少辉觉得他说的也是有理，这就点点头道：“戴兄说的极是，铁姑婆和玉扇郎君这一走，形势已然有变，咱们此刻纵然赶去天囚堂，和查兄会合，只怕也将遭遇到拦击，引起一场激烈恶战，倒不如先去前厅，见过你们军师，再作道理。”戴良喜道：“咱们见了军师，他一定会有妥善指示。”

白少辉道：“殊弟，还是你去抱着香香，咱们这就走吧！”

范殊依言双手抄起香香娇躯，戴良含笑道：“若是遇上强敌，范老弟就

把香香姑娘交与兄弟好了。”

三人步出小厅，一路疾行，朝前面大厅奔去。奔行之间，白少辉发觉四周情形，竟然出乎意外的平静！照说巫山分宫强敌压境，此刻该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论远近，总该有人厮杀，纵或距离较远，也可以听到兵刃击撞，和喊杀之声。二、是在巫山分宫各处院落要道上，既已发出紧急信号，必然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但这一路行来，情形恰巧相反，不但丝毫听不到厮杀之声，连各处应有岗位上的人，竟然也一个不见，好像偌大一座巫山分宫，所有的人，全已撤走，剩了一座空宅，自己三人，简直如人无人之境！

白少辉越想越觉奇怪，暗暗提高了几分戒心。

只听范殊口中咦了一声，道：“大哥，这一带该有第一队的弟兄值岗，他们人呢？”

飞鼠戴良道：“只怕事情有了变化，咱们快走。”走完甬道，由一道边门，折入前厅长廊，三人顿觉眼前一亮！

但见大天井上，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天，手捧钢刀的武士们，列队而立，秩序井然，但却肃静得鸦雀无声！白少辉目光一转，不禁呆的一呆，暗道：“原来他们全在这里了！”

大厅前面，一共排立着四支队伍，站在天井左首的队伍，一式身穿青色劲装，正是神能堂下第一、第二两队弟兄，分作两行，前面领头的一人，赫然是第一队的卫士徐荣。中间左首，是两行一式灰色劲装的武士，领头的是天囚堂胡管事，这支队伍，不用说是天囚堂的人。

中间右首，也有两行人，人数约有四十来名，身上穿着囚衣，但此刻每一个人已把宽大囚衣，紧紧卷起，手上也各自操着明晃晃的钢刀。

他们非别，正是囚禁在天牢中的囚犯，也有一个领头之人率领。最右边两行，一式黑衣，正是神机堂的武士，前面领头的是那个面目冷森的甘管事。

这一情形，直把白少辉看的大惑不解，心想：“天囚堂和神机堂的武士全体在厅前集合，还可以说是奉命行事，但天牢中的囚犯，怎会也全放出来了？难道要他们一致对付强敌，将功赎罪？”

范殊也已看出不对，脚下一停，轻轻拉了一下白少辉衣袖，低声道：“大哥，这情形有些不对！”

戴良道：“是祸不是福，咱们到了厅上再说，范老弟，你把香香姑娘交给我吧！”

范殊把香香交到戴良手上，一手掣出长剑，仍由白少辉领先，大步朝廊上走去。

戴良跟在两人身后，心中也不禁暗暗打鼓，忖道：“不知军师到了没有？自己三人，这回只怕落在人家重围之中了！”心念转动之间，已然到了厅前，三人目光抬处，不觉又是一怔！

巫山分宫这座宽大的大厅上，情形更是复杂！

看吧！左上首站着一人，那是黑衣独臂老嫗——铁姑婆，她身边站着一个身穿鹅黄衣裙，脸垂面纱的女郎。再下来一个是黄衫苍须的老人，正是凶名满天下的剑煞逢老邪，此刻手持四尺阔剑，双目炯炯，脸上似笑非笑，貌相凶狞。一个是长发披肩，身穿宽大黑衣，双目蓝光森森的头陀，正是黑风怪申头陀。

另一个头戴阔边凉帽，身穿蓝布短袄，腰束草绳的乾瘦老头，不知是谁？但从他身后，蹲着两头凶猛巨獒看来，大概是哮天叟石中龙了！

这三人下首，另有六个身穿宽大囚衣的人！赫然是被囚禁在元字牢中的少林方丈大智大师和大通大师、武当掌门玉虚子、玉真子、衡山南岳观主南灵道长，形意门掌门人邵元冲。

这六人也各自手持刀剑，只是他们面貌已变，无人认识。再下来，就是身穿红袍的天囚堂主（当然是地行孙查贵了）、和身穿蓝袍手持钢杖的神机堂主唐镇乾、脸型瘦削，手摇摺扇的神能堂主玉扇郎君韩奎。

这一些人站在一起，已经够人惊奇，但奇怪的大厅右首，也站着一个人黑衣服独臂老嫗——铁姑婆，只是她面容狰狞，一双凶睛，几乎要喷出火来。

在她下首，也有一个脸型瘦削，手持玉扇的神能堂主玉扇郎君，只是他满身血污，一条左臂，已被人齐肩砍落。两人后面站着八名青衣使女，一个个花容失色，惶惶无主，下首还有十几名身穿金色劲装的汉子，敢情是侍卫之类。这倒好，铁姑婆，玉扇郎君，全闹了双包！

不，白少辉面上，也化装成玉扇郎君韩奎模样，这该说玉扇郎君已经闹了三包案。

白少辉目光一转，心中已有几分明白，敢情方才铁姑婆在和自己动手之际，南北帮有人假冒她，进入宫去，一举擒住了分宫主！再朝黄衣女郎仔细打量了一眼，认出巫山分宫主，原来就是浣花公主！

飞鼠戴良这一下，瞧的心头塌实，大喜过望，急急说道：“白老弟，左首是敝帮的人了！”

其实不用他说，白少辉也早已知道了，只有范殊心头暗暗纳罕，低着头问道：“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白少辉微微一笑道：“你莫要多问，跟我进去就是了。”说完，径自朝大厅左边行去。厅上众人，只朝三人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白少辉也泰然的在大厅左首站了下来，和范殊并肩而立，心中暗道：“看来南北帮这位军师，果然有些计谋，不动声色，就一举擒住了浣花公主。”

但仔细想来，若不是自己绊住了铁姑婆，那假冒铁姑婆的人，也无法得逞。

再说若不是自己一箫重创铁姑婆，范殊斩下玉扇郎君一条左臂，南北帮从有逢老邪、申头陀赶来，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尤其就此刻厅上双方实力而论，若不是自己三人，冒险进入天囚堂，杀了路兆堂，由查贵假冒堂主，放出元字牢中的少林、武当等四派掌门六位高手，南北帮并不见得就占压倒优势。除非是南北帮军师真有未卜先知之能，早已算准了自己等人的行动，否则那有这等便宜？

只听站在右首的铁姑婆冷厉的道：“你们军师，究竟要什么时候才来？”

站在左首的铁姑婆也冷冷回道：“你急什么，等一会有什么要紧？”

白少辉听她口气，心中暗道：“假冒铁姑婆的原来是她！”右首铁姑婆怒哼一声道：“总有一天，你也会落到我老太婆手里！”

她专用单略带嘶哑，显然伤势并未复原！

左首铁姑婆格的笑道：“你今晚能不能活着回去，还说不定呢，这种狠话，我可听的多了。”

范殊低专用道：“大哥，她是……”

白少辉点点头，又摇摇头，叫他不要说话。

右首铁姑婆厉声道：“你敢不敢和我放手一搏，见见真章？”左首铁姑婆冷笑道：“不用性急，你命长的话，咱们还怕碰不上么？”

逢老邪嘿然道：“老虔婆，你一共会得几手剑法？也敢这般猖狂？”

右首铁姑婆满脸煞气，喝厉道：“逢老邪，如凭真实功夫，你莫想在我剑下走得出百招！”

逢老邪阔剑一摆，大声道：“咱们这就试试！”

哮天叟石中龙伸手一拦，干笑道：“逢兄且慢，这老妖婆四肢不全，纵能使剑，也有限的很，逢兄和她动手，岂不有失身份？”

右首铁姑婆听的简直气炸了心肺，但因分宫主落在人家手里，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一头花白头发，直是飘飞不止！就在此时，但听一阵轧轧轻响，传入厅中。只见一辆敞篷孔明车，缓缓由大门外推了进来，孔明车左右，各有一名道童，护车而行。

车上端坐着一个纶巾羽扇，身穿八卦道袍，足登逍遥履的道人，只见他生得面如古月，黑须飘胸，坐在车上，脸带微笑，不住的摇着羽扇。

飞鼠戴良立即低声朝白少辉、范殊两人说道：“军师到了！”白少辉瞧的暗暗好笑：“此人自称赛诸葛，这付打扮，当真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般无二，真要是一位奇才异能之士，那有这般俗气？”

思忖之间，那辆孔明车已经到了阶下！

赛诸葛缓步跨下车来，由两名道童在前引路，羽扇轻摇，大模大样的拾级而上，跨入大厅。

这时大厅上肃静的坠针可闻，那赛诸葛目光一转，首先朝少林大智大师等六人拱手道：“兄弟奉敝帮帮主之命，迎迓诸位法驾而来。”大智大师等人连忙举手还礼，但只说了一句：“不敢。”那是因为他们纵然被释，究是一派掌门身份，目前连这些人究竟是何来？都一无所知，自然不愿多事。

赛诸葛微微一笑，目光忽然落到白少辉、范殊两人身上，拱手笑道：“今晚敝帮一举克敌，全仗两位老弟之功。”白少辉心中暗暗一惊，忖道：“他果然全已知道了！”一面也拱手还礼道：“军师好说，在下兄弟愧不敢当。”赛诸葛话声一落，人已缓步朝上行去，口中朗朗一笑，道：“四位护法辛苦了。”

只听逢老邪等人一齐躬身道：“军师过奖了。”站在右首的铁姑婆，眼看赛诸葛缓步行来，似是毫无戒备，心中暗自盘算：“自己若能冷不防一举制住此人，立可扭转局势！”

心念一动，功凝全身，正待朝赛诸葛扑去！

赛诸葛也却在此时，回过头来，朝铁姑婆微笑道：“贵分宫主尚在山入手中，你似乎不宜有所举动！”

口气和缓，却有一种慑人威仪！

铁姑婆目光一动，瞥见赛诸葛身边两个道童，手中各自握着一管黝黑铁筒，指向自己，脸上神色不禁为之一变。只听左首铁姑婆冷冷说道：“老虔婆，只要你动一动，可莫怪我先杀了你们分宫主。”

说着，一个指头，轻轻朝浣花公主背上一戳。

只听浣花公主低沉的呻吟了一声，她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这声呻吟，显见她已是经受不起。

右首铁姑婆双目凶光暴射，厉喝道：“你不许侮辱她！”左首铁姑婆道：“我只是警告你，不得妄动。”这几句话的工夫，赛诸葛已然缓步走到上首，在中间站定，两名道童随即分立左右，这情形倒确有军师升帐的气概！只见他脸含微笑，朝右首铁姑婆拱了拱手，说道：“这里的情形，总监大概看清

楚了？”

右道铁姑婆说道：“和浣花宫为敌，后果如何，你大概也很清楚了”
两人针锋相对，语气间，各有威胁对方之意。

赛诸葛仰天朗笑，声若凤鸣，徐徐说道：“浣花夫人包藏祸心，肆虐江湖，敝帮清楚的很。”

右首铁姑婆厉喝道：“你们劫持分宫主，要待如何？”赛诸葛道：“贵分宫主虽被山人擒住，但并无加害之心。”右首铁姑婆道：“我问你要待如何？”

赛诸葛道：“南北帮的兴起，志在解天下武林之危，要对付的只是包藏祸心的浣花夫人一人，区区一名分宫主，无足轻重，杀之还不如放之。”

右首铁姑婆道：“你有条件？”

“没有。”赛诸葛脸上笑容忽然失去，严肃的道：“我只要你传一句话，告诉浣花夫人，多行不义，必自毙。”说到这里，羽扇朝左首铁姑婆一指，说道：“放了她吧。”左首铁姑婆答应一声，出手如电，连拍了黄衣女郎七八处穴道。

浣花公主穴道乍解，嚤吟一声，委顿于地。

右首铁姑婆慌忙抢了出去，伸手把她扶起，低声道：“公主受了伤？”

浣花公主娇慵的道：“铁姑婆，我四肢绵软，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

赛诸葛羽扇轻摇说道：“多留无益，你们可以去了。”右首铁姑婆恶狠狠的瞪了赛诸葛一眼，厉声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百花谷的厉害。”接着低喝一声：“咱们走。”当先仗剑开路，玉扇郎君韩奎相机跃起，紧随铁姑婆身后走出。

八名使女簇拥着浣花公主而行，十几名黄衣武士又随在八名使女之后，像一阵风似的冲出巫山分宫大门，在黑暗中消失。这真应了兵败如山倒，巫山分宫，分宫主一走，自然也瓦解了。

赛诸葛目光一抬，羽扇朝厅外一指，徐徐说道：“巫山分宫各位弟兄，如有不愿投效本帮的，每人发给纹银二百两，听任离去。”

那假扮玉扇郎君的走到厅前，大声喝道：“你们听到了，军师吩咐尔等如有不愿投效本帮的，每人发给纹银二百两，听任离去。”

只听大天井上同声答道：“我们愿意投效南北帮，听候差遣。”

白少辉心中暗道：“赛诸葛不费一兵，不发一箭，就把巫山分宫的实力，收为己用，看来果然有些能耐。”赛诸葛点点头，道：“既然如此，他们暂时仍由齐、戚两位护法率领，速离开此地，这里有柬贴一封，两位可依柬行事。”说完，从大袖中取出一封密柬。

那假扮玉扇郎君和假扮唐镇乾的两人，躬身领命，接过密柬，立时步出大厅，率领四支队伍，迅速朝外退去。就在此时，只见徐荣匆匆奔入，朝戴良跪了下去，道：“孙领队，小的现在已是南北帮的人了，你老就赐颗解药吧！”戴良没想到此人此时此地，朝自己来讨解药，不由尴尬的笑道：“快起来，我给你服的只是金创药，并不是毒药，你快去吧。”徐荣迟疑的道：“你老此话当真？”

戴良道：“你投效本帮，大家已是自己人了，我那会骗你？”徐荣道：“多谢领队。”

爬起身子，急匆匆朝外赶去。这时左道铁姑婆伸手揭下面具，撕去白发，现出一张妖冶动人的面目，原来她正是九毒娘子所乔装。

赛诸葛回头朝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头陀含笑道：“他们大队人马，撤离此地，山人虽已交待齐、戚两位护法，依柬行事，但终是人数较多，未必瞒得过百花谷耳目。因此山人之意，想请逢、申两位护法，暗中护送，山人也有柬贴一封，注明开拆时地，二位也得立即动身才好。”

说完，果然又从大袖中取出一封密柬，随手朝逢老邪递去。逢老邪接过密柬，拱拱手道：“军师放心，这点事，兄弟和申老怪理会得。”

申头陀接口道：“不错，就算她浣花夫人亲自赶来，咱们也足可挡她回去。”

赛诸葛拱手道：“如此有劳两位护法。”

逢老邪、申头陀走后，赛诸葛又从袖中取出两封柬贴，抬目道：“戴良，查贵前来听令。”

飞鼠戴良、地行孙查贵赶忙抹去脸上易容药物，答应一声，躬身道：“属下在此。”

赛诸葛道：“山人有柬贴两封，你们立即分头上路，依柬行事，不得有误。”

戴良、查贵各自接过柬贴，塞入怀中，同声道：“属下遵命。”退下身来，戴良摸出从玉扇郎君身上取来的几瓶解药，递到白少辉手中，低声道：“军师对两位老弟，似极器重，玉扇郎君的解药，以军师之能，一看即可分晓，白老弟不妨向他求教。”说完，略一抱拳，和查贵两人，匆匆朝外走出。

赛诸葛似是舒了口气，转身朝九毒娘子、哮天叟石中龙两人说道：“山人事情已了，此间之事，就偏劳两位护法了。”哮天叟躬身道：“军师吩咐，兄弟遵命。”

白少辉心中暗想：“看来这赛诸葛确非寻常之人，就凭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头陀、和哮天叟石中龙等人，无一不是当代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但对他似极恭敬。”

心中想着，只听九毒娘子问道：“那唐镇乾此刻犹在林中，不知该当如何？”

赛诸葛手挡黑须，微笑道：“唐镇乾乃是唐门当家，一身暗器，不下数十种之多，无一不是奇毒之物，不宜和他力敌。山人略施小计，在那树林中，布置了数十个草人，不到天亮，谅他也无法脱困，等到天亮，他那一身暗器，也该使得差不多了，此事自有石护法去办。”

白少辉心中暗道：“区区一片树林，如何困得住唐镇乾那等高手，敢情赛诸葛还精于奇门之术，看他派兵遣将，指挥若定，倒真是不愧赛诸葛雅号。”

九毒娘子格的笑道：“诸葛亮草船借箭，军师利用草人，诱使唐镇乾用完他身上几十种暗器，那是草人借暗器了。”赛诸葛微微一笑，朝大智大师、玉虚子等六人拱手一揖，说道：“有劳诸位道兄久候，山人已准备好舟船，此刻就请上船了。”形意门掌门邵元冲道：“兄台要老朽等人何往？”

赛诸葛微笑道：“此地不是谈话之所，诸位道兄到了船上，自会知道。”

邵元冲眼望着少林大智大师、武当玉虚子、衡山南岳观主三人，说道：“三位道兄意下如何？”

南岳观主道：“这位道兄既然如此说了，也许有什么见教，兄弟之意，还是到了船上再说。”

玉虚子点头道：“南兄说的极是。”

原来查贵假扮天囚堂主，给他们每人服下“无忧散”解药，但并没有当

面说穿他们身份，这几位掌门人，眼看自己等人容貌已变，自然更不愿轻易泄露出身份来历了。

赛诸葛接着又朝白少辉、范殊两人含笑点头道：“两位老弟，此间诸事已了，也请移玉船上一谈，山人说不定还有仰仗之处。”白少辉连忙还礼，道：“军师好说。”

范殊想起小白还留在陆长生的房中，不由说道：“大哥，咱们还没把小白带来，现在该还给石老丈了。”

九毒娘子眼睛一亮，格的笑道：“我早该想到你们两人，就是我兄弟了！”

白少辉、范殊同时朝她抱了抱拳，白少辉道：“大姐方才正在有事，在下兄弟不敢打扰。”

九毒娘子笑吟吟的道：“你们把香香救出来了。”范殊道：“多亏大姐向石老丈借来小白，不然，真还找不到这里来呢！”说到这里，回头道：“大哥，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小白带来。”

哮天叟石中龙连忙摇手道：“少侠不用去了，小白早已不在此地了。”

范殊聪的一怔，道：“可是走失了，在下明明把拴在房中。”哮天叟笑道：“少侠放心，小白是奉老朽之命，有事去了”说话之时，只听赛诸葛拱手道：“此地不宜久留，山人替诸位道兄引路”

一面引着几位掌门人，缓步朝厅外走去。

九毒娘子忙道：“两位兄弟，你们快去吧，老姐姐还有事呢。”白少辉、范殊拱手作别，由范殊抱起香香，随着众人步出大厅。

赛诸葛为了对几位掌门人表示崇敬，舍弃孔明车不坐，陪同大家步行下山。

白少辉突然想起大厅上始终不见义父薛神医露面，不知他老人家如何？一念及此，不由的赶上一步，正待向赛诸葛问问义父下落。

赛诸葛回头来，没待白少辉开口，就微笑道：“老弟不用多问，到时自知。”

白少辉心头一怔，暗道：“莫非他真有未卜先知之能，知道自己要问什么？”

但继而一想，不禁觉得好笑，自己在行走之间，忽然赶上一步，像他这样老江湖，自然看的出自己有话要问。他和自己说的话，语气含糊，好象隐藏玄机，听来令人莫测高深，其实可以说对任何一人，任何一事都用得上。想到这时，不觉问道：“军师知道在下要问什么？”

赛诸葛神秘一笑，道：“老弟虽没开口，但你眼睛已经告诉山人了。”

白少辉暗暗哦了一声：“真是满口江湖术士口吻。”只听赛诸葛紧接着低声道：“老弟要问的，大概是和你有关之人，这一点，老弟但请放心就是了。”

白少辉不由又是一怔，暗道：“他这话明明是指义父而言，莫非他已经知道自己来历？这不可能……”

范殊悄悄拉了一下白少辉的衣袖，问道：“大哥，他和你说什么？”

白少辉道：“没有什么，他只是叫我不要多问”话声未落，忽然间，身后起了一片火光！

范殊轻咦道：“大哥巫山分宫起火了！”白少辉回头望去，但见巫山上火光烛天，正是巫山分宫，不用说，那是九毒娘子和哮天叟纵的火了！

一行人到了山脚，果见江边静悄悄的泊着两艘大船，船上不见一丝灯火。

两名道童当先下船去，推开舱门。

赛诸葛抬手道：“诸位道兄，请上船了。”

大智大师等人也不客气，鱼贯登船，赛诸葛把大家让入中舱，一名道童早已在舱中燃起一支蜡烛。

赛诸葛摆手道：“吩咐开船”

那道童应了声是，返身退出，随即拉上舱门。

白少辉目光一转，发现舱中四周都遮着黑布，心下暗忖：“赛诸葛行事果然细密，这么一来，舱中虽有灯火，也不虑外泄了！”

大家落坐之后，但觉船身一阵晃动，接着水声哗哗，已然沿着山脚，缓缓驶去。

赛诸葛抬目望了香香一眼，朝白少辉、范殊两人含笑说道：“这位姑娘身中迷香，要到五更鸡鸣，才能醒转，范老弟不如先抱她送到后舱去，让她休息吧！”

范殊道：“她在未中迷香之前，已被迷失本性，在下兄弟虽在那韩奎身上，搜得几瓶解药，只是不知用法，正想请教军师。”赛诸葛点头道：“此事山人已听查贵报告过了，玉扇郎君擅用迷药，解药既已到手，那就容易，只是眼下山人先得和诸位道兄讨论一件极为重要之事，解救这位姑娘，也不急在一时，不妨让她休息一会再说。”

白少辉听出他言中之意，似是讨论之事，十分机密，不愿香香知道，这就点头道：“军师说的极是，殊弟，你先把香香抱到后舱去吧。”范殊抱起香香，推开后舱舱门，把香香放到铺上，回到中舱。

只见赛诸葛起身朝大智大师等六人拱手道：“山人已命他们替诸位准备好了衣服，四位掌门人，两位道兄，请到前舱换过衣衫。”

形意门掌门人人邵元冲道：“贵帮盛意，至为感激，只是兄台这掌门人三字，不知何所指而言？”

赛诸葛似是早已料到他们不肯承认，微微一笑道“道兄难道不是形意门的邵掌门人么？”

邵元冲冷声道：“只怕兄台看错人了。”

武当玉虚子道：“不错，兄台把我等看作了掌门人，宁非笑话？”

赛诸葛呵呵笑道：“武林大劫将成，有赖六大门派团结合作，共挽狂澜，诸位道兄奈何尚隐讳身份，不肯掏诚相见？”南岳观主道：“我等真如兄台所说，身为一派掌门，被浣花宫囚禁在天牢之中，江湖上岂不早已闹得天翻地覆了。”这些掌门人因从未听说过“南北帮”之名，不知是正是邪，是以不肯泄露自己身份。

赛诸葛轻摇羽扇，缓缓说道：“只因浣花宫早已有人假冒了诸位道兄，坐镇各大门派，江湖上又有谁能知其中阴谋？”玉真子道：“那么兄台又如何知道的呢？”

赛诸葛笑了笑：“敝帮帮主、副帮主早已洞悉阴谋，几次和兄弟研商，要拯救武林同道这场危难，只能釜底抽薪，先救诸位道兄出困。此地原是浣花宫对外的总香堂，兄弟忖度，诸位道兄可能就被囚禁于此。但因他们总香堂实力雄厚，高手如云，敝帮除了和他们硬拼，那是两败俱伤之局，实在无法下手救人。”

白少辉心中暗道：“原来这里是浣花宫的总香堂，啊，不对，所谓总香堂，乃是浣花宫对外的称谓，其实就是青鸾堂，由大公主凌云凤主持，但巫

山分宫的分宫主，却是浣花夫人门下最小弟子浣花公主。”

只听赛诸葛续道：“最近他们把总香堂改为巫山分宫，大部高手，均已调走，势力较前大为减弱，正是最好的机会……”说到这里，羽扇朝白少辉、范殊一指，说明：“兄弟当日原是推测，诸位可能被禁在此，但真正发现诸位道兄的，却是这两位老弟。”

第三十章 船中定计

白少辉心中暗道：“赛诸葛指出自己两人，那是为了他们不肯承认掌门人身份，想自己两人帮他证明了。”邵元冲目光一转，望着两人问道：“两位如何称呼？”白少辉连忙抱拳道：“在下白少辉，这是我义弟范殊。”邵元冲又道：“不知两位如何发现老朽等人？”

白少辉道：“在下兄弟是在天囚堂名册中，发现诸位掌门人法号，在下虽未见过诸位前辈，但诸位掌门人的大名，却是久仰的很。”

邵元冲道：“天囚堂名册上如何记载？”

白少辉从怀中摸出羊皮册子，说道：“这就是天囚堂的名册，请诸位前辈过目。”

邵元冲接过名册，只瞧了一眼，冷哂道：“名册上虽是写了几位掌门人的名号，但老朽等人像不像掌门人？”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这些人中，就是这位形意门掌门人较难说话。”心念一动，答道：“在下原也不敢深信，但数月之前，曾听在下一位知交，说过亲眼目睹南岳观主和少林大通大师，武当玉真道长被人冒名顶替之事。”

南岳观主问道：“少侠说的尊友是谁？”

白少辉道：“在下这位朋友，叫做薛少陵。”

南灵观主一张老丑的脸上，耸然动容，急急问道：“那薛少侠如何说了？”白少辉道：“薛少陵曾说受南岳观主重托，带了衡山掌门银剑，和一笔阴阳张果夫赶去衡山，不料那假冒南灵观主的贼人，已经先到，而且连云道长，也是假的了。”

范殊心中奇道：“大哥明明说过，是他和一笔阴阳同上衡山去的。怎么又说是薛少陵？”

南灵观主神色大变，黯然不语。

邵元冲拱手道：“贵帮仗义救援，老朽等人衷心感谢，但可惜老朽等人实非什么门派的掌门人。”

赛诸葛呵呵一笑道：“诸位道兄并非敝帮救来的，敝帮不敢因此邀功。”

大智大师道：“那么老朽等人，不知是什么人仗义赐援的？”

赛诸葛道：“这是白、范两位老弟的功劳，白老弟在发现诸位道兄之后，当场搏杀天囚堂路兆堂，命兄弟手下查贵，假扮了天囚堂主。但诸位道兄全被浣花宫无忧散迷失神志，白老弟身边，正好带有无忧散解药，解去了诸位身上剧毒。”大智大师朝白少辉、范殊拱拱手道：“两位少侠救援之德，老朽等没齿不忘。”

白少辉眼看赛诸葛把救助几位掌门人脱困之事，全说到自己两人身上，不知他有何用意？一面连忙还礼道：“前辈好说，在下兄弟愧不敢当。”

赛诸葛摇着羽扇，徐徐说道：“诸位道兄既然不肯承认是掌门人身份，兄弟也不好勉强，看来敝帮主要想配合六大门派，共同挽救江湖危难的心愿，也无法实现了。好在这两位老弟，并非敝帮中人，救助诸位之事，也和敝帮无并，但等船出三峡，诸位道兄就可上岸了。”

几位掌门人既因不明南北帮的底细，不肯吐露身份，自然不愿和南北帮合作，因此赛诸葛说完之后，大家谁也不好作声。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赛诸葛也无法说服他们了。”过了半晌，只听得赛诸葛长长地叹息一声，道：“南北帮纵无六大门派合作，凭目前的实力，不是山人夸口，不出三月，就

可直捣白花谷，搏杀浣花夫人，但数年之后，六大门派，就没有一个幸存的人了！”

这话说得重了，连少林大智大师也不禁变了脸色！形意门掌门人邵元冲冷冷一笑道：“听兄台的口气，三月之后贵帮就可搏杀浣花夫人，但数年之后，六大门派竟会没有一个幸存之人，那是不见容于南北帮了？”

赛诸葛却是轻摇羽扇，神色自若，环顾诸人，微微一笑道：“诸位道兄大概都是有此想法吧？”

这话也没说错，浣花宫既已消失，六大门派的人，数年之后，无一幸存，那自然是不见容于南北帮了！”

邵元冲道：“难道老朽说的不对？”

赛诸葛道：“南北帮纠合同道，志在为武林除害，祸首既除，责任已了数年之后，早已没有南北帮了。”

白少辉暗道：“这人说话，当真语含玄机，使人莫测高深！”玉虚子道：“道兄高论，实在教人难以猜详。”

大智大师也忍不住道：“先生能否说的明白一点？”赛诸葛仰首叹息一声道：“这叫做祸首虽去，祸根犹伏。”这话明明又卖了关子，他简直处处都在摹仿着诸葛武侯，大概是熟读了三国演义！

南岳观主道：“道兄这祸首两字，当系指浣花夫人而言，但祸根又作何解释呢？”

赛诸葛道：“古人有言：‘祸根不早绝，则或转而滋漫’，这话诸位总知道吧？”

南岳观主皱皱眉道：“老朽还是想不出其中道理。”赛诸葛朗若晨星的双目，倏然一睁，朗笑道：“这一场浩劫，关系六大门派数百年基业的存亡绝续，也关系数以千计的六大门派门人生死，一线生机，就在诸位道兄身上。兄弟纵然有心向诸位吐露，但此事关连重大，除了六大门派的掌门人，兄弟实不敢多言。”

白少辉心中微微一笑，忖道：“原来他转了一个圈子，还是在逼他们承认身份。”

邵元冲冷笑道：“兄台用尽心机，可惜咱们并不是什么六大门派的掌门人。”

赛诸葛点头笑道：“不错，形意门不过数十名门人子弟，在数千条性命之中，占的比数并不算高。”

邵元冲勃然变色道：“兄台此话，是冲着老朽说的了？”他虽是多年老江湖，但有人损及本门，也不觉怒形于色，但这话不啻承认他是形意门的掌门人了！

赛诸葛依然微笑道：“道兄言重了，据兄弟所知，形意门掌门人邵元冲邵大侠，确实好好的在那形意门中，道兄既非邵大侠，那也毋须介意了。”

邵元冲一时也无话反驳，但脸上兀自怒意未消。

南岳观主道：“姑不论老朽等人，是否六大门派中的掌门人，但既然关系数千人性命，道兄总不至坐视不救？”赛诸葛大笑道：“道兄说的极是，想敝帮帮主，副帮主三顾茅庐，硬把兄弟拖了出来，当时说明了只要兄弟助他们消灭浣花宫祸首。至于六大门派所伏祸根，哈哈，兄弟纵有代谋之心，叵奈六大门派的掌门人，都漠不关心，兄弟又何能为力？”白少辉听的暗暗好笑：“话已越逼越紧，看来这四大掌门人，已非承认不可了！”

果然，大智大师倏地站起身来，双手合十，低宣一声佛号，说道：“阿弥陀佛，出家人戒打狂语，老衲确是少林大智，还望先生赐教。”

武当玉虚子眼看大智大师既已认了，也只好打了个稽首道：“善哉、善哉贫道正是武当玉虚。”

这么一来，南岳观主和邵元冲也不得不坦然承认，起身拱手。

范殊瞧的暗暗忖道：“这些人真也奇怪，人家早就知道了，何用扭扭捏捏的坚不承认，但这回却又全承认了。”

赛诸葛慌忙起身答礼，道：“大师、道长好说，兄弟其实早已知道诸位来历，只是未经诸位亲口承认之前，此等机密之事，兄弟确是未便奉告。”一面又朝邵元冲拱手道：“兄弟这才开罪之处，邵大侠幸勿介意。”

邵元冲虽已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心中对赛诸葛和南北帮的举动，依然一无所知，自是难免仍存怀疑。闻言只是淡淡一笑道：“老朽等人业已对道兄坦然承认，还望道兄也能以诚相见才好。”

赛诸葛肃然道：“事关武林安危，诸位道兄既然信得过兄弟，兄弟岂敢知而不言，信口胡说？”说到这里，接着道：“诸位大概已经知道，自从诸位遭人劫持早有顶替之人，假扮各位，当上了掌门人。”

大智大师合十道：“此事老衲已听南岳观主说过，衡山如此，其余各派，自然也是如此了。”

赛诸葛道：“浣花宫派人冒了诸位之名，当上掌门人，就暗施手脚，如今各大门派中，大概全已中了一种慢性剧毒。此种毒药，潜存体内，最迟可达数年之久，不发之时，一无感觉，但一经发作，就无药可救。”

这话听的四位掌门人不禁耸然动容。大智大师合掌道：“阿弥陀佛，先生当已知道此种慢性毒药的解法了？”

这位少林方丈似是对赛诸葛，已极为信服了！

赛诸葛摇摇头道：“此种慢性毒药，极为机密，除了浣花夫人，只怕无人能解。”

玉虚子道：“贫道有一椿事，想不明白，要请教先生。”赛诸葛道：“道兄请说。”

玉虚子道：“浣花夫人既把贫道等人，毁容囚禁，又已派人顶替，接掌门户，六大门派，可说全已在她掌握之中，只要她下个密令，六大门派还有谁敢不遵？何用再暗中使毒，非把数千人置之死地而不可？这对浣花宫来说，岂不也是一种损失？”赛诸葛点点头道：“问的好，只是道兄说的乃是目前的情形，试看浣花夫人有六大门派的实力，供她驱策，横扫江湖，称霸武林，自可指日而待，但等到异己尽去，六大门派又有何用？”大智大师双手合掌，连诵佛号道：“阿弥陀佛，浣花夫人手段当真毒辣得很。”

赛诸葛叹息一声道：“兔死狗烹，自古已然，身中慢性剧毒，数年之后，同化异物的，又何止是六大门派中人？”邵元冲道：“听先生之言，似是她手下之人，也全都中了剧毒？”

赛诸葛道：“这虽是兄弟的推想，大概也差不多了！”邵元冲怒道：“真是最毒妇人心，她对江湖上人何仇何恨，竟然要毒尽天下武林同道？”

赛诸葛仰天大笑道：“这一愿望，她永远无法达成的，江湖上六大门派，虽已尽入她的掌握，但尚有两股势力，和她不相上下，成了目前鼎足江湖之势。

南岳观主奇道：“先生说的，不知是那两股势力，贫道何以从没听人说

过？”赛诸葛笑道：“这两股势力，除了敝帮，还有一个就是葬花门了。”

南北帮，在四位掌门人其中，还是今晚第一次听到，如今又来了一个葬花门，真是闻所未闻，一时全都听的一怔。只听赛诸葛续道：“兄弟和敝帮帮主，副帮主，再三思维，要挽救这场武林劫运，唯一可行之道，只有釜底抽薪，才可避免流血，保全不少人的宝贵生命。”

大智大师合掌道：“我佛慈悲，贵帮主如此用心，真是万家生佛，不知这釜底抽薪，要如何可行法？”

赛诸葛微笑道：“这就要诸位道兄合作，先期收复各大门派了。”

南灵观主苦笑道：“先生说的果然不错，但各大门派一则都已有人假冒，当上了掌门人，真伪莫辨，二则贫道等人，全已被妖女毁去本来容貌，即使门人子弟见了面，也断难相识，又有何用？”

赛诸葛朗朗一笑，道：“这个山人自有妙计，只要诸位道兄信得过兄弟，光复各大门派，又何难之有？”

他自号赛诸葛，口气当真大的赫人，好像他真有诸葛之能！白少辉暗暗忖道：“南岳观主说的有理，这些掌门人既已被人假冒，又复毁去面貌，等于已成了毫无实力，又无号召之人。要想光复各大门派，岂非难如登天？但赛诸葛却说的这般容易，倒要听听他究有什么奇谋？”

大智大师等人听的疑信参半，半晌才道：“先生成竹在胸，还望不吝指教。”

赛诸葛抱拳道：“兄弟已经说过了，但得诸位道兄合作，此事就包在兄弟身上。”

大智大师目光缓缓衲过玉虚子等三人，合十道：“老衲等人，但凭先生吩咐。”

赛诸葛面露笑容，连说“不敢”，一面朝白少辉、范殊两人说道：“这三日之内，山人有一不情之请，不知两位老弟能否帮忙？”

白少辉拱手道：“在下兄弟愿听调遣，军师但请吩咐。”赛诸葛捋须笑道：“老弟言重了。”

说到这里口气顿了一顿，接着说道：“这三天时间，兄弟要和四位掌门人详细研商合作大计，巫山分宫覆败消息，天亮之前一定可以传到浣花宫。兄弟猜测明天中午，精锐后援，必可追踪赶来，对敌之事，兄弟也无暇兼顾，因此想请两位老弟代劳。”

白少辉忖道：“原来他要自己两人拒挡强敌。”心念方动，只见赛诸葛微微一笑，从袖中摸出三个密柬，抬目道：“山人这里三个密柬，上面注明开拆时日，两位老弟只须依柬行事，自可化险为夷，如是山人料想不错，大概无须两位搏击，就会自动退走。”

浣花宫巫山分宫，全军尽覆，双方仇恨已深，这赶来的人，自是奉命报复，那会不战而退？这话不但白少辉、范殊不敢相信，就是大智大师等人，也深觉赛诸葛有些自吹自擂，言过其实。

白少辉接过三封密柬，口中说道：“在下兄弟，自当遵命。”赛诸葛道：“那么两位老弟就请到前舱休息，这三日之内，全仗两位守护，不准任何人入中舱半步。”

范殊心中暗道：“好啊，我们又不是你手下，居然摆出一副军师的面孔来了。”

白少辉答道：“在下兄弟理会得。”

范殊忙道：“大哥，香香被玉扇郎君迷失记忆，咱们该问问军师了。”

白少辉赶忙从怀中摸出许多药瓶，正待开口。

赛诸葛微微笑道：“韩奎从然善使迷药，但迷药决不可能使人仅仅迷失某一段时间的记忆，也许是他使用某种迷药之时，同时也使了某种截经手法。使闻入的迷药，滞留在某一经穴，而这一经穴，又是职司记忆的经络，才会使人丧失这一段时间的记忆。”

范殊问道：“军师是说香香还被玉扇郎君点了穴道？”赛诸葛笑道：“这不能叫做点了穴道，因为一个人的脑间大穴，全属要害，纵是点穴高手，也不敢轻易出手，因为稍一不慎，立可致死，此种截经手法，可能是韩奎师门的特殊秘技……”

他在说话之时，已从白少辉手上，取过一个玛瑙扁瓶，和一个翠玉葫芦，拔开瓶塞，闻了一下，然后把玛瑙扁瓶还给白少辉，说道：“这瓶中就是解药了，山人早已把治疗之法，写在一张纸上了，两位老弟可在鸡鸣前，按法施救。”说着，果然又从袖中取出一张摺好的素笺，随手递过。

范殊忖道：“此人真是专会故作神秘，替香香解除迷药，又不是什么机密之事，也要写在纸上？”

赛诸葛一手拿了许多磁瓶，并没还给白少辉，接着说道：“这些瓶中，全是韩奎师门的独门解药，可否暂留山人之处？”白少辉道：“军师有用，那就留着好了。”

赛诸葛把药瓶收入怀中，说道：“山人谢了。”白少辉道：“军师如别无吩咐，在下兄弟告退了。”赛诸葛道：“还有，那位香香姑娘醒来之后，山人想派她一件任务。”

范殊道：“什么任务？”赛诸葛道：“两位老弟负责全船安危，也许还要应付强敌，山人想请她把守前舱和中舱之间的门户，不准进人，如若有事，要找山人，可在舱门上轻弹三指，山人自会出来相见。”范殊道：“在下记下了。”

当下，推开后舱，抱起香香，一同进入前舱，赛诸葛立即亲自关上了中舱舱门。

前舱地方不大，和中舱只有一门之隔。前面的一道舱门，直通船头，两边各有一张板铺，铺上被褥齐全，四周同样遮着黑布，木板上钉着一盏油灯。

范殊把香香放到右首铺上，悄声说道：“大哥，这军师鬼鬼祟祟的好似不信任我们呢！”

白少辉道：“殊弟莫要误会了，此人看他行动，倒确有诸葛之能。”

范殊笑道：“他处处故作神秘，大哥也相信他这一套？”白少辉道：“不，他处事有条不紊，极非好大喜功，沽名钓誉之辈。”

范殊道：“我就不相信，譬如替香香解除迷药，这又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干么还要写在纸上……”说到这里，忽然“哦”道：“大哥，你快取出来瞧瞧，他写些什么？”

白少辉取出那张摺着的素笺，只见上面写道：“该女丧失某一时间之记忆，乃系某一件事发生之时，为某一特殊手法，将轻量迷药停滞‘脑户穴’所致，解救之道，可先以解药少许，纳入鼻孔，再以掌心抵‘尾龙’穴，输送真气，逆督脉而上，循任脉而下，得嚏即解。”

白少辉看的一怔，暗道：“尾龙穴位在肛门之上，脊节末端，俗称屁股沟的地方，难怪赛诸葛当着几位掌门人不便明说，要写在纸上了，但香香是

个姑娘家，这种地方，怎好用手去抵？”回头望去，范殊站在边上，赫然不语，这就皱皱眉，沉吟道：“殊弟，要救香香，那就顾不得男女之嫌，这件事，还是由你动手的好。”

范殊红着脸道：“大哥既然说要救人，就顾不得男女之嫌，那么大哥为什么不能动手？”

白少辉道：“这个……实有不便。”

范殊轻笑道：“大哥不便，小弟也不便呀！”

白少辉道：“这个……”

范殊道：“不用这个那个了，大哥既然要小弟出手，小弟也无法推辞，只是怕我内功不济。”

白少辉喜道：“这样就好，到时我自会助你一臂之力。”范殊道：“那三个密柬，他注明在什么时候开拆？”白少辉道：“第一封要在明天午初才能开视。”范殊道：“这时候才半夜子时，时光还早着呢，这里只有一个铺位，大哥先睡吧！”

白少辉笑道：“赛诸葛明知咱们有三个人，但这里一共只有两个铺，他虽没明说，那就是要咱们轮流守护前舱，殊弟只管睡吧，我坐着歇一回就好。”

范殊道：“那怎么成……”

说话之间，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呵欠。

白少辉道：“你不用和我客气了，快休息吧。”说完，就在两铺中间的舱板上坐了下来。

范殊确实感到有些倦意，拉开被褥，只见被内整整齐齐摺叠着三件青色长衫，不觉奇道：“大哥，这三件长衫，不知是谁的。”

白少辉想起自己两人还穿着巫山分宫的服装，心中一动，说道：“大概是赛诸葛替咱们准备的了。”范殊延：“那么还有一件呢，难道要香香也女扮男装？”话声出口，突然发觉自己这个“也”字，说的大有语病，就住口不言。

白少辉微微点头道：“他替香香也准备了一套男装，那自然是要她乔装男人了，此人行事精细，说不定有什么道理。”范殊用手划了一个圆圈，摇着头，嗤的笑道：“这叫做山人自有道理。”

白少辉取出洗容剂，和范殊两人，一齐洗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粉，脱下武士装束，换上长衫。相互一看，只觉大小长短，甚是合身，竟似量着自己身子缝制的一般！

白少辉不禁叹道：“殊弟，你还不相信，即此一点，已可看出赛诸葛行事了。”

范殊道：“我看大哥对他好像十分倾倒呢！”

白少辉道：“看一个人，要从细小处着眼，我和赛诸葛虽是第一次见面，但觉此人心细慎密，任何一件事，都钜细无遗，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范殊道：“大哥这么说，自然不会错了。”

白少辉举手一掌，熄了灯火，说道：“快休息吧，鸡鸣之前，我们还有事呢。”

范殊不再说话，和衣躺下，白少辉也在舱板上盘膝坐定，运气调息，渐渐进入物我两忘之境！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到远处传来鸡声，白少辉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一跃而起，取过火种，点起灯盏。

范殊也自惊觉，睁开眼来，问道：“大哥，鸡鸣了么？”白少辉道：“大

大概是时候了。”

范殊低头看去，只见香香闭着双目，阑息轻匀，睡得甚甜，一张红扑扑的脸上，微带笑容，当真如海棠春睡，心中暗道：“看她这付娇态，真是我见犹怜！”

轻轻一指，点了她睡穴。

白少辉取出玛瑙扁瓶，一面说道：“殊弟准备了。”范殊脸上一红，不好意思的点点头，伸出手去，抵在香香“尾龙穴”上，白少辉揭开瓶盖，挑了少许药末，纳入香香鼻孔。范殊也这时运起功力，把一股真气，从香香“尾龙穴”度去，白少辉放下药瓶，一手按在范殊背后，助他行气。一股滚热的气流，沿着香香脊梁，缓缓朝上行去，堪堪运到后脑“风符”、“脑户”两穴。香香突然身躯一震，打了一个喷嚏。

范殊那敢怠慢，立即催动真气，由“百会”而下，循“任脉”下行，不过盏茶工夫，便已行完经穴。

白少辉放下手掌，说道：“殊弟，拍开她睡穴，看看是否已经清醒了。”

范殊微微吸气，举手解了她睡穴。

香香眼皮一动，倏地睁开眼来，瞧到自己床前，并肩站着两个俊美少年，心头又羞又急，慌忙坐了下来，举目四顾，诧异的道：“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做梦么？”

范殊笑道：“你没有做梦，这里是在船上。”

香香定了神，凝望着范殊问道：“你不是姓范？”范殊点头道：“在下正是范殊。”

香香又望望白少辉，说道：“你们把我擒来，要待怎样？”白少辉心中忖道：“不知她记忆恢复了没有，自己何不试她一试？”心念转动，一面含笑说道：“姑娘误会了，在下兄弟受令堂之托，刚从歹人手中，把姑娘救出。”

香香睁大双目，急急问道：“我娘呢，她老人家在那里？”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她被迷失那段神智，果然清醒了。”他心思敏捷，这一瞬间，早已想好了话头，这就问道：“姑娘还记得那晚在地底石室中的事么？”

香香想了一想，道：“自然记得，那晚你和一个善于用毒的女子，闯进石室，还和娘动了手，后来，娘把你们一起邀进客堂，说出她老人家的来历，后来……嗯，后来我有些记不大清楚了。”

白少辉笑了笑，道：“姑娘是否还记得咱们正谈话之时，灯火骤然熄灭，檐前出现了一个鬼影？”

香香突然脸现惊怖，点点头道：“记得，娘要我去点灯，我……好象吓昏了，连脚步也跨不开，啊，后来就不知道了。”白少辉道：“不错，姑娘知道那鬼是谁？”

香香脸有余怖，道：“那……那好像是爸的鬼魂出现。”白少辉道：“人死不能复生，那有什么鬼魂？”

香香奇道：“那会是谁？”

范殊不知大哥的心意，站在边上，一直没有开口，这时不觉接口道：“那鬼魂就是劫持姑娘的歹人。”

白少辉怕范殊说出她娘的死讯，引起香香伤心，忙道：“不错，那假扮鬼魂的人，叫做玉扇郎君韩奎，他和姑娘令尊，原是同门师兄弟……”

香香柳眉微蹙，沉思道：“韩奎？这个名字听来好像极熟，嗯，是了，我方才做了个梦，好像……好像……”

她粉脸一红，底下的话，敢情有些碍口，说不出来。

白少辉笑道：“姑娘梦境之中，韩奎是你结义大哥，对不对？”香香几乎跳起来，惊疑不止的望着白少辉，问道：“你怎会知道的？”

白少辉道：“那不是梦境，确有其事。”

香香道：“你们快说好不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白少辉缓缓说道：“姑娘莫急，在下自然要说。”口气微微一顿，续道：“那玉扇郎君因师门有一册迷经，落在令尊手里，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地底石室，大概他听到了令堂述说的经过，才假扮鬼魂，劫持姑娘……”

香香道：“我娘打不过他？”

白少辉道：“玉扇郎君擅长使用迷药，那晚令堂和我等三人，全为他迷香所迷，以致眼睁睁的看他把姑娘掳走，等到醒来，他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香香急着问道：“后来呢？”

白少辉道：“令堂爱女被掳，自然心头大急，独自一个人追了出去，在下兄弟，既然遇上了，自是不能袖手，退出石室之后，正好遇上哮天叟石中龙，承他赐借一头灵犬，一路追踪下来……”接着就把自己两人追上巫山分宫的经过情形，详细说了一遍。

只是把天囚堂发现四位掌门人，和方才替她运气攻穴之事，略过不提。

那是因为四位掌门人的被掳，目前江湖上并无一人知道内情，自是十分机密之事。至于替她运气行穴，对方是个姑娘家，她既未醒转，那自然是不说的好。

香香听说两人为了援救自己，不惜千里追踪，心中大是感激，一双秋波，盈盈的瞧着两人，一面说道：“如此说来，两位也不知道我娘在那里了？”

白少辉道：“令堂离开地底石室，自然也是找寻姑娘去的了，目前虽无消息，总有见面之日，姑娘但请宽心。”范殊心中暗道：“人死不能复生，目前虽把她骗过去了，但日后又如何向她说明呢？”

香香望着两人，点点头，凄然道：“两位少侠虽把我从歹人手上救了出来，我目前已是举目无亲的人了，两位若不嫌弃，就认我做个妹子吧！”

范殊笑道：“我本来也是举目无亲的人，自从和大哥结为兄弟，就有了一个哥哥，再认个妹妹，自是最好不过的事。”香香听的喜不自胜，羞的道：“范少侠那是答应了？”范殊轻笑道：“从现在起，你该叫我二哥了，嗯，三妹还不快去见过大哥？”

香香果然依言朝白少辉福了福，道：“大哥请受小妹一拜。”白少辉见她认了真，慌忙还礼道：“姑娘快不可如此。”范殊在旁道：“人家三妹已经改口叫你大哥了，大哥也该叫她三妹才是。”

香香红着脸道：“我娘从小叫我香香，大哥、二哥也叫我香香好了。”

白少辉眼看事情已成定局，这位妹子自是非认不可，只好含笑道：“我们凭空多了一个妹子，自是可喜之事，但我们做大哥、二哥的人，可拿不出见面礼来。”

香香眼珠一转，说道：“大哥，二哥本领都大的很，随便教我一手，小妹就受用不尽了。”

范殊笑道：“这个还不容易，大哥精通各门各派的武学，过几天，要大哥教你几手就是了。”

香香抬眼望着白少辉道：“大哥肯教我么？”

白少辉道：“三妹要学，做大哥的自然非教不可，只是我学的都是一鳞

半爪，可没有整套的东西。”

香香喜的跳了起来，甜笑道：“大哥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只要大哥肯教就是了。”

三人说话之间，天色已经大亮。

白少辉道：“军师要三妹守护前舱，已经替你准备了一套长衫，三妹快穿上了，愚兄还须替你略加改扮。”香香方才听白少辉说过赛诸葛安排的事，当下依言换了男装。白少辉取出一颗易容丸，替她仔细抹到脸上，然后轻轻勾勒了一番。

转眼之间，一个娇憨少女，已经变成了眉目清秀，脸色略带着苍白的少年书生。

范殊拍手道：“大哥这一手真是高明，从现在起，别忘了叫她三弟。”

白少辉收起易容木盒，从身边解下秋霜剑，说道：“你守护前舱，不能没有兵刃，这秋霜剑，十分锋利，只是短了一些，你暂时先用吧！”

香香接过短剑，随手佩到腰间。

只见舱门启处，一名道童，替三人送来早餐，他对香香一夜之间，忽然易钗而弁，换了一个人，似乎丝毫没有惊讶之色，把早餐放到几上，便自退出。

舟行似是极速，船头不住的起伏颠簸，稳稳可以听到两岸纤夫互相呼应的声音。

时光渐渐接近午刻！

船行的速度，好像在逐渐缓慢，终于在一处停了下来！范殊探首望望天色忽然紧张的道：“大哥，是时候了，快看看赛诸葛在密柬上，写些什么？”

白少辉取出第一封柬贴，封面写有“午初开拆”四字，这就撕开封口。抽出一张素笺，只见上面写着四句非诗非偈的句子：“铁棺当途，亦险亦峻，如何解图？惟君是问。”范殊披披嘴道：“这算什么密柬？”

白少辉道：“殊弟别急，他下面还有两行小字呢，你且看下去再说。”那两行小字，写着：“本日午刻，舟抵铁棺峡，地势极为峻险，浣花宫第一批后援必设伏于此，是宜智取，不宜力敌，解图之道，所谓随机应变，存乎一心，老弟当善为运用也。但须切记，除老弟一人可以登岸，范老弟及香香姑娘，务必紧闭舱门，不可外出，是为至要。”

白少辉看的皱眉，测不透赛诸葛葫芦里卖什么药，心中暗暗忖道：“看他前面几句话，只要自己善为运用，又没有指出如何应变法子？这种话，什么人都会写，那边并无出奇之处。但后面几句，要自己单人上岸，语含玄机，似有所指，又好像对今午之事，早已在他算中一般，此人行事，当真令人莫测高深！”范殊看了两遍，忍不住道：“大哥，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登岸？我和三妹却要关在舱中，这究是怎么一回事呢？”白少辉道：“谁知道？不过我想他定下此计，必有道理，我们只须依柬行事，也就是了。”

范殊道：“我看不了他有什么道理来”

白少辉笑道：“密柬是否应验？转眼就可揭晓了，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谁也无法说出所以然来。”

香香仰脸道：“对方若是来了大批高手，大哥真要一个人上岸去么？”

白少辉道：“浣花宫的人，如若真的在这里设伏，那就表示赛诸葛算的没错，我自然要一个人上去试试了。”话声方落，突听岸上传来一个尖沙的声音说道：“南北帮军师赛诸葛听着，咱们坛主要你上岸答话。”

范殊低声道：“果然有人来了！”

白少辉倏地站起身来，摸摸身边竹箫，正待出去。香香道：“大哥，且慢，先瞧瞧他们来了多少人？”掩近舱门，凑着眼睛朝外望去，只见岸上一片寂静，除了一个鸡皮鸠脸的灰衣老姬，面向船头而立，不见再有什么人了。心中不禁大奇，急忙回头道：“大哥，岸上只有一个老太婆呢！”范殊道：“他们在这里果然设了埋伏，不然怎会看不到人？”那老姬见船上没有答话，敢情等的耐，冷冷说道：“赛诸葛听着，咱们坛主好意叫你上岸答话，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白少辉暗暗忖道：“不知来的是那一位坛主？”

一手推开舱门，缓步走了出去。

目光一转，但见停舟之处，是在一条并不太宽的港湾之中，两边山谷，悬崖如削，生满了矮松老藤。左首有一片浅滩，到处都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此刻正有两条船，并缆泊在乱石滩前。

距船头不远，果然站着个鸡皮鸠脸的灰衣老姬。白少辉记得昨晚下船之时，岸旁也停着两条船，除了自己这条船。另一条船上，不知又是什么人？心中想着，微一吸气，不见他身形晃动，一个人飘然平飞而起，落到了灰衣老姬面前。灰衣老姬似是吃了一惊，忙不迭的往后退两步，喝道：“来的是赛诸葛么？”

白少辉看她这一慌张后退，腰身苗条，故意装作的沙哑声音，也掩不住少女娇脆声音，心中暗暗好笑：“这老姬分明是少女乔装来的。”

下巴一抬，微笑道：“你们坛主何在？”

灰衣老姬睁大一变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白少辉直瞧！

她似是不相信跟前这个丰神如玉的美少年，就是一举破去巫山分宫的南北帮军师赛诸葛。

而且这般俊美的男人，当真世上少见！

她眼中闪耀着青春的光芒，但又被白少辉瞧的有些羞，软软的低下头去，低声道：“军师请随老婆子来。”说完纵身跃起，腰肢扭动，脚尖点着乱石，朝乱石当中掠去。

白少辉也不否认？衣袖飘忽，提吸真气，紧随她身后而行。奔了十余丈远近，那灰衣老姬忽然停步，向空躬身说道：“启禀坛主，南北帮军师赛诸葛到。”

白少辉已知这乱石滩中，必然隐伏有人，却也不以为奇，只是负手而立，意态极为潇洒。

就在此时，只见一方大石后面，缓缓站起一个身穿宽大紫袍，腰系紫穗长剑的人来！

白少辉目光一注，几乎失声而叫，原来这紫袍人正是紫微坛主祝宜君！

这一刹，白少辉登时想起了赛诸葛的密柬，心中暗道：“难道他已经知道来的会是紫微坛主？难道他知道自己和……”紫微坛主两道清澈的目光，骤然瞧到白少辉，全身似乎微微一震，因她脸上戴有面具，看不出此时的神情。但至少她大出意外，这可以从她眼光中看出，惊诧多于惊喜！白少辉双手一拱，含笑招呼道：“坛主请了。”

紫微坛主脸色冷漠，微微摆了摆手，那灰衣老姬立即躬身一礼，迅疾退下，隐入石后。

紫薇坛主目光一转，落到白少辉身上，深情款款，低声道：“会是你。”虽然短短三字，但从她口中说出，似是十分吃力。白少辉和她眼神一接，

心头止不住暗暗一震，依然含笑道：“在下想不到会在这里和坛主相遇。”

紫微坛主目含幽怨，说道：“我也想不到南北帮军师赛诸葛竟然会是你！”白少辉笑道：“坛主误会了。”

紫微坛主溜了他一眼，道：“我有什么误会？”白少辉道：“在下并非南北帮的军师。”

紫微坛主奇道：“你不是赛诸葛？”

白少辉道：“赛诸葛另有其人，自然不是在下。”紫微坛主又道，“你是南北帮的人，那是不会错了？”白少辉道：“在下也不是南北帮的人。”

紫微坛主道：“那你干什么来的？”

白少辉道：“在下只是受赛诸葛之托，替他办一件事。”紫微坛主微微叹息一声道：“替他办什么事？”白少辉道：“赛诸葛算准你们会在铁棺峡设伏，要在下上岸看看虚实。”

紫微坛主道：“你受人利用，他是要你替死来的！”白少辉道：“会有这么严重么？”

紫微坛主低声道：“你不相信么？在两边峡谷之上，埋伏了百名花女，她们全系龙姑婆一手训练，精擅百花剑阵，而且还随身携带了火器和各种淬毒暗器，只要我一声令下，武功再高的人，只怕也无法逃得出去。”

白少辉心中暗道：“她此话大概不会有假，这两边山峡隐伏着人，居高临下，出手袭击，两条船上的人，确实无处可躲，何况她们还带有火器。”

紫微坛主见他没作声，接着问道：“赛诸葛可是在船上么？”

白少辉料想无法隐瞒，只好点了点头。

紫微坛主又道：“还有六名从巫山分宫天牢中逃出来的囚犯，也一定在船上了？”

他口中“六名囚犯”，自然是指少林大智大师等人。白少辉心中暗道：“自己不能说不知道，不如给她一个含糊答复。”心念转动，一面说道：“好像有，但在下并不清楚。”紫微坛主并没追问，只是冷笑道：“这种机密之事，赛诸葛自然不会告诉你了，那么船上还有什么人？薛道陵一定也在船上了。”

白少辉心头猛然一动，暗道：“是了，南北帮主差人暗向义父下书，曾有当派军师相迎之言，莫非义父就在另条船上？”一面摇头道：“在下并没有看见薛神医。”

紫微坛主轻笑道：“那是赛诸葛没告诉你，据我所知，巫山分宫逃出来一千人，全在船上。”说到这里，忽然目光一注，问道：“铁姑婆说是被一个假扮韩堂主的人，一箫点伤要穴，那自然是你了，你到底为了什么，从百花谷找到巫山分宫？”白少辉道：“在下和义弟两人，找上巫山，原也不知那里是浣花宫的分宫，那是为了救一位姑娘。”

紫微坛主听到“姑娘”两字，不自禁的急着追问道：“姑娘，那是什么人？”

白少辉道：“在下和义弟无意之中，在路上发现玉扇郎君韩奎杀了她母亲，又劫据其女，一时气愤，才追上巫山……”紫微坛主轻轻吁了口气，冷哼道：“我早知道玉扇郎君韩奎不是好东西。”接着口气一顿，略沉吟了一下，目含笑意，说道：“赛诸葛要你上岸来探看虚实，原是要你替死来的，但他却没料到反而使你死中逃生。”

白少辉道：“坛主此话怎就？”

紫微坛主目光一抬，幽幽的道：“你如果不上岸来，我怎会知道你也在船上？岂不玉石俱焚？那时纵然我投下巫江，以身相殉，死了也是饮恨而没……”

她这几句话，说不尽情意绵绵，道出了隐藏在心头的秘密。白少辉听的怦然心动，陡然间，又是暗暗一凛：“她这口气，不是说自己已在岸上，她就要下令攻击了么？”

心念方动，只听紫微坛主低声道：“你快随我隐到大石后来！”

突然探手摸出一个竹哨，就唇连吹了三声！

这一吹不打紧，但见两边山峡上，人影交动，转眼之间，现出了无数人影，正好围着乱石浅滩，把两条船夹在中间。白少辉目光一转，只觉出现的人数，果然不下百名，一个个身穿紫色劲装，手持喷筒弓弩，对准着船，待命发动。心头不禁大急，慌忙喝道：“坛主且慢。”

紫微坛主催道：“你快些过来，随我到后去。”白少辉道：“你不能发动攻击。”

紫微坛主怔了一怔，问道：“为什么？”

白少辉心中暗道：“自己不能告诉她四位掌门人的事，当然也不能说出义父来，那就只好说自己有一个义弟，仍在船上了。”心急一动，这就说道：“在下有一个义共生死的兄弟，此刻还在船上。”

紫微坛主一双目光瞧着他，问道：“你义弟是谁？”白少辉道：“他姓范，单名一个殊字。”

紫微坛主身躯微动，惊奇的道：“范殊？他就是师傅命你出谷找寻的人？”

白少辉道：“不错，就是他。”

紫微坛主道：“你怎会和姓范的结为兄弟呢？”

白少辉听出她口气有异，不觉抬目道：“有什么不对吗？”紫微坛主道：“你还不知道师傅最近曾有一道令谕，通令各地，追查范殊下落，务必把他擒回宫去。”

白少辉奇道，“那是为了什么？”紫微坛主道：“先前我也觉得奇怪，师傅为什么要特别下这道令谕？后来听龙姑婆的口气，好像那姓范的是师傅对头的后人。”

白少辉冷冷道：“坛主那是想把在下义弟擒回去了？”紫微坛主摇摇头道：“我虽也奉到了那道金谕，但我可以暂作不知，因为这次是奉令追踪南北帮军师和巫山分宫一干逃犯来的。”

白少辉道：“坛主此时就要发动了么？”

紫微坛主道：“照说我应该下令发动了，但我可以延缓半盏茶的时光，你快叫义弟上来吧！”

白少辉道：“坛主可否赏在下一个薄面？”

紫微坛主道：“我不是说过了，我可以暂作不知，你难道还信不过我么？”

白少辉摇摇头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紫微坛主低低问道：“你还有什么事？只管说好了。”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紫微坛主倒还听我的话。”当下乾咳一声，说道：“在下想请坛主赏个薄面，这攻击令不能下。”紫微坛主听的一呆，问道：“你要我放过他们？”白少辉正容道：“不错，因为此举对整个武林局势，关系太大了。”

紫微坛主苦笑道：“我奉师傅金令，在铁棺峡设下埋伏，两条船上之人，

不准留一活口，而且这百名花女中，有半数并非紫微坛的人，我若是临阵退却，放过了他们，你叫我如何向师傅覆命呢？”

白少辉心中暗暗哼道：“好毒辣的手段！”

但替紫微坛主设想，倒确有为难之处，略一沉吟，正容道：“姑娘当知自古正邪殊途，势难并存，道长魔消，邪恶之徒，终必殒灭，浣花夫人奸毒临世，贻祸武林，自食恶果，只在迟早之间，姑娘气质超洁，何苦为虎作伥……”

紫微坛主听的身躯陡震，没待他说完，低声道：“快别说了，你总该知道触犯了浣花宫禁条，天下虽大，无安身之处，我真替你担心。”

白少辉冷冷一哼道：“姑娘那是不肯放过这两条船了？”紫微坛主目含幽怨，说道：“你……不要逼我好吗？”白少辉突然探怀取出百花符令，目注紫微坛主，说道：“姑娘总该知道见符如见夫人吧？”

紫微坛主急道：“你快收起来。”

白少辉道：“为什么？”

紫微坛主道：“你假扮韩堂主，伤了铁姑婆，但并没露出真面目，师傅还不至于疑心到你，但你如亮出百花符令来，那就证实是你了。”

白少辉道：“证实了又如何？”

紫微坛主道：“你留着百花符令，一旦遇到危急之时，也可以脱险，但如在此时使出，我不能不据实报告上去，这枚玉符势必通令作废，以后就不能再用了。”

白少辉道：“只要今天还能生效就好。”

紫微坛主叹息道：“我纵然退走，但难保不有后援追踪而来白少辉不待她说完，接着道：“兵来将挡，再有后援追来，那就不劳姑娘费心了。”

紫微坛主望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无可奈何的道：“好吧，你既定要如此，那就举符发令吧！”

白少辉傲然一笑，右手举起百花符令，朗声道：本使者奉有夫人玉令，坛主请退。”紫微坛主躬身道：“卑职遵命。”

她直起腰来，忽然从袖中取出一面三角小紫旗，左手高举，迎风展了三展。但见两边峡谷上，人影移动，纷纷往后退去。紫微坛主收起令旗，望了白少辉一眼，低低的道：“前途珍重！我要走了。”

突然双足一点，一道人影，破空掠起，快如流矢一般，朝西投去。

她这一走，四周乱石当中，同时飞起七八条人影，追踪而去。

白少辉目送紫微坛主远去，一时站在当地，心头不期升起一丝惘然之感！

范殊躲在舱中，早已等的耐，这时眼看百花谷的人，果然全数撤走，他不知大哥和对方说些什么？心中不禁对赛诸葛暗暗佩服。匆忙推开舱门，一跃而出，接连纵踪，落到白少辉身边，轻笑道：“大哥，他们果然全退走了，你和那个坛主说了些什么？”

白少辉笑了笑：“说穿了一钱不值，我是用那枚百花符令唬走了紫微坛主？”

范殊“哦”了一声，道：“我当赛诸葛用的什么奇计，那有什么了不起，他一定早就知道你身边有百花符令了。”说到这里，接着问道：“大哥，你这枚百花符令，那里来的？”白少辉道：“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回到船上再说。”两人回到船上，香香迎着道：“已经没事了？”

白少辉看她手上还握着短剑，不觉笑道：“没事了，你把剑收起来吧。”

香香脸上一红，收起秋霜剑。三人在舱内坐下，水手们已在浅滩上升火做饭。范殊道：“大哥，赛诸葛第二个柬贴呢，要什么时候开拆？”白少辉从怀中摸出密柬，只见封面上写道：“恭喜老弟，谈舌却敌，巫峡一段水道，已可安然流过，今晚子初再开视此来。”白少辉心中暗道：“看他似是早有安排，这赛诸葛果真未卜先知之能？”

范殊却披披嘴道：“他好像煞有介事，其实大哥身边有一枚百花符令，就足可退敌了。”

白少辉摇摇头道：“以方才的情形而论，敌人如不再来，也还罢了，如若再来，百花符令就没有用了。”

范殊道：“那为什么？”

白少辉道：“我在天囚堂虽也亮出符令，但我们很快就杀了天囚堂主，不虑消息外泄，方才我以百花宫使者身份，亮出百花符令，命令紫微坛主退去。他虽遵命撤退，必然很快就向浣花宫报告，如再有敌人追来，这枚符令自然失效了。”

第三十一章 两河口弃船

范殊道：“大哥这枚符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白少辉道：“自然是真的。”

说话之间，一名道童替三人送来饭菜，放到几上。范殊低声问道：“你们军师在做什么？”

小道童望了他一眼，恭敬的道：“没有军师吩咐，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中舱，小的也只在舱外伺候，少侠问的，小的也不知道。”说完，躬身一礼，退了出去。

白少辉笑道：“他纵然知道，赛诸葛没有吩咐，他如何敢说，殊弟这不是白问了么？”

范殊哼道：“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还不是故作神秘？”三人吃过午餐，道童进来收过盘碗，又替三人沏了壶茶，便自退去。

范殊想到大哥还没说出百花符令如何来的，重又问起。白少辉喝了口茶，就把当日自己两次进入百花谷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范殊听得跳了起来，笑道：“好啊，原来大哥还是浣花夫人的特使，奉命调查小弟来的，难怪那天天囚堂主一见符令，就口称使者……”说到这里，忽然沉吟道：“奇怪，浣花夫人为什么要调查我的身世呢？”

白少辉方才听紫薇坛主说过：“那姓范的好象是师傅对头的后人”，已然想到范殊可能就是当年被浣花夫人擒回谷的少年侠士范春华的后人。

香香的娘曾经说过，范春华和香菱双双逃出百花谷，浣花夫人曾率同姓紫和姓龙的两个婆子追出百花谷去。再证以范殊从小由他师傅扶养长大，不知道自己身世，可能范殊的双亲，已被浣花夫人杀害了。

想到这里，但觉此事只准自己推想，一时不好和义弟明说，这就含笑道：“浣花夫人因听湘云报告，被你长剑拍中经穴之人，均无法自解穴道，她对此事极表惊异，自然要调查你的师门来历了。”

范殊扬眉笑道：“那是我师傅的独门手法，谅她浣花夫人也未必认得其中奥秘。”

说话之间，两条船业已解缆启程。但见十几名牵夫，各自背着一大捆牵索，匆匆上岸而去，那是因巫峡水势湍急，舟行极险，上下船只，都要牵索拖拉，才能行驶。

这一天，果然平静无事，三人坐在舱中，紧闭舱门，看不到两岸景物，但觉顺流而下，船行极速。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傍晚时分，船过官渡口，巫峡已尽，两条船折而向北，驶入元渡河，一路向北行驶。

初更已过，范殊早已等的不耐，催着白少辉道：“大哥，我们可以开拆赛诸葛的柬贴了，早些看了也可早作准备。”

白少辉觉得义弟说的也是有理，今晚浣花宫的人若是卷土重来，势必尽出高手，也许有一场激烈的恶战，大家端坐无聊，早些开拆柬贴也好有个准备。这就点头笑道：“殊弟就是这个性急脾气。”这就取出密柬，撕开封口，只见一张白笺上，只写了寥寥五字，那是：“两河口弃船。”

心中不觉一怔，暗暗忖道：“两河口，大概是地名了，到了两河口，就要弃船，但弃船之后又该如何呢？”

范殊偏头问道：“大哥，你知道两河口在那里？”白少辉道：“他要我们子初开拆，大概子牌时光，离两河口就不会太远了。”

香香道：“大哥，我呢？是不是也要跟你们上岸去？”白少辉道：“既然弃船，你自然和我们一起上岸去了。”范殊气道：“这赛诸葛真是可恶，我们替他卖力，他却处处卖弄玄虚，左一封密柬，右一封密柬，写又不写清楚，让我们像看天书一般的猜详，上岸之后，咱们就各走各的，别再理他了。”

白少辉笑道：“这是殊弟错怪他了，赛诸葛终究不是神仙，他自然无法逆料今晚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故？他只是凭着判断，来定策略。到两河口弃船，是策略，弃船之后的步骤，就得随机应变，看当时的情形而定，细节叫他如何说的出来？”

范殊撇嘴道：“他不是自号赛诸葛么？诸葛亮行一军，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计算，一切早有安排，那会像他这样光会吹牛？”香香道：“我没看到过他，不知赛诸葛生得怎么一个样子”范殊道：“你总看过演戏？他就装扮的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般无二。”

香香咭的笑道：“那才好玩呢，诸葛亮有一把羽扇，坐的是一辆二轮敞车，他有没有？”

范殊道：“他要装扮诸葛亮，自然……”

底下“全有了”三字，还出口，前舱舱门，突然被人推了开来。

香香惊然一惊，右手迅速按住剑柄，喝道：“什么人？”舱外那人投进半个脑袋，说道：“两河口到了。”话声入耳，只见他身形一缩，接着“噗通”一声，跃下水白少辉心头不禁一动，立即低喝一声：“我们快上岸去！”人随声发，掠了舱外，举目瞧去，但见船势悠悠，正往河岸冲去！

再回头一看，船后空无一人，连撑舵的都已不见，心中业已料到几分，急忙打了一个手势，长身跃起，跳上岸去。范殊、香香也跟着跃身上岸。只听一阵沙沙细响，两条船也随势冲入芦苇丛生的浅滩之上，停了下来，却是不见丝毫动静。

范殊忍不住轻声问道：“大哥，赛诸葛他们不上来么？”白少辉低声道：“船上已经没有人了。”

范殊听的一怔，抬目道：“他们人呢？”

白少辉微笑道：“中午咱们在铁棺峡开船之时，你不是看到有十几名纤夫上岸去的么，那就是赛诸葛他们了。”范殊愤然的道：“他干么要瞒着我们？”

白少辉道：“这叫做金蝉脱壳，不然如何能够瞒得过对方耳目？”

范殊依然愤愤的道：“赛诸葛明明是在利用我们。”香香仰脸道：“大哥，那么咱们该到那里去呢？”白少辉道：“如我料想不错，浣花宫高手也快赶到了，我们快走吧！”

三人离开河岸，走没几步，黑夜之中，但见这一带山岭起伏，丛林如墨，地势十分荒僻！

范殊停步笑道：“大哥，浣花宫的人，要是埋伏在这里，咱们过去，岂不是正好自投罗网？”

突听有人冷冷接道：“不错，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浣花宫的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范殊吃了一惊，仰首清叱道：“什么人？”

语声甫落，但见左首一片松林中，缓缓走出三人。中间一个是手拄金漆鸠杖的灰衣白发老妪，黑色之中，两道眼神，望去有如两点寒星，熠熠生光。

她左首是一个紫面汉子，身穿紫袍，腰佩紫穗长剑。右首是一个双十年花的少女，身穿天蓝裙袄，同样腰悬长剑。白少辉瞧的暗暗皱了下眉，还没开口，范殊回头问道：“大哥，来的是浣花夫人么？”

白少辉低声道：“不是，当中那个老婆婆，就是龙姑婆，站在她左边的是紫微坛主，右边是湘云姑娘。”

这时，右首一片松林中，也出现了一簇人，只听一个尖厉的声音喝道：“姓白的小子，今晚管教你们来得去不得。”这一簇人，当先走出的黑衣独臂老妪，正是巫山分宫总监铁姑婆，接着是黄衣佩剑的浣花公主，和八名一式劲装的使女。最后则是左臂已断仅存一条右手的玉扇郎君韩奎，率领十六名黄衣武士，一个个手执扑刀，雁翅般排开。铁姑婆目光冷厉，迅速一转，抬手朝江边一挥，尖喝道：“奎儿，你去把赛诸葛一千人抓来，船上之人，如敢违抗，一律格杀勿论。”

玉扇郎君韩奎躬身领命，立即率了十六名黄衣武士，迅速的朝江边扑去。

白少辉在这一瞬之间，目光扫了全场一眼，他目能夜视，这一扫射，但觉这片山谷前面，四周深林暗影中，分明隐伏着不少人影。

他会在百花谷见识过“百花剑阵”的演习，已然看出松林四周似已布下了“百花剑阵”！心中暗暗忖道：“以眼前形势而言，纵然没有“百花剑阵”，现身的这些人，已无一不是顶尖高手，自己三人就算武功再强，也决非敌手。双方实力悬殊，今晚之事，赛诸葛若是事前丝毫没有安排，仅指望自己三人自行突围，那么这一战，不但是惨烈无比，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也难如登天……”

思忖之际，但听湘云清朗的声音喝道：“白少辉，你知罪么？”白少辉潇洒的立在夜风之中，青衫微微飘飞，他连身边竹萧都没摸过一下，昂然道：“在下不知道。”

话声出口，忽听耳边传来紫微坛主的声音，以“传音入密”说道：“你已陷身在百花大阵之中，武功再高的人，也休想闯得出去，我纵有相助之心，也无能为力，为今之计，不如先束手认罪，我自会暗中相机营救，千万不可恃强逞胜。”语气焦急，显然情势十分恶劣！

湘云续道：“你身受夫人不次拨擢，升任本宫青鸾堂护法，恩遇不可谓不厚，你不思感恩图报，竟敢勾结外人，背叛百花谷，如今罪证俱全，还有什么说？”

白少辉道：“不错，在下并没抵赖。”

湘云又道：“夫人有谕，白少辉免去本宫青鸾坛护法职务，追回百花符令。”

白少辉仰天淡淡一笑道：“如此甚好，在下原也不想当什么护法，百花符令不用追回，在下也要奉还了。”

探怀取出玉符，掌心一抬，缓缓朝湘云飞去。

湘云接到手中，依然清朗的喝道：“白少辉，你职务已解，玉符已缴，还不跪下，束手就缚么？”

白少辉突然朗笑一声道：“在下既已缴回玉符，解除职务，就不是浣花宫的人了，既非浣花宫的人还要再听浣花宫的命令么？”

龙姑婆清瞿的脸上，已经渐渐罩起了一层严霜，正待发作！突见玉扇郎君韩奎率领黄衣武士，匆匆赶回，朝铁姑婆行了一礼，道：“禀报总监，那两艘般上，空无一人。”铁姑婆听的一怔，问道：“人到那里去了？”

玉扇郎君回道：“赛诸葛等人，只怕早已在中途下船，这两艘空船，许是诱敌之计……”

铁姑婆重哼一声，愤怒的道：“咱们不是已经有人一路盯着他们下来？难道都是些死人？连人家中途逃走，都会懵无所知？”玉扇郎君不敢作声，垂手肃立，低头不语。

只见湘云略一欠身，道：“婢子中途奉监宫龙姑婆之命，一路赶来会合，由巫峡折入元渡河开始，才由婢子担任监视，既不知道这两条船上是什么人？也不见有任何人下船。”

铁姑婆怒声道：“难道赛诸葛他们会生了翅膀不成？”

湘云冷冷道：“那要问韩堂主了，婢子方才听紫微坛主说起，紫微坛主因见到夫人玉令，才奉命后撤，恰好铁总监亲自赶到，认为其中有诈，这段水程是铁总监亲自派人尾随下来的。”

铁姑婆怒哼道：“难道会是老婆子把他们放走的？”湘云接道：“听铁总监的口气，那好像是婢子放走的了？”铁姑婆厉喝道：“小丫头，你敢和我顶嘴？”

湘云道：“婢子只是依据事实而言，怎敢和总监分辩？不过总监也该知道，婢子固然卑不足道，但此时奉夫人金谕出谷，多少也是使者身份……”

铁姑婆已是怒不可遏，厉喝道：“贱婢住嘴，你敢抬出夫人来压老婆子？”

白少辉看她们自己人起了内讧，心中暗暗好笑。

范殊披披嘴，回头道：“真是狗咬狗。”

龙姑婆皱皱眉道：“湘云，铁总监并未责怪你，老妹子，你也不用说了。”

铁姑婆盛气道：“老姐姐，你也评个理，咱们老姐妹追随了夫人多年，如今这些黄毛丫头，居然扛着夫人，欺压起我来了。”

湘云假装赌气，一双秋波，却只是注视着远处，此刻忽然瞧到远处林木之间，隐隐闪过一丝火星，心头暗暗一喜。但听了铁姑婆的话，忍不住接口道：“铁总监，平日婢子尊称你一声老前辈，但为人要自己尊重，别人才会尊重你……”

龙姑婆一摆手，喝道：“湘云，不准再说。”目光一抬，朝白少辉道：“白少辉，老婆子有话问你，你若能好好回答，老身还可饶你不死。”

范殊冷哼道：“说的好听，倒像是咱们已经死定了一般！”龙姑婆目光一转，注到范殊身上，冷冷说道：“不错，百花大阵，纵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只怕也插翅难飞……”范殊道：“我就不信百花大阵真有这么厉害？”

龙姑婆目光盯住范殊脸上，瞧了一阵，回头问道：“此人就是那姓范的么？”

湘云躬身道：“不错，就是他。”

白少辉怕龙姑婆提起义弟的身世，连忙低声道：“殊弟，不要多言，先听听她要问些什么？”话声一落，立即朗声道：“不知龙姑婆要问在下什么？”

龙姑婆道：“赛诸葛等人，到那里去了”

白少辉心中一动，暗想：“是了，紫微坛主为了自己，定然并未据实报告。”

心念转动，不觉仰天笑道：“诸位劳师动众，不知是冲着在下兄弟来的？还是冲着南北帮来的？若是冲着在下兄弟而来，那么在下兄弟，全已在此，若是冲着南北帮而来，那是找错人了。”

这话无异是说他和南北帮无关。紫微坛主听的暗暗点了点头。铁姑婆怒

喝道：“胡说，赛诸葛一行人，明明坐的就是这条船。”

白少辉看到紫微坛主朝自己微微点头，心知自己料得不错，这就笑道：“在下兄弟赶上巫山。实是为了救一个弱女子去的，当初并不知道那里会浣花宫的分宫所在。南北帮军师率众夜袭分宫，和在下兄弟风马牛不相干，因此，赛诸葛是否乘船而去，在下不得而知，但在下兄弟雇的这条船上，却只有咱们三人。

龙姑婆疑惑的朝紫微坛主问道：“你在铁棺峡没见到赛诸葛么？”

紫微坛主躬身道：“晚辈在铁棺峡见到的只是白护法一人，并未看到赛诸葛。”

龙姑婆忍不住看了铁姑婆一眼，埋怨道：“此事只怕是老妹子手下的人看错了，唉，至少咱们这些人，全被赛诸葛瞒骗过去了。”

铁姑婆直气得两鬓白发飘飞，厉笑道：“老姐姐也听他胡说，咱们把这姓白的小子拿下，还怕他不从实招来？”

龙姑婆目光掠过三人，徐徐说道：“你等只要随我老婆子回去，听候夫人发落，老身可以不难为你们。”

湘云立即提高声音，娇声喝道：“白少辉，你们在监宫龙姑婆面前，还不束手就缚，更待何时？”

话声甫出，突听右首不远处，一堆乱石草之间，忽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这倒好，我正要找姓白的，原来他就在这里！”

随着话声，但见一个矮小人影，拨开草丛，缓缓从乱石堆中走出！

凭龙姑婆、铁姑婆两人的修为，人家隐伏在数丈之内，居然会毫不察觉，自是大出意外，两个老婆子脸上神色，同时为之一变。举目瞧去，但见那人弓腰弯背，一副龙钟老态，一头银发，长可拖地，手上拄着一支龙头杖。

黑夜之中，不但看不清他的面貌，甚至连这人是男是女？也难以分辨。这银发怪人，缓缓走出，却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铁姑婆冷峻喝道：“你是什么人？”

银发怪人缓缓的道：“你莫要问我是谁，我没招惹你，你最好也莫要招惹我，我只是找姓白的小伙子来的。”白少辉听说他找自己来的，心中不觉一动，暗道：“此时此刻，他突然出现，莫是赛诸葛安排好的援手？”

范殊紧靠着白少辉，低声问道：“大哥，你认识他？”白少辉坦白地摇摇头，还没来得及开口！

突听铁姑婆哼了一声，喝道：“奎儿，过去把他拿下！”玉扇郎君答应一声，大步走了出去。

龙姑婆皱皱眉，嘴皮微动，以“传音入密”朝铁姑婆道：“老妹子，你也太耐不住性子，此人一身武功，决不在你我之下，如何叫韩堂主出去？”

铁姑婆听的一楞，招手道：“奎儿回来。”

玉扇郎君闻声止步，果然回身退下。

那银发怪人坐在大石之上，浑如不见，缓缓抬头，问道：“谁叫白少辉？”

白少辉拱手道：“在下正是白少辉。”

银发怪人道：“好，你过来。”

白少辉昂然走了过去，抱拳道：“老前辈找在下，不知有何见教？”

范殊暗暗朝香香使了个眼色，两人紧随大哥身后，各自全神戒备。场中所有的人目光全集中在银发怪人身上，不知他要白少辉过去，有何动静？

银发怪人直等白少辉走到身前，依然一声不作，黑夜之中，但见他两点

寒星般的眼光，闪闪发亮，只是盯着白少辉上上下下，不住的打量。忽然目光落在他腰间竹箫之上，微微点头，问道：“白少辉就是你？”

白少辉这一走近，看清银发怪人的面貌，心头不觉怔的一怔，躬身道：“婆婆说的，正是在下。”

原来那银发怪人，是个老婆婆，她披着一头银发，长可及地，但在银发覆盖之下，却生了一张婴儿脸，看去又白又嫩，竟和初生的婴儿一般！

银发婆婆又点点头，问道：“你脸上可曾易过容么？”白少辉听的心头暗暗一惊，心想：“九疑先生替自己易容，难道被她看出来？”一面答道：“在下生来就是如此，并未易容。”

银发婆婆突然低声问道：“你是无名道长门下？”白少辉又是一惊，心想：“这老婆婆果然厉害，她敢情认识这支竹箫。”心中想着，还没回答。

银发婆婆含笑道：“很好，你有为难之处，那就不用回答我了，很好，孩子，老身已经十分满意，好，好……”她只是点头说好，似是十分高兴。

白少辉听不懂她说的什么？心头正感迟疑！

银发婆婆伸手向范殊、香香两人一指，问道：“他们是你什么人？”

白少辉知道瞒不过她的眼睛，这就说道：“他们一个是在下二弟，一个是在下三妹。”

银发婆婆一手拄着龙头杖，缓缓站了起来，道：“很好，你们可以随老身走了。”话声一落，以杖叩地，沉声道：“你们谁叫龙姑婆，谁叫铁姑婆？统统给我过来。”

铁姑婆道：“你是什么人，这口气倒是不小。”龙姑婆道：“老婆子姓龙，你有话请说。”

银发婆婆道：“你们给我捎一个口信，覆上你们夫人，就说这三个娃儿，是我老太婆带走了。”

铁姑婆尖笑道：“你带得走，只管请便。”

银发婆婆道：“我已有几十年没问世事了，不愿再出手伤人，若凭这点阵杖，想困得住老太婆，那是天大的笑话。”龙姑婆看她一身装束，和一头银丝般的白发，尤其是她手上那支龙头杖，特别惹眼之处，是金漆龙头上也披着尺许长的白发。

突然心中一动，想起一个人来，不由脸色一变，心下暗道：“如若自己料的不错，今晚倒是棘手的很！”一面凝目问道：“你到底是谁，总该先亮个名号，让大家听听！”

银发婆婆道：“你纵然没见过我，也该听人说过，老太婆还用亮字号！”

龙姑婆心下一沉，疑惑的道：“你是白发龙女？”银发婆婆大笑道：“你知道就好！”

白少辉不知白发龙女是谁，心中纳闷。

原来白发龙女远在四十年前，已是魔教首屈一指的高手，当年黑白两道，只要提起“白发龙女”四字，无不人人头痛。后来忽然传说她走火入魔，果然从此江湖上就没有人再见过她，魔教也从此逐渐式微。四十年来，终于绝迹江湖，除了五十以上的人，还知道其人，白少辉自然没听人说过了。

只听得铁姑婆突然重重一哼道：“别说白发龙女四十年前，早已走火入魔，身应尸解，死了几十年，就算你真是白发龙女，也不能凭你一句话，就把浣花宫要犯，让你带走。”银发婆婆微笑道：“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铁姑婆冷笑一声，探手从袖中取出一面黑色三角小旗，冷厉的道：“最

好的办法，就是各见真章。”

银发婆婆目光朝四外一转，点点头，笑道：“你凭仗的就是百花大阵了？”

铁姑婆突然反腕掣剑，厉笑道：“那倒未必，你想单打独对，咱们不妨先在剑上分个高下。”

范殊站在白少辉身后，忍不住跨前一步，清叱道：“姓铁的，你要比剑，不用这位老婆婆出手，在下就可奉陪。”银发婆婆摇摇手道：“有我老太婆在场，用不着你们兄弟出手。”

龙姑婆为人持重，心中暗自盘算，白发龙女真要还在人世，那么该是九十开外的人了，眼前此人，和传闻中的白发龙女，完全相似，不知是真是假？近日一连接获报告，魔教中人，确有重出江湖的趋势，而且还似有和浣花宫为敌之意，只是对方行动神秘，无法侦知他们的巢穴所在？夫人曾为此事，特别传谕各地，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不到万不得已，不宜正面冲突。但自己奉命驰援巫山分宫，统率百名花女，布下百花大阵，总不能凭一个真假莫辨的白发龙女，放过了浣花宫要犯。心念疾转，一面朝银发婆婆说道：“百花谷和贵教，从无过节可言，白少辉身为本宫青鸾坛寺护法，乃是本宫叛徒，范殊也是夫人要找的人，为了两家和气，前辈似乎不宜强自出头。”这话在浣花宫的人来说，已经够委婉了！

银发婆婆笑了笑：“几十年前，我老太婆说出口的话，都得算数，如今年纪大了，难道就当放屁？”

龙姑婆道：“前辈这不是有意为难么？”银发婆婆道：“一点也不为难，你们回去，就说老太婆从老远巴巴的赶来，要找的原是姓白的小伙子，只要跟我走就成。但这两个小娃儿，是姓白的小伙的弟兄，姓白的小伙子跟我走，他们要跟姓白的小伙子走，这样一来，他们就全是和我老太婆有关的人，老太婆总不能丢下不管，所以说，我是非带走不可。”范殊、香香两人听她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篇，结果还是和没说一样，心中暗暗觉得好笑。

龙姑婆皱皱眉道：“前辈那是存心和百花谷为敌了？”银发婆婆笑道：“老太婆只知道心里怎么想，就要怎么做，那里管得了这许多？”

铁姑婆大声道：“监宫还和她多说什么？咱们宫中禁条，第一就是：‘和百花谷为敌者死’，还有什么好考虑的？”银发婆婆连连点头道：“这话不错，当年和我老太婆为敌的人，照例也是没有好死的。”

龙姑婆再三考虑，总觉这一发动，百花谷和魔教从此就结下了怨仇，心中只是举棋不定，口齿启动，还想再说。铁姑婆已是不耐，手执黑旗，催道：“老大姐怎不发令，咱们还得分头搜索南北帮的行踪，要是让赛诸葛一千人漏网，这干系可就大了。”

银发婆婆接口道：“是啊，咱们各人有各人的事去，老太婆没时间在这里多耗，有什么，就搬什么出来，你们看着办吧！”到了此时，龙姑婆只好硬着头皮，也从袖中取出一面火红小旗，这一瞬间，场中的紫微坛主、湘云，和站在铁姑婆一起的浣花公主，同时从袖中取出一面三角小旗来！

铁姑婆朝浣花公主轻轻一推，低喝道：“公主还不快去？”浣花公主在她们说话之时，一双秋波只是偷偷的朝白少辉望去，此刻经铁姑婆催促，她妖美如花的脸上，似有一种说不

出的神情，望了白少辉一眼，在八名使女簇拥之下，低着头，走到中间站定。

龙姑婆、铁姑婆一南一北站立原位不动，紫微坛主和湘云各占了东西方

位。

这是百花大阵的中心了，但奇怪的她们占的方位，只在一丈方圆，也并没把银发婆婆、白少辉等人包围在内。好像她们只是自顾自的围成一圈，却把敌人留在阵外。这情形，只有白少辉心里明白，百名花女，埋伏在四周树林之中，只要一声令下，她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自己四人此刻看来，虽在阵外，实则已在阵中！不但需对外来的围攻，同时还需应付剑阵中心五大高手的轮番袭击，情形可以说十分险恶！一念及此，顿时伸手摘下竹箫，一面回头过去低声说道：“百花剑阵就要发动，大家小心了！”范殊一见大哥摘下竹箫，也立即掣剑在手，接着道：“三妹，你跟在大哥身后，走在中间。”

香香点点头，跨上一步，站到两人中间，心头感到甚是紧张！

银发婆婆望了三人一眼，微笑道：“你们莫要慌张，我方才不是说过了，有我老太婆在场，用不着你们兄弟出手。”人家“百花大阵”就要发动了，她说的倒是轻松！香香问道：“老婆婆，你说她们发动埋伏，我们也不要出手么？”

银发婆婆笑道：“自然不要你们出手了。唔，你们站在这里别动，我要去瞧瞧他们百花大阵，究竟如何？”

说完，不待三人回答，一手拄着龙头杖，颤巍巍的走了过去。山谷前面，这片野草众生的荒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少说也有数十亩大小。龙姑婆、铁姑婆、紫微坛主、湘云四人，分南北东西列成的四个方位，只是在十数亩荒地中间，占了一丈方圆的地方。银发婆婆弯腰弓背，颤巍巍的走去，龙头杖已然交到了左手，右手从怀中取出一柄木梳，一下又一下的梳着银发。边走边梳，缓慢的绕着龙姑婆等人而行。

这时龙姑婆手上三角小旗一展，从左右两边林中登时闪出三十名身穿花衫的少女，手持双剑，拦住了正南方的缺口。铁姑婆那还怠慢，独臂高举，黑旗展开，正北方的林中，也同时现出三十名手执双剑的花衫少女，在林前一字排开。接着紫微坛主的青色小旗和湘云的白色小旗，也展动了，东西两边林中，同样很快的现出三十名花女，同样排开阵仗。花女们在四面排开，站在中央的浣花公主，也立即皓腕一举，手中黄色小旗展了三展。但见从四周林中，同时奔出了四队花女，每队十八个人，很快补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方向。

这些花女，一式穿着花布劲装，腰束阔带，婀娜之中，显出矫捷，正是一支久经训练的美丽队伍！

现在，这片阴暗的山谷前面，四面八方，已经被花女们包围起来了！

虽然队伍与队伍之间，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那是因为地方太大了。但白少辉知道，百花剑阵一经发动，漫山遍谷，就汇成一片银花，这些空隙，也就没有了。

谁要冒冒失失的往空隙里钻，那准得吃上大亏。这原是一瞬的事，百名花女在林前现身，银发婆婆也正好策杖行去，右手拿木梳，一边走路，一边梳着拖地长发。黑夜之中，但见她每篦一下，就从她头上，梳下无数火星，顺着长发，滚落地上，一闪而没！火星越梳越多，滚滚而下，但也随下随熄。列阵站在林前的花女们看得好不奇怪？无数眼光，全都瞧着老婆婆身上，看她梳发了，银发婆婆浑似不觉，依然一步一步缓缓的绕场而行。

香香一手握着短剑，越看越奇，忍不住问道：“大哥，老婆婆这是做什

么？”

白少辉暗暗忖道：“银发婆婆一再说不用自己兄弟出手，她此举必是和对付百花大阵有关。”心里想着，但又想不出从她头上梳下很多的火星，和对付百花大阵，究竟有什么用处？范殊轻声道：“大哥，这老婆婆出身魔教，大概使的是什么法术了！”

只听铁姑婆厉喝道：“大家小心，这老虎婆精通魔法，大家莫要上她的当！”

这几句话的时光，银发婆婆已经绕场一周，回到了原来之处。

白少辉心头暗暗一惊，忖道：“看她行动缓慢，原来使的竟是最上乘的‘缩地成寸’之术，绕场一周，其实比人家全力纵跃，还要快速的多！”

银发婆婆听了铁姑婆的喝声，丝毫不怒，回头低笑道：“你们已经没时间发动了。”话声一落，朝白少辉点点头，笑道：“好了，现在咱们可以走了！”

铁姑婆厉声道：“老姐姐，再不发动，还待何时？”龙姑婆是正面对敌的一方，百花大阵自然以她为主。此刻只见她鸠杖往地一插，右手抬处，“锵”的地一声，从杖身中抽出一柄四尺多长的剑。左手倏举，三角小旗向空中连挥三挥。

铁姑婆、紫微坛主、湘云和站在当中的浣花公主也同时一手仗剑，一手举起小旗，向空连连招展！

这原是“百花大阵”发动的旗号。四周列阵的花女们，目视旗号，双剑齐举，倏然散开，正待发动阵势！

但就在龙姑婆等人旗号挥动之际，但听“烘”的一声，碧光一闪，陡然间围着她们四周的地上，登时冒起了一圈绿色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这火焰来的好不古怪？

眨眼之间，火焰已然烧到高逾万丈，照得山林间到处都是绿阴阴的，有如鬼火一般！

龙姑婆等人，全被圈在一片火光之中，连人影都包没了，听到的只是劈劈拍拍山石爆裂的声音。

百名花女剑阵还未发动，骤睹监宫等人全已身陷火窟，一个个花容失色，惊惶失措。

白少辉终究对紫微坛主祝宜君未免有情，目睹火势猛烈，心头又骇又急，慌忙问道：“老婆婆，你要烧死她们？”银发婆婆一手拄着龙头杖，口中一阵呷呷大笑，朝着火窟徐徐说道：“照我昔年规矩，凡是敢在老太婆面前放肆无理的人，都该魔火焚身而死，但老太婆已有几十年没问世事了，今晚赶来，原是为了办一桩喜事，不愿出手伤人。口中一顿，又道：“这圈火焰，离你们还有一丈来远，只要不妄图冲出火灰，足可无害，但老太婆得警告你们一声。这魔火是我多年炼制之物，只要沾上一点，不烧到骨肉化灰，自己熄去，无法扑灭，老太婆虽然无伤人之心，你们莫要自找死路。”

这几句话，说的虽是不响，但在山石爆裂声中，全场之人，依然听的十分清晰。

银发婆婆话声一落，回头道：“好，你们随老太婆走吧！”说完，一手拄着龙头杖，一手依然边走边梳，一路篦着银发，从她头上篦下来的火星，随着四散飘飞，落到地上，就倏然而没。

她走的虽是缓慢；但白少辉、范殊、香香三人，随在她身后，却要加紧

脚步，才能跟得上。

严阵已待的花女们，已被这位神秘莫测的老婆婆震慑住了！瞧到她策杖行来，火星四飞，大家都怕魔火烧身，还有谁敢阻拦，纷纷向两边闪避开去，让出路来。

转眼工夫，便已穿过山谷。

银发婆婆脚下一停，收起木梳，朝山下指了一指，说道：“这一路上，老太婆已经撒下魔火，不虑浣花宫有人追来，前面山下有人等着你们，老太婆不送了。”

白少辉恭恭敬敬的作了个长揖，道：“多蒙老婆婆援手赐助，在下兄弟感激不尽。”

范殊、香香也跟着大哥，行了一礼。

银发婆婆一张又白又嫩的婴儿脸上，绽出蔼然慈笑，摆手道：“不用谢我，你们快去吧！”

话声方落，但觉微风飒然，眼前顿失银发婆婆所在。白少辉心头不觉一愣，暗暗赞叹道：“这老婆婆好快的身法！”

心念甫动，突闻耳边传来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小孙女眼光不错，你以后要好好对他！”

白少辉又是一怔，这是银发婆婆的口音，不知她说的小孙女是谁？

香香惊咦道：“这位老婆婆莫非是神仙，怎的一晃眼就不见了？”

白少辉道：“老婆婆早已走了，我们也该走吧！”范殊道：“大哥，我们要往那里去呢？”

白少辉道：“老婆婆不是说山下有人等我们么？我想大概是赛诸葛派人接应我们来了。”

范殊迟疑的问道：“这老婆婆是不是赛诸葛派来的？”白少辉道：“这位老婆婆，辈份极高，不像是南北帮的人。”香香道：“她梳几下头发，就能困住许多高手，本领真是大极了！”

三人边说边走，转眼工夫，已经奔近山麓，但见这一带山岭逶迤，夜色之下，望去林幽景暗，那有什么人影？范殊举目朝四外略一打量，停步道：“大哥，那里有人在这里等我们？”

只听有人“格”的一声轻笑，从一株大树后面，转出一个苗条人影，娇声说道：“你们怎么这时候才来，我等的连脚都酸了呢！”

范殊听出说话的正是九毒娘子的声音不觉喜道：“原来是大姐！只有你一个人？”

九毒娘子嗤的笑道：“纵是千军万马，大姐一个人打发了，难道还不够么？”

白少辉拱手道：“大姐怎知我们会从这里来的？”九毒娘子目光一溜，格格笑道：“那天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军师给我一个密柬，指定今晚子时，赶来这里接应你们。”范殊听的好生惊奇，心想：“如此说来，赛诸葛在巫山分宫调兵遣将，早已算到今晚之事了！”心中觉得好奇，忍不住问道：“他密柬中还说了些什么？”

九毒娘子道：“军师在密柬中指定在这里等候，特别警告我不准翻过这座山脊去，并说如果擅自翻过山岭，必然身罹横死，还误了大事。”

范殊道：“他有没有提到我们？”

九毒娘子道：“自然提到了，不然我也不会急的在树底下打转，真想偷

偷的翻过山脊去接应你们。但军师平日料事如神，又怕真的误了大事，只好在这里耐心等候，子时方过，你们果然来了。”

范殊道：“他怎么说了？”

九毒娘子道：“他在柬贴中曾说：“前山埋刃，千刀分身，只是你们有阴人相助，有惊无险。”

范殊低低的念道：“前山埋刃，千刀分身，这是偈语？”九毒娘子笑道：“不是，这是军师从卦爻中卜出来的，他每次给我们的柬贴，都写上几句爻辞，事先谁都猜测不透，事后回想，当真是应验如神。”

白少辉心中忖道：“看来南北帮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对军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奉若神明，如果赛诸葛没有真才实学，那会有这许多人对他心悦诚服？”

思忖之际，只听九毒娘子接着说道：“你们究竟遇上了什么事？害得我提心吊胆的，替你们着急！”

白少辉道：“此事说来话长，军师要大姐来此接应，不知目前该到哪里去了？”

九毒娘子道：“我是替你们领路来的，到了地头，自会知道。”白少辉道：“那么就请大姐带路，我们边走边说好了。”九毒娘子点点头道：“这样就好，咱们快走吧！”说完，当先朝山径上走去。

白少辉、范殊、香香跟在她身后，一路疾行，白少辉在奔行之中，把一路上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

九毒娘子听他说到银发婆婆，不由吃惊道：“你们遇上了白发龙女？这位魔教中的老前辈听说几十年前已经尸解了，原来还在人世？”

几人脚下极快，这一段话的时间，差不多奔了五六里路。范殊问道：“大姐，我们还未到么？”

九毒娘子手朝前一指，说道：“前面就是全宝坪了，咱们再有顿饭工夫，也就到了。”

话声方落，突听“嗤”的一声破空轻啸，一支白翎短箭，电射而来！

白少辉探腕接到手中，看了一眼，皱皱眉道：“来的是白翎坛主！”

范殊举目瞧去，只见两边山势不高，但浓林如墨，不见有人，不禁冷哼道：“大概他们埋伏在两边树林里了！”九毒娘子低声道：“这里地名三里塘，两边山路逼仄，足有一里来长，他们在此设伏，真是恶毒的很。你们只管过去，但不可深入，一到谷口，就得停下来，我先去查看一下形势如何？”话声一落，猛一提气，身子笔直而上，拔起一丈多高，左手一伸，抓住一枝软条。一个倒翻，轻巧无比的隐入茂密枝叶之中，一闪而没。

白少辉低喝一声：“你们随我来！”

潇洒的举步朝前行去。走近谷口，脚步一停，昂首问道：“林中可是白翎坛主么？”

但听左首林中，传出一个银铃般笑声，接着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和环佩之声，款步走出一个全身白衣，头挽宫髻，胸缀珠花的美丽少女。不是白翎坛主戚佩玉还是谁来？她身后紧随着四个白衣佩剑女子，正是白翎四蝶。

白少辉拱拱手道：“坛主请了。”

白翎坛主笑靥如花，两道秋水般眼神，望着白少辉，还了一礼，娇笑道：“白护法请了，你怎知来的是我？”白少辉道：“方才那支短箭，白翎如雪，在下猜想，可能是坛主来了。”白翎坛主柳眉一挑，瞟了他一眼，笑盈盈的

道：“看来白护法倒还记得我戚佩玉……”

范殊低哼一声，心中暗道：“大哥到处留情，真是风流种子！”

白翎坛主口气微顿，接着低声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发那一箭？”

白少辉道：“在下不知道。”

白翎坛主抿抿嘴，娇笑道：“你猜猜看？”

白少辉道：“这个在下猜不到。”

白翎坛主低声道：“小妹奉监宫之命，率领本坛花女，埋伏三里塘两边深林之中，她们身上，都带有各种淬毒暗器，你们三人，武功再高，一入谷中，那是万难躲避。”她目光一抬，幽幽说道：“你现在明白我发箭的意思了吧？”

白少辉拱手道：“坛主示警于前，在下至表感激。”白翎坛主嫣然一笑，瞧了白少辉身后两人一眼，突然樱唇微启，吐出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你此刻处境很危急，小妹纵有徇私之心，也无能为力，不如趁我说话之时，突起发难，你那一记绝招，足可把我点伤，立即突围而去，我拿下你身后两人，也算有了交待……”

白少辉听的一怔，没待她说完，抱拳道：“坛主盛情，在下感激不尽。”

白翎坛主朝他眨眨眼睛，仍以“传音入密”催道：“那你快动手吧！”

白少辉朗笑一声道：“坛主可知他们是在下什么人吗？”白翎坛主娇声道：“你说呢！”

白少辉道：“他们两人是在下结义兄弟，在下岂能弃之而去？”白翎坛主抬首微摇，说道：“你是要我一起放过他们么？这个小妹就无法应命了。”

范殊怒道：“谁要你放过我们？哼，凭你也配？”白翎坛主粉脸微沉，冷笑道：“我知道你叫做范殊，对不对？你是师傅传令要缉拿的人，我岂能放过了么？”一面迴目朝白少辉传音说道：“你再不走，我无法再拖延了！”

白少辉道：“盛情心领，坛主只管下令发动。”

范殊冷笑道：“那有这么便宜，让你有发令的机会？”突然欺了过去，挥手发剑，口中喝道：“吃我一剑！”他因看不惯白翎坛主对白大哥眉目传情的妖冶模样，心中有气，这欺攻之势，奇怪绝伦！

身影一闪时，人已逼近白翎坛主的身前，一剑拍了过去。白翎坛主没想到他来势恁地快法，双肩微晃，迅速退出五六尺久。

范殊冷笑一声，正待纵身追去！

瞥见白影连闪，四个白衣使女倏然围了上来，拦住去路，剑光闪动，急袭而至！

白翎坛主探怀摸出一面三角白旗，口中传音喝道：“白护法，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白少辉，看范殊和白翎四蝶已然动上了手，不觉高声叫道：“殊弟，快退回来，她们这是四蝶剑阵！”

范殊长剑挥动，回头道：“大哥只管放心，我一个人足够对付了！”

话声方落，眼前白影一闪，一支短剑劈面刺来！

范殊剑尖一把，迎着对方剑身拍去。那知迎面欺来的白衣使女，短剑忽然一偏，不和范殊交接，就闪身飞开，同时身后寒锋森森，无声无息的刺出两剑，急袭而来。范殊心头大怒，反腕一剑朝身后扫去，那知对方刺来两剑竟只是虚招，等自己抡剑扫去，她们短剑一收，飞快的跃开，又击了个空。就在此时，但见银芒一闪，又有两道剑光，一左一右朝齐下刺到。

这一下来奇快，几乎一闪而至，等到发觉，两支剑尖，已快要刺到身上！范殊在这一瞬间，已然发觉这四个白衣使女，不但身手极高，而且剑阵一经发动，进退互易，虚实互见，配合绵密。每一剑都指袭人要害，出手更是恶毒无比！心念一动，突然清叱一声，身形电旋，抖手之间，长剑一振，登时由一而二，由二而四，剑光四射，化作四道银芒，分向四人电射而出。

白少辉暗暗叫道：“分光剑法！”

这一招真快得无以复加，但听四声“拍”“拍”轻响，四名白衣使女连封架都嫌不及，已被范殊剑脊拍中穴道。一个个手仗短剑，原式定在那里，就是动弹不得。范殊长剑一收，望着白翎坛主冷然笑道：“现在是你放过我们？还是要我们放过你们？”

白翎坛主真没想到范殊出手会有如此快速，前后不过三数个照面，就把自己手下白翎四蝶一齐制住。心头猛吃一惊，身形疾退，向后飞跃出一丈来远，神色狞厉，喝道：“白护法，小妹良言尽此，你把这姓范的留下，万事甘休，否则……”范殊修眉一挑，朗笑道：“否则如何？你有多少阵仗，只管使出来，姓范的未必就怕！”

白翎坛主望望白少辉，突然跺跺脚，举起手中三角小旗，连挥三挥。

她这一举动，当然是下令发动埋伏了！

白少辉急忙朝两人打了个手式，退后数步，严神戒备，那知过了半晌，两边林中，依然不见动静。

白翎坛主似极气恼，白旗连连挥动，口中娇声喝道：“白翎坛花女何在？”

但听林中有人“嗤”的低笑了声，接着俏生生走出一个身材窈窕的黑衣少妇，脸含娇笑，朝白翎坛主福了福道：“坛主手下的人。已经全睡着了，坛主有什么吩咐？”

白翎坛主骇然变色，疾退了两步，喝道：“你是什么人？”黑衣少妇格格的笑道：“你说我是谁？”美目流盼，伸出一个尖尖玉指，朝白少辉三人指了指道：“说起来我们也不是外人，我就是他们的大姐嘛！”

白翎坛主见她朝白少辉三人指去的手指，忽然朝自己悄悄划了过来。心头一动，不自觉的又斜退一步。

正待喝问，那知才一张口，突然闻到一股轻轻的花粉香气，赶忙吐了口气，喝道：“你把我手下花女怎么了？”黑衣少妇掠掠鬓发，娇笑道：“坛主问的好笑，她们自己贪睡，关我什么事？本来嘛，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半夜三更，还不睡觉，伏在又黑又冷的山林里，又不是等情郎，有谁耐得住？”

白翎坛主长剑一指，冷喝道：“你少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看我先把你拿了！”

人比话声还快，人影一闪，突然欺近过去，探手拿住了黑衣少妇右腕脉门。范殊瞧得心头一急，正待纵身跃出！

白少辉伸手一拦，低声道：“殊弟且慢！”

黑衣少妇似是把手送上去的一般，任由白翎坛主扣住脉腕，一面娇声道：“唷，瞧你这是做什么来着？你不是对我那位白兄弟有着情份么？怎么对他大姐一点也不留情……”她说话之时，俏目转动，溜了白少辉一眼！

白翎坛主被她说的粉脸一红，怒叱道：“你胡说什么？”黑衣少妇格格娇笑道：“我一点也不胡说，那个少女不怀春？你的心事，大姐我可清楚的很！”

白少辉也被她说红了脸，暗自皱皱眉头。

只听九毒娘子柔声道：“半夜多了，你也该休息一回了，你的心事，包在大姐身上。”

。白翎坛主扣着她的手把，果然缓缓放松，垂了下去，连眼皮都沉重的抬不起来。

九毒娘子扶着她在林边坐下，手指在她面颊上轻拧了一把，嗤的笑道：“这副脸蛋，真也算得上是个美人胎子，只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谁知道我那兄弟喜不喜欢你呢！”

范殊瞧的大喜道：“大姐，你把她毒翻了？”

九毒娘子格的笑道：“碰上我大姐，就算她白翎坛主再是了得，也不够我指上一指。”接着目光斜睨，又道：“浣花夫人叫她门下的小姑娘们当坛主，就算不碰上我九毒娘子，只要一个白少辉，也管教她们迷糊了！”

白少辉尴尬的道：“大姐休得取笑。”

九毒娘子看看天色，催道：“时间不早，咱们快走吧！”香香道：“她们这些人呢？”

九毒娘子笑道：“天色一亮，她们就会醒来，你还怕她们给狼吃了？”

说完，当先朝山径上走去。

穿过三里塘，又行了顿饭工夫，来到一座小山脚下。这里是一片小小平地，背山面河，有一所茅屋，土垣柴扉，隐隐透出灯火！这时子夜方过，大半轮明月，从云层中钻出，洒得遍地都是清光！白少辉住足四顾，问道：“已经到了么？”

九毒娘子回头笑道：“到啦，咱们可以进去了！”伸手推开柴扉，领先走了进去。大家跟着进入屋中，但见四壁萧条，除了中间一张木桌几条木椅，桌上还放着一壶茶水，此外就别无所有。

九毒娘子含笑道：“大家请坐下来休息，喝口茶吧！”范殊问道：“赛诸葛一行人呢，不在这里么？”

九毒娘子道：“这个我就知道了，军师给我的柬贴上，只是要我把你领到这里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范殊气道：“这人怎么老喜欢故弄虚玄，真是气人！”香香抬目道：“他在封面上写着，要到九道梁才能开视。”九毒娘子啊了一声，道：“九道梁！这里就是九道梁了！”范殊道：“大哥快打开来瞧瞧，说不定又有什么花样来了。”白少辉听说这里就是九道梁，急忙探怀取出密柬，拆开封口，抽出一张素笺来，见上面写着五个行书大字：“九道梁吹箫。”下面还有两行小子，那是四句诗：

“月落参横露满天，同来人在屋中眠，烦君独上孤峰坐，九阙箫声到客船。”

范殊凑过头去，看完字条，不由哼道：“我早知道他又在耍花样了，这是什么意思？”

白少辉低低吟了一遍，心中忽然一动员，忖道：“赛诸葛怎么知道自己会吹九转箫呢？他诗中‘九阙箫声’，明明是指九转箫谱了！”一面抬头笑道：“赛诸葛给我出的题目，不是‘九道梁吹箫’吗？他这首诗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第三十二章 九道梁吹箫

“月落参横露满天，同来人在屋中眠；烦君独上孤峰坐，九阙箫声到客船。”

范殊披披嘴道：“一首屁诗，我看不出有什么名堂来？”白少辉笑了笑道：“他第一句指的自然时间是时间了，月落参横，满天繁露，那正是黎明之前，第二句是说你们到了这里，只管安心在屋中睡觉，意思自然是要大家不可外出……”范殊接口道：“他要你一个人到山顶上去吹箫，那又有什么解释呢？”

白少辉道：“这个我也说不出来，不过前面的两封柬贴，都已应验，我想吹箫之举，也必有缘故，但那要到事后才会知道。”九毒娘子走到左首房中瞧了瞧，笑道：“军师果然都安排好了，这间房里被褥俱全，一共有两张铺，你们可以先去睡了。”范殊道：“我们还不困，大哥一个人到山顶上去，万一真要遇上强敌，大家也可以出去接应，我看不用睡了。”白少辉摇摇头道：“赛诸葛柬贴上既要你们在屋中休息，说不定另有缘故，你们还是去睡的好。”

九毒娘子道：“白兄弟说的不错，来，咱们到厢房里去。”说着，一手取过灯盏，朝左首房中行去。

大家起身跟着走进厢房，但见这间房中，果然放着两张床铺，床上被褥俱全。

九毒娘子放下油灯，一手拉着香香笑道：“小妹子，来，你和大姐睡一张床，咱们就在床沿上坐吧。”

范殊走近右首铺前，抬目道：“大哥，这时候还只是四更天，你先睡一回嘛！”

白少辉道：“不用了，你只管睡吧，我坐一会就好。”范殊脸上微红，站着不动，摇摇头道：“我不困。”九毒娘子早已和香香在对面铺上坐了下來，瞧着范殊，心中暗暗忖道：“这位范兄弟行动下处处都透着些异样，我真不相信他会是个男人？”心念一动，不由格的笑出声来，说道：“你们倒真是相敬如宾，推来推去只是站着不动，这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范殊脸色更红，低头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九毒娘子瞧在眼内，心中已是心中有数，暗想：“别人瞧不出来，你可蒙不过我九毒娘子的眼睛，找个机会，我非要仔细盘问盘问你不可。”

白少辉坐了一会，起身道：“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休息吧，我该上山去了。”

范殊关切的道：“大哥，真要遇上强敌，你须长啸一声，我们听到暗号，就好出来。”

九毒娘子笑道：“范兄弟，不用替你大哥担心，军师定下的奇计，准有安排。”

白少辉举手一挥，熄去灯火，大步走出茅舍，随手掩上柴门，就长身掠起，朝小山上奔去。

这山并不算高，但却十分陡峭，山顶有很小的一方平台，巨石直立，十几棵参天古松，在山风中吟出清细的啸声，饶有幽趣！

白少辉解下竹箫，倚着巨石坐下。

这里正好面临茅屋，可以看到数里内的景物，也可以看到大江上的波澜。此时月亮虽已西沉，但白少辉目力迥异常人，还能看得十分清晰。他不

知道今晚会发生些什么？但深知赛诸葛算无遗策，他既要自己这时候来，必有原故！

正在思忖之间，瞥见西南方向的山林间，似有一点黑影，浮空虚掠而来！

远望过去，分不清究竟是人是鸟？但可以看出它飞行的速度奇快！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那黑点正在逐渐放大，如今白少辉已可以确定黑影并不是飞鸟，那是一个人在山林间起落飞掠！就因此人速度惊人，看去宛如划空流星，凌虚飞行一般！白少辉看的心头大为惊异，暗道：“此人轻功之高，真可称得上世罕其匹！”

心中想着，两双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盯不舍，但见那点黑影，愈来愈近，转眼工夫，业已掠到山前，在河边上停了下来！白少辉心头突然一动，忖道：“来的莫非是敌人！”急急凝目瞧去，但因那人面向大河而立，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身穿一袭披风，夜风之中，显得身材瘦小，极像是个女子！

只见她凝立河边，迴目四顾，似在搜寻什么？但河岸两边，除了浓密茂林什么也没有。

白少辉却猛然惊觉，暗想：“此人在深夜之中，巴巴的赶来，在江边搜索那是找赛诸葛来的了。‘九道梁吹箫’，莫非赛诸葛已在四周埋伏下高手，要自己居高临下，监视此人，以箫声为号？”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料得不错，手捧竹箫，不自觉的引箫就唇，舌尖轻轻舔了一下箫孔！就在此时，但见那人陡地转过身来，目光一扫，敢情她已经发现了山脚下还有一所茅屋。

两点晨星般的眼神，紧盯着土垣茅檐，口中冷峭一哼，缓步朝茅屋走来！

白少辉这下看清楚了，这人脸上虽然还蒙着一层黑纱，但从黑纱中透射出来的两道冷电般的眼神，竟是那般熟悉！白少辉心头狂震，几乎惊骇的叫出声来！

你道这来的人是谁？她赫然正是浣花夫人！

“烦君独上孤峰坐，九阙箫声到客船。”白少辉惊悸之余陡然想起这两句诗自己登山来的任务，就是吹箫，既然发现浣花夫人，此时不吹，更待何时？

当下那还敢怠慢，立即澄心静气，举箫就唇，缓缓吹了起来？

一缕箫声，袅袅而起！

浣花夫人堪堪走近屋前，倏然止步，从她蒙面黑纱中，透射出诧异之光，举目向天，似在搜索箫音来处！九转箫音，婉转清扬，缥缈上升，如凤鸣，如龙吟，悠扬。顿挫，美妙动人！

浣花夫人此刻已为箫声所吸引，站在那里，凝神倾听。白少辉只当赛诸葛要以自己的箫声为号，只要箫声一起，预先埋伏的高手定可发动。

那知吹完一曲，仍不见有人现身来，浣花夫人却依然静立如故，似是听出了神，心中不觉大急。但“九转箫曲”一经吹起，真气循环，不能自己，只好继续吹了下去。箫单一折，声调突然大变，刹那之间，如怒潮澎湃，汪洋一片，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

浣花夫人似是受了箫音的强烈感染，目光之中，既像满含愤怒，杀机隐现，但却又流露出戒惧之色，似有怯意！一袭披风，在夜风中不住的飘拂，只是逡巡不前。箫音三折，突似雷霆骤发，金鼓齐鸣，大有风云色变，山河震撼之力！

浣花夫人敢情已听出吹的是“九转箫曲”了，蓦然抬起头来，色厉内荏，

大声问道：‘来的可是无名道长么？’她功力深厚，这一句话，铿锵有力，虽在箫声之中，依然清晰可闻！

白少辉正在一心一意的吹箫，纵然听到了，也不会出声回答，震耳箫音，依然洋洋盈耳，动人心弦。

浣花夫人等了半晌，不见有人回答，仰首说道：“瞧在道长份上，我就饶过他们一次。”

说罢，恨恨的一跺双脚，身形腾射而起，去势如电，朝来路投去，转眼之间，走的无影无踪。

白少辉没想到浣花夫人只问了一句话，就会突然舍之而去，目送她身形远去，强敌已逝，心头不觉一宽。但九曲未终，口中仍然继续往下吹去。

东方渐渐透出曙光，林间鸟喧，江上烟笼！

箫声嘎然而止，江面上冲破晨雾，疑乃一声山水绿，正有一条船缓缓朝岸边驶来。

白少辉呆的一呆，这下他当真对赛诸葛佩服得无以复加，这不是应了“九阙箫声到客船”？不禁暗暗叹道：“看来这一路上所遇到的事，早已全在他的计算之中了！”

心中想着，只见舱门启处，赛诸葛纶巾羽扇走出船头，双手一拱，仰脸朗朗笑道：‘白老弟，箫声退敌，快请下来吧！’清朗声音，直送山顶。

白少辉心中又是一动，越发证实自己的猜想不错，这就起身往山下走去。

到达山脚，赛诸葛和少林大智大师、武当玉虚子、衡山南云道长、形意门邵元冲等人，一同登岸。

他们虽已换过衣衫，但为了掩人耳目，依然是俗家打扮，茅屋中九毒娘子、范殊、香香三人，也闻声奔出。

九毒娘子赶紧走上前去，躬了躬身道：“属下参见军师”。赛诸葛慌忙还礼，笑道：“护法一路辛苦，不可多礼。”他们说话之时，范殊也很快走到白少辉身边，问道：“大哥，我们都睡着听你吹箫，这箫吹的真好，美妙极了，我们全都听出了神，直等你把箫吹完，才知天色已经大亮，大哥，昨晚没事情吧？”

白少辉笑了笑：“事情虽没发生，但也惊险的很，浣花夫人亲自赶来了。”

范殊睁大眼睛道：“大哥和她动过了手？乍的我们会一无所知？”

白少辉道：“没有，她只在屋前站了一会，大概认为吹箫的是我记名师傅，就转身走了。”

范殊还待再问，赛诸葛已经走了过来，含笑道：‘白老弟连闯三关，替山人把强敌都挡回去了，今天咱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了。’

口中说着，一面朝几位掌门人抬手肃客，进入茅屋。原来这座茅屋后面，另有三间茅舍，赛诸葛为了几位掌门人暂时不宜泄露身份，把他们安置在后面茅舍之中。一面嘱九毒娘子，负责守护茅舍，不准任何人进去。

白少辉因两河口弃船之时，明明有两条船，但此刻就只有赛诸葛等人乘船而来，不知另一条船上的人，去了那里？他心中惦念着义父，正待向赛诸葛问问义父下落，但见他只交待了九毒娘子几句，就匆匆往屋后走去，一时只好忍了下来。

九毒娘子因大家已有两晚没有睡眠，自己奉命守护茅屋，就要白少辉、范殊、香香三人回房休息。

这一天，大家都在九道梁休息，没有上路。

浣花夫人被“九转箫音”吓跑了，当然不会再有强敌赶来，这一天，也就是最平静的一天了。

翌晨，天色未明，就登船启程，一连两天，都在船上渡过。

大家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去那里？反正赛诸葛肚里的事，不到地头，是不会告诉你的，谁也问不出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直到第三天傍晚，船到岭峪河，就舍舟登陆。一行人由武当玉真子领路，一路疾行，翻山越岭，奔到初更时分，到达一座高峰之下。

朦胧夜色中，但见山林间矗立着一座庙宇。

玉真子脚下一停，拱拱手道：“前面就是白鸡观了，贫道替诸位带路。”说完，当先朝那庙宇走去。

范殊跟在白少辉身后，心头甚是纳闷，悄声问道：“大哥，这是什么地方了？”

白少辉因赛诸葛对此行似是十分隐秘，心知必然又有事故，闻言只是微微摇头，示意他不要多问。

大家谁也没有说话，由玉真子领先，行近观前，只见从门内迎出一名老道，打了个稽首，还没开口。

玉真子和他低低说了几句，那老道连连点头，转身往里行去。

一行人都随着老道进入了大门，穿过大殿，再折入长廊左面，不一回工夫，已经到了后院。

这是一座清静的精舍，四周梧桐绕屋，浓阴匝地，桐影散满窗前，显得安静幽雅已极！

白少辉冷静的朝四外一扫，但见精舍四周，桐影树队之间，隐伏着四五头巨犬，看到自己等人，不吠不动，似是各有岗位，看来外人难越雷池一步。心中不觉暗暗忖道：“莫非哮天叟石中龙已经来了？”

入了精舍，还有内室，内室中早已摆好了一席丰富素斋。那老道把众人引入内室，突然扑的跪了下去，惶恐的道：“弟子玄清，不知掌门人蒙难，若非石大侠、戴大侠奉持掌门人玉符前来说明原委，弟子还一无所知，伏望掌门人恕罪。”他虽然跪了下去，但两眼却望着玉真子。

皆因一行人中，除了赛诸葛身穿八卦道袍，其余都是俗家装束，没有一个人的面貌像武当掌门玉虚子，他自然认不出来。玉虚子这时摆了摆手，徐徐说道：“玄清，你且起来，这是本门的劫运，为师叔的尚且遭人劫持，如何怪得了你。”说话之时，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

这一揭，登时露出本来面目，只见他长眉修目，貌相清癯，当真如苍松古月，道貌俨然，不失为一派掌门的气概！白少辉瞧的一怔，接着恍然大悟，暗暗忖道：“武当玉虚子等六人，被浣花宫偷天换日，劫持而去，囚在天囚堂中，虽未丧命，但明明已经被人毁去容貌，那是不让有人再认得出他们身份，当然不可能只是给他们戴上一付假面具就算。”但他此刻却从脸上揭下一张面具，里面就是真面目，那就是说，这三天之中，赛诸葛表面上说是他们研商大计，不准有人惊扰，其实是在替六人恢复本来面貌，同时又用人皮面具，替他们做了几张假面具。

他想到九疑先生替自己改变容貌之事，越发料到了几分，这位南北帮的军师赛诸葛极可能就是九疑先生！玉真子也在此时，徐徐揭下面具，露出本来面目，两人此一举动，自然是有意给玄清看的。

揭下之后，又缓缓把人皮面具，覆到脸上。

玄清先前还是疑信参半，但看到了掌门人的真面目，自然完全相信，伏在地上叩了几个头，才行站起，垂手道：“掌门人和诸位远道而来，弟子已经准备了素斋……”

玉虚子道：“不忙，你先请石、戴两位大侠进来。”玄清躬身应“是”，立即退了出去，一回工夫玄清领着哮天叟石中龙、飞鼠戴良进来。

玉虚子挥手道：“玄清，你到外边去，约束观中弟子，不准走漏风声。”玄清领命退出。

石、戴两人看到赛诸葛，立即抱拳道：“属下参见军师。”赛诸葛还礼道：“两位辛苦了，快快请坐。”

哮天叟石中龙乃是南北帮护法身份，依言在椅上坐下，飞鼠戴良却依然恭立如故。

玉虚子道：“戴大侠到了白鸡观，就是武当的贵宾，快请坐了好说。”

赛诸葛朝他点点头道：“戴兄不必拘礼，山人还有话要问你。”

飞鼠戴良欠身应是，在下首一把椅子坐下。

赛诸葛转过脸去，面向哮天叟看了一眼，意思自是要他先报告了。

哮天叟立即双拳一抱，欠身道：“兄弟奉了军师之密柬，第一件事，是要生擒巫山分宫审机堂主唐镇乾……”

白少辉暗道：“原来他留在巫山，是奉命擒拿唐镇乾去的！”

只见赛诸葛微微一笑，道：“可是给他跑了？”

哮天叟老脸一红，道：“什么事都瞒不过军师，说来惭愧得很，那唐镇乾被困奇门阵内，但他老奸巨猾，咱们虽在林中布下草人，旨在诱他使尽身上暗器。不料他发觉无法出困，最后竟然留了一手并未全使出来，兄弟遵奉军师指示，一直等到天色黎明，奇门阵势快要失效之时，眼看他只在林内到处跳跃，不再使用暗器。只当他身上暗器已经使完，就指挥八头虎犼，把他围住，一面出声劝告，希望他弃暗投明，那知他双手齐发，打出漫天暗器，兄弟一时大意，几乎被他打中，八头犼犬，却全死在他剧毒暗器之下。兄弟一怒之下，打了他一记翻天掌，终于被他负伤冲出林去，兄弟真是无颜向军师覆命。”

赛诸葛轻轻叹息一声道：“错了，错了！山人要石兄前去，原是因石兄和他有旧，能把他说服，自是最好，万一无法劝说，就要石兄卖个交情，放过了他，留得日后相见余地。石兄一时气愤，这一掌不但打断了多年交情，而且更加坚定了他替浣花宫卖命，岂不是弄巧成拙！”

哮天叟呆的一呆，俯首道：“兄弟当时气恼之下，实是未曾想到这一点上去。”

赛诸葛含笑道，“此事既已过去，也就算了，不过石护法以后务必按照兄弟既定步骤行事，千万不可再逞意气，误了大事。”

哮天叟老脸通红，欠身应是。

赛诸葛又道：“第二件事如何？”

哮天叟道：“兄弟奉命赶来，果然在峰顶截住了浣花宫一头飞鸽。”

赛诸葛笑道：“凌空擒飞鸟，除了石护法的‘招云手’天下无人有此能耐。”

哮天叟听了赛诸葛当面称誉面上有光，接着说道：“正好戴兄已把武当掌门人的王符盗到赶来会合。”赛诸葛轻摇羽扇，微微一笑道：“山人安排

之事，早已算定了时间，大家都不能有分毫延误，才能衔接得住。”

白少辉忖道：“他在巫山分宫，派出去的人，相隔数百里路，就能算准每一个人的到达时间，分毫不误，即此一点，已非常人能及了！”

哮天叟续道：“当时就由戴兄把浣花宫朱钤描摹下来，放了鸽子，和戴兄同来此地。”

赛诸葛点点头问道：“你们行从是否隐秘？”

哮天叟道：“兄弟一路都有獒犬断后，决无泄秘之虑。”赛诸葛道：“这样就好。”

飞鼠戴良从怀中摸出一块玉符，双手呈上，说道：“属下遵照军师指示，盗出武当掌门玉符，把那方假的，依然放回原处，请军师过目。”

赛诸葛接到手上，一面笑道：“我要你盗取玉符，目的就是为取信白鸡观主，如今已经用不着了。”

说着把玉符递向玉虚子道：“道长请收好了。”

飞鼠戴良又从怀中取出一颗小小石印，说道：“这是属下依照浣花宫颁令朱钤刻的印章。”

赛诸葛伸手接过，含笑道：“戴兄这手伪造之能，江湖上也无出其右了。”

白少辉想起飞鼠戴良在巫山分宫，仅凭徐荣口述，就伪造了神能堂令牌，足见赛诸葛所言非虚，心中暗暗忖道：“赛诸葛纵然学贯古今，算无遗策，但最难的，还是用人唯才，他对手下每一个人的特长，都了如指掌，善于运用，无怪他能出奇制胜了！”

赛诸葛回头朝玉真子道：“道兄去请观主进来。”玉真子答应一声，走了出去，接着就领了玄清进来。赛诸葛道：“观主可有纸笔？”

玄清道：“有、有，贫道这就去取。”转身往里走去。赛诸葛道：“观主不用取了，文房四宝既在里间，山人到里面去写，也是一样。”说完，随同玄清，走了进去。过不一回，只见玄清从里面走出，朝飞鼠戴良招招手道：“戴大侠，道长有请。”

戴良赶忙站起，朝里间走去。

又过了一回，只见飞鼠戴良手中拿着一个小小竹管，匆匆往外行去。接着赛诸葛、玄清也从里间出来。

赛诸葛满脸春风，含笑道：“观主已替大家准备了酒席，现在咱们可以入席了。”

玉虚子是武当掌门，到了这里，他自然是主人身份，当下就抬手肃客，请大家入席，两名道童相继送上酒菜。赛诸葛手托酒杯，站起身来，笑道：“兄弟借花献佛，要先敬玉虚、玉真两位道兄一杯，因为今晚这席素斋，乃是光复武当派之宴。吃过这一席西，但等天色黎明之前，大家就可恭送玉虚道兄两位重返玄狱观，咱们也要在天色黎明之前，迅速离开武当山了。”

说完一饮而尽。此言一出，不由得大家齐齐一怔！试想武当派已为浣花宫手下冒名顶替，当了掌门人，纵然玉虚子已经恢复容貌，纵然飞鼠戴良已经潜入玄狱观，换出了掌门玉符。

但武当门人众多，这真假掌门，一时极难分辨，说不定还有一场激战。但听赛诸葛的口气，甚是稀松，好像只要玉虚、玉真两人，在黎明之前，前去接事就好。

尤其他说大家要在黎明前尽速离开武当，似是不用跟随玉虚子同去玄狱观了。大家虽知赛诸葛必有奇计，但要像他说的这般容易，也难以置信，每

人心中都不免疑信参半。

玉虚子、玉真子同时站了起来，举杯乾了，由玉虚子答礼道：“光复武当，全仗先生大力。”

赛诸葛大笑道：“光复武当，只是指顾问事，山人已有安排，大家只管安心喝酒就是了。”

时间渐渐接近五更，大地一片沉黑！

白鸡观前，古柏森森，林黑如墨！

就在此时，林前出现了两条幽灵似的黑影，这两人以黑纱蒙面，但身上却穿着宽大道袍，在林前略一逡巡。就举步朝白鸡观走来。

白鸡观大门敞开，但却看不到一丝灯火，远远望去黑沉沉的，使人有森严之感！

大门左右，各立一人，黑夜之中，也看不清他们面目，只觉两人俱是身穿黑衣，腰佩长剑。

走在前面的道装人暗暗忖道：“只有统领手下，是身穿黑衣的，这次例行巡视，来的是南宫统领了！”

心中想着，人已走近大门，双手一拱正待开口！

左边黑衣人冷喝道：“来人可懂规矩？”

走在前面的道装人听得一怔，立即从怀中摸出一张纸条，陪笑道：“贫道兄弟，是奉召来的。”

那黑衣人看也没看，冷哼道：“今晚奉召来的，不止你们两个，一律须除下面纱，报名候传。”

前面的道装人听的一怔，暗想：“今晚奉召赶来的，不知还有些什么人？”

伸手取下蒙面纱，拱手道：“贫道两人，是武字一号、二号，烦请老哥代为通报。”

他说话之时，身后那人也已取下面纱。

这两人前面一个长眉修目，貌相清癯，颔下留有花白长髯，赫然正是武当掌门玉虚子！后面一个，蓝袍黑髯，身材颀长的，则是玉真子。

他们自称武字一号、二号，当然就是浣花宫派去冒名顶替的人了！

左边黑衣人道：“你们随我来。说完，转身朝里走去。武字一号和武字二号跟在黑衣人身后，进入大门，经过一条长廊，但相隔不远，就有一名黑衣人岸立不动。对自己两人行去，视若无睹，寂然无声，气势森肃，越发相信是统领在此。

一回工夫，来到后院精舍，忽见两名面垂黑纱的黑衣佩剑少女，站在精舍石径前面，挡住去路，娇声喝道：“来的是什么人？”

领路的黑衣人上前施了一礼，低声道：“武字一号、二号，奉召而来。”

右首黑衣少女道：“叫他们等一等。”说完，返身往里行去。黑衣人和武字一号、二号，恭身肃立。

过了一回，只见那黑衣少女俏生生的从精舍走出，喝道：“统领叫武字一号进去。”

武字一号赶忙应了声“是”。

黑衣少女道：“随我来”。

说完，领着武字一号，朝精舍而去。

武字二号未奉召唤，只好静立待命。

武字一号随着黑衣少女进入精舍，但觉眼前一亮，宽敞的客室中，此刻

正燃着一支红烛。当中一张椅子上，端坐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枯瘦老者，那不是铁面神判南宫无忌，还有谁来？

武字一号赶紧上前一步，拱手道：“卑职参见统领。”南宫无忌脸含微笑，点头道：“请坐。”

黑衣少女端过一把椅子，放到下首，随手拂了一拂。武字一号被派往武当，冒充玉虚子，身份自然不低，略微躬身，便在椅上坐了下来，欠身道：‘统领召见，不知有何指示？’南宫无忌一手捏须，徐徐说道：“本座奉命巡视各地，旨在了解各大门派情况，武当派交你负责，目前执行得如何了？”武字一号道：“卑职奉命来此，不过半年时光，当时奉堂主指示，玉虚子久已不问派中之事，一切均由玉真子代行职权，命卑职不可泄露行藏……”

南宫无忌脸色渐渐沉下来了。冷笑道：“如此说来，你是一概知道了？”

武字一号心头一震，急忙低下头去，嗫嚅的说：“统领明察，卑职只是暗中策划，当时从总香堂拨下来的‘脱服丹’一共只有十二粒。武当派玉字辈九人，玄字辈二十四人，云字辈有八十四人，实在不够分配。经卑职和二号权衡轻重，只有先让本观派有重要职司的四名玉字辈和八名玄字辈先行服下。”南宫无忌点点头道：“目前呢？”

武字一号道：“半月前，总香堂撤销，卑职改隶巫山分宫，由神机堂拨下的‘散功丹’，系是一种慢性毒药，须分三期服用。目前本观门人，均已全体服下，五处分观，卑职已命二号近日内以巡视为名，着手进行。”

南宫无忌道：“俗家弟子呢？”

武字一号道：“俗家掌门自流云剑客季廷芳失踪，卑职已指派寿一峰主持，但因俗家弟子，人数分散，一时只怕不易，卑职自当尽力而为。”

南宫无忌突然仰天大笑，声若龙吟！

武字一号悚然一惊，赶忙躬身道：“卑职如有不当之处，还望统领多加指点……”

面宫无忌点头道：“你做的很好！”说到这里然后站起身来，朝内室拱手道：“两位道兄大概都已听清楚了，现在请出来吧！”

武字一号心头暗暗一震，不知室内躲着的两人是谁？急忙举目瞧去！

但见门帘启处，缓步走出两人！

当先走出的人，也是道家装束，生得长眉修目，貌相清癯，竟然和自己一般无二！

不，此人赫然和玉虚子长得一般无二！

第二个蓝袍黑髯，身材颀长，面貌也和玉真子一模一样！武字一号骇然变色，两眼望着南宫无忌，惊愕的道：‘统领，这……’

南宫无忌微微一笑道：‘夫人已另派武字一号二号接替，你可随本座回去，听候发落。’说到这里，抬头向门外问道：“外面是否已把武字二号拿下了？”

只听门外一个女子声音格的笑道：“启禀军师，白兄弟早就把那厮废了。”

这几句话的工夫，又从内室陆续走出四人，那是少林大智、大通、衡山南岳观主、形意门邵元冲，他们仍然一身俗家装束。原来那南宫无忌，正是赛诸葛乔装，此刻呵呵一笑，朝窗外望了一眼，向玉虚、玉真两人拱拱手道：“天色即将黎明，两位道兄快请回山吧。”

少林大智大师双手合下，代宣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恭喜道兄，武当派总算光复了。”

南岳观主和邵元冲也拱手贺道：“恭喜道兄。”玉虚子连忙还了一礼，然后朝赛诸葛稽首道：“先生大德，武当派永志不忘，贫道告辞了。”

说完向众人连连稽首，率着王真子步出精舍，回武当而去。这时，白少辉、范殊、九毒娘子、香香四人，也都走了进来。

武字一号这回听清楚了，额上汗出如水，无如全身都已瘫痪，连一分挣扎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心知已着了人家的道，不觉嘶声道：“你……是……南北帮的军师？”

赛诸葛理也没加理会，一面朝大家说道：“诸位道兄，天色快亮，咱们也该动身了。”

九毒娘子朝武字一号指了指，问道：“军师，这厮要如何处置？”

赛诸葛回顾了武字一号一眼，微笑道：“只要他肯和咱们合作，不妨带他一起走。”

嵩山、古称外方，又名嵩高，太室，河南地当中原，嵩字代表高山之意，位于中原，故号中岳。

山有太室、少室二峰，闻名全国的少林寺，就坐落在少室山的北麓，古刹庄严巍峙于翠柏苍松之间。

这天辰牌时光，金黄色的朝阳普照山林，路边叶草，宿露未干！

由登封往北的一条大路上，这时正有一行人马，朝北麓而来！

这一行人马，前面是五乘轿子，轿后一匹马上，端坐着一位须发半白的老者，马后，是四名挂着腰刀的戈什哈，一个个紫脸浓眉，挺起胸膛，一付雄赳赳的模样，好不神气？这情形不用说准是有什么莅任的官吏，或是过路的大员上少林寺拈香来了。

一行人还未到寺前平台，山门前面，已有三名灰衣僧人，恭身伺立，迎候贵宾。

五乘轿子在平台上停了下来，四名戈什哈分左右抄过轿子，在平台上站停，骑在马上总管，也同时翻身下马，走到轿前。寺门前三名灰衣僧人，为首一个五旬左右的僧人，立即迎了上来，合十躬身道：“小僧胜清，恭迎贵宾。总管拱手道：“大师父少礼，烦请通报贵寺方丈，南阳府尊毕大人路过贵寺，拈香来了。”

说完，从怀中取出大红名贴，递了过去。

胜清双手接过名贴，转身向一名僧人低低说了两句，那僧人手持名贴，匆匆往里通报而去。

这时第一顶大轿已然停下，从轿中走出一位面貌清瘦，身穿天蓝围花长袍的老者，气度雍容，正是毕知府了。跟着第二、第三乘轿中，同时走出两个老者，看身份，敢情是两位幕友。

第五乘是小轿，一名青衣使女，落轿之后，走到第四乘轿前，打起帘子，挽着一名罗衣少女下轿，不用说那是毕府的千金。

南阳府，虽非当地父母官，却是本省大吏，知客僧胜清那敢怠慢，一等毕知府下轿，慌忙趋前几步，躬身合十道：“小僧叩见大人，敝寺方丈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迎迓，大人先请到寺内奉茶。”

毕知府一手摸着疏朗朗的黑髯，点头笑道：“本府只是久闻宝刹大名，此次奉旨出京，顺道前来瞻仰，大师父母须客气。”

说完，回头朝两位老者抬手道：“南兄、邵兄请。”

那两名老者连连拱手道“府尊请。”

毕知府脸含微笑，不再客气，由胜清引路，往里行去，两位幕友紧跟毕知府身后，接下来是毕府千金、总管，和四名戈什哈相继而入。

知客僧胜清直把毕知府让进东首一座院落，那是少林寺接待贵宾休息之所，院前花木扶疏，一排三间敞轩，窗明几净，布置精雅。

四名戈什哈分两边在阶前站定。毕知府和他爱女偕同两名幕友，一同在厅上落坐，早有沙弥奉上香茗细点。

就在此时，但见两名黄衣老僧急忙赶来，才一跨上石阶，走在前面的老僧，立即抢前几步，朝毕知府双手合十，躬下身去道：“老大人驾到，贫僧迎候来迟，实在罪过，伏望老大人恕罪。”知客胜清连忙在旁躬身说道：“启禀大人，这是敝寺方丈，这是敝寺监寺。”

原来这两个黄衣老僧，正是方丈大智大师和监寺大通。毕知府听胜清引见，也立即站起来，含笑还礼道：“大师好说，本府久闻大师是一代高僧，今日一见，果然宝相壮严，名不虚传。”

大智大师合十道：“老大人过奖，贫僧如何敢当。”一面朝毕小姐和南、邵两人一一施礼，大家也还礼不迭。

大智大师目光一抡，合十道：“老大人远来，贫僧深感招待不周，此地不是休息之所，老大人诸位，请移玉方丈室奉茶。”毕知府啜了口香茗，便起身道：“大师不必客气，本府还上宝山，原为瞻拜金身而来，还是先到各处上过香再说。”大智大师合掌道：“阿弥陀佛，老大人广种福缘，自得我佛保佑，富贵寿考，福泽绵远，贫僧这就替老大人带路。”

大家由大智、大通和知客胜清三人陪同，在大佛殿、初祖殿、毗庐殿、达摩殿等处，一一上香礼拜完毕，时间已快近午刻。

大智大师又道：“贫僧已命厨下，准备了素斋，老大人请到方丈室休息了。”

毕知府满脸春风，点点头道：“大师隆情，本府只好叨扰了，只是本府久闻宝刹大乘禅院住的都是佛法精深的有道高僧，意欲烦请大师引路，前往瞻拜。”

大智大师面有难色，沉吟了下道：“老大人垂察，敝寺大乘禅院，乃是上代长老清修之地，均已多年不问尘事，不愿有人打扰，实有未便。”

毕知府道：“本府在京之日，已听王公大臣中到过河南的，都极口推崇宝刹大乘禅院长老佛法精深，心头曾发宏愿，他日若有机缘，路过嵩山，便当礼拜这几位当世高僧。此次奉旨署理南阳，真是和我佛有缘，既然到了宝刹，岂能当面错过？大师试为本府先容。”

姓邵幕友接口道：“府尊确曾和兄弟提起过此事，当日七王爷出京，路过宝山，就曾见到一善神僧，畅论佛理，回京之日，备极推崇，应为当今第一高僧。府尊有此宏愿，既是与佛有缘，大师何妨向神僧面陈原委，也许会破例接见，亦未可知。”

毕知府含笑道：“正是如此，务希大师善为陈说，本府宏愿。”

大智大师努眼望望师弟，只是沉吟不语，他因毕知府乃是本省大吏，势难回绝，但他又不敢去见一善大师，是以深感为难。

监寺大通合十道：“老大人既然这么说了，方丈就向大师伯请示。看看能否延见？”

大智大师勉强点头道：“老大人吩咐贫僧自当前往一试，只是敝师伯是否肯接见老大人，贫僧就不得而知了。”毕知府道：“全仗大师善为先容。”

大智大师道：“老大人请在此稍待，容贫僧见过敝师伯，再来奉请。”

毕知府笑道：“不劳大师往返，本府就在大乘禅院外稍候无妨。”

这话是说要和大智大师同去了。

姓南的幕友道：“府尊说的极是，设若是一善神僧不允相见，咱们就在大乘禅院前瞻仰瞻仰也好。”

大智大师被他说得无法推辞，只好合十道：“老大人和两位老施主要随同贫僧前去，自是无妨，只是……”

他目光望了毕知府千金一眼，欲言又止。

毕知府道：“大师有何碍难之处，尽管请说无妨。”大智大师口中低宣一声佛号，双掌合十道：“老大人明察，敝寺大乘禅院，乃是上代长老清修之地，订有一打不成文的戒规。”

毕知府道：“什么戒规？”

大智大师道，“贫僧说了，务望老大人不要见怪才好，那就是不准女子入内。”

原来这中间还有一段秘辛，据说昔年有一位统兵大员，途经嵩山，久闻少林寺之名，入寺随喜。那大员有两千金，逛到一处院中，眼看院门紧闭，门上还贴着封条，心下大奇，问起知客僧人，才知院内是一位上代长老，闭关清修，已有数十年未出。两位千金一时好奇，命随从启门而入，知客僧人劝阻无效，又惧于对方煊威赫势，只得任由他们启开而入。到得院中，但见满院荒草，狐鼠乱穿，殿中仅有一具八角神龕，蛛网交织，尘灰盈寸，两女凑着眼睛，往里瞧去。

只见龕中端坐着一位枯槁老僧，白发委地，两手指甲，长逾数尺，不言不动，看情形果然还好好地活着。这两位千金小姐，几曾见过这等奇事？你张我望，口中不由咕咕格格的笑将起来。

这一笑可坏了大事，她们不知老僧修炼的是达摩枯禅，闭关数十年，心如槁枯，就是经不得女色。偏偏这两位年轻小姐，凑近粉脸，虽隔着一道龕门，但相距咫尺，鼻中闻到的是花粉脂香，耳中听到的是莺声燕语，老和尚定力再坚，也自忍不住古井生波。

刹那之间，元阳尽泄，但听龕中一声长叹，双目流下泪来，一个身子，也登时倒了下去，数十年苦功，毁于一旦。从此少林寺就立下规条，长老清修之地，不准任何女子入内。

闲言表过，却说大智大师说出大乘禅院不准女子入内，话声甫落。

只听伺候小姐的那个青衣使女忽然格的娇笑道：“大师父，你们这条规矩，可订得不通了，难道女人就不直钱？我佛如来，也是女人养出来的呀！”

话是不错，但这种口吻，那里还象是官宦人家出来的丫环使女？

毕知府没料到她会在紧要关头，口没遮拦，突然冲出这样的话来？暗暗攢了下眉，脸色一沉，喝道：“梅香，少林寺清规素严岂是你胡说的地方？”一面朝大智大师拱拱手，歉然道：“下人不懂礼节，大师幸勿见怪。”

差幸眼前的少林方丈和监寺大师，原是江湖上人，并非什么高僧，听了梅香之言，也不以为怪，连忙合十道：“老大人言重了。”梅香自知失言，低着头道：“婢子这话说错了么？”毕知府道：“你伺候小姐，在此等候，不准随便乱走，知道么？”

梅香道：“小婢记住了。”

毕知府抬手道：“两位大师请。”

他说的“两位大师”，自然是指大智、大通而言。要知这两人，原是浣花宫手下冒名顶替的江湖上人，从没和官府打过交道，平日里纵然机警，但此刻在毕知府面前，却似为他气度所摄，深恐自己两人失了“方丈”和“监寺”的身份。

大智大师赶忙合十道：“贫僧替老大人带路。”说完侧身在前引路。

毕知府扶髭微笑，随在两人身后而行，接着是南、邵两位幕友，毕府总管。

四名戈什哈，因小姐和梅香留在达摩殿上，也自留下两人另外两名即随着总管，往大乘禅院而去。

大智、大通领着一行人，穿过一重殿宇，到了一座翠竹环绕的院前。

毕知府抬头看去，但见一道青砖围墙，门额上篆刻：“大乘禅院”四字。

大智大师行近院门，突然停下脚步，回身道：“老大人，且请留步，容贫僧禀明敝师伯，再来迎迓。”

毕知府含笑道：“大师只管请便。”

大智大师又合掌一礼，拖着沉重脚步，进入院去。不多一回，只见大智大师匆匆走出来，合十躬道：“敝师伯年事已高，不克亲迎，请老大人诸位，入内相见。”毕知府抬手道：“大师请。”大智大师道：“贫僧有僭。”说完，当先在前领路。

毕知府和南、邵两位幕友及大通大师，紧随大智大师身后，进入院门，毕府总管和两名戈什哈，却在院前停了下来。

院中花木清幽，迎面七级石阶上，三面长廊，都围以卍字雕栏，正中高悬一方朱漆横匾，那是御题的“以证彼岸”四个金字。

大智大师当先走上石阶，毕知府跟着缓步而上。进入厅门，里面是一座宽敞的暖阁，三面具有落地长窗，张以黄幔。

正中粉壁上，挂着的是一幅“达摩一苇渡江图”，和一付长联。靠壁一张搁几上，放一个古铜小香炉，热着檀香，一入其中，就可闻到一股淡淡的檀楠香气。

这座暖阁，看情形敢情是老人们议事之事，因此宽敞的厅上，只有蒲团，没有椅儿。

此刻居中一个蒲团上，盘膝端坐着一个灰衲白眉老僧，双目微阖，望去宝相庄严，有如画家们笔下的“无量寿佛”一般，使人油生敬意！

大智大师陪同毕知府进入暖阁，立即停步，低声说道：“老大人，上面这位就是敝师伯。”

他口中的“敝师伯”，正是少林寺九位长老之首的一善大师了。

毕知府肃然起敬，双手抱拳，作了个长揖，说道：“晚生参见神僧。”

他仅以“晚生”自称，并没有报出自己姓名来。一善大师缓缓睁开双目，瞧了毕知府一眼，点头道：“你们来了，很好，请坐。”

大智大师连忙低声道：“有屈老大人，只好请在蒲团上坐原来右侧地上已经放好了三个蒲团，毕知府和南、邵两人依言在蒲团上坐下。

一善大师缓缓抬头，吩咐道：“大通，鸣磬。”

鸣磬，乃是召集其他八位长老。除了少林寺发生重大事故，须由九位长老集会议事之外，会见宾客，从无鸣磬召集全体长老之例。

本来纵有贵宾来访，也可在禅房延见，毋须到议事厅来。大智大师微微一怔，但想到一善大师方才吩咐要在议事厅延见来宾，还要鸣磬召集八位长

老，也许因对方是本省大吏，以昭隆重，也就不疑有他。

监寺大通大师望了掌门人一眼，便躬身退下，走到廊下，连击了九下玉磬。

九响磬声，清脆悠长！

就在磬声之中，但见八位灰袖老僧双手合十，分由左右两边，缓步进入大厅，走到上首两排蒲团前面站定。朝中间一善大师躬身一礼，各自坐下。

九位长老这一坐下，暖阁中的气氛，就登时显得严肃起来！一善大师缓缓说道：“诸位师弟，可知小兄鸣磬把你们招来，有什么事吗？”

左首第一位老僧合十道：“大师兄见召，必有非常之事，小弟恭聆指示。”

一善大师道：“不错，确实是一件非常之事，你们先见过这位施主。”

随着话声，用手朝毕知府指指，续道：“据大智师侄的报告，说是有一位新任南阳府尊毕大人要见愚兄，但方才他见到愚兄，即以传音入密，说他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南北帮军师赛诸葛。”“南北帮军师赛诸葛”，这几个字，听到大智、大通两人耳中字字宛如焦雷，不禁脸色骤变。

大智大师一脸惶恐，慌忙合十躬身道：“弟子一时不察，致受奸人蒙蔽，惊动师伯，为了本门尊严，弟子认为该把他们立时逐出寺门，不知师伯意下如何？”

一善大师还未开口，坐在右首第一位的老僧道：“他假冒官吏，求见师兄，其中必有内情，咱们该问问清楚才是。”一善大师缓缓地说道：“据他自称，冒名求见愚兄，是为了咱们少林寺将要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巨变……”八位长老全都面露惊奇，十几道目光，不禁全向冒充南阳知府的赛诸葛投来。

大智大师站在下首，身躯微微一震，躬身道：“大师伯垂察，咱们少林寺二十年来，平静如昔，那有什么巨变？此人满口胡说，故作惊人之言，惑人耳目，必然别具用心，本寺规律素严，此等人实是容他不得，还望大师伯……”

一善大师摆了摆手，道：“老衲自有道理。”监寺大通大师躬身道：“弟子认为他们冒名而来，应按本寺律条：《江湖中人潜入本寺者，一体擒交持戒院》处理。”右首第一位长老道：“小弟之意，认为监寺师侄说的甚当，这几个人来意如何，该交持戒院处理才是。”

赛诸葛端坐在蒲团上，任由他们争论，面含笑容，神色自若。

只见一善大师诵了一声佛号，摇头道：“如果真如这位施主所说，本寺发生了变故，而这一变故，又是咱们立寺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那么持戒院只怕也未必处理得了。”左首第一位长老道：“大师兄可曾问过他本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吗？”一善大师道：“没有，这就是愚兄要把大家召来，听听他的意见，少林寺如何发生了巨变”

右首第一位老僧道：“大师兄认为这位施主的话，可以相信么？”

一善大道：“这位施主为了本寺之事，赶来少林，求见愚兄，不论他所说的对与不对，总是一片好意……凡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之事，他敢到少林寺来么？”他这一番话，不啻表示赛诸葛说的巨变，他已有几分相信。八位长老不觉齐齐一怔！

他们谁也弄不清大师兄昔年襄赞前任方丈——二师兄，处理寺中事务，素以谨慎出名，何以今日会对赛诸葛深信不疑，且有偏袒之意，大家全都感到意外。

右首第一位长老听大师兄这般说法，只得合十道：“大师兄说的极是。”

大智、大通两人，站在下首，只是互望了一眼，并没开口。一善大师目光徐徐回到赛诸葛身上，脸色凝重，缓声道：“大乘禅院九名长老，业已全在这里，施主可以说了。”赛诸葛目光抡动，朝厅上打量了一眼，拱手道：“在下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一善大师道：“施主心中有什么话，尽请直言。”

这话已等于说，一切均有他负责了。——

赛诸葛道：“老禅师亮察，在下要说之事，不仅关系贵派，抑且关系整个武林，在下说出来了，老禅师能否保证毫无泄漏之处？”

一善大师道：“施主在少林大乘禅院的话，老衲可以保证，决没有人敢向外泄漏。”

赛诸葛道：“老禅师说的极是，贵寺大乘禅院各位长老都是年高德劭的高僧，在下自然相信得过，只是此时在场的，还有不是长老的人。”

这话自然是指少林方丈大智、监寺大通！

损及少林方丈等于是辱及少林寺，八位长老听的一齐变了脸色。

大智大师勃然作色道：“施主那是指的贫僧师兄弟了，施主潜入少林，又在诸位长老面前极尽离间挑拨，究竟是何用心？”赛诸葛微笑道：“两位毋须多心，此地除了两位，还有和在下同来的两个敝友，更何况在下此话，只是譬如罢了，方丈自问若是心中无鬼，大可坦然。”

一善大师道：“依施主之见，要老衲如何保证？”赛诸葛道：“老禅师言重，在下之意只是想请老禅下令，在下未把内情说清以前，在场之人，不准任何人擅自离开此地。”一善大师憬然若有所悟，点点头道，“老衲依你就是了。”说完，回头朝坐在左首第四位，和右首第四位的两个长老说道：“九师弟、十师弟，听着，没有愚兄允许，不论何人，若想擅自离此地者，一概给愚兄擒下。”

这话又听的其他八位长老齐齐一怔！

左首第四位老僧迟疑了下，问道：“大师兄说的，是否包括大智师侄在内？”

大智大师身为方丈，长老会议，虽有权解除他方丈职务，但那是必须方丈犯了极大过错，由会议通过，才能解除其方丈之职。在职务未解除前，方丈为一寺之主，岂能轻言擒下？一善大师自然听的出九师弟言外之意，脸色凝重，肃穆的道：“大智师侄若是未经愚兄允准，擅离此地，那就是藐视长老会议，触犯本寺清规，自可把他擒下。”

九、十两名长老一齐欠身道：“小弟领法旨。”

一善大师回头道：“施主现在可以说了。”

赛诸葛道：“此事必须从头说起，才有脉络可寻。近两年来，江湖知名之士，陆续传出有人失踪，先前大家认为这些人也许是隐姓埋名，退出江湖了。那知到了去年，江湖上连续出事，诸如贵派俗家掌门胜家堡铁胆胜大侠、武当派流云剑客季大侠，以及衡山入云龙常大侠，一月之内，相继失踪。这才引起贵寺和武当，衡山三派的重视，当时由贵寺大通大师、武当玉真道友和衡山掌教南灵道长，连袂前往岳麓，叩见无极老人。”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语气微顿，问道：“这段经过，老禅师不知是否知道？”

一善大师点头道：“胜镇山失踪之事，老衲曾听大智师侄说过，据说当

时江湖上似有一股神秘帮会在暗中扩展，但又毫无踪迹，使人无法捉摸，要他们前往岳麓谒见无极老人，还是老衲出的主意。”

赛诸葛道：“这就是了，老禅师可知岳麓之行，后果如何？”

一善大师道：“据说他们到达峰顶，才发现无极老人已经死了几日，此行自然毫无结果了。”

赛诸葛道：“此行的结果，竟使少林、武当、衡山三派，同时沦入了奸徒之手，数以千计的门人，亦将同沦浩劫，这结果实在是太怕人了！”

大智大师怒声道：“少林寺如何沦入奸徒之手，施主在大乘禅院说话要有分寸。”

赛诸葛连瞧也没有瞧他一眼，续道，“这话又得从浣花夫人说起，浣花宫在江湖上独树一帜，从来不和武林中人交往，也很少在江湖走动。大家原以神秘门派目之，但也无害于江湖，不料这一代的浣花夫人，妖异其心，险谋消灭异己，独霸武林

站在下首的大智、大通，已如芒刺在背，心神震动！

只听赛诸葛续道：“她要消灭异己，第一步必须并吞各大门派，因此在贵寺大通大师和武当玉真子，衡山南灵道长，连袂前往岳麓挽请无极老人高徒一笔阴阳张果夫，同上峰顶参见老人……

不料此一行动，已为浣花宫侦知，等南灵道长三位抵达之时，张果夫已为贼人所制，然后由贼党假扮张果夫，在茶中暗下迷药，上得峰顶，三人突告昏迷，此时贼党另行装扮成三人模样，相偕下山而去，眼前贵寺这位监寺大师，他就是浣花宫贼党冒名顶替的人了。”

在座八位长者听的齐齐一怔，不禁迴目朝一善大师望去。

一善大师却是双目微阖，不加可否。

大智大师双手合十，低宣一声佛道：“阿弥陀佛，施主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大通师弟和贫衲同门数十年，若是有人假冒，如何瞒得过贫衲这双眼睛？”

赛诸葛大笑道：“也许你真的不知，也许是有心包庇……”

大智大师脸色一沉，怒哼道：“施主既然一口咬定大通师弟是浣花宫的人假扮而来，除了他和大通师弟天生一般无二，否则江湖上易容之术，再高明，也是依仗药物，装扮而成，当着诸位长老，真假自可立辨。”

赛诸葛笑道：“普通易容之术，自可立辨真伪，但据在下所知，浣花宫有一位善于改换头脸的人，负责此事，由他手中假造出来的人，与天生无异，自然无法在顷刻之间，辨认真伪了。”口气一顿，又道，“在座诸位，大概都还记得，此人就是三十年前，名满江湖的外科圣手公孙述！”

此言一出，座上九位长老果然听的勃然动容。大智大师冷晒道：“施主果然善于巧辩，随手拉出一个早已去世多年的公孙述，就把贫僧请求诸位长老当面验看之言，轻轻推翻了，你这般无事生非，混淆黑白，也总该有个证据？”

赛诸葛道：“在下既然说出来了，自然有证据。”

说到这里，突然转身朝院门口喝道：“薛老弟，可以进来了。”原来门外两名戈什哈，正是由白少辉、范殊两人所乔装。此刻听到赛诸葛的唤声，白少辉应声走了进去朝上拱手一礼说道：“在下薛少陵，见过诸位大师。”

他本来原是薛少陵，经九疑先生给他改造容貌之后，化名成了白少辉，但路上经赛诸葛，授意又要他化装成薛少陵的面貌，重以薛少陵身份出现。

一善大师倏然睁目，问道：“这位小施主是谁？”

赛诸葛答道：“此人就是姑苏薛神医薛道陵的令郎，去岁薛神医遭浣花宫动持，他经人指点，赶去岳麓，求见张果夫，适逢南灵道长三位找去，他是唯一目击之人。”

大智大师冷笑道：“施主随便支使一个人出来，也能算是证据么？”

赛诸葛道：“自然有了，这位薛者弟，当日同被浣花宫青鸾堂擒去，曾和南岳道长三人同囚一室。南灵道长曾以衡山掌门银剑为证，要他持剑赶去衡山，南岳宫面告南灵道长，清理门户。这位薛老弟和一笔阴阳逃出青鸾坛，赶去衡山，不料那假扮南岳道长的贼人，已经先至，而且连南岳道长，也是假的了。因此并未将银剑交出，就和张果夫同时离开衡山，他身上带有衡山掌门人的信物，也可算是证据之一了。”

白少辉等他说完，便从身边取出银剑，交与赛诸葛。赛诸葛双手送到一善大师面前，说道：“这是证据之一，请大师过目。”

第三十三章 重掌少林

大智大师见赛诸葛将“银剑”送一善大师前，忙躬身道：“大师伯垂察，“银剑”是衡山派掌门人的信物，本寺无人能识真假，那也算不得是证物了。”

赛诸葛微笑道：‘在下说过，这不过是证物之一。’大智大师道：“如此说来，你还有其他的证物了？”赛诸葛道：“这位薛老弟因父亲失踪，内心自是万分焦急，于是千方百计混入百花谷浣花宫，提任了宫中职务，取得浣花夫人百花符令，这符令自然也是证据之一了。”

白少辉又从身边取出百花符令，双手呈上。“玉符早已缴还，这枚自然是戴良仿制的了。”

赛诸葛又道：“敝帮帮主，和薛神医有旧，风闻他被迫担任了巫山分宫神机堂副堂主，替浣花宫炼制迷失本性的药物。此次在下奉帮主之命，赶赴巫山，破了他们的巫山分宫，其中却发现了一个震惊武林的大秘密……”

一善大师道：“施主发现了什么大秘密？”

赛诸葛道：“那巫山分宫之中，有一座天囚堂，其中元字牢中囚禁了六位四派二门中人。”

一善大师道：“是些什么人？”

赛诸葛道：“其中有武当派掌门人玉虚子、师弟玉真子、衡山派掌门人南灵道长、形意门掌门人、邵元冲邵大侠……”一善大师道：“那是没有本寺的人了？”赛诸葛道：“有，贵寺方丈大智大师，和大通大师也在其中。”大智大师勃然变色道：“你说本座也是假的么？”

一善大师摆手道：‘你让他说下去。’

大智、大通两人，眼看座上八位长老全已变了脸色，神情肃然，心知自己二人已陷入绝境，一时只是心中盘算，不敢妄动。

赛诸葛接道：“薛老弟，你把天囚堂的名册取出来，这是证据之三了。”

白少辉依言呈上名册。

这下少林高僧一善大师也变了脸色。

赛诸葛续道：“这六位已被浣花宫‘无忧散’迷失心神，浑浑噩噩，一无所知，所幸薛老弟身边带有浣花宫的解药，才把六人救醒，唔，薛老弟身边，还有几粒解药，也可算是证据了。”白少辉这回不待吩咐，取出无忧散解药，送了上去。赛诸葛续道：“这六位道兄，经在下安排之下，武当玉虚、玉真两位道兄已在半月前重返武当，这里还有两位，这是最好的人证……”

说到这里，回身朝南、邵二位幕友指了指道：“这位就是衡山派掌门人南灵道长，这位是形意门掌门人邵元冲邵大侠，方才因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委屈他们二位。权充幕友，如今在下已经全说明了。”

南灵道长和邵元冲举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朝一善大师行礼道：“晚辈衡山南灵、形意门邵无冲，拜见诸位前辈大师。”

一善大师合十道：‘两位道友不可多礼。’

左首第一位长老问道：‘施主既然已把六人全都救出，那么本寺方丈大智师侄和大通师侄呢？’一善大师接口道：“大智、大通已经见过小兄了，现在小兄禅房之中，一信师弟去叫他们出来，当面对质也好。”原来大智、大通两人已经在他禅房中了，无怪他要在议事厅接见来宾，要召集全体长老了！

右首第三位长老应声站起，躬身道：“小弟遵命。”匆匆往外冲去。

事情发展至此，证据俱全，眼前的大智、大通两人，自然都是假的了，只差一善大师没有喝令拿下。”

站在下首的大智、大通也知眼下大事已去，无法再留，两人互望一眼；突然四手连扬，洒射出一片蓝芒，两条人影，同时纵身跃起，朝厅外行去！

一善大师口中沉喝一声：“孽障！”

突然举袖一拂，一股疾风直向蓝芒卷了过去。

左首第四位长老，和右首第四位长老，同时一下闪了出去，拦住去路，左手一掌，迎面劈出。

那大智、大通两人堪堪纵到门口，突觉眼前人影一闪，一股劲急掌风，直涌而至。

两人急急挥掌一挡，但觉击来的掌风，力逾千钧，自己两人虽把一掌挡过，但全身心神震荡，血翻气勇，心头不禁大骇，赶忙往后跃退。

一善大师端坐不动，双目神光如电，沉喝道：“两位师弟，只管把他们拿下。”

这时左右两边五位长老，也全都站了起来，显然只要两人再敢抗拒，全有出手之意！

大智目光狰狞，大吼道：“咱们和贼秃拼了！”

双掌骤发，掌先人后，朝门口一名长老扑了过去。大通那边那敢怠慢，同时顿足扑起，要待夺门而出。左首长老大喝一声：“退回去！”

右手一记劈空掌，迎着大智劈去。但听“砰”的一声，大智一个高大身躯，被震的连退了七八步，一跤跌坐地上。右首长老却是从侧跃出，右手一探，使了一招“十二擒龙手”中的擒拿手法，一下抓住了大通左肘。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大智堪堪跌坐下去，左首长老已然如影随形，追踪而至，五指如钩，搭上大智的“肩井穴”！这两个老和尚，当真出手如电，瞧的南灵道长、邵元冲、白少辉三人，耸然动容，暗暗叹道：“少林高僧，果然名下无虚！”赛诸葛站在一旁，突然低叫一声：“不好……”

就在此时，但见两人身形一斜，缓缓倒了下去，嘴角间同时流出黑血，原来他们已在被擒之时，服毒自杀！

左首长老心头一惊，急忙抬目道：“大师兄，他们已经死了！”一善大师道：“如何死的？”

右首长老缓缓放下大通尸体，答道：“口中渗出黑血，那是服了烈性毒药致死的。”

一善大师双手合十，低宣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善恶报应，丝毫不爽，这是自食恶果，两位师弟，叫人把他们拖出去埋了。”

两名长老答应一声，正待俯下身去，把尸体搭起！

赛诸葛忙道：“两位大师且慢！”

两名长老闻声一怔，问道：“施主有何见教？”

赛诸葛道：“浣花宫处心积虑，以非常手段，谋求控制江湖各大门派，贵寺方丈和大通大师，沦落贼手，已达一年以上，贵寺中除了这两人之外，难保不有贼党混迹其间。此事如一旦泄漏出去，不但影响其他门派的收复事宜，就是整个武林局势，也将更趋棘手了。”左首长者问道：“依施主之见，该当如何？”

赛诸葛道：“这两俱尸体，还是由在下代劳吧！”说完，缓步走了过去，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揭开瓶盖，挑了少许药粉，洒在两具尸体之上。

但见两具尸首，顷刻之间，渐渐化去，成了两滩黄水，直瞧得场内九位有道高僧，个个神色一凛，双常合十，低宣佛号不止。

这时一信长老已然领着大智大师和大通大师走上厅来。两人一眼瞧到九位长老和赛诸葛、南灵道长、邵元冲、白少辉等人，全已在场，心知大事已定，慌忙合十拜了下去，说道：

“大师伯、诸位师叔在上，弟子无能，致遭奸人劫持，少林寺数百年基业，几乎断送在弟子手上，伏望大师伯和诸位师叔，处以应得之罪。”

一善大师抬手道：“大智、大通，你们起来。”

说道，缓缓站起，朝赛诸葛合十道：“本寺此次事变，乃是整个江湖的劫数，所幸先生以先知先觉，救世救人之心，奔走各大门派，揭发阴谋，挽救江湖浩劫，老衲和几位师弟，衷心至为铭感。”

赛诸葛连忙还礼道：“老禅师言重。”接着又道：“只是目前情势险恶，贵寺弟子中只怕中毒之人，不在少数，目前之计，最好暂勿声张，一切仍以听命于浣花宫为宜，此事在下已和大智大师详细谈过了。”

一善大师颌首道：“少林寺幸赖先生援救，保持数百年基业，此后自应添附骥尾，悉凭先生调遣，为武林略尽绵力。”说到这里，从大袖中取出一片绿玉镶金贝叶，郑重说道：“这是本寺长老会信符，持有此符之人，如同本寺长老亲临，还望先生收了。”赛诸葛脸上凝重，连连摇手道：“贵寺如此重要信符，在下如何能收！”

一善大师道：“这是长老会公决之事，先生有此贝叶信符，此后便于指挥本寺弟子，就是本寺方丈，亦不例外。”赛诸葛道：“这个在下万万不敢。”

一善大师道：“先生志在挽救江湖浩劫，运筹决胜，江湖各大门派，悉在先生调遣之下，先生再要推辞，那就是瞧不起少林寺长老会了。”

赛诸葛抱拳道：“少林寺千百年来，久为武林泰山北斗，诸位长老年高德勋，武林中的彦硕，在下久所敬仰。老禅既然如此说了，在下只好暂时保存，但等浩劫消失后，在下自当再上宝山，送还贝叶。”说完，神色恭敬，双手接过。一善大师道：“大通，你陪赛诸葛先生和南灵道友、邵掌门人先去贵宾室待斋。”

大通大师躬身道：“弟子遵法谕。”

赛诸葛心知长老会也许还有秘密之事，要和大智大师商讨，不愿有外人在场，这就示意白少辉，取过证物，一面拱手道：“在下告退。”

一善大师和八位长者同时站起，合掌道：“诸位施主恕老衲等人不送了。”

由赛诸葛为首，一行人退出大乘禅院，南灵道长和邵元冲也重又戴上了面具。

回到达摩殿，香香、九毒娘子和飞鼠戴良、地行孙查贵（戈什哈）四人，早已等的耐，此刻见到众人回来，才算放下了心。

知客僧胜清赶忙迎了上来，合十道：“方丈室已经摆好素筵，老大人请到方丈室用斋。”大通大师道：“胜清，你到外面招呼去吧。”

胜清躬身退出。

大通大师回身朝赛诸葛合掌一礼，道：“老大人和千金请到方丈室待斋，贫僧替诸位带路。”

说完，领着大家进入方丈室精舍。

白少辉、范殊、戴良、查贵四人，因是戈什哈身份，仍在精舍外面，分左右伺立。

精舍中早已排好一席素斋，大家落坐不久，方丈大智大师也匆匆赶来，连连合十道：“有劳老大人久候了。”接着就命开席。

这一席素斋，无异是光复少林寺的庆功宴，但因方丈室有两名小沙弥在旁伺候，大家不好多说，以免泄漏机密。其实赛诸葛早在数日之前，已和大智、大通面授机宜，订定了今后步骤，毋须再在此时多说。

四名戈什哈也在精舍外间，另由厨下准备了素斋。用过素斋，小沙弥送上香茗，方丈大智、监寺大通又陪着赛诸葛和南、邵两人闲聊，谈的也无非是些经典佛理。赛诸葛坐了一回，便吩咐总管取出二百两银，作为香金。大智大师再三推辞，才行收下。

赛诸葛站起身，拱拱手道：“本府多有打扰，时间不早，本府告辞了。”

大智大师满脸感激，合掌道：“老大人亲临寒山，实是少林之幸，只嫌招待不周，务望老大人海涵。”

赛诸葛佛髯笑道：“大师不可客气。”

大智大师道：“但愿老大人福星高拱，四海升平，他日重到寒山，再瞻丰采，少林幸甚，贫僧幸甚。”

赛诸葛仰天道：“本府久慕隐逸，但愿这一任下来，就能乞归乡里，届时自当重上宝山，了我心愿。”两人打着隐语。说话之时，已然步出方丈精舍。

众人相随而行，到得山门，赛诸葛扬手道：“两位大师请留步了。”

大智、大通那里肯依，直送到寺前平台，等赛诸葛等上了轿，才躬身合十道：“我佛保佑，老大人一路顺风，恕贫僧不送了。”

赛诸葛拈帘道：“两位大师请回。”

大智、大通目送一行人远去，双手合十，连诵佛号，才行回入寺去。

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一行人的脚下，也在逐渐加快，一路向东奔行，直到初更时光，才赶到郑州近郊。

夜色之下，但见山林间，隐隐有一点灯火，透露出来，那就是观音堂了！

大家加紧脚步，赶抵庙门，只见十几名黑衣大汉，雁翅般一字排列，为首一名黑袍道人超前几步，躬身道：“属下常山民恭候军师大驾。”

轿子一停，赛诸葛拈帘而出，哈哈笑道：“有劳道兄久候，山人如何敢当，只是大家跑的又饿又累，道兄有没有替我们准备饮食？”

黑衣道人道：“属下今午得到登封来人的报告，知道军师将于今晚亲临，早已命厨下准备了酒食。”

赛诸葛点点头道：“如此就好”。

这时，南灵道长、邵元冲、香香、九毒娘子等人，都已走下轿来。

赛诸葛抬手道：“常道兄请，咱们路径不熟，还是道兄请先。”一面回头说道：“此地不是谈话之所，南、邵两位道兄、白老弟、范老弟请到里面休息。”

九毒娘子格的笑道：“军师怎的没招呼你这位千金小姐？莫非观音堂咱们妇道人家，也进去不得的？”

赛诸葛被她说的呆了一呆，连忙笑道：“山人请了白老弟、范老弟，自然也包括了香香姑娘，护法这一挑眼，倒是山人失礼了。”

一行人由黑袍道人引路，进入观音堂后进，厅上果然已经摆好了一席丰盛酒菜。

大家落坐之后，赛诸葛替黑袍道人引见了南灵道长、邵元冲、白少辉等

人，一面含笑道：“这位是敝帮北五省总分舵舵主赛纯阳常山民常道兄。”

大家连说“久仰”，邵元冲心头不禁吃了一惊。

要知赛纯阳常山民，在北五省声望之高，远超过他形意门掌门人之上，暗想：“这南北帮主，不知究竟是何等人物，竟能把这些成名数十年的人物，全请了出来。”心念转动，一面呵呵笑道：“常道兄和兄弟相识二十年，算起来，常兄还该长出兄弟半辈。”

常山民笑道：“邵老弟又来了，当年令师虽把贫道视作忘年之交，但贫道一直以前辈视之，咱们不就是平辈的么，只是贫道痴长你几岁就是了。”

说着，就请客人入席。一时酒菜齐上，大家也不客气，各自就座，吃喝起来。席间大家畅谈光复武当、少林两派经过，因为这里是南北帮北五省的总分舵，说话就不用顾虑泄漏机密。

这一席酒，自然比中午在少林寺的素斋，要舒畅的多。饭后，常山民起身道：“时间不早了，贫道已替军师及诸位道兄，准备了静室，大家可以早些休息了。”

赛诸葛摇手道：“山人明日一早，就要上路，还有许多事情须待安排……”

常山民道：“军师既然来了，总该在这里休息上一二日再走。”

赛诸葛道：“道兄盛意，山人心领，江湖大劫已成，本帮为了要挽救这场狂澜，帮主、副帮主各处奔走，席不暇暖，山人那有时间多耽？”

口气一缓，目光抡动，朝在座诸人扫了一眼，又道：“道兄可叫他们准备一壶清茶，咱们正好剪烛共话。”

常山民心知军师必有重要之事，和大家商讨，连连点头道：“茶水早已准备了。”

说话之时，早有道童替各人送上香茗。

赛诸葛起身道：“诸位且在这里沦茗谈天，山人有些事去。”回头朝常山民问道：“道兄替山人准备的静室，不知在什么地方？”

常山民忙道：“就在后面精舍之中，属下替军师带路。”赛诸葛道：“如此有劳道兄了。”

两人步出客厅，往后进而去。

九毒娘子道：“军师不知又有什么疑难之事了？要一个人到静室里去。”

哮天叟道：“少林、武当顺利光复，接下来自然是计划衡山、形意两派的事了。”

南灵道长长叹道：“贵帮军师真是天壤间第一奇人，武林中要是没有这样一个人，几年之后，这莽莽江湖，悉是应劫之人了。但可惜的贵帮军师隐迹山野，不肯仕进，否则以他之才，辅佐明君，经纶天下，不说功业彪炳，受惠的苍生，自可遍及四海，又岂止局限于区区武林人物？”

邵元冲道：“道兄说的虽是不错，但目前满族人入主中国，先生岂肯隐身事虏？纵有诸葛之才，也徒兴生不逢时之感了。”两人说到这里，不觉默然太息，久久没有作声。

范殊坐在白少辉下首悄悄问道：“大哥，现在咱们到那里去了？”

白少辉道：“咱们看看军师是否另有差遣，再定行止。”香香接口道：“大哥、二哥，你们不是答应过，要陪我找娘去的？”

白少辉被她问的一楞，一时答不上话去，勉强点点头道：“令堂行踪未定，一时也无处可找，三妹但请宽心，江湖虽大，总有母女重逢的一天……”

正说之间，只见赛诸葛和常山民一起走了进来，白少辉暗暗吁了口气。

赛诸葛回到椅上坐下，从袖中取出一张名单，含笑道：‘人生聚散无定，咱们此地一聚，明日一朝，就得分道扬镳，各自去办该办的事了，山人已经抄就了这份名单，现在就请大家注意静听。’语气微微一顿，接着抬目道：‘石护法、戴良、查贵，明日一朝，可随山人同行。’

哮天叟石中龙，戴良、查贵各自欠身道：“属下遵命。”赛诸葛目光一抬，朝邵元冲道：“邵兄不妨暂留此地，方才兄弟已和常兄仔细研商，光复贵门之事，自有常兄协助，只是时间可能还要稍缓。”

邵元冲拱手道：“一切凭先生安排。”

赛诸葛微微一笑道：“邵兄但请放心，不出半月，山人保你重返形意门就是了。”接着回过头去，说道：“九毒护法请随南灵道兄同行，山人另有柬贴一封，上注开拆时日，道兄请收了。”探手从袖中取出一封柬贴，和一个翠玉葫芦，笑道：“这葫芦中是玉扇郎君韩奎的独门迷药，无色无嗅，中人之后，迷而不迷，道兄只要依兄弟柬贴行事就好。”

南灵道长出身名门正派，身为衡山一派之主，听赛诸葛的口气，似是要他使用迷药，不觉微显踌躇，但终于伸手接过，稽首道：“敝派幸免劫运，均出先生之赐，贫道先此谢了。”

赛诸葛笑了笑：“江湖诡谲，人心多诈，处此危难之秋，务望道兄能随机应变才好。”

这话自然是指南灵道长以名门正派自居，不屑使用迷药而南灵道长矍然道：“贫道自当敬记先生教言。”

赛诸葛转脸朝白少辉、范殊两人说道：“白老弟、范老弟，山人有一件极为重要之事，想请两位一行。”

白少辉道：“军师有命，在下兄弟自当效劳。”

赛诸葛从袖中取出一封柬贴，含笑道：“山人已把要办的事，写在上面，两位老弟天色一明，就得上路。”

白少辉接过贴柬，仰脸问道：“在下有一疑难之事，想和军师单独一谈，不知军师能否俯允所请？”

赛诸葛微微一笑，道：“老弟心中的疑难之事，和此次岳阳之行有关，且等老弟岳阳回来，再作长谈吧！”

白少辉等疑信参半，但又不好多说。

香香道：“大哥，我们要去岳阳么？”

赛诸葛笑道：“白、范两位老弟，此去岳阳，另有要事，姑娘最好留在此地。”

香香摇头道：“不，我要和大哥、二哥一起到岳阳去。”赛诸葛略作沉吟道：“那么姑娘还是和九毒护法同行吧，等衡山事了，你们再去接白、范两位老弟，你看如何？”

九毒娘子一把拉着香香的手，格的笑道：“就这样吧，你和老姐姐同行，咱们也有个伴儿。”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一宵无话，翌日清晨，就分道扬镳，各自启程。

岳阳，在洞庭湖东岸，三面濒水，帆樯林立。

名闻全国的岳阳楼，原是城西堞楼，共有三层，中层四面环以明廊，供人远眺，极目烟波，隐约可以望见君山。俯视烟波，浩瀚犹如沧海，登临其上，令人胸襟为之一宽！这是仲秋季节，游客较多，岳阳楼二楼靠东首的一张座头上，坐一个赤发苍须的黄衫老人，剥着花生，引壶独酌。这老人少说

也有七十以上，生就一付丧门相，白惨惨的，连眉毛、眼睛、嘴角，莫不下垂，看他一眼，就会令人心生憎恶。他身旁座头上，还放着一个长形黄布包袱，和一柄油纸雨伞，那包袱中显然还是兵刃。

赤发老者在岳阳楼出现，一连已有三天。

他总是下午时光来，要一壶酒，一包花生，剥着喝着，喝完了，差不多已是上灯时分，再要上一碗面，吃了就走，三天来都是如此。

春秋佳日，岳阳楼上游客虽多，但也只是白天，一到傍晚，游客们就纷纷回去了。

如今靠东首的座头上，只剩下一个赤发老人了，靠南首的坐位上，还有两三个人，酒没喝完。

又过了一会，又有两个人会账走了，剩下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汉子，仍在那里喝酒。

这汉子敢情因赤发老者生得古怪，不时的注意着他。赤发老者浑如未觉，悠然自得的剥完一堆花生，酒也差不多了，举杯一饮而尽，呵呵笑道：‘伙计可以给我来碗面了，咸菜肉丝面。’伙计连声应是，便自吩咐下去，过不一回就送上面来。赤发老者端起面碗，慢吞吞的吃着，那青衫汉子也自顾自喝酒吃菜。

又过了顿饭光景，赤发老者才打了个呵欠，背起黄布包袱，把油纸雨伞住肋下一夹，摸出一串铜钱，数了几文，交到伙计手上，摇摇头道：“今天又没等上，看来明天还得再来。”原来他在等人，青衫汉子似是十分留意，不禁抬目朝他望去。

只听伙计陪笑道：“你老明日请早。”

赤发老者已经下楼去了，青衫汉子急忙站起，随手把一锭碎银，往桌上一放，说道：“伙计，这是酒账。”伙计忙道：“小的到柜上去找来。”

青衫汉子道：“不用找了。”

伙计见钱眼开，连连躬腰道：“多谢你老赏赐”青衫汉子脚下微一停步，侧脸问道：“伙计，方才那老头是找谁来的？”

伙计道：“小的也不大清楚，好像是讨一笔账来的，听说欠债的人姓董，从前原在关外做生意。如今在岳阳发迹啦，岳阳有这么大，又到那去找？这老人家却天天跑到这里来，望着湖水发愁。”

青衫汉子暗暗冷笑，急急转身下楼，此时天色已昏黑，举目四顾，幸好赤发老者走的不快，还在前面蹶蹶而行。青衫汉子舒了口气，就远远缀了下去。

这城西一带，并不十分繁华，青衫汉子一路跟在他身后，自然不虑被他发觉。

渐渐由城西走到城中，已是岳阳城的繁华地区。赤发老者果然像在找人，路过茶馆酒肆，总要东张西望的瞧上一回，有时又回过头来，打量街上行人。

大街上行人众多，青衫汉子既不敢过份逼近，但又不能把他盯丢，还要防他回头之际，发现自己。

这一段路，时停时走，又要躲闪，真把他捉弄的心头冒火，暗暗咒骂：“好个老贼，看你死期不远了。”

一会工夫，赤发老者走完两条大街，穿出横街，地方又冷落下来，只见他走近一条小街，转头朝左右一望，迅速的举步朝巷中走了进去。

这巷子又狭又暗，没有一丝灯光，青衫汉子赶到巷口，往里一望，那里

还有赤发老者的影子？心头不由大急，慌忙举步朝巷中奔去。还没走到一半，突觉眼前一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顶撞得隐隐作痛！

只听一个苍老声音骂道：“小伙子，你奔丧还是充军？走路没带眼睛？”

青衫汉子怒喝道：“你敢出口伤人？”

定眼瞧去，只见和自己撞了个满怀的人，腋下挟着一柄雨伞，那不是赤发老者是谁？

赤发老者两道眼神，突然亮了起来，在黯黑的小巷里，有如两点寒星，炯炯发光，望着青衫汉子嘿然笑道：“原来是你，朋友一直跟在老夫身后，走了大半个岳阳城，究竟有何企图？”青衫汉子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冷笑道：“老丈这话奇了，岳阳城的街道，你能走，我也能走，也许我们同路，你能说我跟你么？”

赤发老者逼上一步，狞笑道：“那是老夫冤枉你了”青衫汉子心头有些胆怯，后退半步，霍地从身边拔出一柄匕首，横眉道：“你待怎的？”

赤发老者奇道：“上面交待你跟踪老夫，没告诉你老夫是谁？”

青衫汉子道：“我用不着知道你是谁？”

赤发老者笑道：“你想不想听？嘿嘿，还是老夫自己说吧，鬼见愁，你听到过没有？鬼见了还要发愁，你冲撞得起？”原来他外号鬼见愁，光是这付丧门神般的尊容，鬼见了确实也会头大。

青衫汉子从没听说江湖上还有什么“鬼见愁”这号人物，冷晒道：“在下没听说过。”

赤发老者阴沉笑道：“凭你如何知道老夫？”

他没待青衫汉子开口，接着说道：“老夫昔年在江湖走动之日，凡是冲撞老夫的人，从无一个活口，今晚老夫看在差遣你的人份上，破例饶你不死。但老夫方才已经点了你一处经穴，须得七天静养，否则落个终身残废，可怨不得我。”青衫汉子听得机伶伶一惊，敢情方才和他撞了个满怀的时候，已被他暗下毒手，一时脸色剧变，说道：“在下和你老无怨无仇……”。

鬼见愁道：“七日静养，伤穴自解，在老夫来说，这是最轻的出手了，回去告诉差遣你的人，老夫住在南安客栈。”说完，没待青衫汉子回答，挟着雨伞，往巷外行去。南安客栈，就座落在南大街上，鬼见愁缓步而行，眼看那青衫汉子果然没敢跟来，心中暗暗觉得好笑。回到客店，迳入后进，推开房门，放下雨伞，双目炯炯，仔细的在屋中察看了一遍。再取过茶壶，凑着鼻子，闻了一闻，觉得并无异样，正待往床板上坐下。

只听店伙在门口叫道：“老客官，你老房里没点灯，小的给你送茶水来了。”

鬼见愁应道：“不用了，老夫习惯早睡。”店伙走后，鬼见愁跨上木床，侧耳细听了一回，才用指甲轻轻弹了两下板壁，这是约好了的暗号，讯问隔壁房里的人回来了没有？”

接着但听隔壁房中，也有人轻轻弹了两下：“已经回来了。”鬼见愁又连弹几下，意思是告诉他：“已经遇上对方的人。”隔壁那人又弹了几下，是问：“点子会不会赶来？”鬼见愁又弹了几下，是说：“很有可能。”

交谈至此，两房同时寂然无声，鬼见愁也不脱衣，就在床上盘膝坐定，吐纳运功。

时近二鼓，万籁俱寂。

突然，这客店后进的天井上，似是吹起了一阵轻微的风声，星月之下，

已然多了一个灰衣瘦削老人。背负双手，一双冷森目光，正在注视着每一个房间。

就在此时，只听左厢传出一个苍老声音，说道：“董朋友来了么？老夫恭候多时了。”

那正是鬼见愁的声音，接着房门启处，鬼见愁已然迎了出来，他依然背着包袱，胁挟雨伞。

灰衣老者一抱拳冷森的道：“兄弟听说你阎老哥来了，自当前来拜候。”

鬼见愁嘿然冷笑道：“董朋友好说，不过这里不是谈话之所，咱们找个地方叙叙。”

姓董的道：“兄弟悉听尊便。”

鬼见愁重重哼了一声，突然双手一划，身形凌空拔起，越墙而出。

姓董的也不甘示弱，双脚微微一点，有如夜鸟展翅，紧随鬼见愁身后，飞出客店。

两条人影，去势如箭，转瞬之间，已在数十丈外！就在两人离开客店之后，左厢屋脊，又飞起一条人影，尾随两人，追了下去。

不多一回，前面两条人影，已在一片空旷场地上停了下来，后面一条人影赶忙一闪身，掠入右侧林中。

鬼见愁面露狞笑，缓缓从肩头黄包袱中取出一支两尺长，似掌非掌，似爪非爪的铁手，抬目道：“董百川，咱们似乎用不着客套了吧？”

原来这瘦削灰衣老者，正是浣花宫君山分宫的首席护法天狼爪董百川！

只见他神色微见凝重！慌忙拱手道：“阎老哥，这是误会。”鬼见愁沉哼道：“老夫两个劣徒，被你天狼爪伤残成废，总是真的，还有什么好说？”他似是急于速战速决，掌中铁手一指，喝道：“董百川，你纳命吧！”

呼的一声，直向他当胸击去。

天狼爪董百川闪身避开，脸现沉怒，喝道：“阎弘，你莫要欺人太甚。”

鬼见愁阴笑道：“是你姓董的欺负了老夫徒儿，老夫只不过向你讨还一笔烂账而已！”

随着话声，又是呼一招，横劈过去。这一招有如巨斧开山，狂澜击岸，势道甚是猛恶！

天狼爪董百川大袖一阵，猛地撤身往一侧暴闪，赫然怒笑道：“很好，兄弟就领教领教你的夺魂鬼手绝招！”举手一掌，劈出一阵排空暗劲，直向鬼见愁撞击过去。鬼见愁阴笑道：“来得好！”

欺身上步，左手一挥，迎着来掌击出。两人掌力乍接，董百川但觉对方掌势，不但沉重如山，而且后劲不绝，源源涌来，猛不可当！心头不觉大骇，匆忙之间，左手迅速跟着拍出，阻遏对方击来的掌势，人却往后疾退。

鬼见愁那肯错过机会，口中阴笑道：“你留下命再走。”腰背微伏，身形电射，铁手迅速交到左手，右手食中二指一骈，疾点过去。

这一指虽是发的匆忙，但狠、准、奇、快，指风划空生啸，嗤然有声。

董百川后退的身子还未立定，陡闻锐啸之声，刺入耳际，一股凌厉尖风，直对自己“玄机穴”上袭来！

他见多识广，陡然间认出鬼见愁这一指，竟是华山派的“穿云指”，功力之强，即是当今华山派掌门人商天韶，亦无此火候！

心头更是惊骇，双足贯劲一顿，身形急纵而起，快若流星，飞射出一丈开外，双目精光暴注，冷喝道：“你不是阎弘！”鬼见愁一指出手，左手一

柄夺魂鬼手，又已交到了右手，一步步逼了过去口中厉笑道：“你管我是谁？”

沉重铁掌一扬，身形侧进，左手忽拿忽劈，倏忽之间，连攻五招！

这一出手，董百川越发证实对方果然不是鬼见愁阎弘！因为鬼见愁以一柄夺魂鬼手，驰誉武林，对方设若真是鬼见愁，何以舍了自己所长，却以指掌攻敌？但对方虽以指掌攻敌，却是招术奇奥，内力深厚，出手辛辣无比！董百川又惊又怒，豁然厉笑道：“老夫倒要瞧瞧你究竟是何等人物？”

双掌疾变，争抢先机，以攻还攻。

两人这一接手，黑夜之中，但见两条身躯，交错旋走，疾转如轮，倏分忽合，变幻不已。动手十来招以后，鬼见愁敢情打的不耐，突然丢下手中夺魂鬼手，大声喝道：“董百川，老夫不用兵刃，一样可以胜你。”

董百川大笑道：“你当老夫是三岁小孩……”话声未落，突觉对方弃去鬼手之后，双手攻势陡转凌厉，慌忙全力迎战，力图主动。

双方出手俱皆迅捷绝伦，战况愈演愈烈。打到五十招以上，指掌往来，快若掣电，已然全凭听风辨位，闭目换掌的上乘武功，互相拚搏。

这一番激战，天狼爪董百川固然心头大感惊凛，他虽已看出对方假冒鬼见愁之名，但一身功力，并不在鬼见愁之下。却未料到对方出手，居然会有这般锋锐，尤其招术博难无比，几乎兼通各派武学。

鬼见愁同样暗暗感到焦灼！天狼爪董百川，果然名下无虚，但目前岳阳一地，已是浣花宫君山分宫所在，时间拖长，对自己大是不利。

最焦急的还是隐身树上那人，他既要注视场中两人的战况，又要在树上望风，察看有无对手赶来？

正当此际，陡听天狼爪口中发出一声轻啸，足尖点地，猛地旋身一匝，脱出战圈，飞退出五步来远厉吼道：“小辈拿命来！”五指箕张，举手一掌，凌空抓来。

这一掌的威势，当真十分猛恶，劲风呼啸，扩及五尺方圆，掌风之中，隐隐似有五道劲直如箭的灰影，激射而至！鬼见愁暗暗叫了声：“天狼爪！”

心念闪电一动，右腕疾舒，呛的一声，从身边抽出一支精宝耀目的短剑，闪电般朝前点出。这一剑快捷绝伦，但却凝重如山，剑出未半，剑尖上寒芒暴长，疾如星火，迎着掌风直刺过去。

董百川自然识得厉害，右手一招，收回爪力。突然侧身欺进，左掌一沉上扬，斜砍对方执剑右腕，右掌一记“迴风舞柳”，从侧面击向鬼见愁后腰。一招之间，双手同发。鬼见愁冷笑一声，滑步旋身左掌一挥，使了一记“龙尾挥风”，往后拍出，右手一沉，剑尖斜昂，突然朝董百川“玄机穴”点去！

这是一记怪招！

董百川没想到他会在不能出剑的方位，突然刺出一剑，心头一惊，急忙吸胸移身，朝横里闪出！

鬼见愁正要往横移步，连剑尖不须再动，就好像是董百川自己凑上去的一般，轻而易举点中了他左肋“章门穴”。天狼爪董百川但觉左肋一阵刺痛，骤失抗力，双脚一软，往地上跌坐下去。

鬼见愁掠上一步，左手食中二指，指向董百川咽喉，低喝道：“姓董的，你作恶多端，两手都是血腥，今晚该是你报应临头了！”

指随声落，但听董百川“呃”的一声，立时了账。鬼见愁收起短剑，迅疾脱下身上黄衫，和董百川对换了。然后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再一撕，拉下满头赤发，颏下苍髯，一古脑儿朝董百川身上一丢。

探怀取出一个磁瓶，拔开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许，洒到尸体之上。转眼工夫，这位以狠毒出名的天狼爪董百川，立时化成了一滩黄水，缓缓渗入泥土之中。

鬼见愁眼看诸事已完，拍拍身子，霍地直起腰来！他这一直起腰来，当真使人猛吃一惊！

原来这位自称鬼见愁的老儿，这一露出他的本来面目，竟然是眉骨凸出，鹰目深沉，脸型瘦削的老者，这不是和天狼爪董百川生的一般无二？这不是董百川复活了？

到底死的是鬼见愁阎弘？还是天狼爪董百川？

反正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是假的了。

现在天狼爪董百川贴身藏好短剑，从地上拾起那柄铁铸的夺魂鬼手，随手往地上一插，登时没入土中，他又重重的用脚踏了几下。

这真是毁尸灭迹，手脚做的乾净利落！

看看已经没有任何破绽，敢情他准备拍拍屁股走了！但适在此时，忽听附近一株大树上，嗤的一声，射下一粒石子！

这是示警暗号，表示树上那人，已经发现了敌踪！天狼爪董百川自是一惊，身形掠动，急步朝外行去，但见迎面路上，已有三条人影，如飞而来！

转眼之间，前面一人身法奇快，业已当先而至！董百川心头暗暗一惊，忖道：“自己要是再迟上一步，岂不功亏一篑了？”

凝目瞧去，当先一人，身穿蓝袍，脸型枯瘦，三角眉，细长眼，左脚微跛，这人正是现任君山分宫统领铁面神判南宫无忌！

他身后两人，董百川也并不陌生，那是摘星手曹敦仁和华山派的宣锦堂，如今都是君山分宫的护法身份。南宫无忌一眼瞧到董百川，立即迎了上来道：“老夫听说鬼见愁阎老哥曾在岳阳现身，董兄独自一人找来，怎不通知老夫一声。”

董百川拱手道：“兄弟和阎弘只是私人间的过节，怎好惊动统领？”

南宫无忌目光一抡，问道：“董兄已经和他动过手了么？”董百川在这一瞬之间，心念闪电一转，已经想好了话头，还未回答！

突听一个苍老声音，传了过来，道：“董百川你帮手已经赶到，那就不用再另约日期了吧？”

这是说他和董百川已经另约了日期。

董百川听的方自一怔！

摘星手曹敦仁沉喝道：“什么人？”

那苍老声音尖笑道：“曹敦仁，你也狐假虎威，连老夫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么？”

曹敦仁矍然道：“是阎老哥？”

董百川听他叫出“阎老哥”三字，心中更是惊疑不定，急急举目瞧去，但见从林中缓步走出一个人来！

此人生就一张白惨惨的丧门脸，赤发苍须，身穿黄衫，背负黄布包袱，胁挟油纸雨伞，赫然正是鬼见愁阎弘！董百川瞧得心头猛震，暗道：“这是怎么回事？”铁面神判南宫无忌大喜过望，忙拱拱手，呵呵大笑道：“阎老哥请了。”

鬼见愁嘿然冷笑道：“南宫统领总算还认得老夫，嘿嘿，你们是替姓董的撑腰来的了？”

南宫无忌笑道：“阎老哥误会了。”

鬼见愁阴恻恻的道：“老夫误会什么？”

南宫无忌道：“兄弟几次遣人奉邀，阎老哥都坚决拒绝，难得……”

鬼见愁没等他说完，冷哼道：“要老夫替百花谷当差？”南宫无忌陪笑道：“君山分宫想敦请老哥担任一个名义。”鬼见愁侧脸问道：“什么名义？”

南宫无忌道：“以阎老哥在西北的声望，自然是分宫护法名义了。”

鬼见愁连连摇手道：“目前休提，且等老夫和姓董的了断了再说。”

南宫无忌忙道：“老哥和董兄之间的一段误会，兄弟曾听董兄提过……”

鬼见愁怒声道：“什么误会？老夫两个劣徒被他天狼爪所伤，成了残废，换你南宫无忌，要不要找他？”

南宫无忌道：“此事确是误会，大家都是多年朋友，阎老哥又是领袖西北的前辈，务望赏兄弟一个薄面，此地不是谈话之所，请到宾馆休息，再作详谈。”

鬼见愁道：“不，老夫已在南安客栈开了房间。”这话听的董百川又是一怔，暗道：“这就奇了，自己住在南安客栈，他如何也在南安客栈下榻？”

南宫无忌呵呵大笑道：“阎老哥既然到了岳阳，如何还住到客栈里去？董兄，咱们走吧！”

董百川心头突然一动，想起军师在密柬上曾有：“到时自会有人接应”之言，不觉恍然大悟，这位鬼见愁阎弘，敢情就是接应的人了。

想到这里，欣然点头，由南宫无忌陪同鬼见愁，踏月而去。原来先扮鬼见愁阎弘，后扮天狼爪董百川的，正是白少辉。这天午牌方过，衡山南岳观前，来了一乘敞轿。

抬轿的是两名年轻道士，敞轿上盘膝坐着一个白发白须，长眉低垂的老道。

轿后紧随两名眉清目秀的道童，一个手捧白玉如意，一个手捧黄穗长剑。

敞轿一到观前，便在青石牌楼下停住，由两名抬轿的青年道士从轿上把白发老道连人带椅扛了下来。

然后一前一后，扛着进入南岳观大门，直上大殿，才行放下。

这时从殿上走出一个穿灰袍的道人，走到白发老道椅前，稽首道：“老道长光临敝观，可要参拜三清么？”白发老道双目微睁，迸射出两道湛湛眼神，蔼然笑道：“道友替我通报南灵道兄，就说太岳旧友来访。”

他说来和缓，但听到灰衣道人耳中，铿锵如同有物，心中暗暗吃惊，忖道：“听他口气好像和掌门人极熟，自己倒是怠慢不得！”一面连忙躬身道：“老道长请稍候，小道这就进去通报。”

过了盞茶时光，但见一个身穿青布道袍，颀留花白长髯的人，缓步走出大殿，一眼瞧到白发老道。似乎微微一怔！白发老道自然得认得南岳观主，呵呵笑道：“太岳一别，睽违二十年，南灵道兄可是不认识贫道了么？”

南岳观主一声嘹亮长笑，稽首道：“贫道怎会认不得太岳旧友，道兄鹤驾光降，恕贫道迎迓来迟。”

白发老道微笑道：“二十年前，道兄并临太岳，论道三日，当时曾邀贫道一游南岳，贫道此来，只能算是应约来的了。”南岳观主道：“道兄远来，请到里面待茶。”

说话之时，看到白发老道双腿盘坐如故，不觉注目道：“道兄双脚如何了？”

白发老道微微叹息一声，道：“说来惭愧，贫道昔年所学，并非玄门正

宗功夫，时日愈久，离道愈远，终于导致走火入魔，已有十年之久。先前还妄图自行打通经路，直至近年，始知仅凭贫道所学，已是无望，此次远上宝山，正想向道兄乞取三粒坎离丹。”南岳观主爽朗的道：“道兄好说，区区小事，贫道着人来取也就是了。”说着，连连肃容。

白发老道仍由两名青年道士扛起藤椅，往里行去。一会工夫，进入清虚阁，这是南岳观主清修之处，也是南岳观主的禁地，通常观中，弟子未奉召唤，不得擅入。白发老道挥挥手，朝两名青年道士吩咐道：“这里没你们的事了，可在外面伺候。”

两名青年道士躬身领命，退出清虚阁去。

早有一名道童，献上香茗，另一名道童，捧上一盒精美细点。

白发老道目光一抡，问道：“南云道兄不在么？”南岳观主道：“敝师弟有事下山去了。”一手端起茶盏，说道：“道兄请用茶。”

白云老道喝了一口，放下茶碗，望着南岳观主说道：“贫道还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说？”

南岳观主道：“道兄乃是贫道多年知交，有话但请说明。”白发老道低声道：“道兄可知贫道真正来意么？”南岳观主神色微微一变，道：“道兄来意如何？”白发老道微笑道：“贫道远上宝山，虽是应二十年前之约，顺便向道兄乞取三粒坎离丹；但真正来意，却是和道兄有关……”

南岳观主神色又是一变，轻哼道：“和贫道有关之事，贫道倒是想不出来。”

白发老道又道：“道兄请恕贫道直言，不知道兄最近可曾遗失了什么重要之物？”

南岳观主道：“道兄此话怎说？”

白发老道含笑朝侍立身边的一名道童吩咐道：“九灵，你把东西呈与观主。”

左边一名道童答应一声，立即取出一个尺许长的黄绫包袱，神色恭敬，双手送到南岳观主面前。

南岳观主并未伸手去接，目中寒芒一闪，问道：“道兄，里面究竟是什么？”

白发老道笑了笑：“贫道亲自送上宝山，自非寻常之物了。”语气一顿，接道：“九灵，打开包袱，让观主过目。”那道童应了声“是”，随手解开包袱，但见里面赫然是一柄七宝镶嵌的精致银剑！

南岳观主身躯陡然一震，目射奇光，问道：“道兄从何处得来的？”

白发老道得意的笑道：“如此看来，它确是贵派掌门银剑了，所幸贫道昔年蒙道兄赐示，见过此物，因真伪莫辨，不得不亲自送来，以昭郑重。”

南岳观主感激的道：“道兄隆情，贫道至深感谢，不知道兄在何处发现此剑，还望示知。”

白发老道压低声音，道：“敝观门下在太岳山麓一具尸体上发现的。”说到这里，目光不期朝那道童九灵望去。暗暗点了点头，接着又道：“贫道怕道兄有什么意外，不然，掌门银剑怎会流落在外？如今贫道总算放心了。”

南岳观主收起银剑，一面从怀中取出一个磁瓶，倒了三粒丹药说道：“这是敝派坎离丹，道兄服下之后，再运功片刻，贫道当以本门离火神功，为道兄导火归元，疏通经络，大概只需三数日时光，道兄即可复原了。”

白发老道大喜过望，伸手接过丹药，仔细看了一阵，问道：“不会是毒

药吧？”

南岳观主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勉强笑道：“道兄说笑了。”白发老道摇摇头道：“不对，贫道昔年曾见过坎离丹，并不如此，这三粒药丸，倒是和浣花宫的悦服丹有些相似？”南岳观主听的脸色大变，正待霍地站起，但他只不过上身微微挣动了一下，没有站得起来，张了张口，这一瞬间，竟然连声音也没有了。

白发老道却在此时，双腿一伸，站将起来，伸手从颈下连须带发，揭起一张面具。

那个叫九灵的道童迅快接过，替南岳观主覆到脸上，两人对换了道袍！

这一来，南岳观主成了白发老道，原来的白发老道，揭下面具，却变成南岳观主。

两名道童，迅快的扶着白发老道，盘膝坐到藤椅之上。九灵立即趋近门口，朝南岳观主一名道童招招手道：“你进来。”

那道童闻声走了进来，九灵从身上脱下道袍，递了过去，一面说道：“你快和我换上一件。”

那道童果然依言脱下道袍，和九灵换了。

九灵再从面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替他戴上了，又把手中玉如意，也递给了他，然后指指白发老道，嘱咐道：“你跟他去，知道吗？”

那道童点点头道：“知道。”

南岳观主看的修眉微摆，奇道：“他怎会听你的话。”九灵轻笑道：“他方才送茶来的时候，九香已在他身上做了手脚，道长现在相信了吧，玉扇郎君的迷药，真还管用呢！”九香问道：“大姐，你不和我一起去么？”

九灵应声道：“南云道人还没回来，我要暂时留在这，你别忘了三天之后的事。”九香点点头道：“我记得。”

九灵已然扮成南岳观主的道童，便自转身出阁，朝阶前伺立的两名年轻道士，招招手道：“两位道兄，老道长请你们进去。”两名年轻道士答应一声，走进清虚阁，也没说话，扛起白发老道的藤椅，往外就走。

两名道童一个手捧玉如意，一个手捧黄穗宝剑，相随而行。南岳观主也率同两名道童亲自送了出来。

一路上衡山门下灰袍佩剑的弟子，眼看掌门人亲自送客，就远远的停住了身子，躬身肃立，神色恭敬。

南岳观主一直送出观门，在观前站停，眼看两名年轻道士把藤椅扛到轿上，才躬身稽首道：“道兄恕贫道不送了。”两名年轻道士抬起敞轿，两名道童紧随轿后而行，渐渐远去。

南岳观主也自率同两名道童，回进观去。

原来先前那个白发老道，正是南岳观主所乔装。后来离去的白发老道，却已换了浣花宫抓来假冒南岳观主的贼党，他中了剧毒，自是听人摆布。

至于九灵、九香两名道童，正是九毒娘子和香香两人，如今九毒娘子因奉有军师密令，仍然留在南岳观中，香香另有任务，下山去了。

第三十四章 冒名顶替

五更方过，天色初透曦微晨光！

白少辉迅快的一跃下床，悄悄开出房门。

门外是一条宽阔的长廊，一排约有十来间房间，面向着花圃。栏外栽植了许多花卉、和绿油油的草坪，这是君山分宫护法们住的地方。

分宫护法，地位不在堂主之下，只是堂主掌握实际职务，护法们则比较清闲，平日没有一定职司，多半是临时调派的工作。

白少辉昨晚搏杀了天狼爪董百川。是以董百川的身份，混进来的，他自然就住在董百川的房里。

此刻他悄悄开出门去，目光瞧了瞧自己昨晚挂在门口的一块破布。

那是一件撕去了衣领和里子的旧衣，上半件已经沾满了泥污，下半件还算干燥洁白。在这件破衣的下首，八字形放着一双旧靴，左靴沾满了烂泥巴，右靴却是干净的。

这情形，使人一望而知他昨晚不小心踩了一脚烂泥巴，回来之后，就把靴子脱在房门口。并且还撕了一件旧衣，揩抹过了，只是没揩干净，索性留在房外，等打扫房间的使女们去收拾了。

他目光迅快的左右一瞧，俯下身去，伸手往干净的那双靴统中探去。

这一探，果然摸到了一小团软泥巴，急忙取起，随手把挂着的旧衣，往靴上一丢，返身进入房中，又悄悄掩上房门。心中暗自惊异：“这是什么人放进去的呢？”

他此刻也无暇寻思，用手一捏，那团泥巴中间，果然藏着一支鹅毛管，再从毛管中抽出一张卷得极细的纸条。打开一瞧，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侯家湾红花村靠东第四家问白发哑婆。”

字迹娟秀，似是出于女子手笔！

白少辉瞧的不禁一呆，自己此次冒名顶替，混入君山，原是奉赛诸葛之命，营救义母来的。

军师在密柬上曾说，自己只要在房门口，照他约定的记号，自会有人在靴中留下见面时间，接应自己。

如今回音倒是有了，但照字条的口气看来，他好像要自己到侯家湾辽花村靠东第四家去问白发哑婆。

难道白发哑婆就是接应自己的人？那么自己义母又被他们关在那里呢？

心中想着，一面把纸条放入口中，嚼了几嚼，然后连同泥团，往床下一丢，看看时光还早，索性又睡了下去。这一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只听有人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白少辉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问道：“什么人？”门外一个女子声音答道：“是小婢送早餐来了。”白少辉披衣而起，故意上下扣错一粒钮扣，才去开了房门。只见一名青衣少女。端着脸水走了进来，躬了躬身，嫣然一笑道：“董护法早。”

放下脸盆，又从门外捧着一个银盘放到桌上，说道：“护法请用早餐了。”说完，返身退出。

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不是她了。”当下洗了把脸，就在椅上坐下，取过银盘，见盘中放着一锅小米稀饭，一叠家常饼，和四样小菜，做的均极精细，这就独自吃了起来。

吃过早餐，白少辉正想出去走走，也好察看一番君山分宫的形势，忽见先前那名青衣使女，匆匆进来，躬身道：“分宫主着人来请，要护法立即前去。”

白少辉暗暗吃了一惊，问道：“人在那里？”

青衣使女道：“就在院门外候驾。”

白少辉穿出长廊，果见一名宫装少女，悄立院前，急忙举步行去，一面抱抱拳道：“有劳姑娘久候了。”

那宫装使女躬身道：“分宫主和南宫统领，都在东花厅议事，特命婢子前来相请。”

白少辉不知东花厅如何走法？忙道：“既然如此，姑娘快请。”宫装使女年纪不大，但却十分机警，退后一步道：“婢子怎敢有偕？还是护法请先。”

白少辉心中暗道：“这丫头可恶的很！”干咳一声，笑道：“姑娘是分宫主面前的人，自该姑娘先行了。”

宫装使女嫣然一笑道：“护法真会说话。”她有意无意的瞟了白少辉一眼，低声道：“护法这样就去了么？”

白少辉道：“这样如何不对了？”

宫装使女道：“分宫主最重仪表，护法衣衫不整，怎好进去？”白少辉低头一瞧，口中哦了一声，慌忙把钮扣扣好了，一面笑道：“老朽双脚跳下床，起来的匆忙了些。”

宫装使女抿抿嘴道：“护法还会跳加官？”

白少辉摸摸胡子，笑道：“老朽一大把年纪，走南闯北，看也看的多了。”

两人答非所问，说到这里，宫装使女一欠身道：“婢子小玉，恭候护法吩咐。”

白少辉心中暗道：“南北帮果然厉害，这丫头分明还是分宫主的贴身侍婢，不知如何混进来的？”一面说道：“姑娘请在前面带路，在下有事请教。”

宫装使女依言在前引路，低声道：“护法要问什么？”白少辉以传音入密说道：“老朽想知道薛神医的家属，被囚在那里？”

宫装使女低低的道：“不是已经有人告诉你了么？护法只要按址寻去，到时自会有人接应……”

白少辉道：“你们这里有很多人？”

宫装使女突然转脸轻“嘘”了声，低头朝前行去。原来说话之间，已经进入一处院落，白少辉得到她的示警，也就不再多问。穿过两重屋宇，转出回廊，便是东北厅了。宫装使女走近阶前，躬身道：“董护法驾到。”只见湘帘掀处，另一名宫装使女走了出来，说道：“分宫主请董护法入内。”

白少辉慌忙应是，举步跨上石阶，门口那名使女替他打起帘子，白少辉耸着肩跨入厅门。

抬目望去，只见上首一把交椅，端坐着一个白髯青袍老人，正是从前的青鸾坛坛主——浣花夫人门下大弟子凌云凤。左首两把椅子，上首一把坐的是统领南宫无忌，下首一把，赫然是那个白发苍须的鬼见愁阎弘！

白少辉暗暗忖道：“这情形，敢情是南宫无忌领着鬼见愁来见分宫主，说起鬼见愁和董百川有隙，要分宫主出面，替两人和解了。”心念转动，人已趋前几步，一躬到地，说道：“属下参见宫主。”

青袍老人一摆手道：“董护法请坐。”一名宫装使女替她端来了一把椅子，放到右首。白少辉依言坐下。

青袍老人徐徐说道：“老夫方才听南宫统领说起，董护法和阎老哥之间，似有一段过节，如今阎老哥已答应担任本分宫护法职务。今后就是一家人了，老夫请董护法前来，就是由老夫替你们双方作个调人，这场过节，从此揭过，谁也莫要再放在心上了。”

她口口声声，自称“老夫”还当人家不知道她是女的。白少辉连忙陪笑道：“是，是，属下昨晚就和阎老哥说了，这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鬼见愁呵呵笑道：“宫主瞧得起阎某，阎某敢不从命？事情说开了，自然一笔勾销，哈哈，一了百了。”

天狼爪董百川昨晚已死在白少辉手下，人死了自然一了百了，这话妙语双关，却只有白少辉一人听的出来。青袍老人颌首道：“如此就好。”一面回头朝南宫无忌道：“本分宫敦聘阎老哥为护法之事，南宫统领可转函呈报总宫核备。”

南宫无忌欠身道：“属下遵办。”

正说之间，只见一名宫装使女匆匆进来，朝青袍老人躬身道：“禀报宫主，婢女刚才收到宫中紧急命令，请宫主过目。”说完，双手呈上一封密柬。

白少辉心中暗暗一动，忖道：“时光差不多了，这封密柬，大概就是殊弟发的了。”

青袍老人接过密柬，先查看了封口朱钤，然后折开封口，抽出一张狭长纸条。

白少辉看她举动，心中暗道：“此女精明细心，自己可得小心！”心念转动，只听青袍老人冷哼了一声，随手把密柬送给了南宫无忌，说道：“南宫统领且瞧瞧这密令上说些什么？”

她这声冷笑，听到白少辉耳中，不觉一惊，暗道：“她口气不对，莫非已经看出这封密令，是伪造的不成？”

南宫无忌恭谨的接过密柬，看了一眼，皱皱眉道：“赛诸葛劫持薛神医，其目的不外也想他替南北帮出力，只是薛道陵眷属，囚在咱们手中。南北帮派遣高手，企图营救他家眷，自是极有可能，但赛诸葛仅仅派出白少辉、范殊两人，潜来岳阳，也未免太小看咱们君山分宫了。”

青袍老人冷冷一晒，道：“老夫听说赛诸葛善用计谋，也许另有诡计。”口气一顿，接着问道：“白少辉？此人就是夫人派来本坛担任护法的那人了，没想到他竟会是南北帮卧底之人，他当日如向本坛报到，未必就瞒得过老夫双目。”

白少辉听得暗暗好笑，心想：“只怕未必。”

心中想着，脸上不期露出一丝笑意。

青袍老人霜刃般目光，突然转到白少辉脸上，问道：“董护法知道他的来历么？”

白少辉悚然一惊，暗道：“此女果然厉害！”一面连忙欠身道：“属下曾听曹护法说过，白少辉原是紫薇坛下一名武士，紫薇坛在成都王宅失利，全坛弟兄据说仅他一人逃出，后来被湘云姑娘寻获，在押回百花谷途中，遇上姓范的追踪赶至。湘云姑娘和曹护法全为姓范的点伤经穴，还是白少辉把姓范的逼下船去的，因此获得夫人赏识，才提升他为本坛护法。”

青袍老人道：“这个老夫知道，我是问你可知他的真正来历。”

白少辉道：“属下那就不清楚了。”

南宫无忌道：“白少辉自称是姑苏人氏，西游入川，在成都酒楼，结识

葬花门王立文等人，一起被擒入谷，拨充紫薇坛下，当日宫中曾谕令属下调查，姑苏白氏，原是城中望族，子孙在外颇多，无法查出他的身世来。”

青袍老人目光望着地板，过了半晌，才道：“姑苏？那薛道陵不也是姑苏人么？”

南宫无忌应了声“是”。

青袍老人突然目光一抬，问道：“老夫要你查出薛道陵儿子薛少陵下落，究竟如何了？”

白少辉又是一惊，暗道：“看来她已然怀疑白少辉就是薛少陵！”

南宫无忌心头一凛，故意皱皱眉道：“宫主垂察，那薛少陵自从和一笔阴阳张果老同时逃走，曾去过衡山南岳观，此后就不曾再在江湖露面，属下严令各地密切注意，但始终没有他的消息。”

青袍老人道：“一笔阴阳张果老呢？”

南宫无忌道：“张果老在江湖上突告失踪，也快有一年了，从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青袍老人道：“只怕他们全投到南北帮去了。”

南宫无忌欠身道：“宫主明察，属下根据派在南北帮中弟兄的报告，该帮之中，似乎并无张果夫，薛少陵两人。”这话听的白少辉暗暗吃惊，忖道：“原来他们也有人在南北帮卧底，不知这人是谁？”

青袍老人冷哼道：“你派去的人，管什么用？连宫中交下来，命他查明南北帮帮主、副帮主和军师赛诸葛究系何等样人？直到今日，还无法覆命呢。”

南宫无忌老脸一红，说道：“属下派去的弟兄，在南北帮只充当了一名头目，该帮机密之事，他自然无法获得消息。即以该帮帮主、副帮主而言，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就是该帮许多护法，也未必知道他们来历。至于赛诸葛，一身道家装束，自称诸葛亮，据说他确有未卜先知之能，但细查江湖上，就无这样一个人物……”

话声未落，只见那名叫小玉的宫装使女，擎帘而入，朝南宫无忌躬了躬身道：“启禀统领，方才据神威堂报告，侯家弯方向曾发现敌踪。”

南宫无忌目射奇光，问道：“有多少人？”

小玉回道：“据报好象只有一个人，来人武功极高，连伤了两个弟兄，就忽然不见，秦堂主已经闻讯赶去了。”南宫无忌点点头，道：“这姓白的小子，消息倒是灵通得很！”白少辉心中一动，忖道：“听他这句话的意思，好象义母就被囚在侯家弯了。”

那小玉目光一溜，有意无意的望了白少辉一眼，悄悄退下。青袍老人冷笑一声道：“白少辉真要来了，老夫倒要瞧瞧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忽然“哦”了一声，道：“曹敦仁见过白少辉，见了面自然认识。”

她这话似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旁人自然不好插口。只见她目光一抬，说道：“侯家弯一带，从现在起，由老夫亲自指挥，以本宫银令，为该地区传令符信，任何船只，未得允准，一律不准在该地行驶，南宫统领负责西首通道，不准任何人出入。”

南宫无忌道：“属下遵命。”

白少辉道：“宫主未派属下职司么？”

青袍老人略一沉吟道：“你和曹护法负责巡视三个村落，遇上白少辉，只准暗中监视，速向老夫传送消息，不准擅自出手。”白少辉心中忖道：“原

来你想亲自和我较量，焉知我就在你面前。”一面连忙欠身道：“属下省得。”

鬼见愁道：“宫主总该给属下也派个任务吧？”青袍老人道：“阎老哥新来，地势不熟，那就和南宫统领做一路吧！”

鬼见愁拱手道：“老朽正要南宫老哥多多指教。”

南宫无忌连说：“不敢。”

青袍老人回头吩咐道：“你们去请曹护法来。”

一名宫装使女领命而去。

青袍老人起身道：“三位宽坐，老夫不奉陪了。”

南宫无忌欠身道：“宫主请便。”

白少辉心中暗忖道：“这凌云凤好大的架子。”

三人全都起身相送，青袍老人微微含首，便自缓步往里行去。

南宫无忌直等青袍老人走入后堂，才抬手道：“两位请坐。”自己先在椅上坐下。白少辉、鬼见愁也相继落坐。

浣花宫对外机构，本来是总香堂，由青鸾坛主凌云凤兼主其事，铁面神判南宫无忌担任统领，总香堂下设神威、天龙两堂。但到了最近，浣花宫对外机构扩大了，取消“总香堂”，改称分宫，即巫山分宫和君山分宫。

君山分宫，即是从前总香堂原班人马，由凌云凤任分宫主，铁面神判南宫无忌仍是统领名义，等于副分宫主，下面神威、天龙两堂，和若干名护法，也全数照旧。

以上各节，本已散见本书之中，为使读者明了起见，特再补而出之。

不多一回，摘星手曹敦仁奉命匆匆进来，一眼瞧到南宫无忌，慌忙躬了躬身，谄笑道：“原来是统领见召，不知有何吩咐？”白少辉看他那付卑谄足恭的模样，心中暗暗不齿其人。南宫无忌含笑道：“曹兄请坐，方才咱们接到总宫密令，据说南北帮军师已派白少辉、范殊两人，潜来岳阳，营救薛道陵家眷，……”

摘星手曹敦仁道：“这两个小子，年纪不大，倒是扎手的很。”南宫无忌道：“宫主方才指示，侯家湾三个村落，由董兄和曹兄两位负责巡视。”

曹敦仁朝白少辉拱拱手，呵呵笑道：“这趟差事，有头儿领头，兄弟只是作个陪衬而已。”

他称白少辉“头儿”，那是因为董百川是君山分宫的首席护法。

白少辉道：“曹兄好说，其实这趟差事，咱们都是陪衬。”曹敦仁回头朝南宫无忌道：“那是统领亲自指挥了。”南宫无忌微笑道：“侯家湾一带，从现在起，由宫主亲自指挥，并以宫主银令符信为令，你和董兄，巡视三处村落，若是发现敌踪，只准暗中监视，立即通报宫主，不得擅自出手。”曹敦仁道：“原来如此，是，是，属下遵命。”

只见软帘启动，一名使女手托银盘，缓步而入，欠身一礼，道：“宫主吩咐，统领和三位护法，可在这里用过酒饭，就好到后山去了。”

说完，在厅上摆好四付杯筷，转身退出。

接着又有两名使女送上酒菜，躬身道：“四位请入席。”南宫无忌含笑站起，说道：“时间也差不多了，来，来，大家不用客气，吃过酒饭，正该到后山去瞧瞧了。”

大家相继入座，使女替四人面前斟满了酒，南宫无忌因鬼见愁阎弘新任护法，举杯相敬，白少辉、曹敦仁也跟着向鬼见愁敬酒。

大家因饭后各有任务，不敢多喝，对饮了几杯，便自用饭。饭后，使女

撤去盘碗，端上香茗。

南宫无忌喝了一口，就起身道：“阎兄，咱们可以走了。”鬼见愁道：“统领且慢，老朽兵刃，还在宝舍里，没有取来。”只听一名使女在门口躬身道：“统领和阎护法的兵刃，婢子已经取来了。”

南宫无忌含首道：“如此就好。”

当先跨出厅去。

果见两名使女手捧长剑，一个手上捧着黄布包袱和一柄雨伞，在门口伺候。（董百川外号天狼爪，曹敦仁处号摘星手，都不用兵刃）

南宫无忌取过长剑，佩到身边。

鬼见愁丧门脸上，挤出一丝阴沉笑容，说道：“多谢姑娘了。”接过包袱，往肩上一背，然后把雨伞挟到腋下，耸耸肩问道：“咱们往那里走？”

他这付模样，活象个乡巴佬，瞧的那使女忍不住抿嘴一笑。曹敦仁忙道：“兄弟带路。”

说着，就走在前面领路。

四人出了分宫，直向后山行来，不消多时，便已绕过山腰，侯家弯就在眼底。

南宫无忌朝西首一条山径指了指道：“阎老哥，咱们该往这条山径去了。”

曹敦仁连忙神色恭敬的拱拱手道：“统领、阎老哥好走。”白少辉居高临下，略一扫量，但见侯家湾是一片广大的平地，两面环水，只有西首连接陆地，北岸沿江一带，果然有三数处，屋宇栉比，自成村落。

南宫无忌和鬼见愁阎弘迳向西首一条小径行去。

白少辉朝曹敦仁抬了抬手道：“曹兄请。”

曹敦仁耸耸肩道：“自然该头儿请先。”

白少辉笑道：“曹兄怎的和兄弟也客气起来了，谁先在前面，都是一样，到了山下，咱们还得研究一下，如何巡视法子？”曹敦仁道：“头儿说的极是。”

两人脚下加快，片刻工夫，便已到达山下，曹敦仁脚下一停，拱手道：“头儿有何吩咐？”

白少辉道：“兄弟正想请教曹兄，有何高见？”

曹敦仁连声道：“不敢，不敢，宫主要董兄和兄弟同来，那就是要兄弟服从董兄的了。”

白少辉心念一动，正容道：“曹兄决不可如此说法，宫主派咱们两人，负责三处村落，兄弟之意，咱们似该分头巡视，然后约定一个地点见面，较为妥善，不知曹兄意下如何？”他这番话，自然是有意撇开曹敦仁，才能去红花村找白发哑婆。

曹敦仁连连点头，喜道：“董兄说的正和兄弟想的暗合，由董兄巡视东边的杨花村，兄弟到西边松花村去，然后在地点适中的红花村会合，这么一来，就不虑遗漏了。”

白少辉暗道：“原来红花村是三处村落的居中一个。”一面说道：“曹兄既然同意，事不宜迟，咱们立即就分头巡视了。”曹敦仁道：“正是如此，兄弟这就到松花村去。”别过白少辉，迳自朝西行去。

白少辉方才在半山腰上，居高临下，已然把三处村落看了个大概，再听曹敦仁说出杨花村在东，松花村在西，红花村居中之言，心中更是有了谱儿。

此刻目送曹敦仁远去，那还怠慢，立刻提吸真气，施展轻功，直向红花

村奔来。

天狼爪董百川是君山分宫的首席护法，又奉有宫主令谕，负责巡视三处村落，自是不须有什么避忌。

不过顿饭工夫，已经赶到村前，白少辉略一住足，举目望去！

只见这红花村房屋不多，一共不过二十来户人家，但却筑建的极是精致，红墙瓦舍，疏落地分散四处。

村外围着一道丈许宽的池塘，种满了莲。

这时正当秋初，茵菖盛开，一曲流水，十里荷香，再衬以红漆栏杆，白石小桥，当真是小桥流水人家，好一处所在！红花村之名，敢情因此而来。再瞩目东望，相隔四、五里，垂杨深处，村落隐约，那是杨花村。西首也有五、六里之遥，望去一片松林，自然是松花村了。

这一阵打量，说来较慢，其实只是驻足一瞥间的事，白少辉不再犹豫，举步往桥上走去。

越过小桥，是一条白石砌成的小路，两边绿树浓阴，静悄悄的不见人踪。

白少辉心中暗暗念了一遍，早晨从靴中取出那张纸条上的字句：“候家湾红花村靠东第四家问白发哑婆。”正在思忖之际，突听嘶的一声，一缕极细的破空之声，直向自己激射而来！

白少辉耳目何等灵敏，听风辨位，抬手之间，已把暗器接住，但觉入手甚轻，似是一个纸团，心中暗想：“这投掷纸团的人，准是和小玉一路的，由此看来，南北帮潜伏在君山分宫的人，似是不少！”

目光一抬，朝纸团打来之处望去，这一条小路上，树木茂密，那里想看到人影？

急忙把手中纸团，打开一瞧，只见上面写道：“事已有变，切勿露出形迹。”

字体娟秀，和早晨纸条上的笔迹，似出一人之手，但写的极是潦草，显系十分匆忙之时所写！白少辉看的暗暗一怔，她纸条上只写“事已有变”，并没有说出如何有变？但既然来了，岂能不查明义母下落，就空手而返？

何况此刻自己是董百川的身分，又奉有宫主之命，巡视侯家湾三处村落而来，名正言顺，又怕什么？

也许这示警之人，得知宫中传出命令，这一地区，改由宫主亲自指挥，各种舟船，不准驶近，认为这里有了变化，才匆匆赶来，通知自己正是，焉知自己奉命来的。

想到这里，不由心头一宽，觉得这示警之人，反不如自己知道的多。他心急义母安危，刻不容缓，时间宝贵，寸阴似金，那还多想，双手一搓，把纸条搓成粉碎，举步朝村中走去。数到东首第四家，但见竹篱笆上，绕满了牵牛花，篱门种着不少花木；但一条青石小径，却打扫得十分干净。里面是一栋红砖瓦屋，两扇黑漆门，并没关上，从屋外一直可以看到客堂上的摆设。那是一张方桌，和几把木凳，只是不见人影，不闻人声。

白少辉举手推开篱门，侧身而入，一直走到门口，仍然不见有人，这就干咳一声问道：“里面有人么？”过了半晌，屋中静寂如故，不见有人走出。

突然想起早朝纸条上明明写着“白发哑婆”，既是哑婆，自然也是耳聋之人，如何能听得到自己的问话？

心中想着，不觉跨进门去。

就在此时，但听屋后传出一阵细碎的脚步之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妪，

手中拿着一把扫帚，走了出来。

一眼瞧到白少辉，好像怔得一怔，立即面堆笑容，连连躬腰，口中伊伊呀呀的说着，一面举手作势，似是在说：“尊客请坐。”白少辉心中暗暗皱了下眉，忖道：“这老婆子既聋又哑，如果她不认识字，那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一面朝她拱手还礼，就在椅上坐下。

白发哑婆放下扫帚，转身走了进去，一回工夫，只见她端着一盅茶出来，放到桌上。

白少辉又朝她拱手道谢。

白发哑婆望望白少辉，张了张口，似欲问话，但苦于口不能言，无法表达她的意思。略作沉吟，忽然打了个手势，似是要白少辉宽坐一回，又匆匆转身往里走去。

白少辉心中暗暗焦急，遇上这么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太婆，真是对她毫无办法。

所幸白发哑婆很快就回了出来，只见她一手端着一碗清水，另一只手却拿了一块抹布，颤巍巍的在白少辉对面坐下。白少辉不懂她用意何在？方自望着她发楞。

白发哑婆冲着白少辉笑了笑，伸出一个指头往碗中蘸着清水，在桌上写道：“尊客有何贵干？”

白少辉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她家里没有纸笔所以只好用清水写字了，心中不觉一喜，只要她识字，就不难问出义母的下落来。

当下点点头，也就用手指在碗中蘸着清水写道：“在下有事向婆婆请教。”

白发哑婆用抹布拭去水迹，写道：“不敢当，老身还没请教尊客贵姓？”

白少辉暗想：“这里是君山分宫势力范围之内，自己若是直说来意，只怕她就不敢说了，不如还是说董百川的好。”心念一转，就用水写道：“在下董百川。”

白发哑婆望了他一眼，写道：“不知尊客是如何进来的？”这里是君山分宫所在，外人当然无法混入，难怪她心中起疑，要问问清楚。

白少辉写道：“在下就在分宫任职。”

白发哑婆口中“啊”了一声，脸上立时现出惊疑之色，写道：“不知尊客在分宫担任何职？”

原来她还不放心。

白少辉微微一笑，写道：“分宫首席护法。”

这下白发哑婆瞧的耸然动容，慌忙站了起来，连连躬身，巴结的写道：“老婆子不知护法光临，多多失礼。”白少辉朝她连连摆手，写道：“老婆婆千万不可多礼，在下只是奉命巡视本村之便，拜访老婆婆来的。”

白发哑婆惶恐的弯弯腰，写道：“护法这么说，折煞老婆子了。”

她抹去水迹，继续写道：“护法方才不是说有事要找老婆子么？”

白少辉写道：“不错，在下确实有一件事，要向婆婆请教。”白发哑婆脸上微现诧异，写道：“护法垂询，老婆子敢不奉告，不知护法要问什么？”

白少辉写道：“在下要向婆婆打听一个人。”

白发哑婆更是惊奇，写道：“护法要打听的是谁？”白少辉写道：“巫山分宫神机堂副堂主薛道陵的夫人。”白发哑婆目注白少辉，怔的一怔，写道：“护法问薛夫人有何贵干？”

白少辉写道：“不知薛夫人住在那里，在下顺道拜访。”白发哑婆又朝他看了一眼，写道：“护法怎会不知道薛夫人住处？”

白少辉暗暗忖道：“这老婆子看来极是精明，不大容易应付。”一面写道：“婆婆不是知道薛夫人的住处么？”白发哑婆写道：“老婆子虽知薛夫人住处，但此事关连极大，老婆子不敢奉告。”

白少辉见她承认知道义母下落，心中一喜，急忙写道：“本座担保你无事。”

白发哑婆还是摇摇头，写道：“护法原谅，老婆子无法奉告，除非……”她写到“除非”两字，急忙用抹布拭去。

白少辉眼快，自然已经看到“除非”两字，心中不觉一动，写道：“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白发哑婆写道：“不瞒护法说，老婆子也是听宫中的人无意中说起，才知薛夫人也住在这里，不知是谁告诉护法的？”白少辉心中又是一动，暗想：“那纸条上要自己来问白发哑婆，看她口气，隐约说出是宫中有人告诉她的，这明明是在探自己的口风，莫非她也是南北帮派来卧底的人？自己若是不说出一个人来，只怕她不肯相信。”但细而一想：“逢人且说三分话，自己不知她底细，还是不宜明说的好。”想到这里，沾水写道：“据报南北帮有人潜入侯家湾，对薛夫人似有不利，在下奉宫主之命，巡视三处村落，旨在保护薛夫人安全，因此，在下必需知道薛夫人住处。”

白发哑婆面露冷笑，写道：“护法既是公事，就该向秦堂主查问才对，老婆子更不敢多说。”

糟糕！这老婆子当真难缠！

白少辉怔的一怔，写道：“时机紧迫，在下不得不打扰婆婆。”白发哑婆望望他，写道：“护法一定要老婆子说么？”白少辉写道：“正是如此。”

白发哑婆笑了笑，伸出两个指头，指指天，又指指地。她方才一直用水在桌上写字，忽然又比划起手势来了！哑巴不能说话，用手比划，原也没错，但白少辉看出她比划的手势，似是打的暗号，不禁暗暗皱了下眉，忖道：“糟糕，早晨那字条上，只要自己前来找她，并没说明见面之后，还有暗号，这可如何是好？这在白发哑婆来说，并没有错，她不问清楚来历，如何能说？错就错在那个写字条给自己的人，这等重要的连络信号，竟会如此疏忽？”

白发哑婆看他既没有举手回答自己暗号，也没开口，只是怔怔的望着自己发呆，不觉笑了笑，又以指沾水，写道：“护法既知找到老婆子这里，想来定是受人指点而来，但此事实关系重大，护法总该说个人给老婆婆听听，如果老婆子也认识此人，那就证明老婆子纵然泄露机密，也不妨事的了。”这话已经说的十分明显，你不懂暗号，就该说出指点的人来，才能证明你确是同路人！

白少辉自然听得出她言外之意，心头不觉一松，暗想：“这就是了，自己料的没错，眼前这位白发哑婆，果然也是南北帮派来卧底的人！”

一面又暗暗忖道：“自己不知早晨写字条的人是谁？但那宫装使女告诉自己，她叫小玉。”想到这里，那还犹豫？伸手沾着清水，写道：“小玉。”

白发哑婆身躯微微一震，写道：“护法恕老婆子还想问一件事。”

白少辉道：“婆婆请说。”

白发哑婆写道：“护法究竟是何身份。”

白少辉写道：“在下系受人之托。”

白发哑婆写道：“是什么人？”

这应该问。双方既然摊开来了，白少辉自然也应该回答，这就写道：“军师。”

白发哑婆身躯又是一震，抬目望望白少辉，写道：“计划如何？”

白少辉写道：“在下此刻先想知道薛夫人住处，今晚自会有人接应。”

白发哑婆略微沉吟了一下，写道：“在何处接应？来的是什么人？”

白少辉写道：“何处接应，目前在下也不知道，到时另有安排。”

白发哑婆脸有喜容。点点头，朝白少辉仔细端详了一阵，写道：“老婆子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再问一句，你应该不是董护法吧？”

白少辉笑了笑，写道：“在下白少辉。”

白发哑婆眼睛一亮，面有喜容，写道：“果然是白少侠。”白少辉写道：“在下时间不多，婆婆请速示知薛夫人究在那里？”

白发哑婆写道：“老身就是。”

这四个字，看的白少辉陡然一惊，双目神光炯炯，凝注着白发哑婆，过了半晌，迅速写道：“事关重大，婆婆休得取笑。”白发哑婆写道：“白少侠可是不信？”

白少辉自然不信，自己从小由义母一手扶养长大，怎会不识？手指如飞，写道：“在下曾见过薛夫人数面，焉有当面不识之理？”

白发哑婆望望门外，忽然神情一暗，写道：“身为人质，被人改头换面，耳聩口哑，身成残废，少侠如何还能认识？”白少辉字迹入眼，心头不禁狂震，他曾听赛诸葛说过，浣花宫有一个叫公孙速的人，精擅外科手术，替人改换头脸，与天生无异，少林、武当几位掌门人，就是例子。

那么眼前这位既聋又哑，鸡皮鹤发的老婆婆，当真就是自己义母了！

他眼看一手把自己扶养成人的义母，竟然被浣花宫不择手段，折磨得这般模样，但觉心头说不出的凄楚、悲愤、又急又怒，又惊又喜，目含泪光，猛地一把握住白发哑婆的手，激动的道：“你……，你……”

话声未落，但厅屋外传来一声悠长的竹哨之声！

适时白发哑婆也一把抓住白少辉的手腕，抓得紧紧的！白少辉但觉她正好抓在自己脉门之上，而且一股内力，从右手脉腕，直传过来，心头蓦地一惊，声道：“你到底是谁？”白发哑婆扣着白少辉脉门，忽然展颜一笑道：“白少辉，你看我是不是薛夫人？”

哑巴居然开口了，她这一得意，登时露出娇脆的少女声音来！

就在她话声出口，左手一振，疾快的点出一指，朝白少辉迎面戳来。

白少辉轩眉笑道：“你是凌云凤！”

举手一格，五指疾翻，使了一记“鹰爪手”，直取对方右肩。白发哑婆神情微震，疾快的沉肩侧跨一步，左手舒展，连续攻出三招，口中喝道：“你是听谁说的？”

她这三招，不但出手奇快，手上招数，更是奇奥。白少辉左手疾出，以攻还攻，一面微哂道：“凭你这身内力，和诡异绝伦的百花散手，除了是浣花夫人门下大弟子，在下想不出江湖上还有姑娘这等身手的人。”

两人说来轻松，但双方左手，却在说话之时，忽指忽掌，互相抢攻，可着实凌厉！指影掌风，所取部位，无一不是人身必救大穴，只要任何一方稍为疏忽，被对方指掌扫中，纵不当场殒命，也得负伤倒下。

白发哑婆冷笑道：“你倒很会说话。”

白少辉微笑道：“在下没说错吧？”

白发哑婆冷冷说道：“知道我身份的人，从无活口，反正你今天也休想活着出去了。”

白少辉俊目放光，朗笑道：“你真以为拿住我了么？”白发哑婆哼道：“难道你还想从我手中逃得出去？”白少辉大笑道：“在下不让你见识见识，宫主大概是不肯相信的了。”突然暗运玄功，右手一挥，喝道：“宫主小心了！”白发哑婆听他事先说出要挣脱自己手爪，自然也暗聚真力，五指扣得更紧。那知对方喝声出口，突觉一股暗劲，从白少辉手腕上直传过来，扣在他脉门上的五指，陡然一震，整条手臂如同触电，身不由己的被震退出数步之多！

这一下，当真使她震惊不已：“师傅曾说自己一身造诣，除了她老人家，当今之世，已罕有对手，此人明明已被自己扣住脉门，举手之间，居然反而把自己震出数步！

心念转动，不觉目注白少辉，冷冷说道：“白少辉，你武功果然了得，但今天要想生离此地，只怕没这么容易，何况你机密已泄，行藏败露，所有同党，均已被我一网打尽……”白少辉突然目射寒芒，抬手从身边掣出短剑，冷喝道：“凌云凤，你想的很好！”

白发哑婆听的不觉一呆，凌云凤这三个字，不但知道的人不多，纵然知道，也从没一个人敢对她直呼其名。此刻听白少辉喝了出来，一怔之后，连声冷笑道：“白少辉，你亮出兵刃来，那是想杀我灭口了？”白少辉道：“在下纵不杀你灭口，但要你留在此地。”白发哑婆冷笑道：“好大的口气，谅你也未能胜得过我，就算胜得过我，你同党早已全数拿下了，此刻屋外已有重重包围，你能插翅飞得出去么”

白少辉听她两次提到同党已被她拿下之言，不觉大笑道：“在下并无同党。”

白发哑婆道：“南北帮潜伏卧底的人，难道不是你同党么？你纵然只说出小玉一个，但我会在她身上问出来的。”白少辉怒喝道：“凌云凤，你亮出剑来！”

白发哑婆果然从她宽大的衣下，抽出一支短剑，冷笑道：“白少辉，此刻和我动手，已经晚了。”

白少辉怒道：“如何晚了？”

白发哑婆伸手朝屋上一指，轻笑道：“你再仔细瞧瞧。”白少辉怕她弄鬼，眼内神光隐隐，紧盯着对方，喝道：“瞧什么？”

白发哑婆冷声道：“我早就派人隐伏屋上，方才咱们在桌上写的字，上面的人自然全看清楚，此刻小玉已被拿下，说不定连隐伏君山分宫的同党，也早已吐出来了。”白少辉听的勃然大怒，喝道：“好个奸诈妖女！”斗然振腕一指，朝白发哑婆袭去。

白发哑婆耳听“嗤”的一声，一缕尖风，直袭而来，显然蓄势而发，心头微凛，身形一闪，横飘数尺，冷然喝道：“白衣四灵何在？”

但听飒然风响中，四条白影，从屋后飞闪而出！眨眼之间，只见四个面目阴森的白衣老者，已然分立在白发哑婆两侧！

这四个老人白少辉当日假装被迷，擒往青鸾坛主之时，曾经见过，眼看他们飞身掠出，只是一语不发站在那里，心中暗暗付道：“这四个人生相奇特，只怕是练有厉害外门功夫，自己可得小心？”

俊目环扫，突然大笑道：“就是这四个酒囊饭袋？”四个白衣老人紧闭嘴唇，对白少辉的话声，恍如不闻。白发哑婆眼内寒光逼射，冷哼道：“白少辉，你此时弃剑受缚，还来得及。”

白少辉朗笑一声，道：“要在下弃剑受缚，也并非难事，那得看你剑下造诣如何了。”

语声甫落，蓦地身形似箭，一射而上，秋霜剑电闪星旋，划起一片精芒，朝白发哑婆洒点而下！

他这一剑看去千头万绪，凌厉慑人！

白发哑婆——凌云凤——也是使剑名家，眼看青芒刺目，一簇寒星，飞洒而至，竟然瞧不出对方剑势，究竟刺向自己何处？心头猛然一凛，迫切间手中短剑一挥，使了一招“花影缤纷”，剑光乍起，人已向侧闪出。

双剑交击，但听“锵”的一声，白发哑婆的人影已杳，白少辉算是扑了个空。

两人才只拆了一招，倏地，疾风震耳，两个白衣老者一声不作，双掌同挥，齐向白少辉身后袭到。

白少辉听风辨位，身形倏转，但见这两个老人一个手掌猩红如血，一个手掌乌黑如墨，朝自己胸胁击来！光看这两只手掌的颜色，已足令人目怵心惊！

白少辉看的暗暗一凛，忖道：“赤煞掌、黑煞掌！”

心念闪电一动，手上更快，短剑一指，快疾无伦的向两人脉腕削去。白发哑婆喝道：“此人是百花谷叛徒，务必把他生擒活捉。”

白少辉一剑逼退两人，口中冷笑道：“那有这般容易？”双肩倏地一晃，从两名老者身边闪过，欺身向白发哑婆扑来，人还未到，左掌一挥，劈出一股凌厉掌风，迎面击去。

白发哑婆但见人影一晃，一股如山暗劲，直向自己撞来，口中冷笑一声，挥手拍出一掌，对着白少辉的掌力迎去。

站在白发哑婆左首的一名老者，蓦地右掌挥动，不声不响，侧攻而上，他手掌惨白，练的分明是“白煞掌”。右首老叟同时使了一招“鬼斧劈山”，一只色如蓝靛的手掌，闪电夹击而至。

两人左右夹击，这一联手，竟然配合得恰到好处，威力奇猛。

白少辉目视他们掌势，心中暗暗凛骇：“这四人果然都练有外门恶毒掌功！哼，白衣四灵，该称他们白衣四煞才对。”心中想着，手上可丝毫不慢，大喝一声，短剑疾挥，洒出一片青光，硬把两人逼退。但先前两个老者又倏然欺来，四掌翻飞，招式连变，追击而至。

这真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搏斗，屋中地方不大，白衣四灵却围着白少辉此退彼进，连番反击不已！

白少辉使的正是“祁连双式”。他近来一路上和范殊共同参练，愈练愈觉祁连二老合创的这套武功，不但剑掌通用，而且变化奇幻，威力极强。

此刻左掌右剑，力拒四大高手，应付自如，奇招迭出，但见掌影纵横，剑光绕绕，双方攻拒，互见险象，杀机隐伏，打的好不惨烈。

就在此时，只见神威堂主秦季良亲率两名青衣劲装大汉，押着一个宫装使女走近门口，躬身道：“兄弟接奉银令，押解小玉来了。”

他目光乱转，看清屋中动手相搏的五人，竟是宫主四名侍卫白衣四灵和首席护法天狼爪董百川！边上站着白发哑婆，居然也手中握了一只短剑！一

时心下大奇，更不知宫主传下银令，要自己押解小玉而来，究有何事？只好陪笑问道：“诸位暂请住手，兄弟奉命押解小玉而来，不知该交与那一位？”

他这话倒也没有问错，天狼爪董百川是负责巡视三个村落的人，白衣四灵是宫主近卫，他只知奉命押送小玉来此，却不知该交给谁？

白发哑婆沉声道：“我有话问她。”

奉季良一时听不出白发哑婆的声音，心中暗暗纳罕，目注白发哑婆，骇异的道：“你……”

他这句话，自然是问“你怎么会说话了？”或者“你究竟是谁？”但只说了一个“你”字，底下的话，还没出口！小玉已经哭喊着道：“宫主，小婢不是小玉，我……我是小燕。”

秦季良又是一惊，瞪目道：“谁是宫主？”

要知凌云凤假扮白发哑婆，只有她几名贴身侍女知道，秦堂主自然不得而知。

白发哑婆自然听得出小燕的声音，身躯陡然一震，急急问道：“小燕，薛夫人呢？”

那小燕道：“小婢奉宫主之命，把薛夫人送回宫去，就见小玉匆匆走来，说宫主要小婢即速赶到红花村来，小婢听她说话，冷不防被她制住穴道，扮成了她的模样。”

白发哑婆听的大怒，问道：“秦堂主，方才有什么人乘船出湖去了？”

秦季良道：“侯家湾这一带，业已奉命封锁江面，除了方才宫主亲自出湖巡视，就没有船只出湖。”

白发哑婆气得直是跺脚，一把扯下白发，撕下面具，冷喝道：“我就是宫主。”

她这一揭下面具，登时露出一张美丽的脸孔，只是柳眉带煞，凤目含威，这时气的脸色发青，怒容满面，益发令人不敢逼视！

神威堂主秦季良看的大骇，赶忙低下头去，连连欠身道：“属下该死，那……那宫主是有人假扮的了。”

凌云凤道：“这还用说？你给我火速传令，快快截住那条船。”秦季良嗫嚅道：“启禀宫主，只怕追不上了。”

凌云凤问道：“有多少时间了？”

秦季良回道：“快有半个时辰了。”

凌云凤怒哼道：“你们都是些饭桶。”

秦季良一张老脸，阵红阵白，那敢作声？

这时两名劲装汉子早已放开小燕。

小燕气的流下泪来，她举袖拭去脸上易容药物，反手就是两记耳光，打得两个大汉，捧着脸往后直退。

凌云凤满脸怒容，突然短剑一指，冷喝道：“白少辉，你不再弃剑受缚，我要下令格杀勿论了。”

白少辉虽在和白衣四云互相抢攻，但他们方才这段对话，自然全听到了，心头不禁大喜，暗暗付道：“看来小玉已经把义母救出去了，这倒少了自己一层顾虑。”

不觉朗朗一笑，短剑倏然一转，寒光迸发，一招击退面前两个老者，左掌同时劈出拂上左首一名老者肩头，把他震退出七八尺远，左手收回之际，屈指轻弹，一缕指风，直射右首老者，逼的他后退不迭！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白少辉的掌、剑、指，虽是发有先后，但快得几如电光石火，令人目眩神驰！

就在白衣四灵一退之际，他立时双足一点，身影暴长，疾如飞车，一下掠出门前数丈之外。

他身法虽快，但凌云凤也是升堂入室的高手，一见白少辉朝门外飞射出去，蛮靴一顿，人如流星赶月，剑使“长虹吐焰”，银光摇曳，跟踪击到。

白少辉堪堪掠出，忽听身后响起衣襟带风之声，隐挟霜刃，急袭而来，身形未转，心知这追击过来的当是凌云凤无疑！一时那还思索，猛地一个回旋，秋霜剑一记“玉龙掉尾”，向后挥去。

双剑交接，响起一声金铁狂鸣，凌云凤娇躯横闪三尺，皓腕一抡，一柄短剑漾起朵朵银花，接连攻出三招。这三剑快过火花一溅，白少辉举剑急封，但觉剑剑寒锋，擦身而过，心头也大感惊骇，封开三剑，立还颜色，一连反击五剑。

两人刚一动手，白衣四灵同时赶到，抡掌扑上。神威堂主秦季良怔的一怔，不待招呼，匆匆解下身边青龙夺，奋身直上，加入了战围。

凌云凤却在五人一拥而上之时，悄悄退了下來，她脸若玄冰，一双含煞凤目，紧注战场，袖手旁观。

这次动手，战况更为惨烈，但见剑芒飞洒，掌飏奔腾，剑掌呼啸之声，有如电电交作！

白少辉以一敌五，剑势开阖，变化玄诡，迅捷无匹。白衣四灵练成“四煞掌”，四双触目惊心的手掌，招招不离白少辉要害，此进彼退，联手拒攻，威势极猛。只是白少辉手上的秋霜剑，是一只斩金截铁的利器，使他们心存顾忌，不敢轻撄锋镝。以致攻出的掌势，一发即收，但四条人影，交错盘旋，游走不定，始终把白少辉围在中间。神威堂主秦季良在江湖上原也数得上一流高手，但在此时，就显得棋差一着，一只青龙夺，虽舞得呼啸作响，从旁夹击，每每感到搭不上手去。

凌云凤手握短剑，站在边上，冷眼旁观，她粉脸沉若寒霜，双目一直凝注在白少辉身上，若有所思，仿佛已经忘了这场舍死忘生的恶战。

片刻之后，双方已经搏斗了将近百招。

白少辉被五大高手环攻，任他武功通玄，也感到力绌势穷，左掌右剑，左冲右突，就是无法脱出五人的重围。心头不禁暗暗焦灼，忖道：“这般下去，打到最后，当真非被他们生擒不可！”心念转动，正在寻思如何才能先伤他一两个人？自己方有脱困之望。

蓦听凌云凤娇叱一声：“白少辉，你不再弃剑受缚，就悔之晚矣！”

人随声发，侧身欺进，皓腕一挥，剑光打闪，森森寒锋，乘隙而入，朝白少辉肋下刺到！

白少辉力战一久，心头正感焦灼，凌云凤这一剑突如其来，快逾闪电，几乎连看都没有看清。

心头猛然一惊，迫切之间，那还来得及避让？只好一吸胸腹，身向后凹，但觉肋下一凉，剑锋划过，衣衫割裂，皮破血流，急忙伸手一摸，手指间湿淋淋的敢情是血！

但此刻无暇察看自己伤口，秋霜剑疾抡，飞洒出一片剑光，护住全身，左手呼的一掌，朝扑近身来的两个白衣老者横扫过去。

他这一情急拚命，掌风出手，势若狂飏，登时把两人逼的后退不迭。

白少辉大喝一声，双肩倏地一晃，闪过秦季良青龙夺，剑光迴转，带起漫天精芒，转身朝凌云凤冲去。他为了提防对方五人再度合围，力求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向凌云凤，原是擒贼擒王的打算。

凌云凤冷笑一声，娇躯轻轻一侧，使出“飘花身法”，抓住一丝空隙，刷的一剑，从斜刺里削来。

白少辉剑挟寒芒，这是一记凌厉攻势，那知眼前人影一闪，凌云凤不退反进，侧身欺来！一支耀目银剑，又悄无声息的突然从自己一片剑光中刺入，向右腕削到。

他两次被凌云凤乘虚发剑，心头猛凛之下，登时想到自己使的这套“祁连双式”，出手纵然凌厉无匹，但必须两人合使。当时那紫脸老者曾说过：“合则无敌天下，分则不得其死。”

像凌云凤这等使剑高手，自然看得出自己破绽所在！心急闪电一转，百忙中无暇变招，左手扣指疾弹，朝凌云凤剑身上弹去。

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但听“铮”的一声，凌云凤削来的短剑，立时被弹向外弹出。

凌云凤乘隙进招，怎么也想不到白少辉居然还精通少林“弹指神通”。但觉手上一麻，剑身被人家直荡开去！心中也不觉大吃一惊，慌忙闪身跃开。

高手过招，有不得一步缓慢，凌云凤虽然身向后跃，但刚才被逼退的两个白衣老者，身形一晃，一左一右又抢到身前，重将白少辉围在中间。

白少辉除了练成“九转玄功”，在招术上，会的只是师傅黑煞游龙桑九的一套“游龙十八式”箫招，和义父薛神医从各门各派收集而来的一些散手。

“祁连双式”还是新近在路上和范殊两人一同研练的，因为这套武功，出手凌厉，才用来对付强敌。

如今又发现了“祁连双式”，单独使用，果然露出了空门，予人以可乘之隙。自己一身所学，就是这点了！

第三十五章 大闹君山

白少辉左掌一挥，化解左首白衣老者袭来一掌，右手秋霜剑一招“玄乌划沙”，侧攻秦季良，飞起一腿，猛向身前一白衣老者踢去。

这几招一气呵成，动作奇快，又把几人逼退了几步。就趁这一瞬空间，突然剑交左手，右手一探，嗤的一声撕开衣襟，从身边抽出竹箫。

他虽把身前三人逼退，但身后两个白衣老者，那肯放过机会，一言不发，抡掌便击，一青一黑两只手掌，丝毫不带风声，急袭而至。

身前两名老者也在他拔箫之时，同时一退即上，交错攻到。秦季良的青龙夺呼的一声，也猛力向白少辉右肩捣来。这五人合围，掌影夺飞，同时集中攻到，威势劲急无俦。白少辉身陷包围之中，耳目兼顾，心头也自骇然！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右手抽出竹箫，猛地一个旋身，快如陀螺，右腕连振，接连点出四箫。

箫影一闪而过，电掣雷奔般分向四个白衣老者袭去，左手秋霜剑顺势划出，一剑砍在秦季良的青能夺上。这一旋身发招，实在太快了，快的人无法看清他究竟是如何出手的？但听“嗒”的一声，秦季良手上青龙夺，立时连柄削断，直飞出去！

紧接着只听白衣四灵同时发出一声闷哼，四人同时脚下踉跄，往后连退。

原来白少辉在五人环攻之下，力继气穷，情急拚命，在迴身急旋之际，连续地使出了他最后一记绝招——没有名称的怪招，一举点中白衣四灵的“章门穴”。

秦季良突觉手上一轻，青龙夺被削，心头大惊，双足猛蹬，急急往后跃退。

白少辉一击奏功，精神陡振，那还容他后退，箫头一昂，疾开的点出一箫。

秦季良堪堪跃起，但觉肋下一麻，砰然跌坐下去。白少辉朗笑一声，正待飞身掠起，瞥见人影一闪，凌云凤手横短剑，一下拦住去路双目凝注，急急喝道：“你……”白少辉已知义母被小玉救出，此刻又一举制住了五名强敌，那还恋战，一见凌云凤拦住去路，没待她喝声出口，振腕一箫，朝前点出！

又是一记无名怪招！

凌云凤身为浣花夫人门下首徒，一身武功，放眼江湖，已是罕有敌手，反应自极迅速，眼看白少辉一声不响，举箫点来，急急沉剑封架。但她那里知道白少辉这记怪招，出自异人指点，奇奥莫测，剑势封出，才知依然封解不住。

她上次吃过大亏，心知若要被他一箫点中，势必震散护身真气，在间不容发之际，只好一提真气，功凝“玄机”、“期门”、“章门”诸穴。

这一箫，果然不偏不倚，击中她“章门穴”，凌云凤纵然见机的快，仍被震的眼前一黑，上身摇晃，后退了一步。白少辉一箫出手，瞧也没瞧，双足顿处，纵身朝西急掠而去。

凌云凤微一定神，纳下一口真气，顾不得检查自己是否负伤？急急睁目瞧去，白少辉去势如箭，已然奔出百丈之外，心中一急，凝气叫道：“薛少陵，你等一等！”

小燕没有宫主吩咐，一直站在一旁，此刻瞧到凌云凤伤在白少辉箫下，

心头大惊，赶忙奔了上来，扶住凌云凤身子，问道：“宫主，谁是薛少陵？”

凌云凤一手摔开小燕，急道：“他，就是他……”语音未落，急急长身掠起，跟在白少辉身后，追了下去。再说白少辉提气急掠，奔行了五、六里路，到了一座小山脚下，但见山径上正有一个青衫负剑老者，飘然迎面行来。眨眼工夫，双方已然接近，白少辉眼快，已然认出来人正是分宫护法华山名宿宣锦堂！

他早已看清了侯家湾形势，这君山背后的一片陆地，东、北二面环水，水上船只既已封锁，那只有朝西奔行，才是陆地。这一路奔来，早已收起秋霜剑，此刻手中依然提着一支竹箫，眼看宣锦堂迎面而来，正想出其不意，一箫朝他点去。瞥见宣锦堂忽然站住身子，朝自己使了一个眼色，嘴皮微动，远远传来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速向北去。”白少辉听的一怔，暗想：“难道宣锦堂也会是南北帮的人？”心中想着，不期朝他望去，正待开口！

宣锦堂举手朝北一指，连使眼色。

白少辉立时会意，不再打话，转身朝北就走。

又奔行了里许光景，但见右首一片松林，隐隐现出房舍，那正是松花村了，但照宣锦堂指点的方向，似是还要朝北去。白少辉不敢太接近村落，洒开脚程，远远绕过松林，到得村落北面，举目望去，只见江水连天，不见舟楫。沿江一带，芦苇丛生，足有一人来高！

白少辉略一住足，心中暗自寻思：“宣锦堂要自己向北行来，也许会有人在此接应。”

心念一转，立即身形一侧，朝芦苇中钻去，以他目前的江湖阅历，自是不会发出丝毫声息。

一路以箫拨草，蛇伏而行，一回工夫，估计最少也已行进了十数丈之遥！只觉此处距离江岸，似已不远，隐隐可以听到水声，但四下仍无半点动静。

这若是换了旁人，也许会忍不住直起腰来，伸头朝外瞧瞧。但是白少辉自幼就由黑煞游龙桑九谆谆告诫，一个人行走江湖，越是到了危急之时，越要沉得住气，保持冷静。自己连伤白衣四灵和神威堂主秦季良，方才明明听到凌云凤随后追来，说不定此时正在四处搜索，自己若是直起腰来，岂不露了形迹？

想到这里，索性蹲着身子，不再动弹，但闻风吹芦苇，萧萧作响，但四外依然一片静寂，不见有人追来。又过了一回，蹲的正感不耐，突然间，只听远远响起一阵轻微的声音。

白少辉更是屏息凝神，细辨方向，但觉声音渐渐接近，入耳更是清晰，那是一阵衣袖带风之声，来势极快！似是施展草上飞的工夫，从芦苇上掠来，显见来人轻功极高，身手不凡！心念转动之际，只见“刷”的一声，一条人影纵斜刺掠过上空，去势如箭，眨眼之间，已飞射数丈之外，渐渐远去。白少辉看他后形，暗暗忖道：“原来是摘星手曹敦仁，不知凌云凤追来了没有？”

心中想着，依然蹲着不动。

果然过了不多工夫，岸上芦苇又起了一阵沙沙之声，接着但听有人悄声说道：“这里芦苇丛生，董护法插翅难飞，可能就隐藏在这一带了。”另一个人道：“我真想不通，董百川这多年来，好不容易爬上了首席护法的地位，还要再起背叛之心，难道南北帮会给他帮主干吗？”

前面那人冷哼道：“这等积年老贼，只要有钱，什么事做不出来？”

白少辉暗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份。”

只听后面那人又道：“曹护法已经走了，咱们两人，服伺得了么？”

前面那人道：“这老贼除了一对爪子厉害些，论武功，一对一不是他对手，咱们有两个人，还怕服伺不了么？只要擒住他，就是大功一件。”

后面那人道：“话是不错，但这里芦苇有一人来高，敌暗我明，这老贼狡猾如狐，莫要中了他暗算。”

前面那人笑道：“不要紧，咱们一路把芦苇斫过去，只要发现有什么动静，立时发出讯号，这里是咱们的地方，还怕他逃上天去？”

后面那人道：“是呀，他藏不了身，自会窜出来，那时，咱们就合力对付？”

白少辉听的清楚，暗暗皱了下眉，心想：“前面那人说的不错，这一带虽是芦苇丛生，但若两人合力，一路斫将过来，自己确实藏不住身。”

心念尚未转完，只听不远之处，已然响起金刃劈风，和芦苇断折之声，陆续传来。试想那芦苇原来是十分脆弱之物，如何经得起两个高手斫劈？一路斫来，自极快速。

白少辉又想：“宣锦堂指点自己朝这里奔来，自是因为这一带有芦苇草可以存身，又接近江面，也许就是约好了的接应地点。但此刻连船只的影子都没看到，自己已经存不住身，这倒确是大伤脑筋的事。”

侧耳细听，那两人一路斫劈过来，已然渐渐接近。白少辉突然想到这时候家湾十里方圆，可能搜索更紧，除了这片芦苇，实在没有再好的存身之处，自己决不能让这两人再斫伐下去！心念一决，立时以箫拨苇，趁着芦苇草折断之声大作之际，侧身移动，缓缓绕了过去。

快到两人身边，迅快的匍匐下去，正好被他们斫折的芦苇，一排排往两边倒下，盖在白少辉身上。

白少辉侧脸望去，但见两名青衣大汉，挥刀如风，直向芦苇丛中进行。

这两人貌相凶猛，步履矫捷，太阳穴高高隆起，看去外门功夫，已有相当火候，无怪他们敢说一个人不是天狼爪董百川对手，两人联手，足可服伺得了的话来。

从他们口气听来，大概是神威堂秦季良手下的高手无疑。白少辉等他们过去了十来步路，暗暗抓起一团泥砂，扬手朝江边芦苇中打去。

他出手奇快，那泥团呼的一声，投入芦苇中，登时响起一阵沙沙之声，一丛芦苇，随着起了轻微的晃动。那两个青衣汉子武功确也不弱，正在并肩迈进，挥刀猛斫之际，突听不远处响起一声轻微的破空声音，已然警觉。立即住足瞧去，果见左首一丛芦苇，还在晃动！

左首一个低喝一声：“就在那里了！”

突然飞身掠起，凌空朝左首芦苇丛中扑来！

要知他这一凌空飞扑，自然门户大开，白少辉微微一笑，手腕一抬，凌空一指点了过去。

这骈指一点，使的正是华山“穿云指”。一缕尖风，何殊一支劲急的利矢？那青衣汉子身在半空，口中闷吭一声，砰然摔落地上。

右首汉子根本没看清他如何负了伤？心中蓦地一惊，双目暴睁，手上扑刀一横，急急喝道：“许老二，你怎么了？”白少辉身形暴长，一下掠了出去，轻笑道：“你也留下来吧！”举手一箫，朝他腋下戳到。

那汉子骤睹董百川从芦苇中飞射而出，大惊之下，侧身避让箫势，口中虎吼一声，扑刀奋力推出，猛向白少辉肩头斫来。试想白少辉这一记无名怪

招，连凌云凤那等武功，尚且闪避不开，何况是他？刀招堪堪推出，“章门穴上，已被箫头点中，连哼也没哼出，往后就倒。

白少辉左手一探，轻轻抓住刀背，脱手朝芦苇中投去，然后走到两人身边，笑了笑：“你们大可放心，老朽不伤你们性命，不过暂时要委屈两位，在芦苇里躺上一段时间。”两个大汉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只是眼睛眨动，望着白少辉，以为自己两人定然保不住性命。此刻听说不伤他们性命，只要暂时受些委屈，自是大感意外，四只眼睛，同时流露出感激之色。

白少辉也不理会，伸手抓起两人，拖到芦苇深处，然后又折断了几排芦苇，盖到他们身上。

看看纵然有人走近，也不致发现，才轻声说道：“你们不用妄想自解穴道，老朽手下极有分寸，到了一定时光，穴道自解，老朽失陪了。”说完，身形一侧，依然朝左首芦苇丛中钻了进去。这左首芦苇，已经靠近江边，他一路鹭行鸕伏，沿着江边，朝东行去，目光不住的朝江面打量。

怎奈分宫主凌云凤已然下令封锁了侯家湾一带江面，不准再有船只驶近，这辽阔的江面上，竟然连一艘船也没有。白少辉心中暗暗计较：“若是接应的船只无法驶近，那么自己只有在这里等到天黑之后，再行朝西奔去，由陆路突围了。”心中想着，脚下依然没停，约摸走了盏茶工夫，估计这一段路，最少也已沿着江边走了数十丈之遥。

此刻已在芦苇深处，正待歇足！

突然前面不远之处，起了一阵索索轻响，白少辉耳朵何等敏锐，听到声音，立时目注前方，凝立不动。

那知道自己才一停步，前面索索轻响，也自停了下来！白少辉心中暗暗骂道：“好家伙，难道我还会上你的当不成？”

半晌之后，忽听前面那人轻轻击了三掌。

白少辉心中一动，暗道：“看来他们已经分头搜索到江边来了，这三响掌声，分明是互相传递消息的暗号无疑！”心念方转，只听前面芦苇中，有人低声问道：“是董护法么？”声音问的极轻，但白少辉已可分辨得出，这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心中不觉又是一动，放轻脚步，缓缓朝声音来处，寻了过去”

走没几步，只见一个身穿青布衫夸的中年妇人，双手拨开了一些芦杆，正在探头张望！

白少辉并没见过此人，心下微微一怔！

突然身形闪动，一下掠到她面前，右手一探，五个指头，迅快扣住了中年妇人脉腕，低声喝道：“不准声张，只要你一开口，莫怪老朽先毙了你！”

那中年妇人似是吃了一惊，但看清来人是董百川，忽然目露喜色，低声道：“果然是董护法！”

白少辉但觉扣着她的手腕，肤如凝脂，温软如玉。再听她口音，明明是少女声音，不觉问道：“你是什么人？”中年妇人羞急道：“董护法快请放手，婢子是小玉。”“小玉”这两个字听到白少辉耳中，不觉怔的一怔，暗道：“方才听秦季良的报告，小玉已然假扮宫主，救走义母，怎会仍然留在此地？”五指依然并没松，问道：“你怎会躲在这里的？”小玉急道：“小婢是接应护法来的，护法还不相信小婢么？”说话之际，左手轻轻一揭，从面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星目眨动，嫣然笑道：“护法请看，婢子是不是小玉？”她这一揭下面具，不是小玉是谁？白少辉五指一松，放开她手腕，歉

然道：“姑娘请恕在下唐突。”

小玉举起双手，重又戴上面具，两只粉掌轻轻在脸上按贴，一面说道：“婢子已经在这里等了老半天，护法怎的这时候才来？”

白少辉道：“在下也来了一会，只是没有朝这边寻来。”小玉一眼看到白少辉右肋衣衫被裂，血迹殷然，不禁吃惊道：“护法受了伤？”

白少辉道：“在下被宫主刺了一剑。”

小玉更是吃惊，低声道：“啊，你和宫主动过手了？她剑法厉害的很，你……你不要紧吧？”

白少辉淡淡一笑道：“还好，不过划破了皮肉，但她也被在下一箫点伤了。”

小玉慌忙从身边取出一个小玉盒，说道：“婢子身边有现成的刀创药，小婢给你敷上了，一回就好。”

白少辉道：“不敢有劳姑娘。”

小玉急道：“护法一大把年纪了，还避什么男女之嫌？还是让小婢给你老敷的好。”

白少辉暗想：“原来她还当自己是董百川！”

人家既然这么说了，倒也不好推辞，这就说道：“却之不恭，那就有劳姑娘了。”小玉跨上一步，低下头，举起柔嫩灵巧的玉手，替他撕开肋下衣衫，轻轻敷上了刀创药。

白少辉却转过脸，望着天上浮云，但觉一股少女的幽香，徐徐从小玉身上透出，传入白少辉鼻中。

伤口有美人玉手轻轻按抚，这是一个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画面；但白少辉始终抬头望着天空，态度显得那么冷漠！一回工夫，小玉替他敷好药膏，直起头来，娇声说道：“好啦，这道伤口，足有一寸来长，已经流了不少血，护法快到船上休息吧。”

白少辉道：“多谢姑娘了，船在那里。”

小玉收起玉盒，朝芦苇中指了指，道：“船就藏在里面。”白少辉突然想起义母，急急问道：“薛夫人呢？是否也在船上？”

小玉抿抿嘴笑道：“我早就将她送出去啦？小婢是特地接应护法来的。”说完，很快转过身去，低声道：“护法请在这里稍等，婢子去把船推出来。”

白少辉慌忙摇手道：“姑娘别忙，这一带江面已封锁，此刻若是划了出去，决难瞒得过岸上的人，还是等天黑再走好了。”小玉嫣然笑道：“不要紧，就是遇上巡逻船，我也不怕。”白少辉笑道：“在下岂是怕事的人？只是遇上了，总是麻烦。”小玉俏皮的道：“一点麻烦也没有，护法负了伤，上船之后，只管躺下来休息就是了。”她探手入怀，摸出一块银牌，扬了扬道：“护法请看，这是什么？”

白少辉朝她手上望了一眼，说道：“姑娘手上是……”小玉没待他说出，接口道：“是宫主的银令，护法该放心了吧？”

说完，低头朝芦苇中钻了进去。接着，但听一阵沙沙轻响，芦苇纷纷朝两边分开，小玉双手推着一艘瓜皮小艇，缓缓驶出，一面娇声道：“护法快上船了。”白少辉一跃上船，小玉问道：“护法会不会划船？”白少辉道：“在下虽没划过，帮姑娘划几下，大概可以吧。”小玉咕的笑道：“这样就好，护法请坐到船头去，浆就在船舷上。”

小玉道：“护法坐稳了！”

话声方落，但听沙的一声，船头一沉，小艇已箭一般滑入水中。

小玉两手一按，轻快的跃上船尾，在白少辉对面坐下，一手操起木桨，划了两桨，小艇立时朝前推进！

水面上漾起了一道水花，直向江心驶去。

直等小艇离岸数十丈后，小玉才抬起头来，伸手揭下人皮面具，朝水中丢去，望着白少辉嫣然一笑道：“现在用不着这劳什子了。”

她这一揭下人皮面具，一张清丽的脸上，笑靥如花，露出两排整齐的贝齿，看去极是妩媚动人。

这艘小艇，从头到尾，不过一丈来长，白少辉坐在她对面，但见小玉一双俏目，只是望着自己。

一时不便多看，随手取过木桨，划了起来。

只听小玉叫道：“董护法。”

白少辉道：“什么事？”

小玉娇笑道：“据小婢看来，你不像是董护法吧？”白少辉笑了笑：“在下白少辉。”

小玉道：“你也戴着人皮面具？”

白少辉道：“在下是易了容。”

小玉道：“那你快洗去了，让小婢看看，你真面目好么？”白少辉道：“这个么，且待上岸再洗不迟。”

小玉樱唇一噘，不依道：“好啊，小婢冒险回来接应，你却连真面目也不肯给我瞧瞧。”

白少辉道：“在下并无此意，只是此刻要帮姑娘打桨，腾不出手来。”

小玉咭的笑道：“不要紧，我一个人划也是一样，你快洗嘛！”白少辉拗不过她，只好停下桨来，探怀取出一只木盒，打开盒盖，取了一颗药丸，在掌心滚动，然后朝脸上抹去。他这颗药丸，正是洗容之用，但见他在脸上抹了几下，然后举起衣袖，一阵拭抹。

这一拭，登时洗去老道，变成一个剑眉星目，唇红齿白的美少年！

小玉看的一呆，两道秋波，只是盯注在白少辉脸上，不住打量，一边娇笑道：“白相公，你这手易容之术，真是神乎其技！”白少辉淡淡一笑道：“行走江湖，谁都会上一些，那也不足为奇。”

小玉道：“白相公，听说你在宫中甚得夫人信任，擢长青鸾坛护法，怎么又会投到南北帮去的呢？”

白少辉道：“在下并未加入贵帮。”

小玉奇道：“那么军师怎会派你来的？”

白少辉道：“在下只是受他之托，救薛夫人来的。”小玉又道：“薛夫人有一位令郎，叫做薛少陵，白相公认不认识？”

白少辉听她是在盘问自己，心中暗暗起疑，一面答道：“他原是在下好友。”

小玉喜道：“那么白相公一定知道他在那里了？”

白少辉不觉楞的一楞，道：“在下和他已有多日未见，不知薛兄的近况。”

小玉冷冷一笑道：“白相公不知他近况，我倒知道他现在在那里。”

白少辉问道：“你知道他在那里？”

小玉轻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白少辉突然目射奇光，问道：“你究竟是谁？”

小玉一双机灵玉手蒙面孔，娇笑道：“白相公再看看我是谁？”

说着，双手缓缓放了开来。

小玉脸上敢情还蒙着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此刻经她双手在贴脸之际，暗暗取下登时换了一个人。

她，赫然竟是凌云凤乔装来的！

她似是经过了一番刻意修饰，淡扫娥眉，薄施脂粉，淡雅冷艳，别有一番撩人风韵。

白少辉蓦然一惊，霍地站了起来，喝道：“你……”这条小船，又小又活，他这一猛然站起，小舟登时失去重心，一阵晃动，几乎栽下江去！

凌云凤一手掌舵，赶忙稳住船势，着急道：“你快坐下来别动，把小船弄翻了，可不是玩的！”

白少辉身在船上，船在江心，当真应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坐也得坐下，口中冷然喝道：“你要待如何？”

凌云凤两道秋波，盯注在白少辉的脸上，含笑道：“你慌什么？我只想和你好好的谈谈。”

白少辉道：“咱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凌云凤眼珠一转，嗯了一声，道：“这话也对，你是白少辉，那真的没有什么好说，似你如果是薛少陵，我就有话和你说了。”白少辉道：“在下想不出你和薛少陵有什么话说？”

凌云凤朱唇微抿，偏着头道：“自然有咯！譬如有关薛夫人……”

她故意拖长语气，没往下说。

白少辉听她忽然提起义母，不由得心头火发，冷笑道：“薛夫人是你们巫山分宫神机堂副堂主的家眷，你们居然不择手段，把她害的面目全非，口不能言，耳不能听。自有武林以来，纵是十恶不赦的黑道盗贼，旁门妖邪，也从没有过你们这等毒辣残酷，我若是薛少陵，恨不得把你立劈剑下，也难消胸头之气，还有什么好说？”

凌云凤凄凉一笑，道：“你骂吧！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你若是骂得还不够，就再打我一顿，我也决不还手，但你总得听我解释。”

白少辉当真恨不得痛骂她一顿，但目光和她一对，看到凌云凤那满脸黯然忧伤之色，心下不觉一怔，说道：“你要说什么，那就说吧！”

凌云凤幽幽叹了口气，道：“你说的不错，纵是黑道盗贼，旁门妖邪，对待自己人，也纵无这等毒辣手段，但这是师傅手订的规定。除了服过‘无忧散’的人，所有投到百花谷的人，都要以妻捉来为质，而且也都要经过手术，改换头脸，纵使家人见面，也认不出来。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不敢心生背叛，侯家湾三个村中，住的就是各地分宫所属人员的家眷。”

白少辉冷笑道：“南北帮不但把薛神医从巫山分宫救出，如今连薛夫人也脱出了你们的魔爪，浣花宫这等作为，正好公诸江湖。让甘心替你们为虎作伥的爪牙，作个当头棒喝，及时醒悟，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死无葬身之地！”

凌云凤道：“我要和你谈的，并不是这些道理。”

白少辉道：“那你要说什么？”凌云凤微微一笑道：“我方才不是说过了，我要和你谈的是有关薛夫人的事。”

白少辉问道：“薛夫人怎样？”

凌云凤看了他一眼，道：“此事我只能和薛少陵说，我看你不用再乔装

了。”

白少辉心中暗暗冷笑，一面说道：“姑娘那就不用说了，在下白少辉，并非薛少陵。”

凌云凤长吁了一口气，点头道：“好吧，你既然不肯承认，那就不好再说了，我送你到对岸去吧，不过……”

倏然住口不言。

白少辉看她欲言又止，不觉问道：“姑娘似有难言之隐？”凌云凤目含幽怨，停了停才道：“我心中有许多话，已经当了面，又无法倾诉，自然有难言之隐了。薛少陵，此刻还在中流，若等船到对岸，那就迟了，我固然白费苦心，你也要抱恨终生……”

白少辉听她语气，心头猛然一动，问道：“你此话怎说？”

凌云凤抬目道：“你大概认为薛夫人已被小玉救出去了？”

白少辉暗暗一惊，反问道：“听你口气，那是小玉被你手下截回去了？”

凌云凤轻笑一声道：“你应该先回答我，到底是不是薛少陵？我才能告诉你。”

白少辉冷冷一哼道：“就算在下是薛少陵吧！”

凌云凤嫣然笑道：“那你承认了？此事关系薛夫人安危，你戴着人皮面具，也好取下来了。”

白少辉道：“姑娘总看的出来，在下是否戴了人皮面具？”

凌云凤一双秋波，凝住在白少辉脸上，看了半天，螭首微摇，道：“那你就不是薛少陵！”她明明已经知道白少辉就是薛少陵，但等白少辉承认了，她又说不是，这一手当真厉害的很！

白少辉被她逼紧了，不得不道：“天下难道只有公孙述一人能改换头脸么？”

凌云凤道：“你是说你也改换了头脸，你为什么要改换头脸呢？”

白少辉冷笑道：“在下当日若不改换头脸，你青鸾堂就不能放过在下，我还能进入百花谷么？”

凌云凤点点头道：“好啦，我相信你是薛少陵就是了。”她忽然探手入怀，取出一颗蜡壳药丸，随手送了过来，说道：“小玉已然把白发哑婆救走，这颗药丸能使她开口说话，你到时自知，我此刻就送你过江去。”

白少辉心中暗道：“义母既已脱险，凭义父医道之精，自可治好义母的耳聾口哑，此女诡计多端，这药丸，只怕是不怀好意。”

心念转动，并未伸手去接，只是望着她，说着：“咱们敌对相处，姑娘把在下送到对岸，在下已极感盛情，这颗药丸，在下心领了。”

凌云凤呆的一呆，急道：“你这人真是的，难道还信不过我？凌云凤若要在这药丸中弄鬼，就不得好死……”

白少辉道：“姑娘言重。”

凌云凤目光一斜，忽然嚷道：“有船来了，快接过去。千万别忘了回去之后，就给她服下。”

白少辉见她说的这般郑重，只好伸手接过，回头望去，果见江面上有一条小船，运桨如飞，直驶而来。

凌云凤取出一张人皮面具，迅速戴到自己脸上，立时又变成了另一个面貌丑陋的女子，目注来船，说道：“这条船是接应你来的，方才我和你说的话，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白少辉道：“在下自当守秘。”

凌云凤又道：“今晚二更，我在对面江边等你，你能准时来么？”

白少辉听钓一怔，问道：“姑娘还有什么事？”

凌云凤道：“到时自会知道，但愿你不爽约才好。”白少辉想了想，道：“好，在下准时赴约。”

这几句话的工夫，那小舟业已驶近，但见船头上站着个蓝衫少年，手仗长剑，迎风大声叫道：“大哥，小弟接你来了。”白少辉大喜道：“殊弟，是你。”

原来那蓝衫少年正是范殊，后梢打桨的却是一个花白头发老嫗。

凌云凤望了那老嫗一眼，不由的冷笑一声。

两条船在江上渐渐接近，白少辉朝凌云凤拱拱手，道：“多谢姑娘相送，在下告辞了。”话声方落，但听耳边凌云凤的声音，以传音入密说道：“回去千万别忘了就给白发哑婆服药，否则我这番苦心就白费了。”

白少辉因两船已靠近，不便再说，只好朝她点了点头，飞身纵起，轻轻落到来船之上。

凌云凤一言不发，手操木桨，掉转船头，朝江上划去。范殊目送凌云凤小舟远去，忍不住问道：“大哥，她怎会送你来的？”

白少辉不愿多说，笑了笑，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出了她双倍船资，她自然肯送我来了。”

但听后梢划船老嫗道：“奇怪，这人我从未见过。”白少辉听她声音，极似小玉，不觉回头望去，问道：“你是小玉姑娘？”那老嫗轻轻笑道：“白少侠耳朵真灵，一下就听出小婢的声音来了。”

白少辉急忙问道：“姑娘机智过人，居然独自一人，就把薛夫人救出来了。”

小玉道：“白少侠过奖，方才真把小婢急死了，宫主说要生擒白少侠，她留你们在宫中进餐，自己却假扮了白发哑婆，赶去红花村，暗中吩咐小燕，把薛夫人送入宫去，这一来，咱们的步骤，全被破坏了，小婢一急之下，只好要小珠赶快通知白少侠，不可再去红花村找薛夫人。小婢冒险制住了小燕，临时把薛夫人假扮成宫主模样，伪称宫主亲自出湖巡视，驾了一条小船，一齐逃出君山，白少侠没到红花村去吧？”白少辉笑道：“姑娘的经过情形，在下都知道了，姑娘要人传信，那时在下已经赶到红花村，她字条上又没说的清楚，在下因时间无多，只好冒险进去。”

小玉吃惊道：“那是宫主假扮的，四周还埋伏着人！”她这一急，连手上木桨，也忘了再划，船头随着打了个横。白少辉笑道：“在下差点就上凌云凤的当。”

一面就把自己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只是后面凌云凤假扮小玉，驾船送自己出来的一段，略过不提。那倒并不是有什么隐私，只是他答应过凌云凤，不能告诉第三个人，自然不好说出。

范殊等他说完，才吁了口气道：“这凌云凤倒是极工心计的人，她后来没有再追上来？”

白少辉道：“她大概被我一箭点伤了，那时我只是夺路飞奔，在江边瞧到有船，就跳了上去，后面是否有人追赶，那就不得而知了。”

小玉道：“奇怪呀，宫主已经下令把侯家湾沿江一带，都封锁了，怎么还会有船送白少侠出来？”

白少辉怕她再问下去，露出破绽，这就问道：“薛夫人呢，姑娘把她送

到那里去了？”

小玉道：“就在前面不远，快要到了。”

白少辉回头朝范殊问道：“三妹回来了没有？”他口中的三妹，是指香香。

范殊点头道：“昨晚回来的，现在伴着薛夫人。”白少辉又道：“衡山的事情如何了。”

范殊道：“完全被军师料中，十分顺利。”

白少辉笑道：“殊弟，你现在服他了吧？”

范殊也笑道：“大哥对诸葛先生极推崇，小弟那敢不服，但这趟君山之行，却是出了他神机妙算之外，若非小玉姑娘机智过人，薛夫人只怕救不出来了。”

白少辉道：“殊弟莫要忘了，小玉姑娘也是诸葛先生预先安排的棋子，若非他有知人之明，知道小玉姑娘的才干，足可胜任，也不会派她去的。”

小玉娇笑道：“两位少侠这般夸奖，我脸都红了呢！”说话之间，小船已然驶进一条岔港，小玉回首望望，后面并没有跟踪的船只，然后又朝另一条小河中驶入。只见一所茅舍，临水而立。

屋前晒了四五张鱼网，正有几个渔夫打扮的壮汉，忙着整理网丝，看到三人的小船傍岸停下，连头也没回。白少辉知道他们都是南北帮弟兄所乔装，别看他们低着头在整渔网，从每人站立的位置来说，正好各朝一个方向监视着远处。

小玉拴好小船，领着两人，疾快的举步走入茅舍，低声说道：“薛夫人还在内室。”说完，直向内室走去。

白少辉跟在她身后，跨入内室，但见屋中泥壁木床，床上整齐的放叠置着一床土布棉被。

白发哑婆——薛夫人就坐在床沿上。

香香站在她对面，正在和她打着手势，听到脚步声，立即转过身来，一眼看到小玉身后，跟着白少辉，不觉喜道：“好了，好了，大哥回来了，她一问三不知，真急死人。”白少辉眼看义母被君山分宫害成这付模样，心头一阵难受，目中湿润，几乎要流下眼泪来，强自忍着，一面说道：“据我所知，薛夫人知书达理，自然认识字的了，三妹可曾写字给她看？她就会回答了。”

香香摇摇头：“我早就写字给她看了，她直是摇头，好像不识字。”

小玉说道：“三位稍待，我出去问问他们，我们的行踪，是否已被人发现？”

说完，转身退了出去。

白少辉听说义母不识字，心下大奇，忙道：“三妹，你去取碗水，我写给她看。”

香香答应一声，匆匆出去，舀了一碗水来。

白少辉在红花村有了经验，移过一张木儿，手指蘸着清水，朝白发哑婆写道：“你是薛夫人么？”

那白发哑婆看看字迹，直是摇头，口中咿咿哑哑的不知说些什么？

白少辉暗暗皱眉，心想：“也许义母不知道自己三人底细，心存顾忌，才故意装作，不肯吐露。”想到这里，连忙写道：“夫人放心，薛神医也被我们救出来了。”

白发哑婆看他还在写字，似是十分焦急，用手指指几上字迹，摇摇头，又指了指自己，又摇摇头，一面忍不住的比着手势。这情形大家都看的出来，她自是在说，她并不识字。香香道：“大哥，不用写了，方才也是这样，她一定不识字了。”

白少辉心头不禁疑念丛生，暗想：“莫非此人，不是义母？”正好小玉走了进来，白少辉问道：“姑娘，她是薛夫人，不会错吧？”

小玉听的一怔，说道：“不会错啊，宫中只有一份名册，明明写的是薛道陵夫人，白少侠觉得那里不对了？”

白少辉道：“薛夫人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但她却一个字也不识。”

小玉道：“这怎么会呢？据我记忆所及，去年她被接到红花村，就一直住在第四家，那时薛神医也在君山，此事做的十分秘密，知道的人不多，我是偷看了名册才知道的。”范殊道：“大哥，她既聋又哑，咱们问也问不出来，小弟之意，咱们不如赶快把她送到南北帮去，以军师之能，一定可以把她聋哑治好。”

白少辉道：“她聋哑之症，原是服了某种药物所致，薛神医自有解药，只是咱们是受诸葛先生之托，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救出薛夫人，目前不知薛夫人是真是假？怎能把她送去？是真的倒也罢了，万一她不是薛夫人，咱们以假作真，这一趟不是徒劳往返了么？”

范殊听的一呆，道：“这就难了，她不会说话，又不认识字，要如何才能弄得清她是不是薛夫人呢？”

白少辉突然心中一动，想起凌云凤给自己的那颗药丸，她说过服下药丸，就能开口说话，不觉探怀取了出来，沉吟道：“解药倒弄来了一颗，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香香喜道：“大哥，你那里弄来的解药！”

白少辉道：“是我逼着凌云凤拿出来的。”

范殊奇道：“大哥方才怎的没有说起？”

白少辉道：“我点了她穴道，就逼着要她取出解药来。”范殊道：“凌云凤那样鬼计多端的人，那会真的给你解药？”白少辉想起凌云凤说过：“我凌云凤若要在药丸中弄鬼，就不得好死。”后来临行之际，又以传音入密说：“回去千万别忘了给白发哑婆服药，否则我这番苦心就白费了。”这些话她说的言词恳切，不像有假……心中想着，一面故作沉吟，说：“这药丸她从身边取出，谅来不假。”范殊哼道：“这种妖女的话，只有大哥才会相信。”白少辉给他说的脸上一红，还没回口。

小玉接口道：“据我所知道，侯家湾三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既聋且哑，解药也只有宫主才有，白少侠把她制住了，她怕白少侠亲自动手去搜她的身，拿出来，也许不会有假。”这话，只有女儿家才想得出来，试想凌云凤也是女儿之身，真要给人家制住了，那能让陌生男人毛手毛脚的在她身上乱搜？自然乖乖的拿出解药来了。

香香忍不住咕的笑出声来，说道：“大哥，小玉姑娘这话没错，我要是凌云凤，被人家制住了，别说解药，就是最珍贵的东西，赶快拿出来，还来不及呢，那敢给你假的。”白发哑婆瞧着大家有说有笑，她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两只眼睛不住的朝四人望来望去。

白少辉已经轻轻捏碎蜡壳，里面用纸包着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药丸，他凑近鼻子，闻了一闻，但觉药味浓重，不像是什么毒药。

要知他自小由薛神医尽心讲解，倾囊传授，其实对医药一道，已得薛神

医十之五六，只是缺少经验而已，此刻闻出药味，立即回头道：“三妹，劳你再去倒一碗开水来。”小玉应声道：“我去倒。”

说完，拿起水碗，往外就走。

范殊道：“大哥要给薛夫人服药么？”

白少辉道：“这解药并不假，但这位薛夫人只怕未必是真，目前只有让她服下此药，才能辨别真伪。”

说话之时，小玉已经端了一碗茶水进来。

白少辉把手中药丸，朝白发哑婆递去，一面指指自己嘴巴，又指了指耳朵，然后作出吞服药丸之状。意思是告诉她，你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但服下这颗药丸，马上就会好的。

白发哑婆自然看得懂他比的手势，连连点头，伸手接过药丸，纳入口中，取起茶碗，一连喝了几口，把药丸吞咽下去。白少辉虽已闻出这颗药丸，不像是毒药，但也没有信心，是否真是解药？看她吞下药丸，两道目光，一瞬不瞬的只是注意着白发哑婆。

过了盏茶光景，突听白发哑婆“啊”了一声，忽然双手抓着喉咙，猛咳不止！只见她白发颤动，咳的弯下腰去，连眼泪都流了下来。

香香气道：“糟糕，这妖女果然没安着好心！”白少辉也瞧得脸色大变，急忙伸出手去，在白发哑婆背后轻轻拍了一掌。

白发哑婆这一阵咳呛，张嘴吐出一大堆青黑色痰涎，再经白少辉在她背上拍了一掌，咳呛立止，直起腰来，张张口，说道：“我……我……啊，我会说话了！”

她这一开口，虽然经过方才一阵猛咳，声音略带嘶哑，但听来口音尖脆。香香笑道：“这药真灵，她已经会说话了！”

人是小玉救出来的，她比谁都急，抢着问道：“你是不是薛夫人？”

白发哑婆两眼望着大家，慌忙点头道：“我……我是薛夫人。”

小玉道：“那就没错了！”

白少辉双目寒光如电，望着白发哑婆，冷然道：“你不是薛夫人！”

白发哑婆打了个哆嗦，急道：“我是，我是薛……夫人。”她这一急，声音更显得尖脆，那像是年老人的口气？白少辉突然脸色一沉，喝道：“你是玉梅，还不快说实话，夫人究竟在那里？”

玉梅，是薛夫人的贴身丫环，白少辉自然听得出她的声音。白发哑婆又惊又怕，哧的坐到床上哭道：“我……我说出来了，他们就会杀我……”

小玉满脸惊奇，问道：“你真的不是薛夫人？”

白少辉道：“她是薛夫人的丫头玉梅。”口气一转，朝白发哑婆说道：“玉梅，我们已经把你救出来了，还怕什么？快说，夫人被他们关在那里？”

玉梅害怕的望望大家，依然哭着说道：“我不知道夫人在那里？他们把我扮成这副样子，当时警告过我，要我承认就是薛夫人，不然他们就会杀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小玉懊丧的道：“咱们这番布置，当真徒劳无功，白废力气。”白少辉没有开口，他耳边依稀萦绕着凌云凤说过的每一句话：“这颗药丸，能使她开口说话，你到时自知。”“回去千万别忘了就给白发哑婆服药，否则我这番苦心就白费了。”“到时自知”，如今已经知道了，白发哑婆并不是义母！“她这番苦心”？她把玉梅扮成白发哑婆，作了义母的替身，难道真是一番好心？

她自动交付这颗解药，又再三叮嘱，要自己一回来就给她服下，显然是要使自己知道救出来的并不是义母，那么她约自己今晚二更前去，究竟是什么呢？

她和自己处于敌对地位，她会说出把义母藏在那里么？不可能。

她要预先埋伏，让自己自投罗网么？也不可能，她若要对自己下手，就不会亲自驾舟送自己离开侯家湾了。范殊眼看大哥只是沉思不语，不觉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

白少辉微微摇头道：“我只是在想，他们把玉梅扮成白发哑婆，而且还要她承认是薛夫人，究竟有何阴谋？”小玉道：“是呀，这点我也想不通，她们难道早就知道咱们会把她救出来的？”

香香道：“我想其中一定另有道理，可能连凌云凤也被瞒过了。”

范殊望着白少辉道：“大哥，这事该怎么办呢？”白少辉沉吟道：“我想第一件事，咱们应该先把玉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再设法营救薛夫人。”

小玉点点头道：“白少侠说的极是，这里离君山极近，咱们行藏，随时都可能被对方察觉，玉梅自然得立时送走，较为妥当。至于薛夫人的下落，目前咱们潜伏君山分宫的人，虽还有几名，但连小婢都一无所知，他们自然更不会知道，这事就棘手了。”

白少辉道：“这也不急在一时，咱们慢慢再想办法。”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茅屋中燃起灯盏，一名老妪替大家送上晚餐，各人心中有事，匆匆吃毕。

小玉说道：“今晚只好委屈三位在这里歇息，隔壁还有一个房间，白少侠、范少侠两位请到隔壁休息，小婢此刻就派人先送玉梅姑娘上路，再设法和分宫里的人联络，看能否查得出薛夫人的下落。”说完，不待两人回答，就朝玉梅招招手道：“姑娘请随我来。”领着玉梅，往外走去。

白少辉心中暗道：“看来，南北帮在岳阳的人全受这小玉姑娘指挥，她在南北帮中的身份，似是不低！”

范殊等小玉走后，忍不住道：“大哥，小弟之意，咱们今晚再到侯家湾三个村子里去看看可好？”

白少辉因凌云凤约在二更见面，虽不知她约自己前去，究有何事？但总得和她见了面之后，再作道理。

想到这里，就微微摇头，道：“这个不妥，小玉姑娘方才曾说，她出去试和君山分宫的人联络，设法查探薛夫人下落。如果潜伏分宫的人尚且查不出来，我们去了，也未必查得出眉目，与其徒劳往返，倒不如等有了消息，再采取行动，也免得打草惊蛇。”

范殊不知白少辉心中另有打算，但听大哥说的也是有理，只好点点头道：“大哥说的极是。”

三人在房中又谈了一阵，才见小玉匆匆走了进来。

范殊迎着问道：“小玉姑娘，可有消息了么？”

小玉道：“消息倒有，只是有些奇怪，照说方才小婢救出玉梅姑娘，白少侠又在红花村连伤白衣四灵和秦堂主等人，此刻应该派遣高手，四出搜索才对。但据宫中传出的消息，君山分宫除了宣布天狼爪董百川勾结南北帮企图营救薛夫人，董百川已当场格毙。薛夫人也在被截回之时，投湖自尽，如今正在湖上四处打捞，并没有其他动静，好象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范殊笑道：“这是凌云凤怕被她师傅追究下来，才捏造事实，向上面搪塞，一个

当场格弊，一个投湖自尽，岂不死无对证了？”

小玉摇摇头道：“小婢原也这般想法，但凌云凤平日为人，精明干练，最得浣花夫人信任，就是把事实经过报了上去，也未必会受处分，用不着虚构故事，尤其她个性好强，手下高手如云，不可能这样轻描淡写的就此罢手。”

香香道：“你是认为她这样做，另有企图了？”

小玉嗯了一声，道：“但她已经传下命令，君山分宫的人，除了各守岗位，别无举动，也是事实。”

白少辉因凌云凤和自己约在二更见面，她这番举动，究竟目的何在？心中虽觉可疑，但却不好开口。

范殊问道：“小玉姑娘，你已和宫中的人联络上了，不知薛夫人下落如何？”

小玉道：“我已要他们从速设法查探薛夫人下落，但一时只怕查不出眉目来。”

说到这里，接着补充道：“君山分宫虽没有派遣大批高手，前来搜索，但宫中却是戒备森严，大家行动都受了限制。消息传递，自然也不甚方便，我和他们约好，等明天早晨再联络一次看看，今晚大概不会有事了。”

白少辉看看时光不早，这就朝范殊道：“殊弟，明天说不定有事，咱们还是早些休息吧！”

范殊脸上一红，点点头，跟着白少辉走到隔壁房中。这间房内倒有三张床铺，壁上还挂着几件粗布衣衫，看情形似是几名乔装渔民兄弟的卧房，临时腾出来，作了自己两人下榻之处。由此看来，这里敢情是南北帮一个秘密通讯连络的所在了。白少辉心中有事，走到对面一张靠壁的铺上，和衣躺下。

范殊走近床边，关心的道：“大哥，你伤的很厉害么？”白少辉笑道：“我只是皮肉之伤，早就好了。”范殊道：“我不信，大哥和我相处，已非一日，平时纵然一两个晚上没睡，也从没看过你困倦得急需休息的。”

白少辉笑了笑，道：“多谢贤弟关心，前昨两晚我都不曾好好睡过，本来认为等救出薛夫人，再睡不迟。如今薛夫人仍然下落不明，今晚也许无事，正该好好养足精神，明天若是有了薛夫人消息，只怕又有一场激战，殊弟也赶快休息才是。”范殊道：“只要大哥没事，我就放心了。”

说着，回到对面铺上，挥手熄去灯火，也和衣躺了下去。白少辉其实那是真要休息？他只不想让范殊知道自己前去赴凌云凤之约。

室中灯火已熄，他闭目养了会神，耳听范殊已然睡熟，发出轻微的鼾鼻，心中暗暗好笑：“殊弟终究年事还轻，倒头就睡着了。”

又过了一回，估计已快将二鼓，这就悄悄下床，凝目看去，范殊侧身而卧，睡得正香。

轻启房门，闪出身去，跨出茅舍，但见满天星斗，确实已有二更光景，河边一株大树下，蹲着一个渔夫打扮的人，不用说那是值岗的人了。

白少辉不敢惊动，一双亮若晨星的目光，略一转动，立即长身掠起，化作一道灰影，疾如掣电，向南投射而去。他方才来的时候，早已看好了方向，此刻提气飞掠，一路疾奔，不到顿饭工夫，便已赶到江边！举目望去，但见湖上一片浩瀚，君山如螺，隐隐在望，只是不见舟楫。

心中暗暗忖道：“看来凌云凤还没有来，唉，她要自己一人赴约，不知究有何事？但至少见到了她，正好向她问问义母的下落。”

正在思忖之间，突听一阵娇笑之声，传了过来，道：“薛少侠果然是信

人！”

声音娇柔，听来极是动人！随着那娇脆清音，只见一条纤小人影，从三丈外一棵大树上飘然飞来，落到白少辉面前，那正是君山宫分宫主凌云凤。她依然戴着那张丑陋少女的面具，只有一双俏目，闪着晶莹亮光，笑的时候，还露出一排细白整齐的牙齿。白少辉拱了拱手道：“凌姑娘大概早就来了。”凌云凤嗯一声，笑道：“我约了你，自然该早些来才对呀。”

第三十六章 各有心机

白少辉朝凌云凤拱拱手道：“姑娘约在下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凌云凤并没直接回答，含笑问道：“薛少侠回去之后，是否已把药丸给白发哑婆服下了。”

白少辉道：“已经给她服下了。”

凌云凤道：“现在你总相信了，我并没骗你。”

白少辉道：“不错，在下赶来此地，正要向姑娘请教，家母究竟在那里？”

凌云凤眼波流盼，娇柔的道：“走，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白少辉道：“姑娘要带在下到那里去？”

凌云凤的笑道：“你可是怕我以令堂为饵，诱你入伏么？”白少辉朗笑道：“纵是千军万马，在下也未必怕了。”凌云凤微叹了口气，抬目道：“薛少侠口气果然豪壮，只是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设下埋伏害你，就说相信我凌云凤，岂不动听的多了？”

白少辉道：“姑娘既然答应带在下去，那就走吧。”凌云凤道：“好。”话声出口，举起玉掌，轻轻拍了两下。但见岸边缓缓移动，摇出一条小船，原来那小船上插着许多柳条停泊在柳阴之下，是以白少辉并没看的出来。凌云凤道：“咱们上船去。”

白少辉脚下略现迟疑，问道：“你要我到君山分宫去么？”凌云凤娇笑道：“不管到那里去，都有我呢！”

白少辉道：“好，在下相信姑娘。”

凌云凤嗤的笑道：“你早该相信我了。”

说着，回身抬抬手道：“薛少侠请啊！”

突听身后有人喝道：“且慢！”

刷的一声，一条人影从身后树上，飞掠而下！

凌云凤娇叱道：“什么人？”

突然转过身去，玉手扬处，一点寒芒，脱手打出。

白少辉听出是范殊的声音，一时情急，屈指轻弹，嗤的一声，一缕指风，直向那寒芒射去，把凌云凤打出的暗器，击落开去，一面说道：“他是在下义弟。”

范殊飘身落地，说道：“大哥，这妖女鬼计多端，信她不得。”凌云凤冷冷的道：“谁要你相信了？”

范殊冷道：“你当我不知道？你一计不成又来一计，想把我大哥骗到君山去。”

白少辉暗暗皱了下眉，忙道：“殊弟，凌姑娘……”范殊没待他说完，踉踉脚道：“大哥，你是被这妖女迷住了！”突然朝凌云凤身前欺了过去，喝道：“凌云凤，你取下面具给我瞧瞧。”

凌云凤目中寒芒一闪，怒笑道：“好个浅薄少年，我要不是瞧在薛少侠

份上，今晚管教你横尸江岸。”

范殊冷笑道：“只怕未必，哼，你自己不取下来，我就不会把它揭下来么？”

白少辉急忙喝道：“殊弟，不可鲁莽。”

范殊道：“我偏要看。”

身形倏进，左手快疾绝伦的朝凌云凤脸上抓去。

凌云凤怒叱道：“你想死！”右手一扬，呼的一掌，劈了过来。

范殊左手不变，依然朝她脸上抓去，右手紧随着左手指去。凌云凤冷笑一声，左手抬处，幻起一片指影，分袭范殊身前几处要穴。范殊身形一闪，躲开一片指影，双手屈指连弹，一连弹出几缕指风，反向凌云凤袭去。

凌云凤娇躯一转，身如飞花，一下闪到范殊身后，一指朝范殊笑腰穴上点到，她这一闪，身法奇快，轻灵巧妙，使人为之目眩！

白少辉暗暗叫道：“飘花身法！”

那知目光注处，范殊不知如何一来？又和凌云凤对了面，口中喝道：“你接我一掌试试。”举手一掌，拍了过去。白少辉心中不觉一怔，暗道：“殊弟这是什么身法，自己居然会没看清楚？”一面急忙叫道：“殊弟快快住手。”范殊从来都是很听大哥的话，这回却负了气，回头道：“你为什么不叫她住手？”手掌一送，直向凌云凤当胸拍去。凌云凤怒哼一声，右手扬起硬接范殊一掌。

两人这一掌上，谁都用上了全力，双掌接实，但听“拍”的一声，人影倏分，各自被震的后退了三、四步。显然双方内力，也在伯仲之间！

白少辉掠到两人中间，摇手道：“好了，好了，不用再打了。”范殊玉脸通红，突然从身边撤下长剑，气愤的道：“大哥，你走开，我要领教领教她的剑法。”

白少辉看的一呆，暗道：“殊弟怎的犯了小性？”

凌云凤冷声道：“薛少侠，你只管站开去，凌云凤手下极有分寸，不伤他性命就是了。”

范殊清笑道：“你胜得了我么？”

凌云凤翻腕抽出长剑，冷声道：“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白少辉眼看两人都取出兵刃，心头大急，叫道：“殊弟范殊冷笑道：“大哥不用替她担心，小弟不伤你心上人就是了。”话声出口，突然喝道：“凌云凤，你小心了！”长剑一挥，三点寒芒，迎面刺去。

凌云凤左手剑诀一领，身随剑走，使了一招“莲台起驾”，巧妙的游过范殊剑锋，一朵剑花，朝范殊右臂“内关穴”刺来。范殊曲臂沉肘，身形半旋，倏地手腕一长，长剑疾扫而出，一片剑光，带起了一股啸空之声！

凌云凤没想到对方剑上造诣，竟有这般深厚，不觉被逼的后退了一步。

范殊冷冷一笑，欺身直上，挥手又是一剑，直点过去。凌云凤又退后了一步，剑势一变，奇招突出，但见她玉腕一抖，刹那间飞起了朵朵银花，宛如怒海汹涌，反向范殊席卷过去！

白少辉瞧的大惊，暗叫一声：“百花剑法！”

急忙从身边取出竹箫，正待纵身掠去。

只听范殊清笑道：“好剑法！”

突然连人带剑，一跃而起，一支长剑寒芒飞洒，化作千百缕银线，直向朵朵银花激射过去，一时但听嘶嘶轻啸，和轻微的金铁交鸣，叮叮不绝！

两条人影，全都陷入了一片冷芒寒雨，剑杰银花之中！这原是快得如同电光石火一般，金铁交鸣之声乍起，势如狂涛的汹涌银花，倏然尽灭，交错的人影，也突然分开，两人各自持剑而立，四目相注，肃立原地，未再出手，但凌云凤手上，却已只剩了半截断剑。

白少辉看出两人正在凝神运功，这一下不发则已，一发必然尽力一搏，也许闹个两败俱伤！心头一急，赶忙一挥手中竹箫，拦在范殊面前，沉声道：“殊弟，不许再打了！”范殊忽然以剑投地，眼围一红，道：“大哥，我知道你怕我伤了她……”

说完，转身欲走！

白少辉弄不懂这位结义兄弟，今晚不知怎的老是使着小性，急忙闪身一拦，说道：“殊弟，你听我说。”

范殊气道：“不要拦我，我看得出来，你处处都在保护着她。”白少辉正容道：“殊弟，你总该知道，薛夫人就是家母，如今尚在君山，我不能坐视不救，凌姑娘答应带我前去，你怎的尽说这些不相干的话？”

范殊脸上一红，问道：“大哥，薛夫人真是伯母？小弟怎的从没听你说过去？”

白少辉道：“此事说来话长，慢慢再告诉你。”

说完从地上拾起长剑，送到范殊手上，拍拍他肩头，柔声道：“好了，别再孩子气了，你先回去吧。”

范殊双颊发赤，收过宝剑，抬目道：“小弟和大哥一起去。”白少辉看了凌云凤一眼，迟疑的道：“这个……不知凌姑娘是否同意？”

凌云凤问道：“他就是范殊么？”

范殊道：“在下正是范殊。”

凌云凤冷冷说道：“范少侠剑术果然高明，普天之下，能破解百花剑法的人，凌云凤还是第一次遇上。”

范殊微微一笑道：“过奖了。”

凌云凤接道：“范少侠要同去自然可以，只是必须听我安排，你愿是不愿？”

范殊道：“如何听你安排？”凌云凤道：“到时候，我自会告诉你的，但你先得回答我，愿不愿遵守我的约束？”

范殊双眉微微一扬，似想发作，却又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道：“好吧，凡是和咱们此行有关的事，在下就听姑娘安排。”凌云凤冷笑道：“自然是和此行有关的事。”语声一顿，接着道：“咱们该下船去了。”

说完，也不招呼两人，双足一点，轻轻跃落船舱。白少辉、范殊跟在她身后，飞身落船。

凌云凤挥了挥手，舱后一名少女，立即用桨在岸上一点，掉转船头，直向江心驶去。

凌云凤望着两人，说道：“两位就这样进入君山去么？”白少辉听的一怔，道：“姑娘之意，该是如何？”凌云凤道：“白少辉三字，在江湖上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但百花谷的人，却是无人不知，师傅曾通令各地，遇上了生擒固佳，格杀不论。”

白少辉大笑道：“如此说来，在下倒是荣幸的很。”凌云凤并没有理他，续道：“至于范少侠么？也是师傅通令缉拿的人……”

范殊道：“那是你有意引咱们入伏的了。”

凌云凤冷晒道：“凌云凤虽是女子，说过的话，从无更改，我既然带两位进去，自得对两位负责。只是凌云凤身为君山分宫之王，咱们处于敌对地位，两位如若以本来面目进入君山，实有未妥……”

范殊问道：“那你要用什么法子带我们去？”

白少辉微微一笑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在下两人易容改装了？”

凌云凤道：“最好如此。”白少辉道：“姑娘要咱们改扮什么人才行？”

凌云凤道：“什么人都行，只要掩去本来面目就好。”白少辉道：“这个容易。”

当下探怀中取出一只扁形木盒，打开盒盖，挑了两颗药丸，先在自己脸上涂抹了一阵，扮成一个紫脸大汉，然后又替范殊扮作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

凌云凤一直注视着白少辉的举动，等他改扮完毕，不觉奇道：“薛少侠易容技术，极为高明，凌云凤想请教一个人，不知你认是不认？”

白少辉道：“姑娘问的是谁？”

凌云凤道：“黑煞游龙桑九。”

白少辉心头咚的一跳，忙道：“在下久闻桑老前辈大名，只是无缘拜认。”

凌云凤披披嘴道：“薛少侠这易容术，如果我看的不错，倒是和黑煞游龙的手法极相近似。”

白少辉心中暗道：“她突然问起师傅，不知用意何在？”一面笑了笑道：“江湖上易容之术也许创自一人，手法大同小异，那也不足为奇。”

话声方落，忽见江面上出现了一艘快船，直驶而来，船头上同时突然亮起两盏孔明灯，两道灯光射到了船上，远远传来一声喝：“船上什么人？”

划桨的少女答道：“顺风归舵。”

答话之间，两船已然靠近，船头上站着一个青衣劲装汉子，目光注视着三人，问道：“可有令牌？”

划桨少女纤手一扬，左手掌心亮出一枚银牌。

青衣汉子朝令牌躬了躬身，然后挥手道：“姑娘可以去了。”小船并没直驶君山，却在侯家湾西首的一条小港湾中停了下来。

凌云凤一跃上岸，走在前面领路，白少辉、范殊跟在她身后，那划桨的少女走在最后。这一路上凌云凤没有说话，白少辉、范殊自然不便多问。

白少辉目光转动，打量着四周形式，但觉凌云凤领着自己，绕过一座小山，行入了一片荒僻的小径之上，心中暗暗忖道：“不知他们把义母囚在那里？”

片刻工夫，已经奔到一座峻峰之下，这自然是君山后山，但也是最荒僻的地方。

凌云凤依然没有作声，直向森森古柏中走去。

月黑星稀，夜色朦朦，这山后一片暗影，更显得阴沉神秘！白少辉目能夜视，目光一转，已然看清这深沉的柏树林中，原来是一座墓地，平台正中矗着一方高大石碑，上书：“皇清敕授布政使侯公启伯之墓”。暗暗寻思：“这一带地方势甚是隐僻，莫非义母就被他们藏在这里不成？”

心中想着，但见凌云凤一声不作，绕过平台，直向墓右行去，不大工夫，到了一座庄院前面。白少辉凝目瞧去，那庄院两扇大门上，嵌了一方水磨青砖的横额，刻着：“故布政使侯公之祠”。

这是人家姓侯的祠堂！

白少辉看的心头一宽，暗道：“原来他们果然把义母藏在这祠堂之中。”

这时凌云凤已经走到右侧一道边门，停了下来，那划桨少女抢前一步，在门上连叩三下。

一道木门呀然开启，里面走出一个满脸虬髯的驼背老者，目光炯炯，望着划桨少女问道：“刮的是什么风？”划桨少女答道：“东方甲乙木。”驼背老者伸手一推，道：“令牌呢？”

划桨少女咭的笑道：“寿老头，我是小燕，宫主来了。”驼背老头方自一怔，凌云凤道：“寿增福，是我。”驼背老头慌忙躬身道：“属下该死，不知宫主驾到。”凌云凤道：“不用多礼。”

随着话声，已然往里走去。

白少辉、范殊紧随她身后，穿过小天井，跨进侧院厢房，这是一间布置幽雅的客厅，窗明几净，收拾的甚是干净。那驼背老头跟着进来，点起了灯烛，才行退去。

划桨少女早已揭去了脸上人皮面具，露出一张秀美的脸孔，这时后中端着两盅香茗，送到白少辉、范殊两人跟前，说道：“两位请用茶。”

白少辉一眼认出她正是凌云凤的贴身侍婢小燕，自己当日身负重伤，还是她服伺的，不觉朝她看了一眼。

小燕俏然一笑，问道：“少侠还认识小婢么？”

白少辉忙道：“你是小燕姑娘，当日在下身负重伤，多蒙姑娘照顾，在下还没向姑娘道谢呢。”

小燕粉脸一红，抿嘴笑道：“小婢奉命行事，少侠要谢，也该谢咱们宫主嘛！”

范殊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暗自忖道：“好”啊，原来大哥早就和她们认识了，这些事情，他从没和我说过，这次回去，倒要好好问问大哥。”

白少辉转脸朝凌云凤拱了拱手，道：“如此说来，在下自该向姑娘致谢，尤其当日失手误伤了姑娘，更使在下不安了。”凌云凤坐在椅子上，冷眼旁观，看出范殊脸上神色有异，但只作不见，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淡淡一笑道：“事情已经过去，不提也罢，当日我打了你一掌，你也点了我一箫，两下正好扯直。”

说话之间，小燕又送上四式精美茶食，放到几上。凌云凤含笑道：“两位少侠难得光临，午夜已过，想必腹中饥饿，请用些茶点吧。”

白少辉道：“姑娘不用客气，时间不早……”

凌云凤没待他说完，微哂道：“薛少侠大概怀疑我在茶食中暗施手脚了。”说完，伸手在四个盘中，每样取了一块先行吃了，一面笑道：“薛少侠现在该放心了吧？”

白少辉道：“在下并无此意，姑娘既这么说法，在下再要推辞，岂不是不识抬举了。”

说完，就在盘中取了一块玫瑰松仁糕，放入口中吃了起来。范殊看大哥吃了，也跟着取了一块，慢慢吃着。吃过点心，凌云凤朝范殊说道：“范少侠，请在这里宽坐，我领薛少侠进去。”

范殊起身道：“不，我要和大哥一起去。”

凌云凤道：“这点要请范少侠原谅，咱们有言在先，到了这里须听我安排。照说，凌云凤既把两位带来此地，一起进去又有何妨？”她顿了顿，又道：“只是其中另有为难之处，凌云凤未便向范少侠明说，我陪薛少侠进去，最迟天亮以前就可出来了。”

白少辉道：“殊弟，凌姑娘也许真有为难之处，你就在这里等一等吧！”

范殊道：“好，我就在这里等候，但到了天亮之后，大哥再不出来，莫怪在下不守诺言。”

凌云凤轻笑道：“这个自然，你只管放心，我不会把你大哥吃了的。”接着朝小燕一指，又道：“我连小燕都不能带进去，范少侠总该相信我说的不假吧？”白少辉心中暗想：“看她说的不像有假，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戒备如此严密！”

凌云凤话声一落，转身道：“薛少侠，请随我来。”举步朝里行去。

白少辉跟着她穿过一道天井，迎面是一座敞厅，拾级而上，但见厅上放着两排雕花椅几，陈设古雅似是会客之所。但当中却有一座半人来高的古铜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白少辉举目四顾，忍不住问道：“家母就在这里么”凌云凤“嗯”了一声，道：“我带你进去见见一个人。”“进去？”这里已是最后一进，“见见一个人”，听他口气似非义母？白少辉心头不觉升起一丝疑念，说道：“在下跟姑娘来此，是为了要见家母。”

凌云凤娇笑道：“薛少侠不用多问，到时自知。”说话之时，忽然走前两步，伸手揭开鼎盖，十分谨慎的朝鼎中摸去。只听一阵轧轧之声起自地底，那矗立在地上的铜鼎，缓缓向下沉去。接着但见正面石壁，突然出现了一道门户。白少辉心中暗暗哦了一声，忖道：“原来这座铜鼎是关启石室的机关。”

凌云凤整理了一下秀发，回头笑着问道：“薛少侠，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

白少辉道：“自然是山腹石室了。”

凌云凤道：“这还用说？我是问你这里的方向。”白少辉道：“该是君山后山。”

凌云凤道：“不错，咱们现在的君山分宫，原是常家堡。”白少辉道：“在下知道那是入云龙常维仁常大侠的故宅，被你们占用了。”

凌云凤道：“谁说占用？那是常大侠失踪之后，咱们买了下来的。”

白少辉冷笑道：“整个衡山派都在你们掌握之中，区区常家堡就是占用了，也没有敢说半个不字。”

凌云凤柔声道：“我又不和你说这些，干么你要生我的气？”白少辉道：“那么你在和我说什么？”

凌云凤道：“我不是和你在说山腹石室么？当年入云龙常维仁还没失踪以前，咱们就开发了这座石室，后来买下了常家堡，这里就关闭了，没有开启过。”

白少辉道：“你是说，这山腹石室另有通路，可由君山分宫出入？”

凌云凤笑道：“是啊，君山分宫如今才是正门，这里只能算是后门了。”

白少辉笑道：“姑娘似乎不用把这一秘密，告诉在下。”凌云凤道：“我告诉了你，你也不会泄漏出去的，是么？”白少辉道：“那可不一定，有朝一日，武林同道为了伸长正义，大破君山分宫在下知道此处入口是条捷径，极可能领了他们直捣君山分宫心脏。”

凌云凤笑道：“所以我才要告诉你，那铜鼎中的机关，操纵着几道埋伏，稍一不慎，触发机关，所有在厅上的人，无一幸免。”

白少辉心中暗暗冷笑，说道：“在下承教了。”

凌云凤看了他一眼，道：“我说的是真话，今晚我所以要带你从这里进去，其实全是为了你。”

白少辉道：“在下想不出来。”

凌云凤道：“第一，自然是此处地势隐僻，免得泄漏了你薛少侠的身份。”

白少辉道：“第二呢？”凌云凤神秘一笑，道：“等你出来的时候，自会知道。”白少辉心中暗想：“看她对我倒是不错，但不知这情意是真是假？”心中转念，一面说道：“时间不多，咱们该进去了。”凌云凤道：“我替你领路。”

说完，从身边取出一个精巧火筒，随手打亮，当先走了进去。

白少辉紧随凌云凤身后，向前行去，走了不过丈许光景，突听身后一阵轻震，那道石门，已然关了起来。

白少辉功凝右掌，说道：“石室出口，可是姑娘关上的么？”凌云凤轻轻叹息一声道：“到了此时，难道你还不肯相信我么？”

白少辉心中暗道：“她如要加害于我，白天就不用送我出去，更不用给我解除玉梅声哑的药丸，看来又不像有假……”凝聚右掌的功力，不觉徐徐散去。

凌云凤接着又道：“进口石门，咱们进来了，自然要关起来，待回咱们出来了，不会再开么？”

两人继续前行，洞中一片黑暗，凌云凤手上火筒，也只能照得丈许光景。白少辉运目打量，只觉这座山腹之中，转折颇多，但因随在凌云凤的身后，看不到前面的景物。这样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凌云凤忽然斜斜向右行去！

原来到了这里，地势突然开阔，足有数亩大小一片平地，但一条甬道，却继续往前通去，望去成了黑越越的一个洞窟。在甬道右首，一片平地中间，却有着一座圆洞门，里面隐隐透出灯光。凌云凤出了甬道，斜斜越过平地，就是朝圆洞门行去。

白少辉心头不禁感到一阵紧张，暗暗忖道：“义母大概就被他们关在这里了！”心念转动，不觉叫道：“凌姑娘。”凌云凤口中“嗯”了一声，问道：“你想问什么吗？”白少辉道：“家母可是就在这里么？”

凌云凤回头笑道：“我说过带你来看一个人的，到了地头，你自会知道了。”

白少辉怒声道：“你到底存着什么心？”

凌云凤笑道：“总不会存心害你吧？”

白少辉道：“你……”

凌云凤柔声道：“快不用说啦，这不是已经到了么？”说着伸手揭下面具，收入怀中，一面低声道：“你也该快把易容药洗去了，随我进去。”

白少辉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依言拭去脸上易容药物。

圆洞门内好像是一个小天井，两边还放着不少盆栽花草，迎面三级石阶，以雕栏，阶上一排三间石屋，俨然自成院落！凌云凤领着进入圆门，但见阶前站着两名身穿黑衣，手执玉拂的道童，立即躬下身去，道：“家师命小道恭迓宫主。”凌云凤道：“干爹已经知道我来了？”

白少辉忖道：“原来她带着自己看她干爹来的，但不知她干爹又是什么人？”

左首一名道童回道：“家师方才听到宫主说话，知道宫主还带了一位外客前来。”

凌云凤道：“他老人家在静室中么？”

左首道童应了声“是”。

凌云凤又道：“干爹可有什么吩咐？”

左首道童道：“家师曾说，宫主亲自带来的人，不会是外人，就请到静室中相见好了。”凌云凤点点头，回身朝白少辉低声说道：“你随我进去。”说完，拾级而上，迳向左首一间石屋走了进去。白少辉紧随她身后而入，举目瞧去，但见这间石室，略呈长方，中间放着一张石榻，榻右石几上，点燃着一盏白玉为槩的油灯，灯光甚是柔和。

榻上端坐一个身穿黑袍，须发如银的老道，双目微阖，状如老僧人定一般。

凌云凤进入石室，娇躯翩然朝榻前走近，娇声道：“干爹，女儿来了。”

黑袍老道微微颌首，蔼然笑道：“凤丫头，你带来的这位年轻人是谁？”

说话之时，迷着两条如线双目，朝白少辉望来。别看他双目如线，但两道眼神，却隐隐射出金光，白少辉和他目光一对，心头不觉暗暗地一凛，忖道：“这老道好精深的内功！”一面抱了抱拳道：“在下……”

凌云凤连忙拦道：“你不要说嘛，先让干爹瞧瞧。”一面朝黑袍老道说道：“干爹，女儿特地带他来见见你老人家的。”白少辉只说了“在下”两字，就被她拦住，不由怔的一怔。黑袍老道望望白少辉，又望望凌云凤，忽然呵呵笑了起来，连连点头道：人品着实不错，哈哈，凤丫头，你眼光更是不错。他这一笑，白少辉的脸红了！

凌云凤更是双颊发赭，骤然间飞起两朵红云，娇急的跺跺脚道：“干爹，你……”

黑袍老道一手捋须，笑道：“凤丫头，看你急成这个样子，你师傅面前，自有干爹替你作主。”

凌云凤白了白少辉一眼，道：“干爹，女儿不是这个意思。”黑袍老道含笑道：“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凌云凤道：“女儿是带他来给干爹瞧瞧的……”

黑袍老道没待她说完，笑道：“这就是了，你既然带他进来让干爹瞧瞧，干爹就是瞧他人品不错。”

凌云凤急道：“你老人家听女儿说完了，再说好么？”黑袍老道脸上飞过一丝诧异之色，点头道：“好，好，你说，你说！”

凌云凤道：“女儿是要你老人家鉴定一下。”

黑袍老道笑道：“干爹不是已经给你鉴定了么？”白少辉站在边上，一直没有作声，心中暗忖道：“这黑袍老道大概年事已高，纵然修为功深，但人却显得老悖，说话老是夹缠不清。”

只听凌云凤道：“不，女儿带他进来，是要你老人家看看，他脸上是不是也经过手术改造？”

白少辉听的暗暗哦了一声，心想：“原来她还不相信自己就是薛少陵，才把自己带来此地，要老道鉴定……哦，莫非这黑袍老道，就是昔年名闻武林的外科圣手公孙述不成？”心念转动之际，那黑袍老道也不觉神情一动，如线双目，突然射出两道熠熠精光，盯注在白少辉脸上，看了半晌，惊异的道：“凤丫头，你说他经过手术改造”

凌云凤嗯道：“你老看不出来？”

黑袍老道摇摇头道：“这……不可能……经过手术改造的人，老夫一眼就看的出来……”

凌云凤突然脸色一变，出手按上了白少辉后心，冷笑道：“白少辉，你……你敢欺骗我凌云凤，如今还有何说？”她似是十分气恼，按在白少辉后心的手掌，还在微微颤抖，继续说道：“你受何人指点而来？若不说出实情，我就一掌震碎你的心脉。”她这句“受何人指点”，虽没明白说出，意思是指她暗示薛少陵的事，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白少辉神色安祥，任由她手掌按自己后心，淡淡一笑道：“姑娘相信这位老道长没有看错么？”

凌云凤怒声道：“我干爹还会看错？”

白少辉道：“那你就认定在下是冒充薛少陵来的了。”凌云凤道：“难道你还不承认？你再不实说，莫怪我掌下无情。”

白少辉朗笑道：“姑娘自以为真有把握震碎在下心脉么？”人家手掌抵着后心，只要掌力一吐，震碎心脉，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凌云凤切齿道：“你当我不敢么？”

白少辉笑道：“敢，但在下认为姑娘未必能伤得了我。”凌云凤道：“你是找死！”

说实在，她真还有些下不了手，因为白少辉除了脸貌之外，和她心目中的薛少陵简直太像了。此刻她虽不敢下手太重，但随着话声，掌上不由的稍微加了些力道！

这在凌云凤来说，乃是一种警告。以她的功力，这稍微加重力道，按的地方又是后心要害，武功稍差的人，就得当场震昏，就算内功精深之上，这一下，也会感到心脉震动，气浮心跳！

那知就在她喝声出口，掌心稍微用力，徒觉白少辉身上似有一般无形潜力，微微一震，竟然把自己手掌震的往上弹了起来！

凌云凤惊啊一声，身不由主后退了一步。

白少辉却若无其事，潇洒的朝前跨上了两步。

黑袍老道看出白少辉似已练成了道家护身罡气，才能不动声色把凌云凤抵在后心的手掌震开。

这一下直瞧的他大感意外，双目寒光电射，沉声道：“年轻人，你要如何？”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凌云凤后退之际，手腕一抬，已然快速绝伦的撤出身边长剑，娇叱道：“白少辉，你给我站住！”

白少辉含笑道：“姑娘放心，在下只是想请这位老道长仔细瞧瞧。”

黑袍老道两道细丝般的神眼，始终盯在白少辉脸上，疑或的道：“难道老夫当真两眼昏花不成？”

凌云凤也脸露惊诧，怔怔的望着老道：“干爹，你就再仔细看看嘛！”

黑袍老道点点头道：“干爹自然要仔细看看，唔，年轻人，你过来。”

白少辉依言又走上一步。

黑袍老道伸出乌爪般双手，从白少辉耳后摸到前额，在脸上抚摸了一阵，口中啧啧说道：“奇怪呀！”

凌云凤忍不住问道：“干爹，你看出来了么”

黑袍老道双目只是凝住在白少辉脸上，一眨不眨，一面微微点头道：“大概不会错了。”

凌云凤道：“那是经过手术改造的了？”

黑袍老道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奇怪，这会是谁的手笔呢？”

他好象欣赏艺术精品一般，越看越觉惊奇，脸上也越发流露出欣喜之色，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凌云凤道：“你老人家有什么好笑？”

黑袍老道掀髯道：“此人手法之高，胜过于爹百倍，世上还有这等几可乱真的手术，当真叹为观止了！”

凌云凤沉吟道：“这么说来，他没骗我，他他……是薛少陵了！啊，你老人家能不能把它取下来呢？”

黑袍老道对凌云凤说的话，浑如不端，只是朝白少辉急急问道：“年轻人，你快说，这是什么人给你施行的手术？”白少辉淡淡一笑道：“老道长现在相信了么？”黑袍老道连连点头道：“信，信，老夫完全相信，你这副面貌，确是经过施行手术改造，唉，真是巧夺造化！……”他顿了顿，接着道：“老夫做梦也想不到，当今之世，还有胜过老夫的人！小兄弟，你说，这人是谁？”

白少辉道：“老道长想是昔年名闻武林的外科圣手公孙前辈了？”

黑袍老者点头道：“老夫正是公孙述，小兄弟，你还没回答老夫的话呢！”

白少辉道：“替在下改易容貌的人，叫做九疑先生。”黑袍老道道：“九疑先生，谁是九疑先生？”

凌云凤道：“干爹昔年总听说过江湖上有两句话，叫做‘风尘三奇，无无无疑’？”

黑袍老道吃惊道：“你说是无疑翁？不错！他精通百艺，这就难怪能有这等高明的手法。”

凌云凤道：“九疑先生据说是无疑翁的传人，隐居九疑山，师傅派人去过几次，都没有找得到他。”

黑袍老道微微叹息道：“老夫活到九十几岁，今天才知人上有人。”

白少辉心中暗道：“这老道倒是自负的很！”

凌云凤道：“干爹，你老人家能不能把它取下来？”黑袍老首怔的一怔，道：“为什么要取下来？”凌云凤脸上一红，道：“女儿要看看他本来面目嘛！”黑袍老道摇头道：“不成，他这种手术，巧夺造化，足可维持数十年不变，干爹取是取得下来，只怕要破坏他本来面目，何况取下来了，干爹我无法再替他按装上去，好好的干么非取下来不可？”

凌云凤望望白少辉，说道：“那就算了。”

黑袍老道问道：“凤丫头，你到底心里想着什么？”凌云凤道：“没有什么，女儿要走啦！”回头朝白少辉道：“薛少侠，时光不早，我们快去！”

白少辉道：“凌姑娘……”

凌云凤朝他嫣然一笑，道：“不用多说，你跟我来就是了。”说完，转身朝外行去。

黑袍老道坐在榻上，望着两人，摇摇头道：“凤丫头，你眼光不错，就是平时太任性了些！”

凌云凤领着白少辉退出圆洞门，继续朝甬道上行去。白少辉忍不住道：“姑娘还要在下到那里去？”

凌云凤柔声道：“到了你自会知道。”接着“嗯”了一声，又道：“你的武功不错啊！”

白少辉道：“在下要是不能自保，岂不是被姑娘震断心脉了？”

凌云凤幽幽的道：“你当我真会对你下手么？”

白少辉道：“姑娘方才不是撤下宝剑来了么？”

凌云凤道：“那是因为干爹说你并没经过手术改造，那你就是白少辉冒充来的，还……还欺骗了我的感情……”白少辉心头暗暗一凛，不敢接口。

凌云凤忽然回过身来，望着白少辉问道：“你知道我要带你到哪里去么？”

白少辉道：“姑娘大概是领我去见家母了？”

凌云凤点点头道：“不错，现在既已证实你真是薛少陵，我自然要领你去见见伯母了。”

白少辉心头一喜，问道：“家母就在这座山窟中么？”凌云凤道：“薛少侠，你应该也想的到，我要干爹把伯母贴身丫头，改扮成白发哑婆，替代了薛夫人，自然非把伯母藏起来不可，为的就是要等你前来……”

白少辉心头一阵感动，慌忙拱手道：“姑娘这番厚意，薛少华有生之年，不忘大德……”

凌云凤不待他说完，幽幽一叹，道：“我不是要你记着我的恩情，这是我凌云凤的一念情痴，自从在青鸾坛我打了你一掌之后，就像春蚕自缚，不克自拔，我这样做，原是为了酬答知己，但我们其实连知己两个字也谈不上，我甘冒大不讳，暗中救护伯母，并不是对你示惠，这只能说是我一片痴心，甘愿为你牺牲，求得我的心安……”

白少辉听她剖心示爱，娓娓说来，深清款款，一时闹的他手足无措，心动神摇，突然跨上一步，双手握住了凌云凤柔荑，激动的道：“姑娘这番厚意深情，人非草木，在下……在下一双星目望着凌云凤，心里想说，嘴里就是说不出来。凌云凤任由他握着双手，嘴角浮起微笑，两道清澈眼神，同样盯着白少辉，全身不自禁的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手上火筒，“拍达”一声，掉落地上！

火光熄灭，石窟中登时恢复了一片漆黑，凌云凤口中嚶哼一声，一个娇躯突然扑入了白少辉的怀里。

软玉温香，投怀送抱，白少辉但觉心头一荡，那里还能把持得住？双臂一环，把凌云凤软绵绵的娇躯，抱了个结实！石窟中没有半点声息，只有两人可以互相感觉到彼此的心房，正在激烈的跳动。这样足足过了一刻工夫之久，凌云凤才轻轻推开白少辉，从他怀中直起身来，理理鬓发，凄凉一笑，道：“薛少侠，这片刻温存，足慰我一生的相思，走，我带你去看伯母去。”

白少辉想起自己方才举动失常，玉脸通红，正感尴尬，闻言不觉一怔，赶忙弯下腰去，从地上拾起火筒，嚓的一声，晃亮了递了过去。

凌云凤接过火筒，转身朝前行去，转了两个弯，迎面已有一道石壁挡住去路。凌云凤伸手在壁上轻轻一按，石壁间缓缓裂开一道门户，里面隐隐射出灯光！

白少辉紧随她身后而入，举目打量，但见石门内有着一块小小天井。迎面一排三间石室，灯光是从雕花石棂上透出来的。两人缓缓走近，但见人影一闪，一名青衣使女手上提着长剑，赶了出去，一眼瞧到凌云凤，赶忙躬身道：“婢子叩见宫主。”凌云凤一摆手，问道：“薛夫人睡了么？”

那青衣使女道：“夫人早就睡熟了。”

凌云凤道：“你去把夫人叫醒了，说是薛相公来了。”青衣使女应了声是，偷偷看了白少辉一眼，急忙往里奔去。凌云凤道：“你在这里稍等，我还有些事去。”

说完，举步往外就走，但听一阵轧轧轻震，石门又恢复了原状。

如今白少辉自然不会再怀疑凌云凤的闭上石门，有什么恶意，只是静静的站在庭前。过了约有盏茶光景，只见那青衣使女匆匆走出，招招手道：“薛相公，夫人叫你进去。”白少辉心头一阵激动，点点头，跟随青衣使女跨进石室，果见一把锦墩交椅上，坐着一个半百老妇，那不是自己义母是谁？十八年养育恩情，这刹那间，但觉心头一酸，急急奔了过去，噗的跪下，口中叫道：“娘，不孝孩儿来了。”薛夫人茫然的目光盯着白少辉，颤声道：“你……你……不是少华……”

白少辉目含泪光，抬头道：“娘…孩儿就是少华，娘，你吃了苦了。”

薛夫人摇摇头道：“你声音像少华，但你不是少华。”那青衣使女疑惑的道：“这怎么会呢？方才才是宫主亲自把他送来的，明明是薛相公啊！”

薛夫人脸现凄容，只是摇头道：“不是，不是，老身怎会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出来？”

白少辉泪流满脸跪在地上，咽声道：“娘，孩儿真的就是少华，孩儿只是为了避免敌人认出，脸上改变了容貌。”

青衣使女道：“夫人，薛相公也许真的易了容，这个容易，涂了易容药物，只要用少许洗容药剂，即可拭去，就是公孙老爷子改造的面貌，也只要用特制的药膏涂上几次，便会脱落。”

白少辉给她一说，突然想起九疑先生临行之时，交给自己的一瓶药末，曾说：“等你身世大白，需要恢复本来面貌之时，可用沸水泡开瓶中药末，趁热洗涤几次，就可复原……”

如今自己身世，虽然尚未大白，但义母坚不肯认，看来只好把九疑先生的易容药物洗去了。想到这里，就从怀中取出一个磁瓶，说道：“母亲即然不信，孩儿只好把它洗去了。”

站起身，一面回头朝青衣使女问道：“姑娘可有沸水么？”

青衣使女道：“方才小婢怕夫人醒来要喝茶水，正在烧着，不知开了没有？待小婢进去看看。”

说完，回身奔了出去，过不一回，只见她提了一壶开水进来，说道：“已经开了，相公要怎么用法？”

白少辉道：“有劳姑娘再会取一个脸盆来。”

青衣使女答应一声，取来了一个面盆，和一条面巾。白少辉打开瓶塞，把药末倒入，用开水冲泡，但见药末随水而化，成了半面盆黄黑色的药汁。

白少辉不敢耽延，用面巾蘸着药汁，乘热覆到脸上。薛夫人和那青衣使女只是睁大双目，一眨不眨的望着白少辉，只见他一次又一次用药汁往脸上敷去。

渐渐，他那张红匀俊美的脸上，似是起了一层皱纹。白少辉手指不往在发际、耳后等处轻轻搓动，终于缓缓从脸上揭下一层薄如蝉翼的表皮。

薛夫人看他揭下一层薄皮，身躯陡然一震，不由悲喜交集，流泪道：“孩子，你……你真是少华！天可见怜，为娘到底见着你的面了。”

白少辉，不，如今又该称他薛少陵了。

白少辉即已恢复了本来面目，自应先恢复薛少陵的名字；但他本来的名字，却是少华。

薛少陵虽已知道自己并不是薛神医骨肉，但他终究是薛夫人一手养大的，十八年养育恩深。此刻揭下面具，母子见面，早已泪流满面，扑的跪到薛夫人面前，哭道：“娘，这些日子苦了你老人家了。”

薛夫人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含泪笑道：“娘多蒙凌姑娘相救，并没吃什么苦，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爹和你两个人，孩子你快起来，你怎会找到这里来的？”

薛少陵拭拭泪水，站起身子。

青衣使女赶紧搬了一张椅子过来，说道：“薛相公，你坐下来慢慢的说嘛。”

薛少陵旁着薛夫人坐下，一面说道：“爹已经被南北帮救出去了，孩儿是特地救你老人家来的。”

薛夫人乍的眼睛一亮，双手合掌道：“谢天谢地，你爹已经被救出去了？啊！孩子，你快说给娘听。”

薛少陵当下就把自己经过说了个大概。

当然这段经过，虽是择要述说，也得有一段时间，在凌云凤尚未回来之前，母子重逢，自有一番说话，暂且放下。且说范殊自白少辉走后，心中虽觉放心不下，但细看凌云凤的举动，似是并无恶意，只好在小客厅上耐心等待。小燕替他冲了一杯茶，仍然伺立不走。

范殊心头一动，暗想“自己正好趁机问问她，大哥和凌云凤如何认识的？”心中想着，一手端起茶，喝了一口，一面回头说道：“我大哥和你们宫主认识很久了么？”

小燕狡黠的道：“薛相公没和少侠说过？”

范殊笑笑说：“我看大哥和你们宫主交情不浅，这等儿女情长，自然不肯说的了。”

小燕嘻的笑道：“那时候薛少侠根本不知道宫主是女的呢！”范殊轻哦一声，问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小燕道：“去年。”

范殊道：“姑娘能否说出来让在下听听？”

小燕道：“这件事咱们坛里的人都知道，那也并不是什么秘密，范少侠要听，小婢自当奉告。”

范殊道：“在下洗耳恭听。”

小燕粉脸一红，抿抿嘴，笑道：“范少侠真会客气，洗耳恭听，小婢可不敢当。”

接着啊道：“范少侠茶水凉了，小婢给你冲些热的。”说完果然又替范殊杯中冲了开水。

范殊道：“多谢姑娘。”

小燕低低道：“不用谢。”一面侧着脸，想了想，才道：“去年薛少侠和一笔阴阳张果老混进咱们青鸾坛，结果薛少侠被宫主玄阴掌击中，伤得很重……”

范殊端着茶杯，又喝了一口。

只听小燕续道：“当时咱们坛里已经把薛神医请来，只是他不肯和咱们合作，宫主让他瞧瞧薛少侠的伤势……告诉他薛少侠已服下宫主秘制的保心丹，三日之内，可保伤势不致有变，要薛神医在三天之内答覆……”

第三十七章 易钗而弁

范殊冷哼道：“这手段卑鄙的很。”

小燕道：“那知薛少侠根本没有负伤，当天晚上，就和张果夫两人一起逃了出去，临走还打了宫主一箫。”

范殊用手掩口，打了个呵欠，问道：“后来呢？”

小燕笑道：“后来没有了，从此江湖上再也找不到薛少侠和张果夫的踪影，直到今天才知白少辉就是薛小侠……”

范殊脸上有了笑容，说道：“所以你们宫主要找大哥证实一下了。”

但他说到最后一字，声音已经愈来愈轻，只觉眼皮沉重，一阵困倦，袭上心头，不自觉的身躯一侧，倚着茶几，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当他悠然醒转，依稀察觉自己躺在一张柔软而舒适的床上，软绵绵、香喷喷，还有一股浓馥的脂粉香气，心头及时警觉，急急睁开眼来，但见自己竟睡在一张华丽精细的卧室之中。

床前小几上，点着一盏琉璃烛灯，四周虽是石壁，却张以浅绿绒幔，妆台区镜，锦墩绣帐，俨然是千金小姐的！除了自己静静的躺在床上，室中寂然不见人影！

这是什么地方？自己怎么会睡在这里？

方才，方才……

范殊突然想起自己和大哥随同凌云风而来，她陪同大哥进去，却要自己坐在客室里等候……如此看来，大哥和自己全都着了人家的道！一念及此，慌忙掀被而起！那知刚一掀开棉被，才发觉自己身上衣衫尽卸，仅穿了一身亵衣！

范殊心头又急又骇，刹那间，他双颊尽赭，一颗心不由的狂跳起来！急忙举目四顾，但这间石室之中，那想找得到自己的衣衫？一时怔怔的坐在床上，不知如何是好这当儿，只听有人发出“嗤”的一声轻笑。

范殊猛然一惊，一时情急，慌忙拉起棉被，紧紧裹住身子，叱道：“什么人？”

回顾瞧去，但见右首壁间，垂幔一动，原来那里是一道门户，此刻门帘掀处，俏生生走进一个绝色女子！

这女子一身青色劲装，秀发如云，生得柳眉凤目，脸含娇笑，一双剪水双瞳朝范殊一溜，嫣然笑道：“范少侠醒来了么？”她这一开口，范殊已经听出正是凌云凤，嗯，如今我该称你范少侠呢？还是称你范姑娘呢？”

范殊竟然会是姑娘，这话当真来的奇怪！

范殊窘的一张玉脸红得发烧，怒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凌云凤俏生生的走近床前，巧笑道：“我的好小姐，你不用发急，我可没有半点恶意，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是男是女？”范殊道：“我是男是女，与你何干？”

凌云凤笑道：“干系是没有，我不过好奇罢了。”说着口中“嗯”了一声，又道：“我的好小姐，山腹寒重，当心着了凉，你先躺下来……”

范殊羞急的道：“不用你管，快把衣衫还给我。”看来她真是女的了！

凌云凤已然在床沿上坐了下来，柔声说道：“这里原是我的卧室，不会有人进来，我想和你谈谈。”范殊突然想起大哥，不觉问道：“大哥呢？你把他骗到那里去了。”

凌云凤笑道：“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大哥，他就在隔壁。”“隔壁”这两

个字听到范殊耳里，心头不禁一急，她看凌云凤从隔壁屋里走来的，莫非大哥就在外面？”

此刻反而因凌云凤彼此同为女儿之身，却怕大哥走了进来，自己一身亵衣，岂不窘死？闻言不由目视门帘，急急问道：“他……就在外面？”

凌云凤笑了笑：“看你急成这个样子，你大哥在隔壁一间石室之中，此刻母子重逢。正在说话，待会我自会送你过去，见见未过门的婆婆。”

范殊着急的道：“你胡说什么？”

凌云凤道：“我一点也不胡说，难道你心里不愿意？”范殊双颊飞红，没有作声。

凌云凤接着笑道：“我早就看出来，就以方才江边的情形来说，你一会要看我面貌，一会又要和我动手，那种凶霸霸的样儿，若非怕我抢走你大哥，那有这种情急拚命的？”

范殊被她说的哑口无言，急道：“你说完了没有？这些话我不要听，快把衣服还给我。”

凌云凤俏皮的笑道：“我说的正经话呀！你不要听也得听，否则我就给你一套女子衣衫，你穿着出去好了。”范殊果然被她一句话唬住了，望着凌云凤道：“你到底要怎么样？”

凌云凤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和你好好的谈谈。”范殊道：“你要谈什么，那就说嘛”

凌云凤道：“我要和你谈谈薛少侠的事。”

范殊心头暗暗一跳，问道：“谈大哥什么？”

凌云凤道：“我说出来，你可不许笑我。”

范殊心头酸溜溜的，暗自忖道：“这妖女一定看上大哥了，哼，真不要脸！”一面裹紧了一些棉被，说道：“你只管说好了。”

凌云凤看了她一眼，徐徐说道：“范姑娘，我比你大上几岁，就叫你一声妹子，我们都是女儿之身，我也顾不得羞耻了……”

范殊暗暗冷笑一声，想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只听凌云凤幽幽说道：“我幼年时候，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家父平盗有功，官拜参将，只因和黑道中人结下了仇。

有一年携眷赴任，在途中被十几名蒙面盗匪拦击，家父力战负伤，家母当场遇难，幸蒙一位过路的大侠仗义出手，搏杀盗魁，其余盗党纷纷逃走。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由奶妈抱着躲在一辆篷车底下，才幸免于难，等盗匪逃散，家父也不知去向……”

她说到这里，早已热泪盈眶，晶莹珠泪，顺着粉颊，流了下来。

范殊想起自己身世不明，连父母是谁都一无所知，不禁对凌云凤起了一丝同情之念。

凌云凤拭拭泪水，续道：“就是第二天，遇上了师傅，她老人家看我资质不错，连同奶妈，一起带回百花谷去，这样我就成了师傅门下的大弟子。直到前几年我奉命出主青鸾坛，在江湖上走动，才知昔年那位救命恩人，手中使一支铁箫，极似传说中的黑煞游龙桑九桑大侠。但据我所知，黑煞游龙好像和师傅有仇。因此我只好记在心里，不敢说出口来。”

说到这里，口气微微一顿，接着说道：“直到去年，薛少侠混入青鸾坛，一时不察，被我玄阴掌所伤，事后仔细想来，他使的箫招，正是黑煞游龙桑大侠的游龙十八式，这下把我急的愧恨无地，二十年前桑大侠仗义出手，救

了我一家性命，二十年后，我却恩将仇报，掌伤他的门人……”

范殊心想：“原来其中还有这段因果。”

凌云凤续道：“这样，我就命他们把薛少侠送到后院，要小燕悉心侍候，只因中了玄阴掌的人，只有我师门秘制的两仪丹才能治疗。但两仪丹只有子午两个时辰，才能服用，我吩咐小燕等到半夜子时，给他服药，那知薛少侠却在入夜之后，竟和一笔阴阳张果老一起逃出坛去。”

范殊道：“你不是说大哥伤势很重么？”

凌云凤道：“是呀，他被我一掌击中左胸，明明伤得很重，不知怎会突然好了，这一点。我始终想不明白。”

范殊问道：“后来呢？”

凌云凤道：“我当时救他，原是看出他使的箫招，极似桑大侠的传人，那知等他走后，我才发觉除了这一原因之外，我竟然作茧自缚，深深地爱上了他，对他萦念不已……”

他粉颊不自禁的飞起两朵红云，微现羞涩之色，腼然笑道：“范姑娘，妹子，我这样坦率直陈，你会不会把我看作淫荡无耻的女人？唉，这叫做一念情凝，作茧自缚，但你日后自知。”

范殊没有作声，要知她听了这一席长谈，对凌云凤已油然起了同情之心，反而觉得她坦率真挚。

凌云凤看她没有说话，望了她一眼，又道：“于是我就要他们在江湖上四出查访薛少侠的下落，那知他却经九疑先生改变容貌，另以白少辉的身份出现。”

范殊奇道：“我怎么没有听大哥说过呢？”

凌云凤道：“也许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好和你提起。”接着又道：“后来薛神医因家眷被留作人质，才答应出任巫山分宫神机堂副堂主，他们把恭夫人送来君山。我虽是片面痴情，暗恋着薛少侠，可是薛夫人是他生身之母，我总不能眼看着让她去改头换面，终身聋哑，但这是师傅手订的规矩，我又不好违拗……”

范殊道：“于是你要玉梅假扮白发哑婆？”

凌云凤笑了笑道：“是啊，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旁的办法来，只好要薛夫人的丫头去代替，一面把薛夫人藏在山腹之中。我甘冒大不讳，并不是想以此邀薛少侠感恩图报，只是求我心安……”

范殊道：“凌姑娘这份情谊，人非草木，大哥自然感激的很。”凌云凤低低叹息一声，摇头道：“好妹子，你别误会了，不错，我很爱他，但我不想薛少侠也爱我，我更不愿夺人所爱……”

她眨眨眼睛，但清澈的大眼中，已经隐有泪水，望着范殊嫣然一笑道：“你听我说下去吧，今天白少辉和我动手之际，他一箫点中我腋下‘章门穴’，我才知道白少辉原来就是薛少陵。”

后来我驾舟亲自送他离开候家湾，约他二更见面，原是要他一人前来赴约，把薛夫人暗中接了出去。后来，你跟着出现，我自己是女儿之身，常年装扮着男人气概，自然看得出你是易钗而弁的人，而且极可能还有薛少侠的……”

范殊脸上一红，没待她说完，拦着道：“不要说啦，我不要听，我穿着男装，大哥根本不知道我是女的。”

凌云凤噗哧笑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一直和你在一起，还看不出

来，那就是木头人了！”

范殊仰脸道：“你说了半天，我还不明白你这样做，究竟是何意思？”

凌云凤眼珠一转，笑道：“你真的不明白？”

范殊道：“自然是真的了。”

凌云凤黯然道：“我爱少侠，但我们站在敌对地位，形势如此，我不会背叛师门，薛少侠也不可能投入百花谷，我这片面相思，作茧自缚，到头来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南柯一梦。今晚遇到你，我心里就得到解脱，我方才说过，我不想薛少侠爱我，更不愿夺人所爱，我谈不上把薛少侠让给你，但我希望你全心全意的去爱他，我这些话，句句发自肺腑，好妹子，你现在明白了吧？”

这段话说得够坦诚，也够真挚，她要证实范殊也是女儿之身，甘愿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份升华的情感，更是可贵！范殊听的心头大为感动，这些天来，她一缕芳心，早已暗暗系在大哥身上，但她终究是姑娘家，凌云凤坦率表明心迹，她却双颊发赤，低着一颗头，就是羞于启齿。

凌云凤明眸一转，嫣然笑道：“好妹子，好啦，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我叫小燕把你衣衫送来，就可以送你们出去了。”范殊抬头叫道：“凤姊姊。”

凌云凤道：“你还有什么事？”

范殊道：“凤姊若不嫌弃，小妹想和你结个异姓姊妹。”凌云凤脸有喜色，欣然道：“好啊，我一见你就投缘，这话早想说了，只怕你不肯。”

范殊道：“小妹自幼没有爹娘，由师傅扶养长大，有你这样一个姊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凌云凤道：“我今年二十，你呢？”

范殊道：“十八。”

凌云凤笑道：“我比你大两岁，这姊姊是做定了。”接着目注范殊问道：“妹子，你师傅是谁？”

范殊道：“凤姊姊问起来了，小妹不好隐瞒，师傅名讳无下尘。”

凌云凤吃惊道：“原来妹子是天山神尼门下，难怪方才一举就破了我的百花剑法。”

范殊道：“：小妹师门来历，连大哥问我，都没告诉他，只有你凤姊姊一人知道。”

凌云凤笑道：“你没告诉他，那是怕他知道了你师门的来历，就会猜想到你是女的。”

范殊点点头，又道：“还有一件事，小妹也要告诉你，我其实不叫范殊。”

凌云凤奇道：“你姓名都是假的？”

范殊摇头道：“不，姓范是不假，师傅自小叫我珠儿，下山之后，改了男装，就把珠字改成殊字。”

凌云凤沉吟道：“这就奇了，妹子连身世都不知道，怎么和师傅有仇的呢？”

范殊道：“这个小妹就不知道了。”

凌云凤道：“几时我要问问师傅，也许她老人家弄错了。”范殊听她提起浣花夫人，不由心中一动，抬目道：“凤姊姊，小妹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说的？”

凌云凤笑道：“我们已是姐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范殊道：“小妹就是因为和凤姐姐结了姐妹，有如骨哽在喉，不得不说，浣花夫人倒行逆

施，为祸武林，姐姐你是污泥中的青莲，总应该知道自古邪不胜正，师恩虽重，也总该为自己的将来着想，摆脱泥淖……

凌云凤脸色微变，赶忙伸手掩住她樱唇，摇摇头，叹息道：“好妹子，别说下去了，这些道理，我都懂，我是师傅的大弟子，二十年来，情如母女，我怎么也不能背叛她老人家。再说，我不比白少辉，白少辉当时仅是紫微坛下一名武士，一旦叛离百花谷，师傅尚且要通令各地，全力缉拿，浣花宫如果背叛了我凌云凤，不但师傅决不会放过我，而且立时就会引起江湖上的全面骚动。极可能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同作刀下之鬼。好妹妹，凌云凤身世零丁，这一生是认命了……”

话声一咽，忍不住滚下两行清泪。

范殊也觉心头凄然，说道：“凤姐姐，你这是何苦……”凌云凤不待她说下去，目含泪光，笑道：“今晚我能和妹妹结识，足可慰我生平，好了，时光不早，我该送你出去了。”说完，举掌轻轻一击。

只见门帘一动小燕躬身道：“宫主有什么吩咐么？”凌云凤道：“快去把范相公的衣衫送来。”

小燕咕的笑道：“小婢还要称她范相公么？”

凌云凤叱道：“小燕不许饶舌，今晚之事，你若敢泄漏出去，当心你的脑袋。”

小燕吐吐舌头，道：“小婢不敢。”

很快退出身去，双手捧着范殊的衣衫进来。

范殊匆匆穿上，一跃下床，问道：“凤姐姐，我们要走了么？”凌云凤回头向小燕问道：“外面都准备好了么？”

小燕点点头道：“都准备好了。”

凌云凤道：“时间不早，妹妹随我来。”说完，举步朝外行去。

范殊跟着她走出房间，外面是起居室，凌云凤推开石门，回到甬道上，朝转弯处一堵石壁上伸手一按。

壁上登时现出一道门户，里面是一个小小院落。

范殊看的暗暗惊奇，心想：“他们在山腹中，开了这许多石室，工程可真不小。”

心念转动，人已随着凌云凤越过庭院，跨上石阶，只见灯光一亮，一名青衣小环，已经掀起门帘，躬身说道：“宫主来了。”凌云凤回头道：“范少侠，请随我进去。”范殊跟着她跨进石室，但见屋中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半百老妇，和一个丰神俊朗的青衫少年。

这时那青衫少年已经起身迎来，目光落到自己身上，含笑道：“殊弟也来了。”

范殊听的一怔，暗想：“这人声音不就是大哥么？怎么变了一个人？”

只听凌云凤咦了一声，惊奇的道：“薛少侠，你把面具取下来了？”

薛少陵笑了笑，道：“家母不肯见信，在下只好把脸上药物洗去了。”

凌云凤面有喜色，轻轻吁了口气，道：“这样就好，方才我领你去见干爹，就是想你恢复本来面貌，薛少陵认识的人不多，但白少辉可不同了，自从叛离浣花宫，已是师傅下令追缉的人，目标较大，和伯母同行，实有许多不便？”

薛少陵眼看范殊只是怔怔的望着自己，不觉笑道：“愚兄洗去脸上药物，殊弟可是不认识了？”

范殊脸上一红，说道：“大哥容貌虽改，声音举止，小弟总听的出来。”

薛少陵道：“殊弟，快来见过家母。”

范殊随即朝薛夫人行了一礼，说道，“伯母在上，受侄儿一拜。”

薛少陵在旁道，“娘，这是孩儿结义兄弟范殊！”薛夫人欠身道：“范相公不可多礼。”

范殊自幼没有爹娘，这一直起腰来，和薛夫人对了面，只觉这位老人家目光慈蔼，多么可亲。心头不觉一酸，升起一丝孺慕之念，暗暗忖道：“我要有这么一个亲娘，该是多好？”

薛夫人也对眼前这位俏书生，有着亲切之感，不由的多看了他一眼，才转身朝凌云凤感激的道：“老身多蒙凌姑娘相救，才能母子重逢，姑娘这份大德，老身报答不尽。”凌云凤勉强笑道：“伯母快别说客气话了，时间无多，外面已经准备好了，我是特地来送伯母出去的。”

话声一落，回头朝薛少陵道：“此刻距天亮已是不远，薛少侠快护送伯母走吧！”薛少陵朝凌云凤作了个长揖，说道：“大德不言谢，姑娘请受在下一礼。”

凌云凤心头有着一份说不出的辛酸，很快闪了开去，勉强笑道：“不敢当，我们快走吧！”回头朝青衣使女吩咐道：“小莺好好搀扶着薛夫人，甬道上黑暗难行，你可得小心。”小莺应道：“小婢知道。”

凌云凤一手晃亮火筒，当先跨出石室，一面说道：“大家随我出去。”

一行人踏上甬道紧随凌云凤身后而行。

薛少陵对凌云凤此番剖心示爱，冒险救护义母的情义，心头甚是感激，路上一直想跟她她说上几句，只是碍着义母和殊弟，无法说出口来。

范殊结识了这位凤姐姐，只苦会短离长，心头也有着千言万语，同样因有大哥在侧，无从倾诉。

凌云凤心头更苦，她既深深的爱着薛少陵，又和范殊认了姐妹，要以慧剑斩情丝，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这原是非有大智慧的人，无法做到，但人非草木，孰能断情？这时她心中真当是藕断丝连，柔情百结，只是默默的低头疾行。

三人各怀心事，谁也没有说话，甬道中的空气，就像凝结了一般。

这样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甬道已到尽头，前面有一道石壁，挡住了去路。

凌云凤伸手朝壁上轻轻拉动，但听一阵轧轧轻震，石门豁然开启，一片灯光，迎面射了进来，那正是山腹出口，候氏祠堂的后进大厅！

凌云凤脚下一停，抬手道：“薛少侠请。”

薛少陵纵然知道凌云凤并无恶意，但君山分宫龙蛇杂处，不可不防，闻言就不再客气，当先一低头跨出石门。但见大厅上烛火通明，右首一排雕花椅上，端坐着两人。这两人薛少陵全都认识，一个是黄衫赤须的鬼见愁阎弘，另一个则是华山宣锦堂。

两人身后，伺立着一个青衣使女。

阶前站着三名劲装佩刀武士。他们敢情瞧到石窟开处，第一个走出来的竟是一位陌生少年，似乎微微一怔！薛少陵不知他们守在洞外，用意何在？也同样怔的一怔。第二个是范殊，接着是薛夫人，由小莺挽扶而行。那鬼见愁阎弘和宣锦堂两人，眼看从山腹中走出来的人，竟然全是陌生面孔，心头更觉警异！他们奉命而来；但又不知此行任务，是守住石窟，还是拦击这些

人？

就在此时，但听石门中传出一阵囊囊履声，缓步走出一个青袍白髯老人，正是君山分宫的分宫主凌云凤！她在这瞬息之间，已经换上宽袍大袖，掩去了本来面目，在她身后紧随着侍婢小燕。她两人才一走去，地下一阵隆隆轻震，石门便自阖拢，一座铜鼎，又缓缓从地上升起。鬼见愁阎弘和宣锦堂，瞧到分宫主出来，一齐从椅上站起。那名青衣使女赶忙趋前一步，躬上身道：“小婢奉命已把阎护法、宣护法两位请来了。”

凌云凤一摆手道“很好。”那青衣使女退到一边。

鬼见愁阎弘拱手道：“宫主见召，不知有何差遣？”凌云凤站在中间，点点头道：“很好。”接着目光一抬，朝阶前三名武士问道：“江边船只准备好了么？”

三名武士中，有人躬身道：“属下已经准备好了。”凌云凤道：“很好。”

她一连说了三声“很好。”，口气冷漠已极！范殊心中暗暗付道：“凤姐姐对待下人，凛若冰霜的模样，和方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凌云凤缓缓转过脸来，朝薛少陵冷声道：“老夫已命他们备妥船只，薛少侠侍奉令堂，可以去了。”

薛少陵当着她手下人，自然不便再称呼凌姑娘，只好拱拱手道：“多谢宫主。”

凌云凤别过头去，冷峻目光，掠过垂手伺立的青衣使女小珠，和鬼见愁、宣锦堂等人，挥手道：“你们都随薛少侠去吧！”这话来的好不突然？

薛少侠、范殊，和鬼见愁阎弘、宣锦堂等人，不期同时一怔！

鬼见愁心头暗暗吃惊，拱手道：“宫主之意，可是要属下护送这位薛少侠过江么？”

凌云凤冷冷一笑，道：“诸位都是江湖上人，总该知道江湖上处置卧底之人，与叛逆同罪，律当五刃分尸，枭首示众，本座掌理君山分宫，对属下之人，若是一无所知，任人渗透，还能统率群雄么？今晚本座看在薛少侠份上，要你们随他同去，在本座来说，这是循私废公，在君山分宫来说，则是法外施恩，好了，诸位请吧！”

这一段话说的斩钉截铁，声色具厉，但却把人情卖给了薛少陵。

鬼见愁听的不禁一呆！自己受老友之托，混入君山，尚且不知南北帮在君山分宫究有多少人卧底，但听凌云凤的口气，她好象全知道了。心念转动，不觉呵呵笑道：“宫主果然厉害，老朽这里谢了。”

宣锦堂却是脸色大变，急急躬身道：“宫主……”凌云凤没待他说下去，冷冷说道：“不用说了，人各有志，你加入南北帮，与华山派无涉，本座不会因此责怪贵派的，你尽可放心。”

说话之时，有意无情的看了薛少陵一眼。

要知宣锦堂出任君山分宫护法，乃是华山派掌门人推荐的，她这一眼，无异告诉薛少陵，君山分宫不与华山计较，全看在你的面上。

宣锦堂感激的道：“宫主大度，宣某至为感动。”

小莺目含泪光，屈膝道：“宫主，小婢也要去么？”

凌云凤点点头道：“这半年来，一直由你伺候着薛夫人，你自然也随薛夫人。”

话声一落，目光环顾，冷然道，“天色快要黎明，你们该走了。”

一面以“传音入密”朝薛少陵道：“薛少侠，怨凌云凤不送了。”回头

再以“传音入密”朝范殊说道：“珠妹前途珍重。”

他不说这句话，范殊看他言词举动，几乎怀疑从石窟中出来的，已经不是凌云凤了，闻言也以“传音入密”说道：“凤姊姊保重。”

薛夫人早经薛少陵暗暗告知，这白髯老人就是凌云凤，要母亲不可开口。此时临行之际不得不向凌云凤福了福道：“多蒙宫主款待，老身这里谢了。”薛少陵也拱拱手道：“在下就此告别。”

一行人由薛少陵为首，小莺、小珠搀扶着薛夫人，大家鱼贯退出侯氏祠堂。一路疾行，到得江边，三名劲装武士不待吩咐，首先跃下船去，等家人上了船，就解缆开行，直向对江驶去。

鬼见愁阎弘忍不住叹了口气道：“这凌云凤果然厉害，哈哈，老朽闯了数十年江湖，这般精明女子，还是第一次遇上。”宣锦堂面露感激，朝薛少陵抱拳说道：“今晚咱们能安然离开君山分宫，全仗薛少侠大力，老朽至纫高谊，还未请教少侠台甫如何称呼？”

他当着众人，不好明白说出凌云凤答应不与华山派计较，无异薛少陵保全了华山派。

薛少陵连忙还礼道：“宣老言重，在下薛少陵，和宣老有过数面之缘，大概宣老记不起来了。”

宣锦堂目注薛少陵，惊奇的道：“说来惭愧，老朽确实想不起来了，薛少侠……”

范殊笑道：“我大哥就是从前的白少辉嘛！”

鬼见愁一拍巴掌，大笑道：“老朽早就想到薛少侠可能就是白老弟，诸葛老儿真是守口如瓶，连老朽都给瞒住了。”薛少陵道：“阎老这可错怪了军师，在下一直自称白少辉，身世来历，并未和军师说过。”

范殊笑道：“大哥，这回只怕连未卜先知的军师也大出意料！”

薛少陵心中暗想：“这次前来君山，搭救义母，赛诸葛不派别人，却独独派了自己，莫非他已知自己是谁了？自己身份，除了九疑先生，再无第二个人知道，如此看来，赛诸葛当真有未卜先知之能！”

想到这里，不觉朝鬼见愁问道：“阎老武林前辈，大概知道军师究竟是谁了？”

鬼见愁摇摇头道：“这个老朽也不清楚，只知他和帮主副帮主是多年老友。”

范殊问道：“那么阎老知不知道南北帮的帮主、副帮主是谁？”

鬼见愁奇道：“怎么，两位老弟还不知道帮主、副帮主是谁？”薛少陵道：“在下兄弟，并非南北帮的人。”

鬼见愁耸耸肩，笑道：“这就抱歉了，老朽和帮主、副帮主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他们两位的来历，目前还不宜对外宣布，两位老弟见谅，老朽暂时只好无可奉告了。”

范殊心中暗暗骂道：“老狐狸，这有什么好卖关子的？”心中有气，不觉偏头道：“大哥，咱们又不是南北帮的人，管他帮主是谁？这次伯母已经救出来了，咱们也犯不着再去和浣花宫作对，以后莫要再管人家闲事了。”

这话明是和薛少陵说，暗中却顶撞鬼见愁。

鬼见愁阎弘看她还是一个小孩，不好和她计较，只是一手摸着赤须，含笑不语。

一回工夫，船已驶进岔港，在茅舍前面停了下来。

只见屋前站着一个人，戴了一顶毡帽低声喝道：“什么人？”

小珠回道：“走南闯北，元字十五号。”

那渔夫呆的一呆，连忙抱拳道：“小的不知姑娘来了。”三名劲装武士放好跳板，小珠、小莺扶着薛夫人上岸，一行人进入茅舍，只见屋中空无一人，不见小玉和香香的影子。小珠奇道：“小玉姐姐呢，她们到哪里去了？”

那渔夫躬身道：“军师今晚亲自赶来岳阳，小玉姑娘等人，都已去了，要小的留在这里，等候白少侠、范少侠两位。”薛少陵道：“在下就是白少辉，小玉姑娘可曾留下话来？”那渔夫道：“小玉姑娘只说接奉军师飞鸽传书，要白少侠、范少侠赶去一晤。”

薛少陵道：“诸葛先生现在在那里？”

那渔夫道：“螺山。”

薛少陵道：“螺山离这里远不远？”

那渔夫道：“不远，小玉姑娘吩咐，要小的留在这里，等两位来了，就带两位去。”

薛少陵略一沉吟，抬头道：“这里地势隐僻，母亲就在这里暂且休息，孩儿和殊弟去去就来。”

薛夫人道：“既是军师要你去，也许有什么事情，不用耽心为娘的，你们快去吧！”

薛少陵回头朝鬼见愁、宣锦堂拱拱手道：“不知阎老、宣老能否暂留此地？”

鬼见愁笑道：“两位老弟只管前去，这里自有老朽和宣大侠照应。”

薛少陵道：“如此甚好。”

一面忙道：“殊弟，我们走吧。”

范殊道：“大哥，小的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薛少陵道：“殊弟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范殊道：“小弟之意，我和大哥并不是南北帮的人，自从巫山下来，一路出生入死，连退强敌，已经替南北帮出了不少力。如今伯母已经救出，咱们有咱们的事，总不能老替人家效劳，待会儿见了诸葛先生，若有什么事情，要咱们兄弟去办，大哥就不用答应了。”

薛少陵笑了笑：“咱们等见了诸葛先生再说。”范殊轻哼道：“大哥是个重情面的人，小弟要不先和大哥说了，当着赛诸葛，什么难事，你都会答应下来。”

那渔夫站在一边，趁机道：“小的替两位带路。”

薛少陵抬头望望天色，点头道：“好，咱们真该走了。”

跨出茅屋，那渔夫当先走在前面领路，向北行去。这时东方已经鱼白，田野间笼罩了一片霏霏晨雾。

那渔夫上路之后，展开脚程，居然奔行极速，而且愈走愈快，如同有意和两人竞赛脚程一般！

薛少陵心中暗暗惊奇，忖道：“此人不过是南北帮的一名弟兄，轻功居然有这般造诣！”

两人紧随他身后而行，虽然不必放腿追赶；但脚下自然随着加快，这一来，沿途上的景物，就无法瞧的清楚。一回工夫，差不多已奔了十几里路。

范殊只觉所经之处，甚是荒僻，心头不禁渐渐起疑，她本来跟在大哥身后，突然跨上一步，和大哥并肩，一面问道：“螺山还没到么？”

那渔夫一面奔行，一面答道：“转过前面山脚，就到了。”这样又奔行盍茶工夫，转过山脚，那渔夫突然放慢脚步，说道：“前面就是螺山了，小的只能把两位领到这里。”这时前面一道石桥，站着个黑衣佩剑汉子，挡着去路，朝三人沉声喝道：“站的是什么人？”

那渔夫赶忙抱拳道：“兄弟奉命接引白少侠、范少侠来的”桥上那个黑衣汉子打量了薛少陵两人一眼，问道：“就是这两位么？”

那渔夫道：“正是。”

黑衣汉子点头道：“没你的事了，我会带他们进去的。”那渔夫应了声“是”，转身退下。

黑衣汉子朝两人略一抱拳，道：“两位随我来。”说完转身就走。

薛少陵举目望去，但见松林浓密，路随山转，正好挡住了视线，眼前黑衣汉子转身行去，不觉问道：“贵帮军师什么时候到的？”

黑衣汉子头也没回，说道：“在下奉命带路，旁的一概不知。”范殊听他口气傲慢，心头暗暗恼怒，忖道：“这人说话好生无礼！”

不觉冷冷哼了一声。

黑衣汉子只作不闻，一路沿着山径朝前奔去。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只是晨雾甚重，山林间一片迷蒙，三数丈外的景物，就朦朦不可辨认！

不多一回，那黑衣汉子拐了个弯，走上一条青石铺成的道路，但见两边松柏参天，都是百年以上之物。

这条青石板铺成的道路，曲折通向山麓，到了一座庙宇前面，此时庙门大开，左右各立一人，一式黑衣劲装，背上斜插一柄长剑。

领路的黑衣汉子走上前去，朝两名守卫打了手式，就领着薛少陵、范殊直向庙内行去。

薛少陵举目一望，只见从庙门直通大殿的夹道两旁，全是黑衣背剑武士，约有三十余名之多。

这些人一个个都生了虎背熊腰，甚是剽悍，武功全非弱手，此刻垂手肃立，寂然无声，气势森严之极！

薛少陵心中间暗忖道：“南北帮实力，看来当真不在浣花宫和葬花门之下！”

心中想着，已偕同范殊，通过夹道而立的黑衣背剑武士，来至阶前，领路黑衣汉子脚下一停，朝上躬道：“回禀监座，白少辉、范殊两位少侠到了。”但听殿上传出一声哈哈大笑，一名黑袍老者急步迎了出来，拱拱手道：“幸会、幸会，老朽已经恭候多时，两位少侠请进。”薛少陵举目瞧去，但见那老者鹰鼻鹞目，面目冷肃，但却堆着满面笑容，连连肃客。

两人从没见过这位老者，但看他气势，似是身份不低，薛少陵、范殊拱手还礼，相继跨入大殿。

那黑袍老者深沉目光，只是打量着薛少陵，一面问道：“少侠大概就是白少辉了？”

薛少陵精于易容，一眼便已看出黑袍老者脸上，分明载着人皮面具，此刻听他问起自己，一时不便解释，点点头道：“正是在下，还未请教老丈贵姓？”

黑袍老者道：“老朽姓龚，两位少侠且请在此稍待，老朽先得进去通报一声。”

薛少陵道：“有劳老丈了。”

黑袍老者嘿然乾笑了一声，转身往里走去。

范殊瞧的心中大是不快，暗想：“自己和大哥两人，一路替南北帮出了不少力，直到如今，他们帮主、副帮主是谁，还一无所知，赛诸葛更是装模作样，故作神秘。这黑袍老者，大哥问他贵姓，他只说姓龚，连名字也不肯说，分明把自己两人，当作外人看待，哼，早知如此，真不该的。”

思忖之间，只见一名黑衣使女从殿后走出，欠欠身道：“军师请两位少侠到后进相见。”

薛少侠、范殊站起身，那黑衣使女已然转身朝殿后行去。两人跟着她越过天井，但见迎面阶上，十二扇雕花落地长门，湘帘低垂，廊前伺立四名佩剑使女，肃静得没有半点声音。那黑衣使女到得阶下，便自停步，侧身道：“两位少侠请上。”薛少陵看的不禁暗暗泛疑，但到了这里，说不得只好进去，这就低声道：“殊弟随我进来。”

说完，昂然往阶上走去。

两名佩剑使女迅速替两人打起帘子。薛少侠、范殊并肩跨进堂中，目光一瞥之下，不由瞧的薛少陵心弦狂震，登时变了脸色！

堂上放着品字形三张锦披交椅，但坐着的人，可不是什么南北帮的军师赛诸葛！

那么会是什么人呢？正中一把交椅上，赫然端坐着一位身穿宫装，面垂黑纱的贵妇。左首就是方才那个姓龚的黑袍老者，右首是一个面色狰狞的独臂老妪。

这三个人，薛少陵认识两个，当中的宫装贵妇，正是君临天下，神秘莫测的浣花夫人！

右首独臂老妪是巫山分宫总监铁姑婆！

只有左首姓龚的黑袍老者，从前没有见过，但以坐位看来，此人在浣花宫的地位，似乎还在铁姑婆之上。

范殊看的暗暗奇怪，忍不住低声问道：“大哥，中间那人是谁？”

薛少陵略微定了神，偏过头去，即以传音入密说道：“上首座着的是浣花夫人，殊弟千万任性不得，看我的神色行事。”范殊听说那宫装贵妇就是浣花夫人，心头也暗暗震惊，闻言连忙点了点头。

薛少陵在这一瞬之间，已然恢复了他原有的安详潇洒，从容举步，走到浣花夫人面前一丈来远，站定身子，双手抱拳，含笑道：“夫人宠召，在下兄弟这厢有礼了。”

他神态从容，生似丝毫没把浣花夫人放在眼里，说实在，到了此时，已然插翅难飞，惊慌又有何用？乐得放大方些，一面也早已暗暗运起了九转玄功，功凝全身。浣花夫人骤睹薛少陵，坐着的人，身躯陡然一震，两道冷电般的眼神，透过黑色面纱，盯注在薛少陵的脸上，冷冷喝道：“你……你叫范殊？”

奇怪，她话声居然还带着些颤抖！

她当然不会怕了薛少陵，那是忿怒！

奇怪，她居然把薛少陵看成了范殊，她不认识薛少陵，难道认识范殊？

薛少陵淡淡一笑，道：“夫人看错了，在下薛少陵，也就是你传下金令，不论死活缉拿的白少辉。”

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是以镇定的出奇。

浣花夫人似有些气馁，也带着点迷惘，问道：“你叫薛少陵，你不姓范？……”

范殊道：“姓范的是我。”

浣花夫人只望了范殊一眼，目光依然回到薛少陵脸上，缓缓问道：“你是薛道陵的儿子？”

薛少陵道：“不错。”

浣花夫人微微颌首，道：“很好，赐坐。”

她这句“很好，是对薛少陵说的，但“赐坐”两字，却偏过头去，向身后吩咐。

这下可把坐在她两旁的黑袍老者和铁姑婆惊得同时一怔！伺立身后的秋云答应了一声，搬过两把椅子。

浣花夫抬抬手道：“两位请坐。”

白少辉、范殊是她通令所属，一体缉拿，死活不论的要犯，如今居然还有赐坐的份儿！

在浣花夫人面前，除了龙姑婆、铁姑婆等有限几人，就是分宫主也没有坐的份儿，至于各大门派掌门人，那是受分宫统辖的，当然还在分宫主之下。

薛少陵、范殊也不客气，在下首两把椅上坐下。

薛少陵抱拳道：“不知夫人有何见教？”

浣花夫人平静的道：“我有话问你，你必须据实回答。”薛少陵道：“那要看夫人问什么了，可以回答的，在下自当奉告。”

黑袍老者哼道：“夫人面前，你敢这般回答？”

薛少陵轩眉道：“在下说的是实话，人人都有秘密，夫人若是问到在下的不愿回答的话，在下就无可奉告，这有什么不对了？”

黑袍老者沉声道：“白少辉，你到了这里，还敢嘴硬，那是不想活着出去了。”

薛少陵淡淡一笑道：“在下既然敢来，那就无惧于心。”范殊冷笑道：“老丈想威胁在下兄弟，只怕你看错人了。”黑袍老者怒声道：“小娃儿出言无状，当着夫人，你当我不能教训你么？”

范殊倏地站了起来，道：“你想和我动手？”

浣花夫人一摆手，朝黑袍老者道：“龙姑婆，别难为他们。”一面朝范殊道：“范少侠请坐下来，我有话问你大哥。”薛少陵暗暗哦道：“原来她是龙姑婆。”

范殊依言坐下，心中忖道：“自己久闻浣花夫人之名，认为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原来她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凶狠。”薛少陵道：“夫人要问什么，那就请说吧！”

浣花夫人道：“当日你化名白少辉，潜入百花谷，究竟有何企图？”

薛少陵道：“在下从前已经告诉过夫人，在下路过成都，无意中结识了王立文、金一凡，是被夫人手下劫持去的，在下并无企图。”

浣花夫人道：“好，我相信你，那么王立文等人，可是你救出百花谷去的？”

薛少陵道：“不是，在下和王立文等人，萍水论交，一见如故，眼看他们隐身百花谷之中，当时确也有救他们出谷之心，但他们并非在下救出的。”

铁姑婆道：“那是什么人？”

薛少陵道：“在下不知道。”

铁姑婆厉声道：“夫人，这小子口紧的很，看来……”沈花夫又摆了摆手，道：“也许真的不是他，王立文等人逃出百花谷之时，他还在谷中尚未离开。”接着问道：“那么你们勾结南北帮，混入巫山分宫，又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薛少陵道：“在下兄弟原也不知道那里是巫山分宫，为了要去救一个人去的，和南北帮只能算是巧合……”

铁姑婆厉喝道：“胡说，你们明明是南北帮军师派去卧底的……”

浣花夫人道：“铁姑婆好好的问他们。接着问道：“你们是救什么人去的？”

薛少陵也不隐瞒，把香香母女之事，以及自己两人如何追踪玉扇郎君，说了个大概。

浣花夫人点点头，朝铁姑婆道：“他说的大致没错。”接着又道：“你背叛百花谷，一路和浣花宫作对，又是如何说法？”薛少陵道：“那也说不上和浣花宫作对，诸葛先生救出家父，同舟共济，在下只能说是死中求活。”

浣花夫人问道：“离开百花谷之后，你加入南北帮了吗？”薛少陵道：“在下兄弟并未加入南北帮。”

浣花夫人道：“好，我问你，你们知不知道南北帮主是谁？”薛少陵道：“不知道，不但在下兄弟不是南北帮的人，据在下所知，就是南北帮的人，知道帮主的来历的，只怕也为数不多。”

浣花夫人道：“我听说南北帮主是薛神医的故友，你怎会不知道？”

薛少陵心头暗暗一惊，道：“自从家父被诸葛先生救出巫山分宫之后，在下还未见过。”

浣花夫人道：“此话怎说？”

薛少陵道：“诸葛先生告诉在下，家母被囚君山分宫，留为人质，要在下尽速赶来岳阳。”

浣花夫人点点头道：“你已经把令堂救出来了，是么？”薛少陵道：“不错。”

浣花夫人道：“你本领不小。”

薛少陵道：“身为人子，纵是刀山剑林，在下也非把家母救出不可。”

浣花夫人微微一笑道：“我已经派人去请令堂了。”薛少陵剑眉陡轩，霍地站了起来，喝道：“你……”浣花夫人平静的摆摆手道：“你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薛少陵道：“你要以家母胁迫在下？”

浣花夫人道：“我并无此意，只要话问完了，自会放你们回去，决不伤害到令堂。”

薛少陵只好回身坐下，说道：“你还要问什么？”浣花夫人道：“我再问你一句，你要好好回答。”薛少陵道：“在下听到了。”

浣花夫人道：“你不是葬花门的人？”

薛少陵道：“不是”。

浣花夫人又道：“也不是南北帮的人？”薛少陵道：“不是。”

浣花夫人道：“好，你从前种种，我都可以不再追究，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薛少陵道：“什么事？”

浣花夫人道：“劝说令尊，退出江湖，只要不替南北帮出力，你们一家可在任何地方定居，悬壶济世，从此不再介入江湖是非，你也可以侍奉双亲，晨昏定省，克尽人子之职。”范殊暗道：“这件事不算苛刻，大哥应该答应

了。”心中想着，不觉偏头朝薛少陵望去。

薛少陵苦笑道：“夫人善意，在下至为心感，只是家父之事，在下身为人子，只怕无法劝说。”

浣花夫人略作沉吟，道：“薛神医已经答应南北帮了么？”薛少陵道：“这个在下还不知道，只是在下纵然劝说，家父也未必肯听。”

浣花夫人点头道：“那也无妨，就算令尊已经加入南北帮，只要你答应退出江湖，奉母隐居，百花谷消灭南北帮之日，我仍可免尔父一死。”

范殊听的暗暗奇怪，心想：“原来浣花夫人的意思，是要大哥退出江湖，以她的武功，和浣花宫的势力自然决不会是怕了大哥，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大哥退出江湖呢？听她口气，一再表示不究既往，似是对大哥特别宽厚，其中莫非有什么缘故？”薛少陵自然也深感惊奇，浣花夫人生性嗜杀，这话不像她平日为人，但除了惊奇之外，心头也不期升起一份感激之念。要是换了一个人，浣花夫人这一条件，算得是十分宽大，退出江湖，侍奉双亲，这是每一个人子应尽的孝道，根本不能算是条件。但薛少陵可不同了，他已经知道薛神医夫妇，并非自己生身父母，直到此刻，还不知自己父母下落，身世未明。

要自己退出江湖，岂不是永远无法查访身世了？想到这里，不觉抬目道：“夫人的条件，可是要在下退出江湖么？”

浣花夫人两道冷电般眼神，透过面纱，直射在薛少陵的脸上，沉声道：“不错，你应该知道，背叛百花谷，依照本宫门规，按律须处极刑，何况你前后勾结葬花门、南北帮，一再和百花谷为敌，实是万难宽贷，我不过是……”

她语气一顿，接着：“我不过念你年轻无知，一念仁慈，劝你退出江湖，也存有矜全之意，你要自爱才好。”

话声冷峻，说到“自爱”两字，似乎特别有力，满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威胁意味！

第三十八章 仇人相见

薛少陵和浣花夫人目光一对，但觉背脊骨起了阵凉意，一面故作镇定，拱手道：“夫人矜全之意，在下至为感激，但退出江湖，对在下来说，实有碍难之处。”

浣花夫人冷声道：“你有什么碍难之处？”

薛少陵道：“这是在下一己的隐私，未便奉告。”浣花夫人幽幽的冷哼一声，隐含怒意道：“咱们谈话就到这里为止，今天我也不难为你们，但我要再说一句，从现在起，你薛少陵不得再在江湖走动，若要听我的劝告，我随时都可以取你性命，好，你们可以去了。”说到这里，回头吩咐道：“秋云把那两个女孩放出来，让他带走。”

秋云答应一声，转身退出。

事情至此，已毋庸再说，薛少陵、范殊双双站起身来。一回工夫，秋云领着两名少女走进，那正是香香、小玉两人。

香香因薛少陵换了副面貌，认不出来，但一眼看到范殊，立即奔了过来，惊喜交集的叫了声：“二哥。”

范殊道：“三妹，他就是大哥，你怎么认不出来？”香香喜道：“原来果然是大哥……”

话还没有说完，但听阶前一个使女说道：“启禀监宫、戚坛主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已经抬回来了，请监宫定夺。”龙姑婆（黑袍老者）霍地站起，目露凶光，回头朝薛少陵喝道：“你们给我留着，慢些走。”一面向外吩咐道：“快把她抬进来。”

外面有人应了声“是”，只见门帘启处，两名劲装女子抬着一块门板，走了进来。

门板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一身白色衣裙的女子，正是百花谷白翎坛主戚佩玉，此刻面如金纸，嘴角间血迹殷然，身子一动不动，看去伤势极为沉重。

浣花夫人目光如电，瞧着奄奄一息的白翎坛主，似是极为愤怒，沉声道：“龙姑婆，佩玉伤在何处？”

龙姑婆早已俯下身去，仔细察看了一阵，抬头道：“戚坛主被一种极罕见的掌力所伤，右肩骨已碎，伤及肺腑……”浣花夫人没待她说完，截着问道：“是被何种罕见的掌力所伤？”

龙姑婆迟疑道：“好像是大罗手……”

浣花夫人坐着的身躯微微一震，诧异的道：“大罗手是五台密宗心法，传闻失传已久，什么人练成这种霸道武功？”龙姑婆迅速从怀中取出一个磁瓶，倾了几粒丹药，纳入戚佩玉口中，朝两名使女挥挥手道：“先抬进去，我马上就来。”两名使女答应一声，抬起门板，朝左厢进去。

浣花夫人道：“大罗手源出天竺，力道刚猛，较大手印有过之而无不及，治疗之道，须得打通全身经络，才不至于瘀血凝滞。”

龙姑婆躬身道：“属下省得。”

说完，急急朝右厢行去。

铁姑婆道：“看来南北帮的后援已经赶到了。”

浣花夫人冷冷一晒，道：“南北帮倒是网罗了不少高手！随着话声，缓缓回过头来，两道利剑般眼神，盯住着薛少陵，问道：“薛少侠，这掌伤白翎坛主的人，你应该清楚吧？”

薛少陵早已想到白翎坛主定是奉命劫持义母去的，那么这使“大罗手”击伤白翎坛主的人，极可能就是鬼见愁阎弘。

心念转动，一面冷冷说道：“在下早已说过不是南北帮的人，怎知此人是谁？”

浣花夫人沉哼道：“什么人保护令堂，你也不知道么？”薛少陵听她自己说了出来，不觉剑眉一轩，朗朗笑道：“原来夫人召在下兄弟前来，一面却派人去劫持家母，亏你还是一门之主，竟然使出这等卑鄙手段来。”

浣花夫人似已怒极，冷峻喝道：“薛少陵，你莫以为老身答应过今日不难为你们，若是惹怒了我，一样把你置之死地。”薛少陵大笑道：“那要看夫人能否杀得死在下了。”范殊一手握着剑柄，冷笑道：“我早知道你是装出来的一副伪善面孔，哼，谁希罕你不难为我们？”

浣花夫人垂着的面纱，起了一阵波动，沉声道：“铁姑婆，你带申若兰率同全体金鹰武士，即速赶去，务必把凶手擒来见我。”

铁姑婆欠身道：“属下遵命。”

站起身子，往外行去。

浣花夫人冷峻目光，望了薛少陵一眼，忽然幽幽一叹，和缓的道：“老身已对你破例宠容，要是换了一个人，敢在老身面前，这般无礼，早就没命了。”

范殊看她神情，抵不住暗暗狐疑，想道：“大概这妖妇看上了大哥，哼，真是死不要脸！”

心中想着，不由的轻哼一声。浣花夫人看也没看她一眼，续道：“老身答应过放你们回去，但你们暂时仍得留在此地，须等铁姑婆把凶手擒来了之后，才能出去。”

薛少陵眼看铁姑婆奉命赶去，心头不禁大急，这情形已不容自己犹豫，说不得只好一拚！心念闪电一转，立即以“传音入密”朝着范殊说道：“殊弟咱们要准备走。”话声一落，立即抱拳道：“夫人恕在下兄弟告辞了。”

迅速回头道：“你们只管先走，愚兄……”

“断后”两字还未出口，浣花夫人目光电射，冷喝道：“站住，你们谁敢跨动一步，老身立即叫你横尸当地！”

薛少陵右手一探，撤出竹萧，横身道：“只怕未必！”浣花夫人沉哼一声，右手缓缓举了起来，双目凶光暴射，冷峻喝道：“薛少陵……”

就在此时，但听房外响起一声宏亮大笑，喝道：“老贼婆回去！”紧接着又是一声蓬然大震，铁姑婆闷哼一声，厉喝道：“有奸细……”

她敢情中了人家一掌，声音沙哑发颤！

接着只听一个宏亮大笑道：“老夫就在此地。”笑声从对面屋上传来！

这一连串的声响，来的突兀，但也只不过是一瞬间之事！就在声音传入众人耳际，端坐上首的浣花夫人突然人影一晃，快得几乎令人无法看清，已经翩然掀帘而出。薛少陵那还怠慢，朝范殊、香香、小玉三人挥手示意相继跟了出去。

但见铁姑婆脸色铁青，双目微阖，站在阶前，一动不动，敢情她方才和人家对了一掌，负伤不轻，此时正在运功调息。以铁姑婆的一身功力，还接不下人家一掌，来人功力之高，简直骇人听闻！再看对面屋面上，朝阳之下，赫然站一个头戴阔边斗笠，身穿宽大黑衣，面色金黄。颌下留一把白髯的瘦小老人，他身材纵然瘦小，但屹立在屋面上，晨风吹拂着他一身宽大黑衣，

看去竟然神威凛凛，八面威风！

薛少凌暗暗叫了声：“南北帮帮主！”

浣花夫人面垂黑纱，瞧不到她的面貌，但两道冷锐目光，凝注着对方身上，冷声道：“阁下何人？”

南北帮主洪声道：“老夫南北帮帮主。”

浣花夫人愈是愤怒，愈显得冷静，点点头道：“很好，老身久仰大名，难得帮主大驾亲临，更难得阁下能练成百年来几乎绝传的大罗手。但老身想不到堂堂一帮之主，竟对浣花宫门下一个年轻女孩子，会下这样的辣手！”

南北帮主洪声笑道：“浣花宫的妖女，个个该杀，老夫没伤她性命，已是十分客气了。”

薛少陵但觉南北帮主笑声尾音，听来极像自己师傅，只是师傅是个高大个子，这人却生得又瘦又小，自然不是师傅了。”浣花夫人气得一袭衣裙上风自动，冷哼道：“很好，帮主来了，老身正好领教高招。”

南北帮主巨目乍睁，湛然神光，暴射如电，大喝道：“听你口气，好像就是浣花妖女了，哈哈，老夫就是找你来的。”人随声泻，已然落到浣花夫人面前丈余距离。

浣花夫人确也修炼到炉火纯青，大敌当前，依然能保持着雍容风度，平静的道：“你和老身有仇？”

南北帮主道：“老夫创立南北帮，就是替天行道，立誓消灭武林中的邪恶异端，何用与你有仇？”

薛少凌看出两人虽在说话，但都已凝聚了本身功力，眼看这两位武林中叱咤风云的绝世高手，即将展开生死一拚！浣花夫人冷晒道：“帮主口气不小！”

南北帮主嗔目喝道：“妖女，你除下面罩来！”浣花夫人冷峻目光，一直盯注在南北帮主脸上，缓缓说道：“可以，不过据我看来，帮主似乎也戴着面具。”南北帮主怒声道：“老夫天生如此。”

浣花夫人微晒道：“你不肯除下面具，为什么要我除下面纱？”

南北帮主道：“你妖荡淫贱，阴狠恶毒，老夫要验明正身，才能出手。”

妖荡淫贱，阴狠恶毒，这八个字，骂的够凶，但浣花夫人不但不怒，却反而格格的笑出声来，点点头道：“骂的好，言为心声，帮主若非和我有着深仇大怨，决不会骂的这等恶毒，我该当成全帮主，让你死而无怨……”

薛少陵站在一旁，看的心头暗暗震惊，忖道：“浣花夫人简直深沉的可怕！”

心念方动，但见浣花夫人随着话声，左手徐徐举起，轻轻一揭，把面纱取了下来。

她这一揭下面纱，薛少陵、范殊、香香、小玉等四人，不由全都瞧的一呆！

这位身居幕后，隐然统驭武林各大门派的神秘女魔，却生得脸若桃花，艳光照人，看去最多也不过二十四五，只见她眼波流转，妖媚一笑道：“帮主认得老身么？”

这“老身”简直不该从她口中道出！

南北帮主身躯一阵颤动，双目之中，冷电迸射，突然暴喝一声：“妖女，果然是你……”

身形陡地增高了几寸，左手高举，一掌直劈过去！这一招他蓄势已久，

一股强劲无匹的罡力，猛向浣花夫人身上撞去。

浣花夫人轻笑道：“看来咱们果然还是旧识。”

挥手硬接南北帮主一掌，她推出的掌势，不带丝毫破空风声，看去轻描淡写，去势异常柔和。

薛少陵听的心头暗暗一动，想道：“原来浣花夫人这等做作，甚至取下面纱来，只是为了要证实南北帮主是她旧识之人！但听“波”的一声轻震，两股潜力互撞，丈余之内，飞卷起一阵极强的旋风，激荡逼人。

南北帮主劈出一掌之后，但觉对方涌来的阴柔暗劲，有如排山倒海一般，骤感心神一震，几乎承受不住双肩一晃，后退一步，心头暗吃一惊：“这妖女的玄阴掌果然到练了出神入化之境！”

当下左掌一扬，又一掌，遥空击去，双掌齐出，才把后退之势稳住。

浣花夫人同样被“大罗手”掌力震的往后退出一步，忽觉对方潜力突然增强，心头又惊又怒，冷笑一声，左手疾挥，跟着拂出。

两人之间，暗劲出涌，这回并没有发出声响，但站在边上的薛少陵、范殊、香香、小玉等人，却被两股无形潜力逼得连连后退。

这两掌硬拚，似乎秋色平分，谁也没占到便宜！

双方相距一丈，各自凝神面立，浣花夫人依然脸含媚笑，但隐隐泛起了一层青气。

南北帮主眼若铜铃，盯着浣花夫人，须发怒张，筋肉内陷，好像一头猛虎，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了下去。

要知这等各以神功相拚，若是一旦功力悉敌，势必两败俱伤，是以谁也不敢再贸然出手。就在此时，那在阶前瞑目调息的铁姑婆，突然睁开眼来，身形一晃，闪电般扑到了南北帮主身后，一掌斫他背后击下，口中狞笑道：“老贼拿命来！”

这老婆子当真毒辣无比，不但乘人不备，突下杀手，而且直等手掌击落，才喝出口来。

浣花夫人睹状大惊，急急喝道：“铁姑婆快退！”

身形陡然直射而上，扬手一掌，向南北帮主拍了过来。薛少陵看的大怒，身形掠出，口中喝道：“你敢出手偷袭！”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铁姑婆、浣花夫人、薛少陵三声叱喝，几乎是同时响起！

但就在薛少陵堪堪掠出之际，南北帮主突然狂笑一声，身形一挺，全身骨节格格作响，身躯忽然长高，连头也不回，左手向后挥出，右掌刀立，并不迎击浣花夫人掌势，却向浣花夫人当胸直插过去。

浣花夫人堪堪欺到他身前，一掌正要拍实，骤见南北帮主手掌如刀，直向自己心窝插来，不由的猛然一惊！对方这一招，竟然是和自己同归于尽的打法，错非是深仇大恨，积怨已深之人，谁肯出此下策，以身相拚？她武功已达收发由心的上乘境界，在这快愈电闪的一瞥之际，身如流云，倏然朝左侧飘闪而出！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但听“砰”的一声，也不知是铁姑婆的一掌击在南北帮主后心，还是南北帮主后挥的一掌击中了铁姑婆？但铁姑婆一条人影。却在砰然声中摔了出去，又是蓬的一声巨响，跌坐地上，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薛少陵瞧的暗暗凛骇，忖道：“南北帮主这是什么功夫？好像他每劈出一掌，身躯就长高许多，此刻竟然已变成了一个高大个子！”心念方动，但

听南北帮主又是一声断喝：“妖女，再接老夫一掌！”

长身跃起，朝浣花夫人飞扑而至，右掌已当头劈落。这一掌，是他十几年苦练密宗神功所聚的大罗手杀着、力道奇猛无匹。

浣花夫人早已蓄势戒备，没等南北帮主欺近，右手已经拍了出来。

两人掌力接实。拍的一声脆响，浣花夫人突然向后退了一步，南北帮主的身子却被震的打了一个圆圈。

浣花夫人格的笑道：“密宗大罗手，原来也不过如此。”身形一退即进，宛如行云流水，轻快绝伦的一下闪到了南北帮主身侧，化掌为指，纤指一指，悄无声息的疾向“三焦”穴上戳来。

这并指一戳，出手奇快，一缕指风，透指而出，立即尖锐得破空生啸，仿佛一支劲急的利矢，凌厉慑人！

南北帮主功力虽厚，方才这一掌研拚，也被震的血气翻腾，还未平复，眼前香风一飒，浣花夫人一点指风，已如电掣般点到！

一时真未料到对方会来得这般快速，尤其她这一变掌为指，势道锐利，这一指若是让她戳上，势必震散自己护身罡气。急忙之间，猛地大喝一声，身形半旋，霍然横移尺许，右臂一挥，一记“铁树开花”，立掌横斫浣花夫人脉门。

这一对面，两人相距不过数尺，浣花夫人右手一缩，左掌当胸击去。这一招不但去势极速，而且变化奇奥异常。南北帮主但见一双白净纤细的素手，柔若无骨，缓缓舒展，使人瞧不清究竟是什么手法？赶忙左手一起，朝前封出。那知明明看到了，竟是没有封住，避无可避，心头不禁大惊，匆忙之间，右手使了一招“排山运掌”，平胸推出。双方又是一招硬打硬接。

浣花夫人冷然一笑，掌势突然加重。双掌一交，又是拍的一声脆响。

南北帮主吃亏在临时出掌，只能用上六成力道，登时被震得双足移动，登登的连退了五步，胸腹之间，隐隐作痛，嘴中发甜，满口都是血腥气味！

浣花夫人后退一步，口中一阵格格娇笑，口气突转，冷峻说道：“帮主再接老身一掌试试！”

话声甫落，突听有人冷喝了声：“贱人看掌！”日光之下，但见一道青影飞掠而下，泻落浣花夫人面前，人还未到，一股暗劲，已然迎面撞到，潜力如山！浣花夫人心头暗暗一惊：“这是什么人，功力几乎不在南北帮主之下！”

迅速横向一侧让开，击手一掌，从横里击出。

那青影身形甫落，左手一招“天外飞虹”硬接浣花夫人拍来掌势，口中冷哼一声欺身而上。

南北帮主眼看有人抢在自己前面，朝浣花夫人扑去，他终究是一帮之主，成名多年的人物，不愿以两打一，只好暂停下来。

浣花夫人右手一招“月移花影”，幻出一片掌影，想把那人欺来的身子挡住。那知青衣人身法奇奥，轻轻一闪，避过浣花夫人错落掌影，依然直向身前欺了进来。

这一下，不但浣花夫人为之一怔，就是在旁侧观战的南北帮主和薛少陵、范殊等人也同时看的耸然动容！只觉青衣人那轻巧一转，身法奇奥，任何招式，都无法阻挡得住！那青衣人倏然欺近，更不打话，双手齐出，右掌左指，连续攻出，瞬息之间，已劈攻了五掌，点戳出四指。

这一轮掌指交击的攻势，快若星火，出手凌厉，掌掌不离要害，指指袭

向死穴，使的毒辣无比！

以浣花夫人的身手，竟然也被青衣人这一轮快速攻势，抢尽先机，还手不及，连封带架，总算还攻了三招，被迫左右移闪连退了六步。”

这才看清来人竟是一个两鬓花白，身穿青布衣裙的中年妇人。心头不觉一怔，喝道：“住手。”

青衣妇人冷冷一哼道：“贱人，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口中冷漠已极！

薛少陵瞧清来人，心中暗暗忖道：“这倒好，大家全赶来了。”范殊悄悄问道：“大哥，这人是谁？”

薛少陵还未答话，只听浣花夫人冷冷问道：“你是什么人？”青衣夫人并没回答，回身朝南北帮主点点头道：“帮主，请恕老身中途插手，实因老身和这贱人仇深如海。”

南北帮主拱拱手道：“夫人好说，兄弟也是向这妖女算账来的。”

两个人，一个骂她“贱人”，一个骂她“妖女”，简直把这位傲视武林，不可一世的浣花夫人，骂的一文不值。浣花夫人艳若桃花的脸上，不时飞闪起丝丝青丝，冷冷一晒道：“两位找到这里，老身决不使你们失望，但两位最好报个字号，免得死后无人知道。”

南北帮主纵声大笑道：“南北帮主，葬花夫人，难道还不够么？”

浣花夫人听得暗暗一惊，目注青衣妇人，冷笑道：“你就是葬花夫人？”葬花夫人沉声道：“不错，老身就是葬送浣花宫的人。”浣花夫人目中寒芒一闪，微晒道：“很好，两位那就一起上吧！”

适时突听对面屋脊上，响起一个苍老声音，呵呵笑道：“这婆娘的口气不小。”

另一个苍老声音接口道：“是啊，南北帮主和葬花夫人，和咱们两个老头，还手谈了四十九招，这婆娘要他们两人一齐上，那是说她比咱们两个老头还厉害了，你信不信？”先前那苍老声音道：“老夫不信这婆娘还能高得过咱们两人？”

另一个道：“兄弟也不相信，咱们何不下去试试？”先前那苍老声音道：“老夫之意，咱们先在这里坐着看看，她能不能在五十招之内，胜得了南北帮主和葬花夫人？”另一个嘻的笑道：“姬兄说得极是，这婆娘要在五十招之内，真能胜得了两人，那就真的强过咱们两个老头了。”大家循声瞧去，只见前面屋脊上，蹲坐着两个老头。这两人年纪都已极大，一个紫脸秃顶，颔下留着几根疏朗朗的银髯。另一个白发披肩，脸如婴孩。

范殊偏脸朝薛少陵笑道：“祁连二老也来了。”

浣花夫人不认识这两个老头是谁？但她见多识广，一眼看出祁连二老生相奇古，决非寻常之辈，心中暗暗忖道：“这两人不知是南北帮主约来助拳之人，还是葬花夫人约来的，看来今日倒真有些棘手。”心念转动，冷冷哼道：“老身不在乎多加几个人，两位不如也一齐下来好了。”

孩儿脸老头叫道：“姬老儿，那婆娘在向咱们两个老头叫阵了呢！”

紫脸老者咄了一声道：“恁她也配？”正说之间，但见一名黑衣使女匆匆奔了进来，朝浣花夫人躬身道：“启禀夫人，南北帮军师赛诸葛求见。”浣花夫人问道：“来了多少人？”

黑衣使女道：“连赛诸葛一共五人。”

浣花夫人也没多问，沉哼一声道：“放他们进来。”黑衣使女应了声“是”，匆匆退去。

不多一回，只见那使女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当前一个纶巾羽扇，身穿八卦道袍，足登逍遥履的道人，正是南北帮赛诸葛。他身后一左一右，随侍两名道童，一个捧一柄斑剥古剑，一个捧着一面杏黄令旗。

稍后两人，一个黄衫苍鬓，背负阔剑的是剑煞逢老邪，另一个长发披肩，身穿宽大黑袍的，则是犼风怪申头陀。赛诸葛轻摇羽扇，走到南北帮主身前，躬身一礼，道：“山人见过帮主。”

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头陀同样抱拳施礼。南北帮主还礼道：“先生怎地也赶来了？”

赛诸葛朗笑道：“山人追随帮主而来，帮主幸勿见怪。”话声一落，回身朝浣花夫人拱拱手道：“山人久仰浣花夫人大名，幸会幸会。”

浣花夫人两道锐利目光盯注在赛诸葛脸上，冷声道：“老身也久闻诸葛先生大名，运筹帷幄，算无遗策，前些日子，还破了浣花宫巫山分宫，老身正想亲自会会先生。”

赛诸葛淡淡一笑道：“山人这不是亲自送上门来了么？”接着转身又朝葬花夫人拱拱手道：“夫人大概就是葬花门主了？山人久欲趋访，恨无机缘，难得夫人玉驾也会在此，实是山人之幸。”

葬花夫人还礼道：“先生言重，不知先生要找老身，有何见教？”

赛诸葛轻摇羽扇，呵呵大笑道：“江湖大势，鼎足而三，山人意欲趋访夫人，正是为了联吴拒魏大计……”

范殊暗暗觉得好笑，心想：他心中大概熟记了一部三国演义，处处以诸葛亮自居，听来使人可笑已极！”

只听坐在对面屋脊上的孩儿脸老头细声道：“老姬，此人究竟是谁？”

紫脸老者道：“你没听他们称他赛诸葛么？”

孩儿脸老者道：“看他扮相，确实有些像诸葛亮，只是从没听人说过。”

紫脸老者道：“咱们几十年没有出山走动，那会认识这些后辈？”

赛诸葛仰脸笑道：“两位老哥不识得山人，山人对两位老哥，倒是久仰盛名了。”

孩儿脸老者不悦道：“你称呼咱们什么？”

赛诸葛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山人称呼两位一声老哥，那里不对了？”

紫脸老者沉哼道：“这小子狂的很。”

浣花夫人估计南北帮和葬花门两股实力，真要联手对付自己，今日之战，实是负多胜少。但她乃是生性高傲之人，何况庙外已布成阵势，这些人中能突围而出的机会，也并不多。

不禁冷冷喝道：“咱们难得遇上，正好作个了断，浣花宫既敢在江湖上创立门户，自然不怕任何门派联手，两位不防试试。”

赛诸葛哈哈一笑，摇手道：“夫人纵然已在庙外布好了百花大阵，但未必困得住在场之人，方才山人来的时候，正好在途中遇上葬花门几位朋友。山人略加指点，要他们按十二花门，隐身大树之上，只要夫人下令发动花阵，葬花门的朋友，即可破阵而入，这一场搏斗，夫人未必能有胜算。”

浣花夫人听他一口叫出“十二花门”之名，不觉身躯微震，目光冷射，沉声道：“你识得百花阵势？”

赛诸葛大笑道：“天下阵图，还没有瞒得过区区兄弟的。”浣花夫人道：“你既然认得百花大阵，自然知道此阵厉害了？”

赛诸葛道：“不错，百花大阵，合四象、八卦、九宫阵式，再加上浣花

宫独创的百花剑阵而成，一经发动，无懈可击。但山人要他们隐伏树上，在花阵尚未发动之时，就一举搏杀二十个领头之人，蛇无头不行，此阵纵然厉害，各个花门，一旦失去指挥之人，威力自然要大大削弱了……”

忽然住口，不再往下说去。

浣花夫人冷笑道：“老身手下，久经训练，你纵然识得十二花门，，也无人能一举把十二门主搏杀。”

赛诸葛道：“夫人可是不信么？”

浣花夫人道：“老身确实难以置信。”

赛诸葛大笑道：“山人报几个人给夫人听听，夫人也许就会相信了。”

浣花夫人道：“什么人？”

赛诸葛道：“敝帮有副帮主、鬼见愁阎弘、哮天叟石中龙、九毒娘子、常山民五位，分攻东南五门。葬花门有八面玲珑手唐守乾，一指乾坤蓝通、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铁胆胜镇山、流云剑季庭芳、八云龙常维仁七位，分攻西北七门，这些人能不能一举搏杀夫人手下主持十二花门之人？”

葬花夫人听的暗暗称奇：“自己上宾庄七大高手，江湖上可说从无人知道，他如何会知道的呢？”莫非这七位上宾全赶来了？”浣花夫人冷笑道：“你说的这些人中，果然有几个人，有一举搏杀花门阵之能，但只要花阵发动得快，这十二个人中至少有半数以上，就得被剑阵绞成粉碎。”

赛诸葛道：“不错，这是胜负各占一半，但夫人莫要忘了，咱们被困在阵中的人，至少也有毁去百花阵一半的能耐。”浣花夫人望了众人一眼，点头道：“你们这里，至少也有半数人要伤亡在阵中。”

薛少陵心中暗道：“难道百花大阵，真有这般厉害？”赛诸葛道：“夫人自己呢？在咱们这些人围攻之下，还能全身而退么？”

浣花夫人冷哼道：“你想威胁老身？”

赛诸葛笑道：“山人说过，咱们胜负各占半数，自然威胁不了夫人，但这一场大战下来咱们三方都可以大伤元气，因此山人之意，倒不如订下日期，决一胜负，看是浣花宫独霸江湖，还是葬花门、南北帮称雄武林……”

浣花夫人重哼一声，回头朝南北帮主、葬花夫人两人问道：“两位意下如何？”

南北帮主洪声道：“敝帮军师说了，老夫自然同意。”葬花夫人略作沉吟道：“好，老身也答应了。”

浣花夫人冷冷一笑道：“明年四月十九，老身当在浣花溪上，恭候诸位大驾。”

赛诸葛朗笑道：“一言为定，目前距明年四月十九日，还有八个月时光，咱们可以从容准备，夫人也好调集各方人手，从容布置。”

浣花夫人哼了一声，徐徐转过头来，两道冷厉目光落到薛少陵身上，冷峻的道：“老身方才已和你说过了，从现在起，奉母隐居，退出江湖，老身可以不究既往，但若敢不听劝告，到时莫怪老身绝情。”

话声一落，挥了挥手，转身朝里行去。阶前四名黑衣佩剑使女，紧随浣花夫人身后而入。

范殊低声道：“大哥，她一再胁迫你退出江湖，究是为了什么？”

薛少陵摇摇头道：“不知道。”

南北帮主目注浣花夫人退入后殿，目光一转，拱拱手道：“咱们也该走了。”

赛诸葛大笑道：“这里地势偏僻殿宇宽敞，大家正好在此稍事休息，帮主还要到那里去？”

南北帮主怔的一怔道：“先生之意，是说浣花夫人已经走了。”

赛诸葛道：“如果属下料的不错，浣花宫的人，应该全已撤走了。”

葬花夫人道：“先生方才说的‘百花大阵’，真有这么厉害么？”

赛诸葛道：“夫人见询，山人敢不直言？‘百花大阵’原是按八卦、九宫奇门阵图而设，其中又配合了浣花宫独步天人的‘百花剑阵’。这百名花女，久经训练，一经发动，万剑齐发，瞬息万变，纵是一流高手，身落阵中，也难免不被一片绵密无间的剑光，绞成粉剂……”

话声未落，但听剑煞逢老邪怪笑道：“军师此话，未免言过其实吧？逢老邪从不信邪，天底下还有这等厉害的剑法？”黑手屠夫屠千里尖声道：“兄弟也有同感。”

赛诸葛拱手笑道：“逢护法以剑术驰誉武林，屠老哥盛名久著，都是江湖上罕有对手的高人，自然不信山人之言。但古人说的好，双拳不敌四手，即以百花剑阵而言，每一花女，双剑齐发，能在一招之间，幻出百朵剑花。百人一齐出手，岂不是万剑齐发？纵是一等一的高手，试问能同时挡得住万朵剑花么？何况阵中另有奇门变化，玄奥莫测，不谙阵法之人，武功再高，也难以幸免，浣花夫人胸怀大志，今日能睥睨武林，所凭仗的，也就在此。”

葬花夫人脸色微变，道：“听先生说来，浣花妖女的‘百花大阵’，那是无人能破的了？”

赛诸葛微笑道：“那也不然，破阵不难，难在至少要有十二位能一举搏杀十二花门主持人的高手，另须八位精通剑术，五位武功极高之人，且须配合得宜，一击奏功，方可把它一举破去。”

葬花夫人口齿启动，正待说话。这时从前面大殿走进一群人来！

但见为首一人是面如黄蜡的黑袍老者，他身后则是哮天叟石中龙、鬼见愁阎弘、华山宣锦堂、薛神医，薛夫人和小莺、小珠。

薛少陵不知为首的黄蜡脸老者是谁？只觉他目光如电，闪闪逼人，心中暗道：“此人内功如此精深，想来定是南北帮中大有身份的人！”

再看义母身后，接着走进来的是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王立文、和葬花夫人的侍婢紫鹃等人。

那黄蜡脸老者走近南北帮主身前，拱拱手道：“帮主恕兄弟驰援来迟。”

南北帮主洪声笑道：“福帮主也赶来了，这大概又是诸葛先生的意思了！”

薛少陵心中暗道：“原来此人竟是南北帮的副帮主。”

副帮主耸耸肩笑道：“帮主单人双剑，追踪浣花夫人而来，军师闻讯大惊，星夜和逢、申两位老兄先行。嘱兄弟亲率本帮精锐，兼程驰援，哈哈！等兄弟赶到这里，浣花宫的人，居然已经全数退走了。”

薛少陵在他们说话之时，过去叩见了义父、义母。那边王立文也趋到葬花夫人身前见过姑母。

赛诸葛目光环顾，手中羽扇一指，呵呵笑道：“帮主、副帮主请到厅内坐吧，葬花门主远道赶来，许是有事见教。”葬花夫人目见赛诸葛道：“先生怎知老身有事？”

赛诸葛大笑道：“夫人追踪敝帮主而来，自然有事见教了。”葬花夫人微微叹息一声道：“江湖传言，先生通晓阴阳，算无遗策，看来什么事情，果然瞒不过先生……”

赛诸葛羽扇微摇，呵呵一笑道：“夫人夸奖了。”

南北帮主拱拱手道：“此地不是谈话之所，夫人请进。”葬花夫人略作谦让，举步朝厅中走去。

紫鹃抢在前面，打起湘帘。南北帮主和那位黄蜡脸的副帮主跟着跨进屋去。

赛诸葛朝黑手屠夫、哮天叟、薛神医等人抬抬手道：“诸位老哥，也请到里面坐。”

于是葬花门的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和南北帮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间陀、哮天叟石中龙、鬼见愁阎弘、薛神医、薛夫人、宣锦堂一行人也鱼贯而入。

薛少陵正和王立文、金一凡握手言欢，赛诸葛羽扇一招，含笑道：“薛老弟、范老弟、你们也随山人进去。”

香香道：“军师，我呢？”

赛诸葛笑道：“你大哥、二哥进去了，你自然也得跟着进去。”王立文、金一凡因葬花夫人没有吩咐，依然留在阶前，不敢随着进去。

薛少陵、范殊、香香三人随着赛诸葛跨进厅门，但见上首两把锦披椅上，赫然端坐着一个紫脸秃顶老人和一个孩儿脸老者，正是方才高踞前面屋脊上的祁连二老，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大天井上站着这许多武林中顶尖高手，竟然没有一人看到他们进来却已然高踞上首！

这些人中，见过祁连二老的，只有南北帮主、葬花夫人、薛少陵和范殊四人，是以连南北帮副帮主也觉得这两个老人，来的有些突兀。

厅上一共只有五把椅子。此刻祁连二老已坐了两把，只除下了三把椅子，南北帮主和葬花夫人因椅少人多，心存谦让，是以站着并没落坐。

紫鹃、小玉、小莺、小珠四人，正忙从两厢搬来了几条板凳，放置四周。

大厅上站着这许多人，但却静的坠针可闻，敢情正在谈论什么？

薛少陵想起祁连二老曾经说过：南北帮主和葬花夫人在他们手下输了一招，当时葬花夫人答应在三个月之内，替他们找到自己师傅，（黑煞游龙桑九）。南北帮主也答应在三月之内找到二老的徒弟范春华，看来这两人是讨信息来的了。

心念转动，只听孩儿脸老者乾咳一声，尖声说道：“三个月时间，眼下早就过了，咱们两个老头，一路跟两位下来，你们一个是一帮之主，一个是——一门之主，说话总该算数吧？”

葬花夫人道：“贱妾和南北帮主输在两位手下，说过的话自然算数。”

紫脸老者道：“夫人答应三月之内，替咱们找到黑煞游龙，不知找到了没有？”葬花夫人微笑道：“贱妾找是找到了，只不知那位桑大侠肯不肯承认？”

孩儿脸老者双目神光电射，问道：“他为什么不肯承认？”葬花夫人道：“只怕有些困难。”

孩儿脸老者道：“这有什么困难？他人在那里，咱们自己找他去。”

南北帮主接口道：“夫人说的不错，在下范春华也找到了……”

紫脸老者大喜道：“帮主找到了范春华，那就不用去找黑煞游龙了。”

南北帮主抬头道：“在下之意，希望两位前辈，再宽限一些时候……”

孩儿脸老者道：“你不是说找到春华了么？为什么还要再拖延时候？”

南北帮主道：“不错，只是目前还无法奉告。”紫脸老者朝孩儿脸老者摆摆手，然后问道：“帮主大约还需多少时候？”

南北帮主道：“明年四月十九日之后。”

孩儿脸老者怒道：“不成，就是一天也不成，你们答应过三月为限，咱们已经等了三个月，江湖上首重信诺，两位身为一帮一门之主，讲不讲信诺？今天你们非说出黑煞游龙和范春华的下落来不可。”

葬花夫人望了南北帮主一眼，徐徐说道：“帮主既说出要等明年四月十九日之后，才能奉告，也许确有为难之处，两位那么多的日子。已经等过了，何在乎八个月时间？”孩儿脸老者怒哼道：“老夫说过不成，就是不成……”他说话之时，电光般的眼神，一瞥之下，瞧到了薛少陵，突然大笑道：“祁老儿，他也在这里了，哈哈……”

这真是快逾闪电，坐着的人，一下飞到薛少陵身边探手握住薛少陵手臂，谁空又飞了回去，口中喝道：“好小子，你连师傅都不认识了？”

在场这许多高手，谁也没有看清他如何把薛少陵拉过去的？但薛少陵已被他拉到了坐位前面。

南北帮主心头猛然一凛，急急说道：“前辈请放手，他不是范春华。”

孩儿脸老者满脸怒容，尖喝道：“谁说不是？这小子不是范春华是谁？”

薛少陵但觉眼前一花，右臂宛如加了一道铁箍，竟然毫无挣扎余地，急忙叫道：“老前辈……”

孩儿脸老者反手就是一记耳光，怒喝道：“咱们两个老不死把你调教成人，你居然连师傅都叫成老前辈了？”

薛少陵脸上被他打得火辣辣的生痛，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下可把薛神医，薛夫人看得大急，薛夫人叫道：“你们别难为小儿，他叫薛少华，不是什么范春华。”

南北帮主也急着道：“前辈总该看看清楚，这孩子今年还只有十九岁，范老弟算起来已四十多的人了。”

紫脸老者道：“连老儿，他这话不错，这娃儿年龄果然不对。”孩儿脸老者一手紧握着薛少陵右臂，两道眼神却一眨不眨的盯在薛少陵脸上，说道：“天下那有这等相像的人？”南北帮主叹了口气，目光掠过薛神医夫妇，徐徐说道：“前辈请松手，此子正是范老弟的骨肉。”

这话听得祁连二老、薛神医夫妇和薛少陵同时一怔！薛夫人心头大急，她可不管你叫什么帮主不帮主，尖声道：“胡说，少华是老身的儿子。”南北帮主朝薛夫人拱拱手道：“老嫂子请歇怒，此中经过，说来话长……”

薛夫人目中满包泪水，咽声道：“老身不要听，少华明明是老身的儿子，谁也抢不去的。”

薛神医心头大是疑惑，忍不住拱拱手道：“帮主究是何人？”南北帮主仰天发出一声苍凉的大笑，突然撕下蒙面黑布，双手在脸上阵拭搓，抱拳拱手道：“兄弟就是桑九。”南北帮主原来就是黑煞游龙桑九！

葬花夫人微笑道：“帮主自己承认了，两位不用再向贱妾要人了吧？”

原来葬花夫人早就知道了！

薛少陵噗的跪了下去，叫道：“师傅。”

薛神医看的一呆，道：“帮主原来就是桑大侠！”薛夫人泪眼一睁，道：“你是桑……桑大侠，你……你把我女儿抱到那里去了？”

孩儿脸老者目光暴射，同时急急问道：“你就是桑九？哈哈，这就是了，

小徒范春华是你结义兄弟，他现在在那里？”事情全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了，黑煞游龙桑九巨目之中，已然隐含着泪光，一把拉起薛少陵，然后抱拳道：“义弟春华，已经死了。”

薛少陵已从师傅口中，听出一点头绪，好像自己就是范春华的儿子，此时听师傅说了自己父亲，已经去世，正待问问清楚！

紫脸老者道：“帮主可知小徒如何死的？”

黑煞游龙神色怆然，道：“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孩儿脸老者道：“怎么春华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他那时刚下山，是谁把他害死的？”黑煞游龙道：“没有。”

孩儿脸老者怒声道：“帮主说话，最好清楚一点！”紫脸老者忙道：“连兄莫要打岔。”

黑煞游龙仰天吸了口气，续道：“二十多年前，江湖上出现了一位少年侠士，专打不平，因为他武功高强，人又生得极为英俊，不到一年工夫，江湖上已经出了名，大家都叫他玉狻猊范春华。在下那时还和他并不相识，却听到不少人提起他的名字，心中原有结交之意，怎奈范老弟在江湖上犹如昙花一现，就不知所终……”

孩儿脸老者怒哼道：“胡说，老夫两人明明打听到春华和你桑九是义结金兰兄弟，你倒推的乾净。”

薛少陵也觉师傅说的过于简略，似是避重就轻，显然言有未尽。

黑煞游龙苦笑道：“前辈请听在下说下去。”

孩儿脸老者张了张口，但却忍了下去。

只听黑煞游龙续道：“之后几年，江湖上一直没有玉狻猊范春华的消息，渐渐大家也忘记了江湖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直到十九年前，在下有事远去贵州，在一处深山中误中瘴气，昏倒途中，幸遇一位少年侠士相救。双方倾谈之下，极为投缘，才知他就是几年前一度在江湖上出现，随即隐去的玉狻猊范春华。”

孩儿脸老者道：“春华这孩子怎会住到贵州深山中去了？”紫脸老者道：“你没听那姓白的小伙子说过？春华和百花谷一个丫头，双双逃走，大概就一直躲在贵州深山之中，唉，这孩子当时就该回祁连山去才是。”

孩儿脸老者怒哼道：“这就该怪你平日管教的太以严厉，不然，春华早就回去了。”

紫脸老者道：“老夫早已说过，那丫头对他有救命之恩，只要两情相悦，老夫也不会如此不通情理。”

孩儿脸老者道：“春华怎么知道你不会责怪于他？这话现在说出来，还有屁用？”

两个老头忍不住拌起嘴来！

黑煞游龙只好等他们说完了，才接着说道：“在下和范老弟一见如故，当下就撮土为香，结了生死弟兄……”他说到这里，突然流下两行老泪，续道：“当日范老弟就领着在下进入他们夫妇隐居的春香谷，那是一处人迹不到的秘谷，只有范老弟夫妇两人住在那里。当时在下觉得有些奇怪，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安身，他们夫妇何以要住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中来？直等我那弟媳端出亲手做的饭菜，饱餐一顿之后，才听范老弟说出他们夫妇到此隐居的经过……”

厅上众人，大家听着他一人述说，谁也没有开口。

黑煞游龙顿了顿，续道：“原来那年范老弟的突然在江湖中失踪，就是被浣花妖女掳入了百花谷，妖女对他一见倾心，颇有委身相事之意。怎奈范老弟早已耳闻浣花妖女在江湖上的秽行，不但没有答应，反而大骂她不识羞耻。这样被囚禁在浣花宫密室之中，约有半月之久，浣花妖女软硬兼施，都无法使范老弟回心转意，一怒之下，就不准宫女再送饭进去，声言要把他活活饿死。”

这段经过，薛少陵、范殊曾听香香的娘说过，但厅上众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渐渐听出了神。

黑煞游龙续道：“当时每天替范老弟送饭的宫女，名叫香菱，她钦佩范老弟是一位铁铮铮的汉子，一日三餐，送茶送饭，日子久了早已暗生情愫。此时听说再不准送茶饭，要把范老弟活活饿死，心中大急，当晚就冒险相救，相偕逃出百花谷，但因浣花妖女武功极高，如被擒回，必死无疑，因此，两人尽伏夜行，逃到贵州深山之中，给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处人迹不到的秘谷，当时正苦于没有偕隐安身的处所，这就在那秘谷安居下来……”

孩儿脸老者道：“你不是说春华已经死了么？”

黑煞游龙道：“那是从春香谷回来的第三年，也就是十五年前，那时在下正在岳麓山张兄那里作客。”

他说话之时，伸手朝那位南北帮的副帮主指了指，续道：“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已有两年不见的义弟来，但觉心头兀是放心不下，这也许是古人说的心血来潮，几乎恨不得立时赶去，一刻都不能等待。”

南北帮副帮主点点道：“不错，兄弟记得那时已是旧腊中旬，快过年了，兄弟劝你过了年再走，你却想到了就非走不可，唉，这也是天意，当时真要把你留着过了年再走，恐这位范小兄弟就没有命了。”

说话之时，含笑望了薛少陵一眼。

薛少陵心头蓦然一动，忍不住脱口道：“您老是一笔阴阳张老前辈。”

南北帮副帮主呵呵一笑道：“老朽正是张果夫。”这就是了，南笔北萧，名动武林，“南北帮”之名，大概就是这样取的！”

孩儿脸老者不耐道：“帮主快说下去，后来呢？”黑煞游龙道：“在下似有预感，连日起程，但赶到春香谷，还是迟了一步……”

紫脸老者神情微变，问道：“春华那孩子怎么了？”黑煞游龙老泪纵横，长叹一声道：“在下到了范老弟夫妇居住的那间石室，顿时看的我急怒攻心，令人发指，只见我那位年轻的结义兄弟，仰面倒卧门口，面皮铁青，两眼突出，地上还留着一支青刚剑，剑身中折，似是被人以弹指神通一类指功弹断的，在下慌忙伏下身去，向胸口一摸，才知早已死去多时孩儿脸老者道：“春华如何死的？”

黑煞游道：“掌中前胸，震断心脉而死。”

孩儿脸老者急急问道：“你知道那凶手是谁？”

黑煞游龙没有回答，接着说道：“在下猛然想起范弟媳怎的不见？急忙奔入里间，原来弟媳也已倒卧在木床前面。手中还抱着一个快三岁的孩子。她临死之时，以背挡着那孩子，是以伤在后心，但那凶手练的是一种震力极强的阴柔掌力，这一掌不但击中范弟媳后心，震力还透过弟媳前胸，波及了她怀中的孩子。”

紫脸老者神情激动，喃喃说道：“普天之下，只有‘玄阴掌’能够透体伤人，此人出手竟然如此毒辣，连三岁孩童不肯放过！”

薛少陵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垂泪问道：“师傅，你老人家说的是弟子生身父母么？”

黑煞游龙含泪点头道：“不错，你……就是为师结义兄弟范春华的骨肉。”

薛少陵一直不知自己的身世，此刻骤然听到父母惨死的消息，一时悲痛攻心，乾号一声，“爹……娘……”突然跌倒地上，昏了过去。

范殊大吃一惊，急忙扶着他叫道：“大哥，快醒一醒。”黑煞游龙出手如风，及时连点了他几处大穴。

薛少陵哇的一声，张嘴吐出一口鲜血。睁开眼来，哭道：“师傅，你老人家一定知道杀害弟子爹娘的凶手是谁了。”黑煞游龙拭拭老泪，道：“孩子，为师拚着老命，这血仇也非报不可，你且听为师说下去。”

孩儿脸老者道：“小娃儿，你只管放心，有咱们两个老头活着没死，杀你爹娘的仇人，就是再厉害也不用你娃儿担心。”薛少陵爬在地上，连连叩头道：“两位师祖在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孩儿立誓要手刃恶贼，替我爹娘报仇。”紫脸老者点头道：“有志气，咱们两个老头，一定成全你的孝心。”

薛夫人听到这里，也只是垂泪不止。

赛诸葛道：“帮主还是继续说下去吧！”

黑煞游龙点点头道：“军师说的极是，这段经过，甚是曲折，兄弟还没说完。”接着续道：“当时在下原也不知道范老弟已经有了孩子，这一瞧到弟妇怀中的小孩，心头更是又惊又怒。急忙抱起孩子，这才发觉范弟妇临死之时，为了保全怀中孩子，运集全身功力，拚受一掌，她练的武功，原是玄阴一脉，是以抵消不少内力……”

话声出口，突然警觉，立即住口不言。

薛少陵心头猛然一震，张目道：“师傅，那杀害弟子爹娘的，莫非就是浣花妖女？”

黑煞游龙道：“孩子，你莫要多问，这件事十几年来一直横梗在为师心头，今天自然要全说出来，且等为师说完了，你就知道仇人是谁？”

薛少陵含着满眶泪水，点了点头。

黑煞游龙目光一抬，朝祁连二老续道：“当时在下眼看这孩子抱在她娘怀里，但尚有奄奄一息，心头不禁又悲又喜，急忙把他放置床上，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他伤势虽重，若有良医调治，仍有一线希望，只是在这罕无人迹的深山之中，又到那里去找医生，何况这孩子已然危在旦夕，附近城中，纵有伤科大夫，只怕也无法救得了他的小命……”他一口气说到这里，略为一顿，又道：“在下一急之下，不禁想到了十年前，在下曾无意中救过薛神医，如若抱着此子前去求他医治，该是义不容辞之事，只是薛兄远在姑苏，此去迢迢数千里，这孩子能否支持，实是毫无把握，但放眼武林，除了薛兄，也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来。”

薛神医连连抱拳道：“当年若非恩兄出手赐救，兄弟那里还能活到现在。”

黑煞游龙续道：“心念一决，当下就把范兄弟夫妇遗骸，合葬在石洞前面一块空地之中，同时在石壁上写了‘十年重来，誓为故人湔雪血仇’，就抱起孩子，一路赶程。但这孩子伤势沉重，在下一路上只好以本身内力，输入孩子体内，藉以延续他的生命，多日来只要在下一放开手掌，立有呼吸断绝之虞。这数千里路程，在下日夜赶路，除在路边喝水果腹，七天没有吃东西，终于在第八天晚上，赶到了木渎镇……”

在场众人，听他说出七天七晚只是以水果腹，居然由贵州赶到了苏州，

这份毅力，听来简直骇人！

薛少陵听到这里，心头一阵激动，忍不住噗的跪了下去，仰脸叫道：“师傅……”

黑煞游龙道：“孩子，你起来，师傅虽然消耗了不少内力，但终于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师傅最大的收获。”

他目光望了望薛神医一眼，说道：“薛兄果然不愧神医之名，才一切脉，就说了这孩子的伤势，是从另一个人身上透过去的，只是说为时已晚，不肯医治……”

薛神医老脸一红，囁嚅道：“恩兄当时不肯说出身份来历，兄弟是因这孩子伤势太重，治疗费时，据兄弟诊断，最少也需一年时光的悉心治疗，才能痊愈……”

黑煞游龙笑了笑：“这自然怪不得薛兄，兄弟当日心力交瘁，实在也太性急了些。”一面继续说道：“在下因薛兄始终不答应，看来只好说出在下来历，当时就提笔在处方笺上写了贱名，正待问问薛兄，这个字他识也不识……”

薛神医道：“兄弟实在该死，恩兄当时提笔写字，兄弟还没来得及看……”

黑煞游龙道：“不错，那时正好薛兄的令媛从内室走出，兄弟心头突然一动，就留下少华，抱起令媛，当时曾说一年之后，在洛阳天津桥畔等你……”

薛夫人心头一酸，含着满眶泪水，问道：“帮……帮主……我女儿呢？”

黑煞游龙苦笑道：“老嫂子，兄弟就是为了令媛，无颜再向两位交待，只好以花匠尤师傅之名，托足府上，传授这孩子的武功。”

薛神医吃惊道：“尤师傅就是恩兄？，唉，兄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薛夫人却关心自己女儿，忍不住问道：“帮主，我那女儿怎么了？”

黑煞游龙搓搓双手，黯黯道：“兄弟抱着令媛，离开木渎镇，刚到邓尉山下，就遇上个宫装女郎，她问我可是从春香谷来的？兄弟听她说出春香谷之名，心头方自一震，她说她看到了兄弟在石壁上的题字：“‘十年重来，誓为故人湔雪血仇’”。

才追踪赶来，为的是斩草除根，原来她错把在下怀中抱着的薛兄令媛，当作了范兄弟的骨肉。兄弟才知道她就是杀害范兄弟夫妇的仇人，古人说的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兄弟但觉心头热血奔腾，一时那还忍耐的住？就把薛兄令媛，放在一棵大树之下，和她动上了手……”

孩儿脸老者道：“此女到底是谁？”

黑煞游龙道：“她出手诡异，武功高不可测，直打到十几招之后，在下才看出她使出的正是江湖上只有传闻的百花掌法薛少陵心头暮然一震，急急问道：“她是浣花夫人？”黑煞游龙点点头道：“不错，她正是浣花妖女”紫脸老虎的站了起来，厉声道：“帮主怎不早说？”孩儿脸老者怒道：“早知就是那贱婢，方才就不该放过了她。”

薛少陵满腔悲愤，切齿道：“弟子誓必手刃妖女，替我死去的爹娘复仇。”

黑煞游龙道：“我动手之间，被妖女打了一记玄九转，她又转身向令媛拂出一掌。”

薛夫人全身颤抖，惊悸的哭出声来道：“她……杀了我女儿？”

黑煞游龙道：“兄弟一时情急，强提真气，纵身朝她扑去，但终因负伤过重，重又昏死过去。”

薛夫人垂泪不止，哭道：“我女儿那是死定了！”薛神医也是老泪纵横，

说道：“恩兄身负重伤，那就应该再回到兄弟房舍间来。”

黑煞游龙道：“兄弟被她震伤内腑，自知必死，昏迷之中，依稀听到耳边响起一声佛号，有人给我喂了一颗药丸。等兄弟醒来，但见满天星斗，不过三更时光，试一运气，竟然发现了奇迹，内腑重伤，已是痊愈了十之八九。”

薛神医面露惊奇，说道：“恩兄伤在‘玄阴九转掌’之下，内腑受到极大震力。

纵有灵药，也非一年半载静养，决难痊愈，恩兄好的这般快法，除非是服下了雪参大还丹……”“雪参大还丹”乃是天山神尼化了数十年心血，从天下名山大川采集了百味草药，炼制而成。

传说其中就有千年雪莲和千年参王两种罕世灵药，不但功能起死回生，而且还是练武之人助长功力的灵丹。

据说当时一共只炼制了一十二粒，神尼因此丹效验如神，为了广济世人，每次配合其他丹丸之时，就放入雪参大还丹一粒用以济世，数十年来，所剩已是无几。

范殊听薛神医提起雪参大还丹，心头方自一动！

第三十九章 传灯大法

只见黑煞游龙点点头道：“薛兄说的不错，兄弟当时自知必死，除了老菩萨的雪参大还丹，天下那有这等灵药？兄弟清醒后，登时想到了薛兄的令媛，不知生死如何？”

薛神医黯然道：“小女那时不过三岁，如何经得起妖女一拂，这是命运，恩兄也不必把此事放在心上了。”

黑煞游龙突然目射精光，仰天大笑道：

“兄弟急急朝那大树下望去，薛兄的令媛已是不见，却在沙上发现了一行字迹，那是‘范姓娃儿，暂由老尼携去，为期十年，完尔心愿。’”

薛夫人道：

“阿弥陀佛，如此说来，珠珠是被人抱去了？她没有死在那妖女手下。”

薛神医道：

“那会是什么人留的字呢？”

黑煞游龙大笑道：

“薛兄方才说出雪参大还丹，抱去令媛的自然是天山神尼了！”

话声方落，突见那范殊泪流满面，急急奔到了薛夫人的面前，扑地跪下，失声痛哭道：

“爹、娘，不孝女儿就是珠珠，就是十五年前由恩师抱去的珠珠...”薛少陵听的不由一怔，他没想到自己义弟，竟会是义父母的女儿！”

薛夫人同样一怔，望着跪在地上的范殊，发话道：“你不是范少侠？会是珠珠？”

范殊咽声道：

“是啊，女儿下山之时，恩师曾说女儿身世，普天之下只有黑煞游龙桑大侠一个人知道，要女儿下山之后，务必找到桑大侠，女儿问她老人家，见了桑大侠该如何说法？师傅说，你见桑大侠，只要说你十年前邓尉山下被老尼抱走的孤儿就好。”黑煞游龙大笑道：

“这就是了，神尼当日只当你是范兄弟的骨肉，才要你姓了范，哈哈，薛兄，兄弟负疚十五年，今天总算有了交代。”说完，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薛夫人一把将范殊揽到怀里喜极流泪道：

“娘的苦命女儿，娘一直在怀念你，天可见怜，我们母女总算还有见面的一日。”

黑煞游龙道：

“今日薛兄父母女儿重逢，少华也身世大白，从现在起，少华和薛贤侄女，都应该恢复本姓了。”

范少华听了师傅吩咐，含泪点头。

香香喜道：“二哥，现在我该叫你二姐了。”

祁连二老听完黑煞游龙叙述之后，两人低低的商量了一阵，由紫脸老者朝范少华招招手道：

“孩子。你过来。”

范少华恭敬的走到两人面前。”

紫脸老者道：

“你就是从前的白少辉了？”范少华点点头道：

“孙儿因身世未明，曾由九疑先生改变容貌，易名白少辉。”紫脸老者

道：

“你和那女娃儿已把‘祁连双式’练会了么？”

范少华道：

“练会了。”

紫脸老者道：

“那很好。回头朝黑煞游龙道：“帮主。”

黑煞游龙连忙躬身道：“前辈有何见教？”

紫脸老者道：

“三月之前，老夫两人曾把我们化了数十年心血，研创的一套合搏之术‘祁连双式’，传与白少辉，范殊两人。这套武功，合则无敌天下，分则不得其死，当时曾告诉他们，学会这套武功，就要同心协力，永不分离……”

孩儿脸老者抢着说道：

“是兄弟说的，最好莫如夫妻，退而求其次，是同胞兄弟，再次是师兄弟，但可惜他们只是朋友，最后他们总算结了异姓兄弟。”

紫脸老者接道：

“如今他们变来变去，一个成了老夫徒孙，一个原来却是易钗而弃的女娃儿，这正合了老夫两人原来的心意，这件事，就要帮主成全他们。”

原来两人是替范少华、薛珠儿说亲！

黑煞游龙大笑道：

“两位前辈吩咐，在下自当遵命，只不知薛兄伉俪意下如何？”

薛神医喜道：“兄弟悉恁恩兄作主。”

黑煞游龙连连点头道：

“好，好，我们都是武林中人，就此一言为定。”赛诸葛道：

“帮主，这个媒人，该由兄弟来担任才好。”

范少华心切父母血仇，突然跪到祁连二老面前，痛哭流泪的道：

“两位师祖在上，孙儿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未曾手刃浣花妖女之前，孙儿不作家室之想。”

孩儿脸老者道：

“傻孩子，报仇之事，有咱们两个老头哩。”

范少华连连叩头道：

“孙儿父母惨遭妖女毒手，孙儿发誓要手刃妖女，替死去的爹娘报仇。”

孩儿脸老者道：

“你们练成合击之术，正该结为夫妇，才能同心协心，永不分离，咱们两个老头，要促成这亲事，也是为你报仇着想……”

紫脸老者道：

“连兄，你方才没听到这娃儿要手刃那婆娘么？”孩儿脸老者道：

“他替死去的父母报仇，手刃妖女，正是他的孝心。”紫脸老者摇摇道：

“那婆娘一身功力，已臻化境，就算他们结为夫妇，练成合击之术，但在功力上相差悬殊，也难是那婆娘的敌手。”孩儿脸老者道：

“放着咱们两个老儿，难道袖手不管？”紫脸老者道：

“这娃儿的意思，是不要咱们动手。”

孩儿脸老者道：

“咱们出手替徒儿报仇，也没有什么不对。”

紫脸老者道：

“但是这娃儿是咱们徒儿的孩子，他要亲手替父母报仇，咱们理该让他出手，成全他的孝道才是。”

孩儿脸老者怔道：

“祁老儿，你不是说他难是那婆娘的对手么？”紫脸老者道：“这话兄弟说了，但兄弟之意，咱们该想个办法，成全这娃儿才好。”

孩儿脸老者道：“兄弟想不出来。”

紫脸老者道：“我倒想到了一个。”

孩儿脸老者道：“你且说出来听听。”

紫脸老者嘴皮微动，敢情他不愿人知，才以传音之术和孩儿脸老者交谈。

孩儿脸老者忽现喜色，连连点头道：

“好主意，好主意，咱们就这么办。”

紫脸老者抬头朝黑煞游龙拱手道：

“老夫兄弟有一件事，想请帮主赐助。”

黑煞游龙连忙还礼道：

“前辈有事，但请吩咐。”

紫脸老者道：

“老夫兄弟，要在此小憩，日落以前，不得有人惊扰，同时还请帮主派几个人，替咱们在室外护法，不知帮主意下如何？”黑煞游龙道：

“些许小事，当得效劳。”紫脸老者道：

“如此就好。”话声一落，两人同时站起来，紫脸老者朝范少华道：“小娃儿，你随咱们来。”

范少华回头望望师傅。

黑煞游龙心知祁连二老此举，说不定有秘技相授，只是不愿人知，故佯言入内小憩，即忙喝道：“两位师祖要你进去，还不快去。”

范少华应了一声“是”，随着祁连二老朝内室行去。葬花夫人跟着起身道：

“浣花妖女既已订下来年四月十九之约，届时老身当在成都恭候帮主和诸位大驾，老身告辞了。”

黑煞游龙双拳一抱，大笑道：

“诸葛先生一直主张南北帮应和贵门之联手，如今咱们总算同仇敌忾，不谋而合，明年浣花溪之会，还要仰仗夫人大力，共为武林除害。”

葬花夫人道：

“帮主好说，明年这场大会，事关武林大局，葬花门从老身以下，愿恁贵帮军师诸葛先生调遣。”

赛诸葛拱手道：

“夫人这般说法，山人如何敢当。”

葬花夫正容道：“今日一会，老身自知仅凭葬花门这点力量，仍不足以和浣花宫抗衡，军师也毋须客气，老身说的实话，老身意欲留下本门总教练金一凡，追随贵帮，如有差遣，葬花门自当竭力以赴。”

赛诸葛道：

“差遣两字，万万不敢，夫人留下贵门金总教练，作为贵门和敝帮的联络倒确有必要。”事情就这样决定，葬花夫人留下了金毛吼金一凡，率同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和王立文，便自离去。南北帮主黑煞游龙桑九、副帮主一笔阴阳张果老、赛诸葛三人，一直送出庙外，才行回转。

薛夫人母女重逢一手拉着薛珠儿，只是问长问短说个不休。赛诸葛因君山分宫近在咫尺，说不定浣花夫人到了君山，调遣高手来犯，早已命哮天叟石中龙放出虎犼在庙外担任警戒。黑煞游龙也因祁连二老说的郑重，他可以猜想的到他们要范少华跟了进去，说不定是要传授某种功夫，外人惊扰不得。因此，以他自己为首，另要张果老、剑煞逢老邪两人，一同留在后殿，替祁连二老护法。

赛诸葛和其他等人，则一同退出前殿。

飞鼠戴良、地行孙查贵派到的职务是负责监督府下，替大家准备茶水膳食。

中午时分，开上素斋，有酒有菜，倒也十分丰盛，只是不见范少华出来。

左厢静室，房门紧闭，听不到半点声息，不知祁连二老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太阳快要下山，突听一阵兵刃交击之声隐隐从后进传了过一来！

赛诸葛修眉一拢，矍然道：

“后殿有警！”

黑风怪申头陀急急问道，“可是浣花妖女，去而复返？”赛诸葛道：

“很难说，石护法在四外布下虎犼，不闻犬声，可见来人不多，申护法、阎护法请留在此地，山人进去看看。”脚下加快，往后进行去。薛神医、薛珠儿、香香等人，大概都听到了那兵刃相击的声音，纷纷站了起来。

宣锦堂道：“兄弟跟军师同去。”

薛珠儿朝薛夫人道：“女儿也去瞧瞧。”

她是因为大哥进去了半天，还未出来，想藉口进去瞧瞧。香香也急步跟了过去。

穿过迴廊，到了后进，抬头看去，但见一个青衣女子，和剑煞逢老邪，正在大天井上打的难分难解。

那女子手中的长剑，矫若游龙，幻化起朵朵剑花，挥洒缤纷，凌厉已极！

剑煞逢老邪黄衣鼓风，一柄阔剑，同样使的波涛汹涌，左手持剑，收发由心，更是漫天飞舞连连出击！

这两人剑上造诣，均极精深，此刻彼此在快速绝伦的抢攻！寒芒流动，剑气弥漫，真是棋逢敌手，铢两悉称，看情形，谁也无法在短暂时间内占得优势。

大天井上两人打的这般激烈，但却不见黑煞游龙和一笔阴阳的踪影。

原来黑煞游龙怕来人不止一个，万一惊扰了正在静室中的祁连二老，因此他和一笔阴阳两人分守静室前后，并没露面。赛诸葛身如行云流水，跨出天井，喝道：“两位请住手。”他声音清朗，虽在激战中的两人，依然听的甚是清晰。剑煞逢老邪虽是个狂傲自大的人，但对赛诸葛却是十分敬服，果然阔剑一收，依言而退，抱拳道：“兄弟见过军师。”赛诸葛羽扇一指，问道：“这位姑娘是什么人？”逢老邪摇摇头道：“兄弟也不知她是谁？”

赛诸葛道：“为什么不问问她。”

逢老邪道：“她擅自闯入后进，自然是浣花妖女派来踩盘之人，把她拿下来，还怕不说出实话来？”

青衣女子冷笑道：“逢老邪，凭你也配？”

逢老邪哼道：“小丫头，你可还不服气？”

赛诸葛一摆手，拦住逢老邪的话头，手摇羽扇，朝青衣女子问道：

“姑娘如何称呼，闯入后殿，不知究有何事？”青衣女子望了赛诸葛一眼，冷冷说道：

“你就是南北帮的军师赛诸葛么？”

赛诸葛含笑道：

“正是区区。”

青衣女子道：“你这人倒还讲道理。”

赛诸葛微笑道：“姑娘有事，只管和山人说就是了。”青衣女子道：“我是找人来的。”

赛诸葛道：“姑娘要找什么人，山人知无不言。”青衣女子道：“我要找黑煞游龙桑大侠。”

赛诸葛心头一震道：“找黑煞游龙桑大侠。”

青衣女子冷笑道：

“怎么样，我听说南北帮主就是黑煞游龙桑大侠，你别想骗得过我。”

赛诸葛暗暗皱了下眉，心中忖道：

“此女不知是何来历？看她脸色苍白得没有血色，分明是戴了人皮面具。”心念转动，一面问道：

“姑娘贵姓？”

只听薛珠儿叫道：

“你是凤姐姐！”

赛诸葛讶然道：“你认识她么？”

薛珠儿道：“她就是君山分宫的分宫主凌云凤姐姐嘛！”赛诸葛听得一怔，拱拱手笑道：

“原来是凌云凤宫主，山人失敬了。”

凌云凤道：

“我是以私人身份，求见桑大侠来的，并不代表君山分宫，军师不用以分宫主称我。”

赛诸葛哈哈一笑道：

“想不到凌姑娘好灵通的消息，来的好快！”

凌云凤道：

“军师这是承认桑大侠在这里了？”

赛诸葛笑道：

“不错，桑大侠就是敝帮帮主，确在此地，只是山人计算，姑娘该在夜晚才会找来，姑娘来的这般快法，倒是大出山人意外。”

凌云凤听的一怔道：

“军师知我要来？”

赛诸葛大笑道：

“姑娘安置在敝帮的人，真还认为山人不知道么？哈哈，这项消息，就是山人有意透露给姑娘的了。”

凌云凤脸色微变，道：“你如何处置了他们？”赛诸葛淡淡笑道：

“姑娘派来的人，随时可替山人传递消息，山人何用处置他们？”

凌云凤道：

“军师把我赚来，要待如何？”

凌云凤笑道：“敝帮主确是黑煞游龙桑大侠，那可丝毫不假。”语气一顿，接道：“姑娘要找帮主，究有何事？”凌云凤道：“军师真的不知道

么？”赛诸葛笑道：“山人不是神仙，怎会知道姑娘的心事？”凌云凤望了站着的薛珠儿一眼，意思是说：“那不是你说的了。”一面说道：“我找桑大侠，只是我个人的私事。”赛诸葛道：

“姑娘如此说法，山人倒不好多问了。”

凌云凤道：

“桑大侠不肯见我么？”

赛诸葛目光转动，含笑道：“帮主出来了。”

凌云凤回头瞧去，只见湘帘一动，走出一个身穿宽大黑袍的高大老人，双目炯炯如电，朝自己望来，拱手道：“姑娘数年来，一直在查访老朽下落，不知有何见教？”凌云凤听的一怔，暗想：“此人大概就是黑煞游龙了，但听他一开口便自不凡。”心中想着，立即欠身道：

“前辈就是人称黑煞游龙的桑大侠么？”

黑煞游龙洪声笑道：“不敢，老朽正是桑九。”

凌云凤慌忙衿任道：“小女子见过桑大侠。”

黑煞游龙还礼着：“不敢，令师还在君山么？”

凌云凤答道：“家师已经回去了，小女子只是为了个人私事，冒昧求见前辈来的，不知能否容小女子和前辈单独一谈？”赛诸葛急忙朝黑煞游龙使了一个眼色，笑道：“撇开两家过节，凌姑娘乃是敝帮嘉宾，自该请到里面待茶。”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帮主不可待慢了她。”

黑煞游龙颌首一笑，抬抬手道：“凌姑娘请里面坐。”凌云凤随着黑煞游龙，走进后殿，忽然扑地跪了下去，拜道：“恩公在上，请受小女一拜。”

黑煞游龙骇然道：“凌姑娘快快请起，这是怎一回事？”凌云凤拜了几拜才行站起说道：“恩公是否记得十九年前，在孟津附近，救了一个过路武官一家的性命，那时小女子还在襁褓之中，直到稍长，才听乳母说起恩公模样，一直紧记在心，今日才算见到了恩公。”

黑煞游龙沉思有顷，突然大笑道：“老朽想起来了，姑娘令尊莫非就是那位姓凌的参将？”

凌云凤目含泪光，点头道：“恩公说的，正是家父。”黑煞游龙道：“老朽那日路过孟津，遇上黄河七霸纠众向令尊寻仇，可惜老朽迟到了一步，当时好像令堂已经遇难。”凌云凤道：“恩公说的极是，当时小女子由乳母抱着，躲在一辆篷车底下，才幸免于难。”

黑煞游龙道：“令尊可还健在？”

凌云凤道：“据乳母说，等盗匪逃散之后，家父也不知去向，小女子前来叩见恩公，一来是拜谢当年救命之恩，二来也想跟恩公打听家父下落……”

黑煞游龙点点头道：“据老朽记忆所及，令尊似是向南飞奔而去，当时老朽只当他另有急事，并未在意，如今想来，令尊大概是眼看令堂遇难，可能认为姑娘也无生机，一家全毁，他受此重大打击，才独自狂奔而去。”说到这里，一面问道：“这二十年来，姑娘一直未曾打听到令尊下落么？”

凌云凤摇摇头，垂泪道：“小女子只是从乳母口中，听到了一些，但这位乳母受雇还不到四个月，既不知家父名讳，也不知家父祖籍，只说家父官拜参将，那次携眷赴任，旁的就不知道了。”

黑煞游龙想了想道：“令尊名讳，老朽还记得，好像是叫凌祖寿，江西口音……”

凌云凤道：“多承恩公指点，小女子感激不尽。”

黑煞游龙看了她一眼，一手捋须，问道：“姑娘怎会拜在令师门下的？”

凌云凤道：“恩公见询，小女子不敢不说，那是遇盗后的第二天，就遇上师傅，她老人家看我资质不错，连同乳母，一起带回百花谷去。”

黑煞游龙微微点了点头，叹息道：“姑娘聪明人，眼前武林大势，不待老朽解说，姑娘自然也清楚，不过，正邪之分，存乎一念，姑娘当善体老朽之意。”

凌云凤脸色一凛，道：“恩公教训自当谨记，小女子告辞了。”说完佯任为礼转身往外走去。

黑煞游龙道：“凌姑娘恕老朽不送了。”

凌云凤走出后殿，只见赛诸葛手摇羽扇，等在阶前，一见凌云凤出来，立即迎上来，含笑道：“凌姑娘和帮主谈好了吗？”凌云凤点点头道：“打扰军师，我要走了。”

赛诸葛道：“山人方才占了一卦，写有柬帖一封，也许有助姑娘……”

随着话声，从袖中取出一封密柬，递了过来。

凌云凤久闻南北帮军师赛诸葛有未卜先知之能，见他递来柬帖，心中不禁将信将疑，伸手接过，问道：“军师柬中写的什么？”

赛诸葛神秘一笑，道：“山人只是凭卦推断，姑妄言之，姑娘回去之后，看了自会知道。”

凌云凤道：“如此多谢军师了。”

收起柬帖，朝外行去。

赛诸葛目送凌云凤去后，只觉黑煞游龙缓步掀帘而出，身后跟着范少华，脸上容光焕发，越显得晶莹如玉！

赛诸葛谛视着他呵呵笑道：“恭喜老弟，短短半日工夫，得了祁连二老不少好处，可喜可贺。黑煞游龙微笑道：“先生可知少华得了祁连二老什么好处吗？”

赛诸葛大笑道：“帮主这不是存心要考考山人么？据山人所知，祁连二老穷数十年心力，最得意的一套武功，该是‘祁连双式’。但这套武功，二老早已传给范老弟、薛姑娘两位了，因此山人推想，这大半日时光可能是合二老之力，替范老弟增长功力方面的成份居多。”

黑煞游龙道：“先生看少华增长了多少功力？”赛诸葛葛笑了笑道：“祁连二老数十年修为，功力之深，武林已罕有其匹，他们有心成全，范老弟在这半日之间，极可能已成为武林中惟一足可与浣花夫人放手一搏的高手了。”黑煞游龙大笑道：“天下之事，看来都无法瞒过先生，少华经祁连二老成全，施展传灯大法，各人输给了他三十年功力，这简直是近乎神奇的成就，兄弟虽曾听说过传灯大法之名，却也未曾见过。”

赛诸葛道：“传灯大法，源出佛门，譬如一灯复燃余灯，其明转多，后经少林寺收入七十二艺，遂成为少林不传之秘，如此看来，祁连二老，似和少林寺颇有渊源。”

黑煞游龙叹息道：“先生博学强记，兄弟实是闻所未闻！”赛诸葛淡淡一笑道：“帮主夸奖了。”转过头来，朝范少华问道：“二老可是已经走了么？”

范少华道：“两位师祖已经走了。”

赛诸葛道：“他们可曾留下什么话来？”

范少华道：“两位师祖临行时说，明年四月十九日，自会前去浣花溪，

凑个热闹。”

赛诸葛笑道：“这就是了，二老大概还不放心你，能否是浣花夫人的对手？二来他们也要亲眼看你手刃妖妇，这是他们唯一未了的心愿。”

黑煞游龙点点头，忽然问道：“先生方才送给凌云凤的一封柬帖，究竟写了些什么？”

赛诸葛微笑道：“天机不可泄漏，帮主到时自知。”黑煞游龙笑道：“先生心意，兄弟也可料到几分。”赛诸葛道：“那么帮主也不妨猜上一猜？”

黑煞游龙笑道：“先生也想考考兄弟么，哈哈，如果兄弟料的不错，先生大概想劝她改邪归正了？”

赛诸葛莞尔笑道：“虽不中，不远矣！”

黑煞游龙摇摇头道：“这个怕不容易，兄弟看此女机智过人，生性刚烈，先生纵有此心，只怕也难以把她说服。”赛诸葛看了范少华一眼，微笑道：“帮主说的极是，但山人自有妙计，使她幡然归来。”

说话之时，已经走出前殿。

这时天色业已昏黑下来，大殿上燃起两支红烛，几张桌上，也摆满了素斋，大家坐着等候，一见帮主偕同军师、范少华三人相继走出，纷纷站了起来。

黑煞游龙走近上首一桌，脚下一停，摆手道：“诸位请坐，今晚这顿酒菜，虽是素斋，却有双重意义，一是薛兄父女重聚，一是范、薛两家定了亲事，大家应该多喝一杯。”副帮主一笔阴阳张果老笑道：“帮主说的极是，来，咱们先敬薛兄和老嫂子一杯。”

大家听说，纷纷举杯站起，薛道陵连说“不敢”，夫妻两人和大家干了一杯。

张果老又道：“现在咱们再敬帮主和薛兄一杯。”大家斟满了酒，又和黑煞游龙、薛神医相互干了。范少华走到师傅面前，仆的跪了下去道：“师傅，不知春香谷在贵州什么地方？弟子想去拜祭死去的爹娘。”黑煞游龙点点头道：“不错，你身世既已大白，自该前去祭奠你爹娘在天之灵，咱们今晚在此权宿一霄，明日一早，为师带你同去。”

范少华道：“你老人家只要告诉弟子春香谷所在，弟子自己找去就好，不敢劳动师傅。”

黑煞游龙道：“春香谷在贵州深山之中，人迹罕至，也并无路径可循，纵是丹青好手也画不出来，为师不去，你如何想找得到？”话声一落，回头吩咐道：“兄弟明日动身，前去贵州，帮中之事，就拜托张兄和军师两人了。”

张果老笑道：“有军师在此帮主只管放心就是了。”赛诸葛拱手道：“副帮主过奖了，不过浣花夫人既已订下明年之约，在这几个月中间，江湖上大概不至有重大变故发生。”薛神医道：“拙荆要兄弟向帮主请示，小女是否要随帮主前去？”

赛诸葛笑道：“薛兄没听祁连二老说么，范老弟、薛姑娘两人练成‘祁连双式’，就永远不可分离，自然也要随同帮主去的了，再说，明年四月十九之约，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他们在路上也好加紧练习。”

薛神医拱手道：“先生说的极是。”

这一晚，大家就在庙中住宿，翌日一早，黑煞游龙带着范少华、薛珠儿别过众人，首先上路。

贵州，古称鬼方，为战国时代楚之黔中，境内多山，故有“地无三里平”之说。

黑煞游龙一行三人，取道湘西入黔，到得镇远，再向西行，一出镇雄关，已是崇山峻岭，绵连不绝，山路陡险，人烟稀少。他们裹粮入山，走了三天光景，早已深入万山之中，如非黑煞游龙领路，那还辨得清方向？

这天中午时光，越过一座山岭，折入一处岩谷，但见两面山壁如削，上接青冥，山腰间白云缭绕。

三人脚下，越走越高，片片云絮，扑面而来，身在云雾之中，几乎难以举步。

走了一阵，只听水声如雷，前面断崖千仞，一条十余丈宽的山涧，水势奔腾，只要再迈前一步就要坠入深渊，当真眩目惊心。

范少华眼看前面已临绝地，只当师傅走错了路，那知转眼之间，黑煞游龙已从岸脚下走上一条极仄的磴道，索纆而下。范少华、薛珠儿急忙跟着下去，只见黑煞游龙蹲下身子，似在察看什么？过了半晌，才缓缓站起身来，满脸肃穆之色，一声不作，往下走去。

范少华看的心中暗暗奇怪，但又不敢多问。

到达山涧下流，又走了半里多路。

才看到两边峭壁之间，贯着两条粗如碗口的山藤，一上一下，距离水面，少说也有七八丈高下，悬空虚宕，随风晃动，两条山藤上下相距约有三数尺高，上面一条敢情是扶手之用，下面一条则是脚踩的了。

黑煞游龙走近溪边，又在四周，伏下身子，查看的甚是仔细，但依然没有作声，当先跨上山藤，渡溪而过。渡过对崖，这临溪岩壁，上下如削，别无通路。黑煞游龙站定身子，朝上一指，道：“咱们如若沿溪走去，要绕上一个大圈，从这里翻上岸岩顶，另有一条捷径，你们随为师来。”

话声才落，双足一点，身形平拔而起，“一鹤冲天”，窜起三丈来高，一手攀住倒垂的山藤，借着悠宕之势，贴壁飞腾，又斜升上三四丈高。这样一路援藤飞升，片刻之间，已到了二十丈以上，身形一闪，忽然不见。

范少华、薛珠儿那还怠慢，相继纵身腾起，到达二十丈上，才看清峭壁至此，横断为两层。

外面一层，屹峙如屏，里面是一条又窄又陡的夹缝，到了这里，只要一举步，就转入石屏后面，但从下面望来，看到的只是壁立危崖。

范少华举目瞧去，早已不见师傅踪影，忙道：“珠妹，我们快走。”

薛珠儿停的一停，心想：“这地方如此隐秘，浣花妖女不知如何会找来的？”

两人一前一后，曲折往上，足足走了一盏茶工夫才窜出崖顶。原来这崖顶地势平坦足有数亩大小，左首有一座一人来高的巨石，黑煞游龙黑擎临风，独自站在那座岩石前面出神。

瞧到两人赶来，伸手一指，黯然说道：“少华，这就是为师和你爹结义之处……”

范少华举目瞧去，只见岸壁上写着一行四个大字：“盟坚金石。”下方是：“某年某月某日，桑九、范春华义结金兰于此。”

范少华自然认识这一行字笔力苍劲，正是师父的手迹，那是以“金刚指”书写而成，每字都有三分来深。但两人具名处，“范春华”三字，字迹较嫩，指力也比师傅较浅，那自然是自己父亲手笔了。

自己既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就是父亲留下的手迹，大概也只有这三字了！范少华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酸，熟泪盈眶，跪倒地上，朝石壁拜了几拜。黑煞游龙也是黯然落泪，等范少华站起，伸手朝壁上一指，道：“少华，你再看看这里！”

范少华朝师傅手指之处望去，只见石壁上另有“该死”两字，却有五分深浅，不觉一怔道：“师傅，这是谁写的？”黑煞游龙道：“还有谁？自然是浣花妖女写的了。”范少华只觉心头怒发，哼道：“好个妖女，范少华不把你剑剑诛绝，誓不为人。”

说完，举起手腕，连指在“该死”两个字上，加了“浣花妖女”四字。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浣花妖女该死”。

黑煞游龙目注石壁，看了一眼，不禁暗暗皱眉。原来范少华写上的四字，虽然深达六分有余，粗看起来，似已超过浣花夫人；但人家是十五年前写的，这十五年来，她勤修苦练，功力自然又精进了许多。

范少华最近才得蒙祁连二老以‘传灯大法’贯输了功力，却依然只能比十五年前的浣花夫人稍胜一筹，自然使黑煞游龙看的暗暗皱眉。

薛珠儿问道：“老前辈，这里离春香谷还有多远？”黑煞游龙道：“下去就到了，你们随我来。”转身往岩后走去。

岩后是一条百丈深谷，朝下一望，只见悬崖壁立如削，隐隐可见谷底，到处都是嶙峋耸立的怪石。

黑煞游龙回头问道：“贤侄女自问能否下得去么？”薛珠儿道：“晚辈大概可以。”

黑煞游龙点点头，一吸真气，领先一蹿而下，遇到无处落足的削壁就施壁虎功，游墙而下。

范少华、薛珠儿相继而下，黑煞游龙等两人蹿落谷底，转身往前行去。

这谷底乱石嶙峋，流水纵横，三人串来串去，又走了顿饭工夫，但见一座插天高峰之下，现出一人多高的山洞！洞内风声如雷，黑沉沉望不见底！古人说的好，“近乡心更怯”，范少华眼看春香谷就在前面，那是自己爹娘当年逃避浣花妖女追踪的隐居之地，也是爹娘溅血荒山，埋骨之所。

他一步步的走近，心头热血也随着一步步的激动，双目之中，已然包着泪光。

黑煞游龙走近洞口，先在四周查看了一阵，忽然从身边抽出铁箫，沉声道：“你们紧随我身后，不准出声。”举步朝洞中行去。

范少华心中觉得奇怪，不知师傅究竟发现了什么？只是师傅不说，自己不好多问，口中答应一声，跟踪而入。薛珠儿走在最后，她内功较差，跟在两人身后，越走越黑，如处深夜，甚么也瞧不见。但觉脚下忽然高低，转折甚多，差幸范少华知她功力不知自己，这等幽暗洞窟，黑的不见一丝天光，自然无法看清路径，这就和她并肩而行。

这样闷走了半天，前面露出一圈天光，走出洞口，但见地势豁然开朗，这是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

山洞不远，一条清溪，流水潺潺，上面铺着一段树身，已经长满了青苔。

跨过木桥，一片松林挡住了去路，一条卵石砌成的小径，沿着松林迂回而去，石径也满是青苔。

这片松林，恰如屏风一般，挡住了视线，小径左首，溪流蜿蜒，三人循溪而行，绕出松林，小溪已经汇成一个清潭，碧波涟涟。

潭边还有松林札成的一个亭子，小径两边，绿草如茵，一片平地上，是一圈用卵石砌成的花圃，繁花似锦，鸣禽飞舞。卵石小径，一直通到右首峰下，那里着一个一人高的石洞，编木为门，自然是昔年范春华夫妇住的地方了。

范少华眼看这谷中布置，一草一木，都是爹娘亲手所植，不觉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咽声道：“师傅，那里就是爹娘住的石洞么？”

黑煞游龙黯然点头道：“孩子，为师先领你到爹娘坟前叩拜过了，再去不迟。”

范少华拭拭泪水，随着师傅走去，只见山脚前面，靠右首松林间，果然有一座长满了青草的坟墓，墓前竖着一方石碑，上书“义弟范春华夫妇之墓。”边上一行小字，写着“某年某月桑九重立”字样。

范少华这回那还忍耐的住大哭一声：“爹，娘，孩儿来了。”跪倒坟前，放声大哭起来。

黑煞游龙也站在一旁，脸现凄楚，怆然泪落。

薛珠儿赶忙把带来的香烛、纸钱，在坟前点燃了。黑煞游龙拱一拱手道：“范兄弟、范弟媳，老哥哥总算没有使你们失望，今天带着少华来了，明年我将……”他内功精湛，虽在目濡老泪，仰脸说话，但仍能耳听八方，此时话声未落，突然听得远处传来一阵沙沙脚步声，心头一动，疾快的转过身去大喝：“什么人？”

这声大喝，连正在哭泣中的范少华，也听的猛吃一惊，急忙拭去眼泪，回头望去。

但见一条人影，转出松林，踉踉跄跄的奔到潭边，突然身形一歪，倒了下去！

黑煞游龙瞧的一楞，急急纵身掠起，奔了过来。

范少华、薛珠儿也紧随师傅身后，奔到那人身边。只见这倒下之人，是个黑髯道人，口鼻这间，鲜血殷然，显系受了极重内伤！

黑煞游龙皱皱眉道：“此人重伤之后，不立即调息运功，却提聚一口气，竭力奔入此地，想来必有缘故。”说话之间，双手齐出，轻轻把那黑髯道人扶坐起，伸出右手，按在他背心之上，一股真气，源源度去。

那黑髯道人伤势虽重，但得黑煞游龙度入真气，催动心脉，紧闭双目，突然睁了开来。

黑煞游龙一手抵在他后心，凝重的道：“道兄如若还能提聚真气，快和在下次入你体内的真气相合。”

黑髯道人双目注视在黑煞游龙脸上，一缕微弱的声音，自口中吐出道：“桑……桑大侠来了没有？贫道有几句话，劳请兄台转告……”

黑煞游龙急道：“道兄有话，待回再说不迟。”黑髯人道：“不，这件事重过贫道生死……务必及早替贫道转告……”

黑煞游龙皱皱眉道：“道兄有什么事，如此重要？”黑髯人道：“贫道一路追踪下来，就是为了要……找桑大侠……”

黑煞游龙道：“在下就是桑九。”

黑髯道人双目一睁道：“你是桑大侠……”突然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黑煞游龙心头一凛，忙道：“道兄不可说话了。”黑髯道人顺了口气，续道：“贫道在途中听到……浣花夫人勾结……苗岭麻衣老祖……赶来春香谷……联手对付……”突然又是一口鲜血涌了出来，气息奄奄，张了张口，

已是说不出话来。黑煞游龙催动真气，源源度入他体内，一面黯难道：“此人只怕不成了！”

黑髯道人敢情自知无救，右手食指，颤巍巍在地上写道：“贫道无以为报，怀中……”

他这几个字，笔划凌乱，但犹依稀可辨。

黑煞游龙不敢松手，一面说道：“少华，你摸摸他的怀中是什么东西？”

范少华应了一声伸手从黑髯道人怀中，摸出一个长方形的布包。

黑煞游龙道：“你打开来瞧瞧。”

范少华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木盒，盒上贴着一张大红纸条，但红纸已经褪了颜色，显然藏在他怀中，已有多多年，红条上写着一行端正楷书：“谨呈恩公桑大侠。”

范少华抬头道：“师傅，这是道长送给你老人家的东西。”黑煞游龙瞥了一眼，道：“打开来。”

范少华依言打开木盒，只见里面用棉花裹着两颗大如龙眼，洁白如玉的东西，这一打开，但觉一股清香，直沁心脾！范少华不知这是什么？正待问师傅。

薛珠儿口中咦了一声，道：“雪莲子，这么大的雪莲子，少说也有五百年以上了！”

黑煞游龙双目一注，喜道：“果然是雪莲子，哈哈，这位道兄合当有救了？”

范少华赶忙把木盒递了过去。黑煞游龙伸手取过一颗，拨开黑髯道人牙关，两个指头轻轻一捏，把雪莲捏碎，放入他口中。

范少华问道：“师傅，一颗够了么？”

黑煞游龙笑道：“普通雪莲，已是大补真元的珍品，何况这两颗雪莲，已是数百年之物，他伤势虽重，有此一颗，足可使他伤势复原了。”

范少华盖好木盒，问道：“师傅，这木盒要不要放回道长怀中？”

黑煞游龙道：“自然要放回他怀中了。”

范少华仍把木盒用布包好，塞入黑髯道人怀里。

黑煞游龙缓缓放下抵在道人背心的手掌，吁了口气道：“这位道兄身怀治伤救命奇珍，自己不肯服用，却忍受重伤，奔来此地，所幸咱们发现的早，否则只怕已经没有救了！”

范少华道：“他好像是要把这两颗雪莲子送给你老人家的。”黑煞游龙道：“为师和他素昧生平，不知他何以……”话声未落，突见黑髯道人双目一睁奇道：“贫道还没死么？”黑煞游龙笑道：“道兄身怀灵药，怎不早说？”

黑髯道人身躯一震，急急问道：“恩公把雪莲子给贫道服了么？”

黑煞游龙道：“道兄伤势沉重，除了雪莲子，只怕……”黑髯道人听的大是惶急，说道：“这两颗雪莲子，已有五百年以上，得来非易，贫道在身边藏了五年之久，只是找不到恩公，贫道死不足惜，天幸遇上恩公，也稍尽结草衔环之意，怎……怎好给我服用……”

黑煞游龙拱手道：“在下和道兄素昧平生，道兄千万不可如此相称。”

黑髯道人道：“恩公纵然认不得贫道，但贫道对恩公再生之德，二十年来，时刻在心，不敢或忘。”

黑煞游龙听他说出二十年之言，不觉心中一动，目注黑髯道人问道：“道兄昔年如何称呼？”

黑髯人道：“贫道出家已有二十年了，恩公是否记得二十年前在孟津遭黄河七霸拦袭的……”

黑煞游龙没待他说完，截着道：“道兄就是那位凌参将么？”黑髯道人点点头笑道：“恩公说的正是贫道。”

薛珠儿大喜道：“原来道长就是凤姊姊的爹了！”黑髯道人听的一奇，转目问道：“这位少侠说什么？”黑煞游龙忙道：“道兄令媛，当日并未罹难。”

黑髯道人惊喜的道：“小女尚在人世？她……她在那里？”黑煞游龙笑了笑：“令媛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兄弟受令媛之托，正在到处找寻道兄，不想会在此地遇上，贤父女重逢有日，可喜可贺。”

黑髯道人激动的道：“恩公这份大德，贫道父女有生之年，都报答不尽！”

黑煞游龙道：“道兄伤势初愈，不宜多说，还是快请运功调息，有话等回再说不迟。”

黑髯道人正等闭目，忽然好似想起了什么，又道：“恩公可知浣花夫人勾结苗岭麻衣老祖，只是此地不宜久留。”黑煞游龙道：“兄弟方才已听道兄说过，道兄快运功调息吧！”

黑髯道人果然不再说话，缓缓合上眼睛，运功调息。范少华忍不住问道：“师傅，凌道长说的麻衣老祖，究是何等人物？”

黑煞游龙道：“浣花妖女勾结麻衣老祖，还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浣花妖女如不勾结外援，如何敢杀师自立？”范少华奇道：“师傅如何知道的呢？”

黑煞游龙道：“为师还是听你娘说的，据说麻衣老祖，原是汉人，武功造诣极高，他久居苗疆，深知苗人畏惧鬼神，遂故作诡秘，终年身穿麻衣，自号麻衣老祖，苗人把他奉若神明。

他在苗岭一处秘谷之中，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蛇神宫，广收男女弟子，不下百人之多，但他御下极严，所有宫中弟子，平日不许擅离苗岭一步，因此外界极少人知。”

范少华道：“师傅也不知道他来历么？”

黑煞游龙道：“据说麻衣老祖从未到过中原，不过据为师猜想，此人可能是昔年积恶如山，无法立足江湖中人，逃入苗疆，摇身一变，成了麻衣老祖，但这也只是为师猜想而已，这几十年来，江湖上确实从未见过这样一号人物。”

薛珠儿哼道：“他和浣花妖女勾结，可见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范少华突然目注远处，神色有异。”

黑煞游龙看了他一眼，微笑道：“孩子，你也听到了？”范少华道：“弟子好像听到洞中有人说话。”

黑煞游龙颌首道：“不错，在咱们未来之前，谷外早已有人守候隐伏，此刻大概是他们后援到了！”

范少华想起方才师傅在路上仔细查看的情形，心头方自一动！

薛珠儿道：“那是浣花宫的人了。”

话声一落，只听一个冷峻的声音说道：“小娃儿，你说对了！”范少华听到这冷峻的声音，只觉心头一阵激动，双目之中，射出两道仇怒之火！

黑煞游龙低声喝道：“孩子，冷静些！”

转目望去，但见松林之中，已然走出一群人来，为首一人身穿宫装，面垂黑纱的正是浣花夫人！她身后是劲装佩剑的湘云，蛾眉淡扫，一双秋水般

的眼神，迅疾的朝范少华投瞥了一眼。

浣花夫人左右，一边是龙姑婆，一边是铁姑婆，两人身后，各有八名背插双剑的花女，像雁翅般排开。

这时潭边小径上，也出现了一簇人，为首的是一个锦袍少年，生得脸色白净，只是眉目间，流露着一股浮滑之色，一步一摇的走了过来。

锦袍少年身后，是两个年约六旬的灰衫长髯老者，面目冷肃，双目开阖之间，精芒如电。这三人，是由玉扇郎君韩奎，千手如来唐镇乾陪同，身后紧随着八名黑衣劲装武士。

黑煞游龙巨目圆睁，射出两道慑人精光，逼视浣花夫人，一身宽大黑衣，无风自动，仰天发出一声大笑，道：“你来的正好。”笑声苍劲嘹亮，显出他满怀悲壮，大有把浣花夫人搏杀当场，方雪心头之恨的气势！

浣花夫人冷峻的道：“老身早就算准你会带他到这里来的。”话声一落，目光转到范少华身上，冷冷道：“薛少陵，你不听老身劝告……”

范少华双目尽赤，切齿喝道：“妖妇，我叫范少华……”“范少华”这三个字，听到浣花夫人耳中，如遭雷殛，身躯不禁起了一阵颤动，虚弱的道：“范少华……果然是你……那是桑九告诉你的了！”

她说到最后一句，口气突然由虚弱转为冷厉，续道：“前次老身一念仁慈，饶你不死，原是看在你死鬼父亲份上……”范少华听他提到父亲，心头热血沸腾，嗔目喝道：“妖妇住口，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我若不把你剑剑诛绝，誓不为人！”浣花夫人冷声道：“很好，你既已知道了身世，老身也留你不得！”

黑煞游龙迅快的撤下铁箫，低声道：“孩子，你暂勿出手，先让为师斗她一斗。”

浣花夫人抬目道：“桑九，老身早该想到南北帮主就是你了。”

范少华突然一侧身，抢前一步，同时撤下竹箫，说道：“师傅，弟子立誓要手刃妖妇，替死去的爹娘报仇，这妖妇交给弟子了。”一面朝浣花夫人厉声喝道：“妖妇亮剑！”铁姑婆厉声道：“这小子狂妄的很，老身替夫人教训教训他。”

浣花夫人摆手道：“你没听他口口声声要替父母报仇？再说香菱贱婢的孽种，我也要亲自收拾他，才泄我胸头之恨！”范少华听她辱及死去的母亲，一时仇怒交迸，那还忍耐得住，口中大喝一声：“妖妇看掌！”

左手呼的一掌，直劈过去！

浣花夫人那会把他放在心上，冷冷一笑，左手轻挥，迎着范少华掌势拂去。

这一掌，范少华临时发掌，并未用上全力，浣花夫人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自然也不会用上全力。

两股掌力一触，浣花夫人已然警觉到范少华击来的掌势力道极强，心头方自一凛，再待加强掌力，已是不及，不由自主的被逼的后退一步。

范少华也感到浣花夫人这一拂之势，蕴蓄了极强震弹之力，自己掌风，有如击在一道暴射而下的激流之下，柔软中带有强大的反弹之力，脚下同样被震的往后退出。

浣花夫人楞的一楞，暗想：“此子内力，居然不在桑九之下！”垂面黑纱之中，透射出两道凛凛寒光，冷然笑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看来今日真是留你不得了！”

缓缓举起右手，准备劈出！

她举掌之势，虽然缓慢，但场中之人，都知道这一掌当是她毕生功力所聚，一击之下，决非小可。黑煞游龙自然看得出她杀机已动，这一掌正是她最厉害的“玄阴九转掌”，心头不觉一凛，正待出声警告，要范少华小心！忽然那锦袍少年朗朗一笑道：“夫人暂请住手，割鸡焉用牛刀，不如由晚辈出手，把他拿下了，听由夫人发落就是。”薛珠儿站在大哥身边，冷笑道：“你是什么人？敢口出大言，不怕闪了舌头？”

锦袍少年道：“本公子说话，你敢出言顶撞？”

薛珠儿秀眉一挑，刷的抽出长剑，剑尖一指，道：“凡是进入此谷之人，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锦袍少年大笑道：“这话本公子说还差不多。”

两人说话之间，浣花夫人举起的手掌，已然缓缓朝范少华推了过去，口中冷笑道：“范少华，你小心了！”范少华早已箫交左手，脚踏丁字步，功运右臂，存心硬接对方一掌，闻言冷笑道：“在下正要试试你究竟有多大能耐？”右掌当胸，迎击出去。

黑煞游龙急忙喝道：“孩子，这是玄阴九转掌，不可硬接。”浣花夫人看他举掌硬接，心中暗暗冷哼：“你这是找死！”掌势一转，突然加快，向前拍来。

范少华练的是“九转玄功”，再经祁连二老以“传灯大法”每人分输给他三十年内力，自然很快的化为本身力量。这一运功发掌，但觉一股汹涌内力，循臂而上，源源从掌心涌出。

这一掌硬接，依然听不到丝毫声息，但势道和先前大不相同，两人身前，潜力山涌，立时掷起了一道狂飚！

范少华但觉心头忽然剧烈一震，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三步。

浣花夫人同样感到血气翻腾，脚下移动，往后连退两步之多！这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一时间不由望着范少华呆住了！要知浣花夫人独门神功“玄阴九转掌”，不但掌力阴柔，蕴蓄着极强震力，尤其是发出来的内劲旋转成风，纵是功力相等的人，也难以抵挡得住。

但她遇了范少华练的恰是玄门无上心法“九转玄功”，体内真气，功成九转，源源不绝的涌出，这两种神功一正一邪，正好互相消长，铢锱悉称，怎不叫浣花夫人惊凛失色？黑煞游龙睹状大惊，急忙一蹿而前，低喝道：“孩子，快运功试试，是否有那里不对？”猛一抬头，大喝道：“妖妇，你也接我一掌。”

身形急扑而起，左掌吐劲，一股强劲无比的罡力，猛向浣花夫人撞去。

浣花夫人身形一侧，让开掌势。

黑煞游龙这一记“大罗手”含愤而发，威力何等强大，一团强劲掌风，直撞出去，劲道过处，刮得沙飞石走，数丈外几棵碗口粗的松树，一阵喇喇巨响，同时折断，倒了下去！在场之人，瞧到黑煞游龙掌势这般惊人，也自暗暗咋舌。黑煞游龙一掌击空，更是须发戟张，怒喝道：“妖女，你怎么不敢接老夫一掌？”

就在此时，但听“呛”的一声，一道银虹，快如掣电，直向他身前划到，只听龙姑婆的声音喝道：“桑九，你不嫌太狂妄么？”

黑煞游龙大笑道：“恁你还不配和老夫动手。”

铁箫挥动，架开龙姑婆的剑势”

龙姑婆不由的激起了怒火，冷笑一声，长剑展动，飞洒出一片剑芒，急如骤雨攻出。

范少华一见师傅已和龙姑婆动上了手，那还敢迟疑，竹箫一横，目注浣花夫人，喝道：“你兵刃呢？”浣花夫人冷冷的望了他一眼，转身朝湘云喝道：“取剑来。”湘云立即从背上解下一柄金柄长剑，双手递上。

浣花夫人接过长剑，褪下剑匣，冷声道：“老身一生和人动手，从未动过兵刃，今日要破例一用了。”

范少华凛然道：“咱们这是生死之争，在下若能亲手搏杀了你，我父母血仇，得以湔雪，在下若是丧在你剑下，那是学艺不精，死而无憾。”

浣花夫人两道眼神，透过黑纱，只是注视着范少华脸上，半晌没有作声，二十年前范春华倔强英俊的影子，重又在她眼前浮起，执剑右手，忽然软软的垂了下去，柔声道：“范少华，老身实在不想杀你，你们去吧！”

范少华怔的一怔，突然大喝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不杀我，我也非杀你不可！”

浣花夫人道：“你目前还不是老身的对手。”

这时龙姑婆和黑煞游龙已拼斗了十几个回合，黑煞游龙铁箫纵横飞舞，幻出重重箫影，龙姑婆显然已落下风。铁姑婆尖声道：“老大姐，咱们先搏杀了这老贼再说！”左手朝身后打了个手势，踊身一挥，加入战围。

她这一挥手，身后八名花女，双手疾翻，动作划一，同时撤下肩后双剑，各按方位，围了上去。

范少华竹箫一指，喝道：“妖妇，你再不动手，在下有僭了！”竹箫直向浣花夫人眉心点去。

浣花夫人抬手一剑，架开范少华竹箫，垂面黑纱，寒光暴射，沉声道：“你敢对老身这般无礼？”

她似是被范少华激怒，这一声叱喝，威严逼人！

范少华切齿道：“我要手刃亲仇，祭奠死去的父母，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喝声未落，已然连续攻出五招。

浣花夫人嘿然道：“很好，老身今日成全你一番孝心了！”长剑一挥，嗡然有声，漾起一片剑影。

薛珠儿手握长剑，替大哥掠阵，一面也是替重伤初愈，正在跌坐运功的凌道人护法。眼看龙姑婆、铁姑婆双战黑煞游龙，八名花女同时列成阵势，展开双剑合围而上。

大哥若无自己相助，独战浣花夫人，只怕也是败多胜少，但自己这里，连负伤的凌道人在内，一共只有四人，对方却还有锦袍公子一行人，尚未出手。

只要自己一动，对方难保不一涌而上。她权衡当前情势，双方实力，众寡悬殊，心头只是暗暗焦急。

范少华仇人当面，分外眼红，奋起神威，以“游龙十八式”，不时掺杂了“祁连双式”中的招数，和各门各派的武功，一支竹箫，倏然变幻，奇招迭出。

浣花夫人长剑挥洒，幻化出无数流转的剑影，剑势更是奇奥绝伦。

场中诸人，全是行家，自然看得出，两人已经各以上乘内功相搏，剑尖和竹箫之上，都含蕴着极强内力。虽然听不到剑箫交击之声，但这已说明了两人都正在各展所学，力求变化，要以出奇制胜，压倒对方，取得优势。

这两人的搏斗，虽极凶险，但范少华今非昔比，浣花夫人纵然厉害，看来百招之内，还不易分得出胜负，可是黑煞游龙那边，情势就不同了！

要知龙姑婆在浣花宫中，除了浣花夫人，数得上第一位高手，黑煞游龙这十五年来，为替义弟复仇，苦心孤诣，研练克制浣花宫的武学，武功精进，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他使出准备对付浣花夫人的功力，来对付浣花宫第二号人物的龙姑婆，自然是游刃有余，但此刻加入了一个铁姑婆，这两人的剑法又同出一源，施展开来，互相攻守，心意相通，就等于对方加了一倍的力量。

若是仅凭龙姑婆、铁姑婆两支长剑，还难不倒黑煞游龙桑九，以他一身所学，纵或不胜，也不至于落败，可是紧随铁姑婆身后，又加上了八名花女，情势就有了极大的转变！

第四十章 两败俱伤

原来这八名花女，乃是“百花剑阵”中“内八门”的门主，武功剑术，都是百中挑一之选，此次浣花夫人算准黑煞游龙会带着范少华到春香谷来，才特地命这八人随行，目的自然是为了对付黑煞游龙而准备。

这又该从“百花大阵”说起，“百花大阵”合八卦五行奇门之学，阵势共分三层，外层有十二道门户，称为“十二花门”，由十二组花女组合而成，中层为“内八门”，按八卦方位而设，中枢又缩为“中五门”，暗合五行生克，这是大概的情形，后文自有交待。

这八名花女，列阵而上，就是一个小型的“百花大阵”，本来各按方位而立，但一经移动，阵势就向中央逼了拢来。

但见衣袖飘风，人影闪动，这一拨四剑齐发，一攻即退，去了左边，却从右边又攻来四剑，补上了四个，十六支长剑，轮流抢攻，汇成一片剑网，前后左右，行列变化，使人看的眼花缭乱。

不仅如此，这八人使出来的剑阵，并非是抢攻一招，便行退去，她们施展的是整套“百花剑法”，前一拨和后一拨，招式衔接，连绵不断，有如一人使出来的一般。

黑煞游龙被困在阵中，既有龙姑婆、铁姑婆两人联手，抢攻于内，复有八名花女往来游走，抢攻于外，任你武功再高，在这样内外交攻之下，也有左右支绌，难以应付之感。黑煞游龙奋起神威，才剧战了二十来招，便已感到大大的不妙，一支铁箫使的再凌厉，也总只有一支，既要应付面前两个强敌，又要封拆从四面八方攻来的十六支长剑，委实到了无法克服的境界。

就在此时，那跌坐运功的凌道人，突然睁开双目，站了起来，迅速扫了一眼，就大喝一声：“恩公，贫道助你一臂！”“锵”的一声，亮出背上长剑，双足一顿，剑如匹练，直向剑阵中冲去！

站着观战的锦袍公子伸手一指：“截住他！”

喝声方出，他身边两灰衫长髯老者，腾身掠起，直向凌道人身后追去。

薛珠儿那还犹豫，长剑一摆，纵身蹿出，喝道：

“你们给我站住。”

锦袍公子身形一动，已然逼到薛珠儿面前，大笑道：“本公子不屑和你动手，你乖乖的给我站着。”薛珠儿怒哼一声，叱道：

“你给我滚开。”

左手五指连弹，“多罗指功”一记劲急指风，迎面直射过去。锦袍公子急忙身形一侧，避开指风，冷笑道：“好小子，看不出你倒有些门道！”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对金圈。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就在那两个灰衫长髯老者扑起的同时，忽然间，响起一声清脆的玉哨！

薛珠儿回眼瞧去，那吹哨的正是湘云，心头不禁大急，暗道：

“莫非他们还有后援？”

心念方动，瞥见树梢间五条人影，捷如飞鸟，一闪而下，拦住了两个灰衫长髯老者，一声不作，动起手来。

这可把薛珠儿瞧的大奇，心想：“湘云哨声引来的五人，怎会反而帮起自己这边来了！”

锦袍公子金圈一挥，幻化出无数金光流转的图影，朗声喝道：

“小子，你小心了！”

薛珠儿无暇多想，冷笑一声，长剑起处，剑尖飞幻出三缕精光，朝锦袍公子金圈削去，她虽和对方动上了手，但一方面依然留意四外动静。

这时玉扇郎君韩奎，千手如来唐镇乾也各自掣出兵刃，相继朝树梢飞来的五人扑去。

凌道人剑挟雷霆，一下冲入剑阵，黑煞游龙但觉压力忽然减轻，登时大喝一声，右手铁箫疾抡，左手“大罗手”猛劈而出。

叵耐八名花女，此进彼退，“大罗手”纵然威力无匹，但对游走不定的人，也无法发挥，一股强劲罡风，只是从她们进退的空隙之间掠过。

八名花女配合龙姑婆、铁姑婆的攻势，双剑齐举，刹那之间，剑势如火树银花，爆了开来，奇正相生，虚实相辅，从四面八方向中间攻到。

黑煞游龙和凌道人挥动箫剑全力攻拒，也只能挡住她们的锐利攻击，无法突破剑阵。

这一段话，说来较长，实则都是同一时候发生的事，这时但听浣花夫人厉声喝道：“湘云，你敢勾结外人，背叛浣花宫？”

湘云睁着一双剪水双瞳，一直在注视着浣花夫人和范少华的战况，显出十分关切之色，连口中含的玉哨，还未取下，闻言不觉淡淡一笑，偏头道：“我不是湘云。”浣花夫人怒声道：“贱婢，你是什么人？”

湘云冷笑道：“你要问湘云，还是问我？要问湘云，我可告诉你，早在今年四月十九以前，和盘说出你浣花宫的秘密之后，畏罪投浣花溪而死，至于要问我是谁么？”在你临死以前，总归会让你知道的。”

浣花夫人气得浑身颤动，厉笑道：

“很好，等我料理了姓范的小子，谅你也跑不了的。”

她盛怒之下，杀机陡炽，右腕一震，“嗡”，的一声，剑光陡然大盛，一支长剑幻化出千百朵银花，漫天匝地，朝范少华席卷过去这片银花，发如波涛汹涌，生生不息，一旦被它圈入光幢之下，怕不立被乱剑分尸，扎上千百道剑孔？这正是浣花宫“百花剑法”中最厉害的一招绝学“百花争艳”？

尤其是浣花夫人手中使出，更是凌厉，武林中可说从无人见过这一招剑法，也从无人能在这一招剑法下保得住性命。

范少华当日曾在百花谷中看见过花女表演的“百花剑法”，已是遍地银花，叹为观止，但和此刻浣花夫人相比，漫天花雨，又有天渊之别。

一时但觉身前身后，满眼都是一圈圈的银花，别说举箫封架，就连一丝空隙，可容自己立足之地也没有，剑花未到，嘶嘶寒气，已然直逼肌肤而来！

心头大为凛骇，无暇多想，也无法施展任何招式，足以护身，猛一咬牙，口中大喝一声，不管东西南北，振腕一箫，朝前点出！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范少华这一记怪招，堪堪点出，也正是浣花夫人一招“百花争艳”，发挥到最具杀伤威力的时候！突然间，但听“锵”的一声，漫天银花，倏然全灭，浣花夫人手上一柄长剑，已经齐柄折断！

就在此时，范少华的一点箫影，快如流星“仆”的一声，不偏不倚，点在浣花夫人腋下“章门穴”上。

浣花夫人轻呃一声，上身摇晃，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突然，身如魅影，一晃而至，举手一掌，朝范少华当胸拍到。这一掌，势如电闪，来的悄无声息，使人目不暇接。湘云惊叫道：“你小心！”

范少华在她“百花剑法”之下封解无力，漫无目标，胡乱使出这式怪招

来，那知这一招，居然百试百灵，连浣花夫人这等高手，也会被自己一击而中，他惊魂甫定，方自一喜之际，瞥见自己面前有一双织织手影，闪了一闪，心头大吃一惊，急忙举手封架，那知封了个空，素手倏然不见，自己的胸口只觉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这一掌拍的不重，但范少华却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重逾山岳，直向体内逼入，脚下不由的踉跄后退了两步。湘云惊的失声道：

“你……中了她九转玄阴掌？”

浣花夫人来去如风，此刻早已退了回去，口中冷冷一笑，垂面黑纱拂拂自动，射出两道慑人凶光，直注湘云，厉声道：“贱婢，是你毁了老身宝剑？”

这就是了，湘云是她贴身掌管宝剑的侍女，在她全力施展“百花剑法”之际，长剑突然中折，这不是湘云做的手脚，还会是谁？

湘云眼看浣花夫人目露杀机，朝自己望来，心头暗暗一凛，不自觉的后退半步，翻腕抽出长剑，但就在这一瞬之间，范少华突然身形摇晃，往地上坐了下去！

浣花夫人也岸立不动，黑纱中，隐隐可以看到她双目闭上了！

湘云猛吃一惊，急忙一搵腰，掠到范少华身侧，低声问道：“你伤势很重么？”

范少华睁目道：

“还好，姑娘是花大姑么？”

湘云微微一笑，柔声道：“原来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左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露出一张粗皮厚肉的凹脸孔，接着说道：“你快运功，别再说话了。”

原来她是魔教大公主花大姑！从树上飞落的五人，正是魔教五位长老。

春香谷一片草坪上，原是分成了四拨动手相搏，作者一支秃笔，大有顾此失彼之感！

这四拨人中，范少华和浣花夫人，薛珠儿和锦袍公子，是一对一，单打独斗。

另外两拨，魔教五长老接战两个灰衫长髯老者和玉扇郎君韩奎，千手如来唐镇乾四人。黑煞游龙桑九、凌道人两人联手，大战龙姑婆，铁姑婆和八名花女。

如今浣花夫人和范少华这一拨，已然两败俱伤，停下手来，其余三拨，还在激烈搏斗中。

薛珠儿和锦袍公子两人，已经搏斗了四、五十招，尚未分出胜负。

锦袍公子一对金圈，招式诡异，圈上带着强大暗劲，他似是企图锁住薛珠儿的长剑，或是恁藉内力，把她长剑震飞。薛珠儿在五十招以后，敢情心情不耐，剑如掣电，攻势渐见锐利，此时陡听湘云的惊叫：“你中了她九转玄阴掌”，心头猛然一怔，口中娇叱一声，手中长剑一振，突然暴出三道白芒，朝锦袍公子激射而去！但听“锵”“锵”两声，锦袍公子双圈扬出，接住两道剑光，金铁交鸣声中，响起了一声闷哼，剑光倏敛，锦袍公子血染锦袍，一条右臂，已被薛珠儿长剑，齐肩削断，直痛得他脸色苍白，汗落如雨，一连后退了三步！

薛珠儿望着他，冷冷一笑，转身朝范少华奔了过去，问道：“大哥，你怎么了？”

花大姑含笑道：

“你大哥正在运功，不可惊动了。”

薛珠儿眼看大哥脸色苍白，紧闭双目，显然伤的不轻，心中又急又怒，目光一动，突见浣花夫人同样闭目垂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觉怒道：

“我去杀了她！”

手中长剑一举，正待朝浣花夫人扑去。

范少华突然睁目喝道：

“站住！”

薛珠儿怔的一怔，叫道：

“大哥……”

范少华切齿道：

“我要……亲手杀她……”

突然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再说黑煞游龙桑九和凌道人背贴背，正好一个接住龙姑婆，一个接住铁姑婆，恶战方酣。

本来这两人黑煞游龙一个人就足够打发了，但无奈身外八名花女，列阵围攻，进退攻守，配合龙姑婆，铁姑婆的剑势。好像是龙姑婆在指挥着八人，抢攻黑煞游龙一人，也好像是铁姑婆在指挥八人抢攻凌道人，使得身在阵中的两人，依然无法兼顾，虽是联手搏斗，还是十分艰苦。黑煞游龙从未遇上过今日这等厉害的阵仗，直到此刻才领略到赛诸葛说的不假，“百花大阵”的威势，果然不可轻估！这时正是浣花夫人长剑断折，范少华中掌后退，突然风声一凛，从一棵大树巅上轻如落叶泻落一条黑影。这人一身黑衣，头戴毡帽，脸蒙黑巾，只有双目露出两个小孔，连双手也套了黑色手套，肩头交叉背着双剑，就在他泻落之际，双手疾发，动作奇快，已然掣剑在手，当当两声，架开两名花女的长剑，剑光电射，一下点在一名花女的“肩井穴”上。

只听那花女惊啊一声，一条右臂登时软软的垂下，五指一松，长剑堕地。

黑衣蒙面人再也不去理她，身形一侧，迎着另一名花女截去，双剑再出，又是当当两声，这名花女被震的门户大开，黑衣蒙面人回手一剑，剑尖刺在她脉腕之上，那花女也发出一声惊叫，弃去了右手长剑。

此人出手奇快，身形一转之间，已然连伤两名花女，这小“百花剑阵”，外围一共只有八人，两人负伤受阻，阵势也顿时停滞下来。

龙姑婆瞧的大怒，舍了黑煞游龙，扬手一剑，直向黑衣蒙面人劈去。

黑衣蒙面人身形一折，闪了开去。

龙姑婆冷嘿一声，长剑嗡然作响，幻起一片剑影，分袭黑衣蒙面人数处要穴。

黑衣蒙面人双肩一动，侧身闪出，仍是没有还手。龙姑婆冷冷喝道：

“你何以不敢和老身动手？”

黑衣蒙面人一声不作，忽然转身，双足一点，捷如飞鸟朝林中投去。

龙姑婆目中精光暴射，冷笑道：

“你当老身瞎了眼睛，瞧不出百花身法么。”

黑煞游龙突然双臂一舒，全身骨节发出一阵连珠暴响，直向龙姑婆逼了过去，洪声喝道：“老虔婆，你敢不敢和我动手？”龙姑婆白发飘飞，凌厉的道：

“有何不敢。”

刷的一剑，刺了过去。

黑煞游龙长笑一声，声若龙吟，大喝道：“你助纣为恶，老夫先劈了你，也是一样。”呼的一箫，迎着剑势劈去，两人重又打了起来。这时和魔教五长老动手的两个灰衫长髯老者，瞧到锦袍公子右臂被人削断，同时大喝一声“住手”，急急跃出战圈，朝锦袍公子奔去，玉扇郎君韩奎和千手如来唐镇乾，也只好跟着退下。

一名灰衫老者忙着从身边取出金创药，替锦袍公子包扎伤口，另一名灰衫老人双目尽赤，凶光闪动，朝薛珠儿逼去，厉声喝道：“是你伤了公子。”

薛珠儿冷冷一笑，不屑的道：

“我不伤他的性命，已经够客气了，你待怎样。”灰衫老者双爪当胸，狞厉的道：

“你死定了。”

人随声扑，双爪骤发，十道尖风，直向薛珠儿身前射去。薛珠儿冷笑道：

“你是找死。”

长剑一震。洒开一片寒光，朝灰衫老者指影迎去。指风、剑影，乍然一接，但听响起一阵“叮”“叮”轻震。灰衫老者十道指风，竟然如同有形之物，击撞在剑身之上，直震的薛珠儿右腕微微发麻，几乎握不住长剑，心里不由大吃一惊，冷哼一声，道：

“你再试我一剑。”

脚下倏然后退半步，手腕摇动，绝学突出，一支长剑突然分射出数缕剑花，劲急如矢，直射而去。

那身着灰衫老者抬目之间，骇然道：

“分光剑，冉老快退。”

灰衫老者自然识得厉害，早已双脚一顿，往后飞纵出去。浣花夫人适时双目一睁，冷冷的道：

“大家给我住手。”

其实这时动手的已只有黑煞游龙和龙姑婆两人，灰衫老者往后跃退，薛珠儿并没追去，龙姑婆收剑后跃，黑煞游龙也就收住了箫势。

浣花夫人目光冷肃，掠过范少华、薛珠儿、花大姑、魔教五长老等人，然后转到黑煞游龙脸上，冷冷道：

“桑九，你本领果然不小，连魔教也被你拉拢了。”黑煞游龙大笑道：

“这叫做得道多助，你倒行逆施，荼毒武林，覆亡已在眼前……”

“住口！”浣花夫人冷喝一声，截住黑煞游龙话头，厉声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日权且放过你们，明年四月十九，老身在浣花溪上恭候大驾。”

说完，挥挥手道：

“咱们走！”转身往外行去。

黑煞游龙点头道：

“好吧，咱们这笔血账，迟早要算，浣花溪上该是总决算的日子。”

两名灰衫老者扶了锦袍公子，跟着浣花夫人身后就走，龙姑婆、铁姑婆率同八名花女、玉扇郎君和唐镇乾率领八名武士，纷纷朝谷外而去。

黑煞游龙走近范少华身边，朝薛珠儿问道：“他伤的很重么？”

薛珠儿道：

“大哥被浣花妖女的‘玄阴九转掌’所伤，方才还吐了血！”“玄阴九转”专震内腑，中人无救，黑煞游龙眼看范少华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没有一丝

血色，直是皱眉不止，忽然朝凌道人拱手一揖道：

“道兄身边还有一粒雪莲子，务望救救此子。”凌道人惶恐的还了礼，笑道：

“贫道这两颗雪莲子，原是要呈献恩公，恩公这般说法，岂不折煞贫道？”

说着探怀取出木盒，递了过来。

黑煞游龙无暇多说，取出雪莲子，喂给范少华服下，才转过身来，朝花大姑和魔教五长老拱拱手道：

“今日幸蒙姑娘和五位老哥赐助，才能扭转劣势，桑某感激不尽。”

花大姑厚嘴唇一裂，谄任笑道：

“帮主夸奖了，晚辈花如玉，这是敝教五位长老。”接着就替文凤藻等五人，一一引见。

薛珠儿站在边上，心中暗道：

“她假扮湘云，随侍浣花夫人，居然没被看出破绽，可见她心思缜密，机智过人了，可惜面貌竟会生的这般丑陋。大家正说之间，瞥见松林中闪出一人，奔到凌道人面前，突然跪拜在地，哭叫道：

“爹，女儿终于找到你老人家了！”

原来她就是方才的黑衣蒙面人，不用说她就是凌云凤了。凌道人怔的一怔，问道：

“你……是什么人？”

黑衣蒙面人一手摘下蒙面黑巾，露出一张俏丽的面孔挂着晶莹泪珠，仰脸道：

“女儿凌云凤……”

黑煞游龙心中暗暗忖道：

“她跟踪找到此地，那是受军师指点来的了！”

接着洪声笑道：

“凌兄，这位就是令媛，哈哈，贤父女劫后重逢，可喜可贺。”凌道人目含泪光，凝视着凌云凤道：

“孩子，苦了你了！”

话声方落，突然身形摇了两摇，往后便倒。

凌云凤吃了一惊，抱着她父亲，哭道：

“爹，你快醒一醒。”

黑煞游龙道：“是了，令尊重伤未愈，方才醒来之时，因见老朽被困阵中，奋力冲入，和老朽联手作战，以致伤势复发了！”说话之时，凌道人已经倏然醒转，声音微弱说道：

“不碍事，为父只需休养几天，就会好的。”

花大姑看此间已经没有自己的事，就向黑煞游龙告辞。黑煞游龙颌首笑道：

“姑娘回去，请代老朽向令尊致意。”

花大姑黯然道：

“先父已在十年前过世了。”

黑煞游龙怔的一怔，道：“令尊仙逝，老朽怎的没听人说起过？那么府上不知还有什么人？”

花大姑道：“只有姥姥了，只是她老人家已不问尘事多年。”黑煞游龙

拱拱手道：

“原来圣姑还健在，哈哈，姑娘禀上姥姥，就替桑某请个安吧。”

花大姑眨眨眼睛，问道：

“帮主认识姥姥么？”

黑煞游龙笑道：

“三十年前，老朽见过圣姑一面，事隔多年，只怕令祖母已经记不得了？”

花大姑喜道：

“这样就好，晚辈告辞了。”

五位长老也一齐拱手作别，随同花大姑朝谷外而去。黑煞游龙目送花大姑一行去后，回头说道：

“凌姑娘，请扶令尊到石室中休息吧！”

说完，双手抱起范少华朝石室走去，打开木门，当先走了进去。

薛珠儿帮同凌云凤，搀扶凌道人进入石室。但见这座石室，共分三间，右首是起居室，左首较大一间，原是范少华夫妇的卧室，右首一间，却是范少华夫妇替义兄黑煞游龙准备下榻之处。

这三间石室中，陈设虽极简陋，但一几一椅，布置的井然有序，纵然时隔多年，仍可看出当年两位主人生活过得何等安逸？

黑煞游龙想起义弟、弟媳，免不了睹物伤神，老泪盈然，他把范少华放到他父母的卧榻之上，然后要凌云凤、薛珠儿两人把凌道人扶到右首房中休息。

凌道人父女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说，凌云凤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告诉了老父。

凌道人听说爱女自幼由浣花夫人收归门下，而且还是君山分宫的分宫主，又是怜惜，又是气恼，自然严词切责，要她立即弃邪归正，父女两人絮絮的说了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凌云凤拜别老父，兼程赶回君山分宫而去。范少华服下雪莲子，经过一晚运功调息，伤势业已大见好转，黑煞游龙因范少华和凌道人尚需休养，方能复原，就在春香谷留了下来。

当然，另一原因是这里地势隐僻，适宜练习武功，趁这段时间，正好督促范少华、薛珠儿加紧练习。

这一段时间，江湖上显得特别平静，这正是大风暴的前夕！双方都在积极准备，江湖上不入於赤，则入於黑，壁垒极为明显，南北帮揭橈的是伸张正义，消灭为害武林的浣花宫；但响应的只有新近崛起江湖的葬花门，和久已销声匿迹的魔教。浣花宫淫恶之名，久著江湖；但江湖上声名极盛的六大门派，却居然一致声援，以联合行动来对付南北帮。局势发展的扑逆迷离，使人难以分辨到底谁代表了邪恶？谁代表了正义？

于是四月十九日，浣花日已成为天下武林万方瞩目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了。

从东门到西门，浣花溪上依然和往年一样，到处笙歌，到处都是人潮，红男绿女，扶老携幼，全是看热闹的人，但有一点和往年稍异，就是人潮中，多了许多武林中人。还有一点，也和往年不同的，就是浣花溪北面，一大片平地上，已被划为禁区，禁止游客走近，那是南北帮和浣花宫约定的地点，

三里方圆，水上陆上，都有人巡逻。双方都没有发出请柬，江湖上人，不论你有多大的名头，不属于双方的人都休想进去，因此从各地闻风赶来的人，也只有站在外面瞧的份儿。

在那片“禁地”临江这边，分为东西两个地区，各自搭起了高大帐篷。

东区是南北帮的大本营，但成都城是葬花门的根本重地，因此南北帮的人，全落脚在成都城里，这座大帐篷，只是临时休息的地方。

西区是浣花宫的大本营，此时不过辰牌时光，大帐篷中，已经到了。

少林寺方丈大智大师，监寺大通大师，随行罗汉堂十八罗汉。

武当派掌教玉虚子、师弟玉真子，随行蓝袍八剑。衡山派掌门南岳观主、师弟南云道人、随行弟子八名。华山派掌门人商天韶，随行弟子四人。

形意门掌门人邵天冲，随行弟子两人。

八卦门掌门人皇甫敬亭，随行弟子四人。

六大门派掌门人都已亲自赶来，为浣花宫助阵，这份号召，在江湖上当真是声势极壮！

除了东西两区之外，正北面一片平地上，旗帜林立，成了一片旗海，尤其那些旗织上，都是精工刺绣的花卉，临风招展，鲜艳夺目！

晨曦之下，远远望去，花团锦簇，那里是什么旗帜？简直是一片花海！

有谁知道这片美丽的百花旗帜之中，却隐藏着无穷杀机，那正是浣花宫准备一网打尽异己的“百花大阵”了！

这时，成都西城的王府中，也群雄毕集，偌大一座大厅，早已坐满了人，大家准备出发了，这是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与会的人，计有：

葬花门，葬花夫人、王立文、钱春霖、赵君亮、卓维和、总教练金毛吼金一凡、副教练赛纯阳倪长林。护法七名：八面玲珑手唐手乾、一指乾坤蓝通、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铁胆胜镇山、流云剑季廷芳、入云龙常维仁。

南北帮：帮主黑煞游龙桑九、副帮主一笔阴阳张果老、军师赛诸葛、神医薛道陵、凌道人、范少华、薛珠儿、香香、飞鼠戴良、地行孙查贵。护法六名、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头陀、鬼见愁阎弘、九毒娘子、华山宣锦堂。

魔教：花如玉、花小玉，五位长者，文凤藻、孔文山、宋达生、查半千、黄廷弼。

这一门、一帮、一教，可以说已经包罗了武林中所有顶尖高手，声势之壮，不在浣花宫和六大门派之下。

大厅坐着许多人，却肃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当中一把虎皮大交椅上，端坐着一个纶巾羽扇，身穿八卦道袍的正是南北帮军师赛诸葛。

他如今是大家公推的总指挥，所有南北帮、葬花门和魔教的人，全都受他调遣，瞧，南北帮主黑煞游龙和葬花夫人，还坐在他的左右两侧，俨然是诸葛孔明升帐的神气！

这是出发前调兵遣将，准备一举破阵的当口，大厅上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眼睁睁的望着赛诸葛，听候差遣，同时自然也须要听他面示机宜，解说“百花大阵”的破法。

但身为总指挥的赛诸葛，此刻却是羽扇当胸，双目微闭，端坐在那里，不动不言，宛如老僧入定。先前大家还以为他正在思索如何破阵？是以谁也不敢惊动于他，那知时光渐渐过去，赛诸葛不但端坐如故，而且一颗头，渐渐下垂，鼻中依稀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原来他老先生已经睡熟了！

大厅上这许多人等着他发号施令，他居然当众打起盹来，这不是开玩笑？连南北帮主黑煞游龙都不禁暗暗皱了下眉。

当然南北帮的人，平日对军师信仰有加，还不觉得如何？但葬花门的人可不同了，他们只是听说赛诸葛如何的了不起，却没有亲眼看到过，此刻瞧他当着大家浑然睡去，心中都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但大家为了礼貌，还是没有作声。

别人还好，黑手屠夫屠千里可是个粗人，再了忍耐不住，大着嗓子叫道：

“喂，军师，时光差不多了，咱们该出发了。”葬花夫人急忙以目示意，已是来不及，赛诸葛连眼皮也懒得睁，低沉的道：

“你没瞧到百花大阵还未摆好咧？”

黑手屠夫咧嘴笑道：

“军师瞧到了？”

赛诸葛打盹如故，答道：

“打鱼的人还没回来。”

这真是答非所问，在坐之人，全都听的不知所云？恶丐钱平道：

“咱们要等打鱼的人来了，才能去么？”

赛诸葛迷迷糊糊的点头道：

“正……是……”敢情他又睡熟了！

屠千里心中暗暗骂道：

“真是放你娘的狗臭屁。”但他这句话却没有骂出口来。葬花夫人道：

“军师自有妙计，大家不可惊扰了他。”

时间渐渐过了己刻，从西门走水路，船行最快，也得半个时辰才能到达。

赛诸葛到此刻还是坐在那里打盹，葬花门的人，固然早已不耐，就是南北帮的人，也都渐感不耐起来。

就在此时，只见从大门外匆匆走进一个全身水淋的人来，这人正是葬花门龙舟的领队分水兽万山青。

赛诸葛听到脚步声，双目乍睁，急急问道：

“万领队捉到了么？”

万山青双手捧着一条大鲤鱼，急步走到赛诸葛跟前，施礼道：

“在下奉命在新桥柳树上潜水等候，已牌时光，果然捉到了一条翅系红绒的鲤鱼，属下不敢耽搁，赶来覆命。赛诸葛大喜道：

“大破百花阵，消灭浣花宫，万领队是第一位建下大功的人。”一手接过鲤鱼，一手取出小刀，剖开鱼腹，里面赫然是一个寸许长的竹管，打开竹管，取出一卷白纸，看了一遍，把纸卷往怀中一塞，然后缓缓站了起来道：

“诸位等久了，现在请大家听令。”

大厅上的人，虽然不知那鲤鱼腹中的纸卷写了些什么，但可以猜想的到准和破阵有关，此刻听到他喊出“大家听令”，不由全都站了起来。

赛诸葛含笑抬脸道：

“哮天叟石中龙、率虎獒百头，乘船出发，由崇义登岸。扼守百花阵后路。九毒护法，舞龙队领队卜百晓，率十名武士，扼守青羊场。一指乾坤蓝通、舞狮队领队高冲，率武士十名，扼守新桥，限午时以前到达，这三条路上，均不得放过一人。”石中龙、九毒娘子、一指乾坤蓝通，躬身道：

“敬领军师将令。”

立即退出大厅而去。

赛诸葛从大袖中取出一叠柬帖，又道：

“百花大阵，外围共有十二道门户，现在请屠千里、钱平、唐守乾、胜镇山、季廷芳、常维仁、逢老邪、申头陀、阎弘、宣锦堂、薛道陵、花如玉十二位，各按山人柬帖行事，俟破去外围十二门，不得追击，听候后命。”

大家接过柬帖，赛诸葛朝黑煞游龙桑九、葬花夫人拱手道：“夫人、帮主、以及不曾派有破阵任务的人，都和山人同行。”范少华叫道军师……

军师赛诸葛没待范少华说出话来，微笑道：

“范少侠只管随山人同行，等到该派你任务的时候，山人自会叫你出场。”

一行人由黑煞游龙桑九、葬花夫人为首，分乘两艘大船，直向浣花溪而去。

中午时光，舟抵北岸，大家进入帐篷，堪堪落坐，一名葬花门的武士匆匆走进，躬身道：

“浣花宫监宫龙姑婆来拜。”

赛诸葛羽扇轻摇，道：

“请她进来。”

那武士行礼退出，领着龙姑婆走来。

龙姑婆目光转动，徐徐说道：

“帮主、门主践约而来，老身代表夫人恭近来迟。”南北帮主黑煞游龙拱手笑道：

“龙姑婆好说，浣花宫有六大门派支持，声势不小！”龙姑婆微微一哂，道：

“夫人设下一座剑阵，特命老身前来，相请帮主、门主在阵中相见。”

赛诸葛接口道：

“龙姑婆请上覆浣花夫人，午时三刻，山人就来破阵”龙姑婆冷哼道：

“既有军师一言，老身告辞了。”说完转身往帐外而去。大家略事休息之后，赛诸葛起身道：

“是时候了。”

当下仍由南北帮主黑煞游龙和葬花夫人，领先率同群雄，浩浩荡荡的朝“百花大阵”走去。

这时西首帐篷，早已空无一人，六大门派掌门人，全都到“百花大阵”助阵去了。

大家到达阵前，便自站定，举目瞧去，但见数以千计的百花旗帜，层层如云，旗门隐隐，看不到一个人影，但谁都看的出来，这座“百花大阵”之中，杀气腾腾，隐藏着无穷杀机！黑手屠夫屠千里等十二名奉命破阵的人，这时已各依柬帖，散了开去。

赛诸葛微微一笑，羽扇向空一挥，这是攻阵的暗号，但听三声震天价号炮响处，十二位破阵的人，手仗兵刃，分由十二道旗门而入。

“百花大阵”共分三层，这十二花门，是最外面的一层，十二道门户，分由少林、武当、衡山、华山、八卦、形意六大门派，及君山分宫统领南宫无忌，天龙堂主毕鸿生、神威堂主秦季良、巫山分宫神龙堂主玉扇郎君韩奎、神机堂主千手如来唐镇乾、龙门五怪等，分别扼守。

赛诸葛派出的十二个破阵之人，分配成：“铁胆胜镇山遇上少林大智大师，流云剑季廷芳遇上武当玉虚子。入云龙常维仁遇上衡山南岳观主。宣锦

堂遇上华山商天韶。三声号炮响过，这四人才一进入旗门，就遇上本门掌门师兄，递上柬帖，师兄弟就会合了。

鬼见愁阎弘遇上的是八卦门掌门皇甫敬亭，恶丐钱平遇上的形意门掌门邵元冲，也不须动手，各自把军师赛诸葛交与的柬帖，递给对方，这六处花门，不攻而破，一齐朝里杀去。奉令攻打第七座旗门的是八面玲珑手唐守乾，刚一进入旗门，就遇上了千手如来唐镇乾，慌忙抱拳道：

“小弟见过大哥。”

唐镇乾怔的一怔，脸色忽沉道：

“二弟，你来作甚？”

唐守乾躬身道：

“小弟奉军师之命，特来奉劝大哥，弃暗投明，背弃浣花宫。”唐镇乾怒声道：

“胡说，南北帮倾覆在即，你速速退去，为兄念在手足之情，饶你不死。”

唐守乾道：

“覆亡在即的是浣花门，大哥不可执迷不悟。”

唐镇乾怒喝道：

“为兄和赛诸葛誓不两立，兄弟你退是不退？”

唐守乾道：

“小弟奉命而来，大哥不肯投降，那就先杀小弟吧。”唐镇乾目射凶光，厉声道：

“那也只好如此了。”

他外号千手如来，双手扬处无数淬毒暗器，突然朝唐守乾飞射而至。唐守乾仰天大叫道：

“大哥助纣为虐，兄弟也只好出手了。”同时双手连扬，一篷暗器，反击过去。

两人都是以淬毒暗器见长，这一出手，两丈方圆，尽为蓝芒毒雨所笼罩，但听两声惨叫响起，弟兄两人同时倒了下去。四川唐门素以毒药为暗器驰名江湖，这也算得是报应循环了。薛道陵仗剑入阵，但听一声洪喝：“来者何人？”人影一闪，铁面神判南宫无忌已然挡在前面，他一眼瞧到薛神医，不由后退一步，抱拳道：

“恩兄是你？”

薛神医拱手道：

“统领请了，弟兄奉命攻阵，同时也来奉劝南宫老哥，浣花妖女灭亡已在眼前，六大门派掌门人全已反正，统领何苦再替浣花宫卖力。”

铁面神判轻轻叹息一声道：

“兄弟昔年如无恩兄相救，早成朽骨，但兄弟这十年来，多蒙夫人知遇，义无背叛之理，还望恩兄原谅兄弟。”突然举手面向顶门上拍去。

薛神医迅快的抓住了南宫无忌右腕，沉声道：

“南宫老哥既然不肯投降，尽管离开此地，何苦为浣花宫殉难，在江湖上还落个同流合污的名声？”

南宫无忌沉吟了一下，抱拳道：

“兄弟承教了。”耸身一掠，飞也似的往阵外而去。余下四门，花如玉亲率魔教五长老生擒了龙门五怪，黑手屠夫屠干里撕裂了神威堂主秦季良。黑风怪申头陀一掌劈了天龙堂主毕鸿生。剑煞逢老邪只有三个回合，就斩了

神龙堂主玉扇郎君韩奎。十二花门，不过顷刻工夫，全已破去，扼守十二旗门的武士们，无法退入“内八门”，纷纷四散逃命。

十二花门既破，一干奉命破阵的人，也全都停了下来。此时只见少林大智低宣一声佛号，忽然从身边抽出达摩剑来，沉喝道：

“胜师弟退后，这内八门，须由使剑的人，方能破得。”说话之时，他身边大通大师和随行的十八罗汉，纷纷掣出剑来，缓步往“内八门”逼去。

武当玉虚子、玉真子、流云剑季廷芳，率同蓝袍八剑、衡山南岳观主、入云龙常维仁、华山商天韶、宣锦堂，形意门邵天冲，八卦门皇甫敬亭，也各率门下弟子，纷纷掣剑在手，各自向一座旗门行去”

原来这“内八门”是由八名“门主”分别统率花女所扼守，八道门户，按休、生、伤、杜、死、景、惊、开八门，四奇四正互相配合，破阵的人，必须精通剑术，入阵之后，便要立即发挥威力，压制剑阵，赛诸葛要人传递给六位掌门人的柬帖，就是指示他们破阵的要诀。

这时赛诸葛羽扇一指，范少华、薛珠儿率领八名南北帮使剑武士，奔向旗门，剑煞逢老邪也率领了八名使剑武士，直奔另一道旗门。

赛诸葛面露笑容，羽扇再次向空中一挥，又是三声震天价的号炮，八处人马，立即长剑高举，杀入“内八门”。这一下和方才“十二花门”大不相同，“十二花门”可以说是不攻自破，虽有低抗，也只是处处零星的战斗，一下就解决了。

这“内八门”却是浣花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精锐之旅，每一个花女，都精通“百花剑法”，方才外层十二道门户被破，她们早已提高了戒心，此刻一见有人入阵，为首的门主立即长剑一圈，发动阵势，每一旗门中，登时涌起了一片剑光！

遍地银花，漫天剑影，剑剑交击，响起一阵阵锵锵剑鸣，宛如千百支长剑在齐声怒吼，就是身在阵外的人，也都听的惊心动魄，耸然色凛！

剑阵中，少林“达摩剑法”、武当“太极剑法”、衡山“离火剑法”、华山“太白剑法”、“形意剑法”、“八卦剑法”，和剑煞逢老邪纵横江湖，近攻远取，一长一短两支奇形剑，范少华薛珠儿箫剑联壁，使展出来的“祁连双式”，都已发挥到最大威力，也仅仅能把“内八门”第一门中的百花剑势，压制下来，使们门与门之间，不能奇正相生，互相呼应。

就在此时，但听阵外号炮连响，由一笔阴阳张果夫为首，黑风怪申头陀、薛神医、鬼见愁阎弘、铁胆胜镇山、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四大公子王立文、钱春霖、赵君亮、卓维和、魔教花如玉，率同五位长老，纷纷蹿起！

一条条人影，宛如流星追月，劲矢划空，分别朝八个旗门投去！

这些绝顶高手，投进花阵，刹那之间，旗帜蔽天，迎风招展的“百花大阵”，登时大乱，但见旗帜倒折，惨叫之声，彼此彼落，相继不绝！

花女们虽是无辜的，但若不大开杀戒，“百花大阵”又如何能破？

尤其这些花女们，一个个精擅“百花剑法”纵然阵势变化，被先前入阵的六大门派掌门人和范少华、薛珠儿、剑煞逢老邪等人压制下去，再经大批高手冲入，已把阵势冲散，但她们每一个人仍能单独作战，奋勇抵抗，有两个人就可联手，三个人就成一组，顽强无比，当真不愧是浣花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子弟兵？

但这样的战斗，终究不能持续多久，八名门主，力战而死，花女们也伤亡过半，纷纷逃入内阵而去。

“百花大阵”的“内八门”终于破了，以南北帮、葬花门、魔教、再加上六大门派，已可说是集天下武林黑白两道的精英，才把“内八门”破去，浣花夫人也值得自豪了！

赛诸葛羽扇一摆，攻阵的人，纷纷退下。南北帮主黑煞游龙、葬花夫人迎着六大门派掌门人，拱手为礼。

赛诸葛朗笑而出，道：

“诸位掌门人辛苦了。”

少林大智大师合掌当胸道：

“先生言重，六大门派，幸蒙先生援救，才能脱出魔掌，些许微劳，何足挂齿？”

赛诸葛笑道：‘大敌当前，咱们也不用说客套话了，现在请诸位掌门人暂且休息，待山人破了‘百花大阵’再和诸位细叙。’武当堂门玉虚子稽首道：

“内阵未破，贫道等愿为先驱，稍效绵薄。”

赛诸葛微笑道：

“没有诸位道兄的事了，破阵之事，山人早有安排，诸位只管作壁上观吧？”

话声一落，双手抱了抱拳，然后朝葬花夫人、黑煞游龙欠身道：

“门主、帮主、副帮主，现在该咱们上场了。”

葬花夫人、黑煞游龙、一笔阴阳张果老同时点了点头。赛诸葛羽扇一招，又道：

“逢、申、屠、钱四位，请过来。”

剑煞逢老邪、黑风怪申头陀、黑手屠夫屠千里、恶丐钱平一齐走了过来。

赛诸葛和他们低低说了几句，四人领命退下。赛诸葛又道：“花大姑、范少华、薛珠儿三位请过来。”

花如玉、范少华、薛珠儿走近他身边，赛诸葛也和他们低低说了几句，三人躬身领命。

赛诸葛回过头去，羽扇朝凌道人一招，含笑道：“凌道兄和山人去打个头阵吧！”

凌道人打了个稽首，会意的道：

“贫道遵命。”

六大门派掌门，眼看赛诸葛调度有方，而且南北帮、葬花门还有许多高手，都没有派上任务，心知他说的不假，对破阵之事，早已胸有成竹，自己等人，看来果然用不着动手了。赛诸葛调派好攻阵人手，羽扇一挥，但听号炮响处，逢老邪、黑风怪、黑手屠夫、恶丐钱平，各自率领二十名南北帮的武士，整队而出。

这四队武士，衣分黑、红、黄、白四色，每人手上执着明晃晃的长剑，看去甚是壮观。

大家已听赛诸葛说过：“百花大阵”中间一层，按五行奇门而设，这四队武士，衣分黑、红、黄、白四色。自然针对五行旗门生克之理，但何以缺少了一门？

这时四队武士，已随着黑煞游龙、葬花夫人、张果老，以及范少华、薛珠儿、花如玉等人身后，分别向四处旗门而去。赛诸葛羽扇轻摇，却和凌道人两人并肩徐行，连一个武士也不带，飘飘然朝正面一道旗门行了过去。

大家正感奇怪，但听阵中响起一声玉馨清响，从正门旗门中迎出一个青衣劲装少女，率着二十名背插双剑的花女，列队而出！那青衣少女正是君山分宫主凌云凤，她飞快的奔前凌道人面前，就扑的跪了下去，叫道：

“爹，女儿敬遵你老人家吩咐，率她们弃暗投明。”凌道人含笑点头道：

“风云，快见过军师。”

凌云凤站起身，又朝赛诸葛拜了下去道：

“小女子多蒙军师指点，得以父女重逢，特地率队来归听候军师差遣。”

赛诸葛呵呵笑道：

“凌姑娘能出污泥而不染，实是难得，破阵之计，山人已有安排，姑娘可领她们到前面休息。”

凌云凤躬身领命，随着赛诸葛、凌道人身后，一齐退下，五行旗门，凌云凤率队反正，只剩下了四门。

再说范少华、薛珠儿、花如玉三人，由剑煞逢老邪率领十二名白衣武士，到达旗门，但听一声清馨响处，紫薇坛主祝宜君手仗利剑，迎了出来。她今天穿了一身紫色窄腰女装，越显得风姿绰约，明艳照人！

范少华看的不禁一呆，拱手道：

“坛主请了。”

紫薇坛主祝宜君同样一怔，两道秋水眼神注视着范少华，脸上略带喜色，问道：

“你……就是白少辉？”

范少华含笑点头道：

“在下范少华，白少辉原是化名。”

花如玉娇声道：

“坛主还认识小妹么？”

祝宜君又是一怔，望着花如玉道：“你就是湘云姐姐，你带着面具作甚？”

花如玉道：

“我生下来就是这样，谁戴了面具！”

祝宜君目含幽怨，看了范少华一眼，幽幽说道：“你们是破阵来的，要我怎么办呢？”

花如玉道：

“坛主为人一向豪迈，总该知道邪不胜正，浣花夫人倒行逆施，天人共怒，覆亡已在眼前，坛主应该为自己打算才好。”范少华接口道：

“凌分宫主已经率队投诚，坛主明智过人，自然也该有所抉择，在下奉军师之命，就是劝坛主弃邪投正来的。”祝宜君冷冷说道：

“你来劝我，还是以私人身份的好，用不着奉军师之命，是么？”

范少华道：

“在下私衷，更是希望你背弃邪恶，步上正途。”祝宜君脸上绽出娇笑，问道：

“这话出自你的真心么？”

范少华正容道：

“自然是出于在下至诚。”

祝宜君幽然一叹，道：

“凭你这句话，已经够了，祝宜君溅血阵前，死而无憾……”

范少华道：

“坛主！”

祝宜君凄然笑道：

“我早就知道大势已去，白少辉，你说的不错，我应该有所抉择。”

范少华喜道：

“坛主抉择光明，才是明智之举。”

祝宜君清澈的大眼中，已然隐包泪水，但她强作笑容，说道：

“白少辉，我选择的是黑暗。”

范少华听的一怔，道：

“浣花宫灭亡在即，坛主何苦……”

祝宜君突然流下两行清泪，道：

“白少辉，就是因为浣花宫灭亡在即，我才选择了黑暗，二十年浩荡师恩，我不能不报答，也总不能临危生叛，我除了一死，别无选择。白少辉，你救过我的性命，也只有你抱过我的身子，说的明白一些，祝宜君心中，也只有你白少辉一个人的影子，但愿你心里，也曾留下我祝宜君一丝记忆……”

话声未落，突见一道人影，凌空泻落，龙姑婆手提长剑，满脸狞厉的道：

“宜君还不发动阵势？”

口中哨音骤发，二十名花女，听到龙姑婆的攻击命令，立即分散开去。

剑煞逢老邪大喝一声：“老虔婆看剑！”

黄衣鼓风，一跃而上，阔剑一挥，直劈过去，两人立时动上了手。

二十名南北帮武士，同时发动，没待花女们展开阵势，就捉对厮杀起来。

祝宜君突然银牙一咬，目蕴泪水，两眼直盯着范少华，咽声道：

“白少辉，我要走了。”说到最后一字，娇躯起了一阵颤抖，嚤啾一声，扑入了范少华的怀里。

范少华看她朝自己扑来，只好一张双臂，把她接住。花如玉听她口气不对，急急问道：

“坛主，你服下毒药了？”

祝宜君泪水满脸，怆然点头道：

“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我不能负了白少辉，也不能有负师恩我不能两全……”

范少华心头大急，双臂紧紧抱着祝宜君娇躯，叫道：“宜君，你快把毒药吐出来。”

祝宜君全身不住的颤动，兰息急促，仰脸道：

“已经迟了，白少辉，再抱紧一些。祝宜君能够死在你怀里，我死也能瞑目了。”

范少华听她如泣如诉，说的凄楚欲绝，尤是一双清澈的大眼中，含着晶莹泪珠，射出万缕情丝，心头又急又怜，忍不住也眼泪夺眶而出，说道：

“宜君快说，解药在那里？”

祝宜君这一瞬工夫，已经说不出话来，缓缓闭上了双目，但嘴角间却依然留着一丝微笑，她已毒发身死了！

范少华抱着她身子，只叫一声：“宜君……”就泪如雨下。薛珠儿、花如玉瞧的也陪着流泪，花如玉道：

“范少侠，她已经去了么？”

范少华点点头道：

“我要替她在浣花溪上，好好的做一座坟墓。”

这时剑煞逢老邪和龙姑婆已互拼了百招，仍然难分胜负，薛珠儿娇叱一声，剑演分光，七八道剑光同时朝龙姑婆背后电射而去。

龙姑婆力战逢老邪，虽略占上风，但剑煞逢老邪一长一短双剑齐飞，也不好对付，此刻骤觉寒锋袭背，七八道剑光，同时激射而来，心觉不觉大惊，慌忙举剑封架，已嫌不及，背后一阵刺痛，连被刺中了两剑，鲜血泉涌，口中低哼一声，急急往旁闪出，但逢老邪的阔剑，又齐肩削到。

这一剑来的奇快，龙姑婆身负重伤，无法封架，身形一仰，往后跃退，但她还未跃出，只听“夺”的一声，逢老邪短剑脱手飞出，已透胸而过，龙姑婆左手紧握着刺入剑柄，身躯摇了两摇，倒地死去。”

祝宜君、龙姑婆相继身死，乙木旗门自然破了，这时，其他三门，也全被破去了！

原来这五行阵势，乃是“百花大阵”最精锐的武力，也是“百花大阵”的中枢，一经发动，五座旗门正反相生，变幻莫测，但赛诸葛早有准备，为了破五行旗门，化去数月时间，训练了一百名剑士，冲入剑阵，就专找花女厮杀，使她们无暇兼顾，无法发动阵势。

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各以武力相拼？五行阵势，也就瘫痪了，再有一二位绝顶高手，对付主持旗门的人，破阵真是轻而易举之事！

葬花夫人率同黑手屠夫屠千里，攻的庚辛旗门，白翎坛主戚佩玉自然不是葬花夫人的对手，几个照面，就被一掌击中，死于剑下，柴姑婆也被黑手屠夫抓裂胸膛死去。

一笔阴阳张果老，恶丐钱平攻打的是壬癸旗门，生擒了金莺堂主申若兰，谷姑婆和恶丐力拼百招，结果中了张果老一杖，负伤遁走。

黑煞游龙和黑风怪申头陀攻打离火门，也生擒了浣花公主，铁姑婆死在“大罗掌”下。“百花阵”，到此已是全数破去；但离火门上，仍然剑光漫天，锐啸生风，打得异常惨烈！

几位破阵的人——葬花夫人、张果老、范少华、薛珠儿、花如玉等人都在破阵之前，得到赛诸葛的嘱咐，要他们破阵之后，迅速支援离火门，此刻果见离火门上激战方殷，凝目瞧去，原来黑煞游龙已和浣花夫人动上了手。

这一战，一个是仇人相见，份外眼红，一个是花阵被破，爱女遭擒，更是急怒攻心，非把对方立劈剑下不可，两人箫、剑、指、掌，各竭所能，已然拼上了全力。

范少华看的大急，慌忙放下紫薇坛主祝宜君的尸体，大叫道：

“师傅，这妖妇留给弟子。”

急急长身掠起，朝战场奔去。

薛珠儿那敢怠慢，慌忙跟着大哥身后，追了上去。另一面从庚辛旗门破阵出来的葬花夫人，也身形一晃，疾如流星，划空投去，其余的人也纷纷朝离火门赶了过去。但在三人堪堪掠起的同时，只听有人沉喝一声：“两位且请住手！”

喝声出口，一道强猛绝伦的潜力，势如山立朝黑煞游龙、浣花夫人侧面撞来！

黑煞游龙桑九、浣花夫人同时向后退进一步，自然也随着停下手来，恰好葬花夫人、范少华、薛珠儿、花如玉等人，也相继掠到。

接着赛诸葛羽扇轻摇，偕同六大门派掌门和南北帮、葬花门一干群雄，走了过来。

大家举目瞧去，但见黑煞游龙和浣花夫人之间，站着一个头挽道髻，身穿半截宽大麻衣的老人！原来破去五行旗门后，中间一片十丈方圆的草地上，中间铺了一方腥红锈金地毯，毯上站着两名十二三岁的童子，赤着双脚，伺立两侧，一个手捧白玉葫芦，一个捧七星长剑，显然那麻衣老人，方才就是坐在地毯上的。

地毯后，站着一个断了左臂的锦袍公子，和八名奇装异服的少女，她们一个个生得眉目如画，窄腰敞胸，颈项、手腕、脚踝上都着银圈，腰插苗刀，一望而知是苗族少女。左侧垂手肃立四人，年在五旬左右，灰衫和髯，面目冷森。黑煞游龙桑九巨目一睁，洪声道：

“阁下大概就是苗疆的麻衣老祖了？”

麻衣老人道：

“帮主说的正是老夫。”

黑煞游龙略一抱拳道：

“阁下隐迹苗疆，逍遥自在，何苦助纣为虐，浣花妖女荼毒武林，为害江湖，此刻大势已去，授首在即，阁下瞧瞧这四周形势，天下武林同道，群集于此，依兄弟相劝，阁下还是退出这场是非的好。”

麻衣老人双目精光熠熠，徐徐掠过在场群雄，突然仰天大笑道：

“天下武林同道，果然全在这里了么？哈哈，在老夫眼里，尔等直是行尸走肉之人！”

葬花夫人冷声道：

“尊驾口气不小！”

麻衣老祖道：

“老夫要杀尔等，只是指顾问事耳！”

浣花夫人手仗长剑，蒙面黑纱，不住的飘动，显然是十分气怒，厉声道：“你还和他们多说什么，快叫她们动手了。”

麻衣老祖轻笑道：

“夫人且请稍待，老夫要问问清楚，他们之中，什么人施展分光剑法，斩断老夫孩子一条左臂，老夫要把他寸磔而死，如若让他随着这班人一同死去，岂不便宜了他？”

薛珠儿冷笑道：

“使分光剑法是我，你待怎样？”

麻衣老祖目中凶光暴射，点头道：

“很好，你站出来。”

薛珠儿道：

“出来就出来，谁还怕你不成？”

说着，大步走了出去。

范少华怕他有失，也紧跟着越众而出。

浣花夫人冷声道：

“这样正好，这姓范的小子，我也不能让他死的太便宜了。”

麻衣老祖一阵嘿嘿干笑，突然袍袖一挥，只见四名灰衫长髯老者身形旋动，手按长剑，分向四面向外而立。

紧接着那八名苗女也身形飘闪，分八方站定，每人手上，托着一颗色呈紫黑，大如鹅卵的圆形之物，面向群雄，作出准备投掷之状。

花如玉睹状大惊，尖声道：

“魔火霹雳神弹，大家快退！”

“魔火霹雳神弹”一经投掷，十丈之内，悉成灰尽，威力之大，杀伤之强，简直无可抗拒。

这下，连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军师赛诸葛都变了脸色！“绳武，你这不孝孽子，你把老太婆也一起炸死算了！”

声音从天外飞来，好快！一道人影，疾泻当场，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婆，披着一头银发，但她一张脸，却像婴儿一般，又白又嫩，一下挡在群雄面前。

大家看这银发婆婆突如其来，正在惊疑不定之际，但听有人叫了一声：“奶奶！”

两条人影飞快的朝银发婆婆扑了过去，那正是花如玉、花小玉姐妹两人。这下瞧得大家又是稟然一惊，原来这位银发婆婆，竟是魔教圣姑白发龙女，但使大家更惊奇的，听她口气，那麻衣老祖似乎是昔年的魔教主花绳武！麻衣老祖不自觉的后退一步，道：

“老婆婆只怕认错人了。”

银发婆婆厉声喝道：

“不孝孽子，你连老娘都不要了，还不把这张脸皮给我撕下来？”

麻衣老祖道：

“你说什么？”

银发婆婆喝道：

“哼，如玉，小玉，你们给奶奶撕下他的假脸皮来。”花如玉、小玉有奶奶在场，还怕什么？姐妹两人答应一声，双双踪出，探手就往麻衣老祖脸上抓去。

麻衣老祖伸手一格，就把两人身子，平空推出了一步。银发婆婆怒哼道：“你敢违抗娘的命令？”

一手拄着龙头杖，不见她身表晃动，已然到了麻衣老祖面前，右手轻轻一扬，大家但觉得她一条手爪，登是化成了无数爪影，同时朝麻衣老祖脸上抓去。

麻衣老祖急急闪身后退，银发婆婆一声冷笑，手上已然多了一张人皮面具，麻衣老祖也登时年轻了二十步，变成一个五十左右的人。

银发婆婆以杖击地，怒声道：

“孽子，你迷恋妖女，逼死妻子，离家出走，居然连你祖宗手创的基业，都弃置不顾，去当什么麻衣老祖，还敢用这种歹毒东西，替妖妇撑腰？”

麻衣老祖满脸尴尬，但既已露出真面目来，只好朝银发婆婆跪了下来，俯首认罪道：

“娘，孩儿知罪了。”

银发婆婆哼了一声，回头朝浣花夫人冷笑道：

“妖妇，你勾引绳武，逼死我媳妇，今天也报应临头了。”花如玉流泪道：

“奶奶，娘是她害死的么？”

银发婆婆道：

“你娘气愤自尽，有一半要怪你爹的不是，这妖妇恶贯满盈，要找她报仇的人多着呢，咱们且等着瞧吧！”

这时但听范少华大喝一声，道：

“妖妇，你小心了，范某要凭手中箫剑，为死去的爹娘复仇。”大家回头瞧去，只见范少华左手握一柄寒光湛然的短剑，右手竹箫，横胸凛立。

和他并肩而立的薛珠儿，也早已脱去了长衫，一身紧身青色劲装，丰胸窄腰，明明是女儿之身，穿的还是男装，此刻也手握双剑，双目一眨不眨的紧盯着浣花夫人。

浣花夫人两道冷锐目光，透过垂面黑纱，徐徐掠了群雄一眼，厉声道：

“还有什么人，要和老身动手的，就一起上吧！”

薛花夫人冷笑道：“贱人，你纵然死有余辜，也不用大家多费手脚，有范少侠、薛姑娘，足可教你溅血当场，以谢天下。”

浣花夫人仰天厉笑，手中长剑一振，响起嗡然轻啸，切齿道：

“范少华，你动手吧！”

范少华热血沸腾，面对浣花夫人双目尽赤，大喝一声：“妖妇看箫！”

右手竹箫平举，直点过去，这一招使的正是黑煞游龙的“游龙十八式”。

薛珠儿一见大哥出手，那还怠慢，右手长剑刷的一声，一道银虹，快如掣电，同时朝浣花夫人飞射而出。

她出手一剑，施展的却是“分光剑法。”

浣花夫人冷冷一笑，手腕摇动，幻起了一片寒光，她前后左右，登时冉冉飞起四五朵碗口大的银花！

不，飞出的银花，居然生生不息，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爆出了十几朵之多！

范少华不退反进，左手一挥，秋霜剑青芒暴长，迎着银花刺去。薛珠儿左手长剑，配合范少华剑势，跟着横扫过去，但听叮叮两声，两人剑势扫过，立有五六朵银花倏然灭去。范少华健腕一送，箫挟尖风，顺着朝银花击灭之处攻入，薛珠儿右手剑光，也暴分出三缕白芒，投射过去。

全场之人看的清楚，两人联手合击，一下压制住了浣花夫人的剑势，乘虚攻入。但就在此时，大家只觉眼前一亮，方才银花隐没之处，又涌出七八朵银花，把空隙补了起来，箫剑攻势，也被一齐封出。

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其实三方出手之快，何等电闪雷奔，瞬息千变万化，已把全场之人，都吸住了心神，一个个凝神观战。

范少华、薛珠儿大敌当前，两人右手箫剑，一个全力使出“游龙十八式”一个展开“分光剑法”，但两人左手剑下使出来的，却是一套互相配合，攻守连贯的奇招——“祁连双式”。

原来这几个月来，两人在春香谷埋首练剑，左手练成了“祁连双式”。这样一来，两人左手既可联合攻拒，右手箫剑仍可各展师门之学，此刻一经施展，犹如四个人联手对付浣花夫人一般！

浣花夫人几招下来，已然发现两人箫剑联合，威势极强，心头又惊又怒，一柄长剑，在她全力施为之下，“百花剑法”幻起百朵碗大银花，此起彼落，生生不息，掩去了浣花夫人的身子。

数丈方圆，尽是一圈圈银光，灿烂夺目，使人目为之眩！

薛珠儿的“分光剑法”，对“百花剑法”原有克制之功，无如薛珠儿功力尚浅，最多也只能分出七八道剑光，不像浣花夫人的剑势，鱼龙曼衍，同时可以幻化出百朵银花，纵能克敌，也有如杯水车薪无补大局。

两人联手使出的“祁连双式”虽然剑势如虹，凌厉绝伦，但也无法攻入滚滚不绝的银花之中。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使得观战群雄，个个紧张无比，双目圆睁，但大家所看到的，是无数道盘旋的剑光，环绕着一幢银花旋转，如此而已！

范少华眼看自己和珠儿联手，使尽杀着，依然仅能和浣花夫人打成平手，无法占得优势，心头一急，突然大喝一声：“妖妇我和你拼了。”

抬手一箫，点了出去，这一着，正是百试百中的“无名怪招”。

他此时含愤发出，力道何等强猛？但听“仆”的一声，击中了浣花夫人左肋“章门穴”，口中闷哼一声，手上剑招，方自一滞。

薛珠儿七八道剑光，同时激射而上，但听锵锵剑鸣，一片银花，立被击灭了大半。

两人左腕一挥，两道剑光交叉划过，浣花夫人又是一声闷哼，长剑堕地，血雨飞洒，两条手臂，已然齐肩削落，全身一片血污，但她却只后退了数步，便自站住，凄然道：“春华，想不到我还是死在你儿子手里……”

突然真气一进，自震心脉而死，往后倒去。

范少华满脸杀机，陡地跨上一步，仰天道：

“爹娘在天之灵，孩儿今天报得血仇了……”

秋霜短剑一挺，直朝浣花夫人当胸刺去！

“少侠剑下留情。”

一道灰影，凌空飞下，大袖一拂，一股无形潜力，托住了范少华短剑，现出一个缁衣女尼，朝范少华合十道：

“人死不记仇，少侠大仇已报，赐她一个全尸吧！”话声一落，回身朝黑煞游龙、葬花夫人行了一礼，道：

“贫尼清心，要向两位施主讨个人情，浣花宫数百年来，从不介入江湖，二十年前，敝师姐弑师自立，为恶武林，如今已经自食其果，这不是浣花宫之罪，祸首已死，贫尼想为浣花宫门下弟子请命，可否由贫尼带走，从此永绝江湖。”

原来她是浣花夫人的师妹，她此举究竟是何居心？”

黑煞游龙、葬花夫人一时也作不了主，正感为难之际！

只听赛诸葛呵呵一笑道：

“首恶已诛，师太要为浣花宫留得一脉，也未尝不可，武林同道，原本并无消灭浣花宫之意，师太可把申若兰、浣花公主两人领去，至于所有花女，均须废去武功，发给赏金，予以遣散，重作民间妇女，不能随师太同去。”

清心师太合十道：

“如此多谢施主了。”

赛诸葛命人放了申若兰、浣花公主两人随同清心师太而去。

范少华大仇得报，走到赛诸葛面前，拜了下去，道：

“在下得报父母之仇，全仗军师赐助，请受在下一拜。”

赛诸葛大笑道：

“咱们谊属同门，小师弟何用言谢？”

说完，随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原来他就是隐居九疑洞的九疑先生！

范少华惊喜的道：

“你果然是九疑先生！”

张果老掀髯笑道：

“除了九疑师弟，天下还有什么人配称赛诸葛的？”

银发婆婆正在和黑煞游龙低语谈话，这时回头叫道：

“如玉，这许多人，只有你还戴着假面具，还不快取下来？”

花如玉嗯了一声，果然也从脸上揭下了张人皮面具，丑陋姑娘，登时露出了一张吹弹得破，宜嗔宜喜的粉脸，她悄悄望了范少华一眼，双颊不禁飞起两片红云。

这时但听一个苍老声音哈哈大笑道：

“哈哈，连老儿，咱们两个老头，该走了吧？”

那是祁连二老的声音，众人回头望去，但见两道人影，腾空飞起，去势如箭，渐渐远去！

东方玉武侠作品书目

- | | |
|-----------|-----------------|
| 一、九转箫 | 十六、北山惊龙 |
| 二、东风传奇 | 十七、金凤钩 |
| 三、同心剑 | 十八、双凤传 |
| 四、无名岛 | 十九、旋风花 |
| 五、飞龙引 | 二十、一剑荡魔 |
| 六、引剑珠 | 二十一、金缕甲、
秋水寒 |
| 七、兰陵七剑 | 二十二、护华剑 |
| 八、石鼓歌 | 二十三、玉辟邪 |
| 九、彩虹剑 | 二十四、起舞莲华剑 |
| 十、一剑小天下 | 二十五、金笛玉芙蓉 |
| 十一、降龙珠 | 二十六、一剑破天骄 |
| 十二、剑公子 | 二十七、会侠踪 |
| 十三、神剑金钗 | 二十八、湖海游龙 |
| 十四、毒剑劫 | 二十九、三折剑 |
| 十五、双玉虹 | 三十六、白衣侠 |
| 三十、翠莲曲 | 三十七、雾中剑影 |
| 三十一、折花令 | 三十八、风萧龙剑 |
| 三十二、新月美人刀 | 三十九、迷仙曲 |
| 三十三、风尘三尺剑 | 四十、东方第一剑 |
| 三十四、玫瑰剑 | 四十一、紫玉香 |
| 三十五、龙孙 | |

版权登记图字：30—1996—02 号

独家授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